

毛氏據古本序較

十七史

史記

前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南史

北史

唐書

五代史

汲古閣藏版



汲古毛

氏新刻

十七史序

崇禎庚

辰之歲汲古毛氏重鐫

十三經余為其序越十有七年
歲在丙申十七史告成子晉復
請余叙客有問於余曰汲古之
刻先經而後史何也余曰經猶

權也史則衡之有輕重也經猶
度也史則尺之有短長也古者
六經之學專門名家各仞師說
聖賢之微言大義綱舉目張肌
劈理解權衡尺度鑿鑿乎楷定
於胷中然後出而從事于史三

才之高下百世之往復分齊其
輕重短長取裁于吾之權度累
黍杪忽罄無不冝而後可以明
體適用為通天地人之大儒有
人曰我知輕重我知短長問之
以權度茫如也此無目而諍日

不通經而學史之過也有人曰
我知權我知度問之以輕重短
長亦茫如也此執籥而為日不
通史而執經之過也經不通史
史不通經誤用其偏詖嵬瑣之
學術足以殺天下是以古人慎

之經經緯史州次部居如農有
畔如布有幅此治世之菽粟亦
救世之藥石也客曰編年紀傳
史家兩行今何獨取乎紀傳也
曰左氏之書先經始事後經終
義經也非史也司馬氏以命世

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勦立
史記本紀年表祖春秋之凡例
八書世家列傳變國史之條目
班氏父子因之用炎漢一代之
彙典整齊其文而後史家之體
要炳如日星考祖禰於史局聖

作明述二氏其庶矣乎竊謂有
事於史者以紀傳踵馬班則順
祀也其執夷以春秋躋孔左則
逆祀也其名汰學者於涑水新
安奉為丹書獨反唇于河汾之
元經則目睫之論也今自太史

公書迄於五代次第排續比諸
冊府羽陵藏室師春汲郡之遺
文則姑舍焉金匱石室代有掌
故汗青頭白知所適從後有君
子可以定百世之史法也客曰
鈞玄舉要自宋已來亦多家矣

何取乎全史也曰史者天地之
淵府運數之勾股君臣之元龜
夷夏之疆索道理之窟宅智諍
之伏藏人才之藪澤文章之苑
囿以神州函夏為碁局史為其
譜以興亡治亂為藥病史為其

方善讀史者如匠石之落材如
海師之採寶其可以礫肘而量
畫地而取乎東萊之詳節瓌而
不要毘陵之左編博而不詳自
是以下無譏焉代各一史史各
一局橫豎以羅之參伍以考之

如登臺以臨雲物如上巢車以
撫戰塵於是乎耳目發皇心胷
開拓頑者使矜弱者使勇陋者
使通愚者使慧寡者使博需者
使決僑者使沉然後乃知夫割
剝全史方隅自命者未有不望

崖而返向若而嘆者也善弈者
取全局善讀者取全書此古人
讀史之法亦古今之學范也客
曰史自東漢已降靡矣不擇而
取之者何也曰太史公之才秦
漢以來一人而已矣世所傳百

家評林上下五百年才人文士
鈎索字句不能彷彿其形似今
遽欲伸紙奮筆儼然抗行因以
蹂踐曄燁諸人謂不足供其丸
跡此所謂非愚則誣也漢晉邈
矣詳縟則宋剪裁則南北典要

則五代繩尺隲枯猶可以追配
古人捨是而遠引焉如夸父之
逐日不至而立稿焉斯已矣太
史公稱君子必曰好學深思世
有好學深思之君子必不敢易
視太史公之史而以為可學必

不敢薄視太史公以後之史而
以為不足學三折肱知為良醫
有能易心孫志不以余言為瑱
者或亦憐其為折肱之醫而喟
然三嘆也客憮然避席曰如夫
子之言是役也功於史學偉矣

毛子有事經史在崇禎時正乙
夜細旃稽古右文之日崇山示
夢龍光金書大橫占兆之初神
者告之矣成均之典冊刳灰已
然鴻都之石經珠囊重理聖有
謨訓文不在茲東壁圖書光昱

昱射南斗此非其祥乎余曰唯
唯遂并叙問荅之辭書之首簡
強圉作噩之歲九月望日舊史
官虞山蒙叟錢謙益再拜謹序



十七史序

明太祖命宋濂等撰元史成合
二十一史刊布天下成祖遷都
北平詔重刊於是有南北板之
分其後二百餘年以時修補煌
煌哉經國之書也但板藏國雍

學者苦不易得是以通經之士
將舉其名而不可得可慨已虞
山毛生好古博學家有遺書十
三經注疏通鑑子史之類窮年
讐校皆授棗梨復刊十七史成
問序於予予曰毛生之功深且

遠矣然獨遺於宋遼金元者其
力有未逮與非也間考歷代史
書太史公承焚書之後收拾散
亡變編年爲紀傳勒成一家言
百世而後奉爲典型班氏漢書
叙次詳密呂東萊比之左傳朱

文公擬似尚書當與史記竝傳
其他自范蔚宗以下陳承祚沈
休文之徒著作日盛文氣日衰
而銓次失倫闕茸繁猥未有如
宋史之甚者爲卷六百文成百
萬歐陽玄揭傒斯輩各以其意

相上下記一事而先後不同傳
一人而美醜互異且不唯其人
唯其官不唯其實唯其名彼此
矛盾何足傳信況乎遼金之錯
雜元史之叢穢者乎毛生刊史
而不及宋遼金元意以俟之論

定者耳然卽十七代統論之班
馬二史繁簡懸殊班密不勝馬
疎誠篤論也後漢東觀大集羣
儒弘開史局而著述無主條章
不立是以伯度譏其不實公瑾
以爲可焚是非顛倒始於帝魏

寇蜀之文體制溷淆積於駢四
麗六之習南北分裂語似侏儒
頭白可期汗青無日若夫新唐
書詞簡事增世稱良史而議者
以爲不若舊者之繁唯歐陽公
五代史筆削是非深有合於春

秋之旨淹雅博貫直接龍門而
毛生於十七代中一無去取者
何也曰勢也楊升菴曰史記所
以獨絕千古非特太史公筆力
最優亦由上下數千載裒集左
氏國語等書及漢代司馬東方

鄒枚董賈諸名人大文章以爲
楨幹使文忠亦得如太史公摭
摭貫穿其於史記何多讓焉今
天子銳志稽古方命儒臣纂修明
史珥筆諸臣極一時通博之選
盛世鴻文連鑣班馬不知毛生

能贊一辭否也予叨

簡命視學江南兢兢以起衰扶正
爲已任常疏請頒治平之書首
重經史旁及性理諸書蓋士君
子欲爲孝子爲忠臣非經史無
所興起欲善文章善經濟非經

史無所準繩且經必得史而後
正其褒貶史必得經而後定其
指歸二者恒相表裏予志如此
故於毛生有深取焉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提督淮揚
蘇松常鎮徐州等處學政江南

提刑按察司僉事前禮部儀制
司員外郎西山張能鱗撰



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

毛晉艸莽之臣禱昧之質何敢從事於經史二大部今斯剞劂告成
或有獎我為功臣者或有罪我為僭分者因自述重鐫始末藏之家
塾示我子孫之能讀我書者天啟丁卯初入南閨設妄想祈一夢少
選夢登明遠樓中蟠一龍口吐雙珠各隱隱縮文唯頂光中一山字皎
皎露出仰見兩楹分懸紅牌金書十三經十七史六字遂寤三場復
夢夢無異竊心異之鍛羽之後此夢時時往來胸中是年余居城南
市除夕夢歸湖南載德堂柱頭亦懸十三經十七史二牌煥然一
新紅光出戶元旦拜母備告三夢如一之奇母所然曰夢神不過教
子讀盡經史耳頃亟還湖南舊廬掩關謝客雖窮通有命庶不失為
醇儒遂舉曆選吉忽憬然大悟曰太歲戊辰崇禎改元龍即辰也珠
頂露山即崇字也奇驗至此遂誓願自今伊始每歲訂正經史各一

部壽之黎棗及築節方輿同人聞風而起議聯天下大社列十三人任經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築舍紛紛卒無定局余唯閉戶自課已耳且幸天假奇緣身無疾病家無外侮客余自娛十三年如一日迨至庚辰除夕十三部板斬新插架賴鉅公淵匠不惜玄晏流布寰宇不意辛巳壬午兩歲災祲資斧告竭亟棄負郭田三百畝以充之甲申春仲史亦裒然成帙矣豈料兵興寇發危如累卵分貯版籍於湖邊崑畔茆葺艸舍中水火魚鼠十傷二三呼天號地莫可誰何猶幸數年以遑邨居稍寧扶病引雛收其放失補其遺亡一十七部連牀架屋仍復舊觀然校之全經其費倍蓰奚止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回首丁卯至今三十年卷帙從衡丹黃紛雜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晝不知出戶夜不知掩扉迄今頭顱如雪目睛如蠟渴乾不休者惟懼負吾母讀盡之一言也而今而後可無憾

矣竊笑棘闥假寐猶夫牧人一夢耳何崇禎之改元十三年之安堵十七年之改步如鏡鏡相照不爽秋毫耶至如獎我罪我不過夢中說夢余又豈願人人與我同夢耶

順治丙申年丙申月丙申日丙申時題于七星橋西之汲古閣中

編年重鐫經史目錄隨遇宋版精本攷校畧無詮次

崇禎戊辰開雕周禮四十二卷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唐太宗御撰晉書一百三十卷

順治戊子補緝脫簡載記三十卷

崇禎己巳開雕孝經九卷 宋邢昺校

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宋歐陽修等奉勅撰

順治戊子補緝脫簡曾公亮進新唐書表目錄四十二葉

崇禎庚午開雕毛詩二十卷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歐陽修五代史七十四卷 徐無黨註

順治己丑補緝脫簡司天考二卷職方考一卷十國世家年譜一卷

陳師錫序一葉

崇禎辛未開雕周易九卷 晉韓康伯註 唐孔穎達疏

姚思廉陳書三十六卷

順治己丑補緝脫簡儒林文學列傳二篇

崇禎壬申開雕尚書二十卷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令狐德棻後周書五十卷

順治庚寅補緝脫簡異域列傳二篇

崇禎癸酉開雕孟子十四卷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姚思廉梁書五十六卷

順治庚寅補緝脫簡孟子註疏題辭解十一葉

梁書皇后太子列傳二篇

崇禎甲戌開雕公羊傳二十八卷 漢何休學

沈約宋書一百卷

順治辛卯補緝脫簡符瑞志三卷百官志二卷

崇禎乙亥開雕穀梁傳二十卷 晉范甯集解 唐楊士勣疏

魏徵等隋書八十五卷

順治辛卯補緝脫簡志三十卷

崇禎丙子開雕禮十七卷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魏收魏書一百三十卷

順治壬辰補緝脫簡志二十卷 原缺天象三四

崇禎丁丑開雕論語二十卷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蕭子顯南齊書五十九卷

順治壬辰補緝脫簡輿服志一篇高逸孝異列傳二篇

崇禎戊寅開雕左傳六十卷 晉杜氏注 唐孔穎達疏

李百藥北齊書五十卷

順治癸巳補緝脫簡神武本紀二卷後主幼主本紀一卷

列傳散失八十八葉

崇禎己卯開雕禮記六十三卷 漢鄭氏注 唐孔穎達疏

李延壽北史一百卷

順治癸巳補緝脫簡本紀一十二卷

崇禎庚辰開雕爾雅十一卷 晉郭璞注 宋邢昺疏

李延壽南史八十卷

順治甲午補緝脫簡列傳六十卷至七十卷

崇禎辛巳開雕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 裴駰集解

順治甲午補緝脫簡周本紀一卷禮樂律曆書四卷儒林列傳五六七葉

崇禎壬午開雕班固前漢書一百二十卷 顏師古注

順治乙未補緝脫簡藝文志一卷文三王傳賈誼傳叙傳四卷

崇禎癸未開雕范曄後漢書一百三十卷 唐章懷太子賢注

順治乙未補緝脫簡八志三十卷 劉昭補註

崇禎甲申開雕陳壽三國志六十五篇 裴松之注

順治丙申補緝脫簡蜀志二卷至七卷上三國志表一篇

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篇總一百三十卷

十二本紀一十二卷

十表一十卷

八書八卷

三十世家三十卷

七十列傳七十卷

裴駟注

皇明崇禎十有四年歲在昭陽大荒駱暉月上日琴川毛氏開雕

索隱曰昭陽辛也爾雅曰在辛曰重光在巳曰大荒落今從歷書天官書

琴川

毛氏

史記目錄

十二本紀

十表

八書

三十世家

七十列傳

裴駰集解

史記一

五帝本紀第一

史記二

夏本紀第二

史記三

殷本紀第三

史記四

周本紀第四

史記五

秦本紀第五

史記六

秦始皇本紀第六

琴川毛氏

史記七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八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九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十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一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二

孝武本紀第十二

史記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史記十四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史記十五

六國表第三

史記十六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史記十七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史記十八

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

史記十九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史記二十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史記二十一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史記二十二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史記二十三

禮書第一

史記二十四

樂書第二

史記二十五

律書第三

史記二十六

曆書第四

史記二十七

天官書第五

史記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史記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史記三十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史記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史記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記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史記三十六

陳杞世家第六

史記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史記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史記四十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四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五

畱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一

樛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一

袁盎黽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四十二

史記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驍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目錄終

馬氏宅圖書

史記集解序

裴駟

馬氏宅圖書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駟以爲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按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質真偽舛雜故中散大夫

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疇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爲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略抵牾者依違不悉辭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蓄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史記一

凡史記之稱徐氏者皆以別之徐氏本在昭注解并集衆家義

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者

徐廣曰號有熊

少典之子姓公孫

黃帝以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皇名曰軒轅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

黃帝以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皇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

黃帝以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皇名曰軒轅

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

皇甫謐曰易稱神農氏沒神農氏作是爲炎帝時固以教民耕農故

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子

戈呂征不孚諸侯咸來賓從而出尤最爲暴莫能伐

炎帝欲侵陵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

氣王肅曰五行之氣藝五種藝樹也詩云藝之有穀則書曰穀宜五種鄭玄曰五種黍稷菽麥稻也撫萬民度四方

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

戰於涿鹿之野

涿鹿山名在涿州縣北遂禽殺蚩尤

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

平者去之披山通道

徐廣曰披他本亦作陵字蓋當爲說波者旁其未嘗寧居東

至于海登丸山

徐廣曰丸一作几及岱宗西至于空桐

史記一

志曰丸山在郎邪朱虛縣

章昭曰在隴

右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地理志曰湘山在長沙益陽縣北逐葷粥傳曰唐虞以上有山戎

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

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

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

封禪與為多焉一作冊獲寶鼎迎日推策晉灼曰策數也迎數之也瑞曰日舉

風后力牧常先大鴻鄭玄曰風后黃帝三公也班固曰以治民順天地之紀

幽明之占死生之說一作廣曰多存亡之難時播百穀王肅曰草木

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一作廣曰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

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

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星宿經曰受國於有虞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

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嫫祖為黃帝正妃

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囑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

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皇甫謐曰在位百年葬橋山在上郡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

陽立是為帝顓頊也

帝顓頊高陽者皇甫謐曰都帝在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

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

教化潔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地理志曰

東至于蟠木海內經曰東海中有山名曰崑崙帝顓頊生子曰窮蟬顓頊崩皇甫謐曰在位

照莫不砥屬王肅曰砥平也帝顓頊生子曰窮蟬顓頊崩皇甫謐曰在位

而玄囑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

帝嚳高辛者張晏曰下皇之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

曾孫也高辛父曰螭極螭極父曰玄囑玄囑父曰黃帝自玄囑與

螭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皇甫謐曰都毫高辛於顓頊為族子

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
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
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
之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嚳既執中而徧天
下今廣曰古既字作水等偏字一作尹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帝嚳娶陳鋒氏女
生放勳娶姬訾氏女生摯帝嚳崩皇甫詒曰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而
摯代立帝摯立不遠崩而弟放勳立是為帝堯帝堯者傳聖曰堯放
勳仲廣曰堯即堯也其仁如天其知如
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徐廣曰純一作衣
既睦便章百姓徐廣曰下云便程東作然則訓平為便也百姓昭明
合和萬國乃命羲和北安國曰重黎之族欽若昊天數法日月星辰

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尚書作嵎夷孔安國曰東表之地敬道日
出便程東作孔安國曰敬道出日平均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孔安國曰日中謂春分之日也
其民析鳥獸字微孔安國曰春事既起于性
申命羲叔居南交北安國曰夏與春交便程南為敬致
中星虛以正中中秋孔安國曰春分與秋分其民夷易鳥
獸毛孔安國曰春分與秋分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北安國曰
其民燠鳥獸氄毛孔安國曰春分與秋分歲三百六

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徐廣曰古勅字百官衆功皆興堯曰誰可順
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孔安國曰放齊臣名堯曰吁頑凶不用孔安國曰吁疑怪之辭堯
又曰誰可者謹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孔安國曰謹兜臣名堯曰共
工善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獄鄭玄曰共工水官名湯湯
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孔安國曰懷襄實上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
鯀可孔安國曰鯀臣名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獄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堯
於是聽獄用鯀九歲功用不成堯曰嗟四獄朕在位七十載汝能
庸命踐朕位鄭玄曰庸命踐朕位之中有能順事用天獄應曰鄙德忝帝位堯
曰悉舉百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
孔安國曰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獄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
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孔安國曰姦上姦心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
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孔安國曰嬀汭居嬀水之北如婦禮堯善之

乃使舜慎和五典鄭玄曰五典五教也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
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
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召舜曰女
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鄭玄曰三年者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
以音小今文尚書作不怡怡也正月上日馬融曰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
鄭玄曰文祖者五帝之大宗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玄曰璿璣玉衡上觀天遂類於上帝鄭玄曰禮祭禋于六
宗鄭玄曰六宗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獄諸牧班瑞馬融曰班瑞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望秩於
山川鄭玄曰望秩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鄭玄曰岱宗泰山望秩於
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鄭玄曰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鄭玄曰
脩五禮鄭玄曰五禮五玉鄭玄曰五玉三帛鄭玄曰三帛

應王也必三省河陽氏後用本報高二生一死為摯馬融曰摯二生燕雁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如五器

卒乃復馬融曰五器上五玉五禮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

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鄭玄

二州決川馬融曰禹平天下水為九州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象

以典刑馬融曰各刑其罪之刑也流宥五刑馬融曰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

鞭作官刑馬融曰為官刑也扑作教刑鄭玄曰扑撻楚也金作贖刑馬融曰金黃金

不戒慎者出全馬融曰皆我過救鄭玄曰皆我為人所患害怙終徐廣曰賊刑鄭玄曰怙其終

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馬融曰今文云惟刑之靜也謹兇進言共工堯曰不

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強

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馬融曰在江淮荊州數為亂

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馬融曰以變北狄徐廣曰於

謹兇於崇山馬融曰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馬融曰以變西戎殛鯀

於羽山馬融曰以變東夷四皐而天下咸服堯立七十年得舜

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

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

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

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

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劉向曰南河九

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

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劉

是為帝舜虞舜者論法曰舜仁聖名曰重

華論法曰舜仁聖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

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寤蟬寤蟬父曰帝
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寤蟬以至帝舜皆微為
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
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曰
以篤謹匪有解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鄭玄曰在河東漁雷澤鄭玄曰在澤今屬濟陰
陶河濱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作什器於壽丘皇甫謐曰在魯東門之北就時於負夏鄭玄曰負夏在魯東門之北
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
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
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
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
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
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史記音隱曰音游一山及彌謂窳病也

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
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
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
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劉熙曰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
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
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
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昔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名已左傳世得其利謂之八愷賈逵曰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名已左傳
世謂之八元賈逵曰元善也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
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王肅曰君治九土之宜杜預曰后土地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
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

鴻氏有不才子賈逵曰帝鴻黃帝也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

沌少皞氏服虔曰金天氏帝號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

服虔曰謂共工氏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檇

杌賈逵曰檇杌頑凶無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賈逵曰

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

下惡之比之三凶杜預曰并帝子孫故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

四裔賈逵曰四裔之以御魑魅服虔曰魑魅人面獸身四足好於是四門辟言毋

凶人也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

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

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

龍垂蓋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

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

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馬融曰奮庸功也美堯之事者使居官

相事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

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鄭玄曰然其舉得其人女舜

曰棄黎民始飢作祖飢祖始也汝后稷播時百穀鄭玄曰其舜曰契百

姓不親五品不馴鄭玄曰五品父母兄弟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

舜曰皋陶蠻夷猾夏鄭玄曰猾夏亂中國也寇賊姦軌鄭玄曰由內為汝作士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馬融曰五刑謂劓剕宮大辟二就謂大罪陳諸原野五

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馬融曰謂在八風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之差亦

舜曰誰能馴予工馬融曰謂主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

益為朕虞馬融曰虞掌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

遂以朱虎熊羆為佐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

人鬼之禮也鄭玄曰天

事地事人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為秩宗鄭玄曰主秩尊卑夙夜唯敬

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為典樂教胥子鄭玄曰國子也案尚書作胥子

孔安國曰釋言聲相近直而溫馬融曰正直而色溫和寬而栗馬融曰寬大而謹敬戰栗也剛而毋虐簡而毋傲詩

言意詒長言馬融曰詒所以長言詩之意也聲依詠律和聲鄭玄曰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為和也八音能諧

毋相奪倫神人以和鄭玄曰祖考來格聲後德讓其一隅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鄭玄曰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偽振驚朕眾余廣曰一云齊說於行振

女二十有二人馬融曰舜娶陶唐居宮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執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而上一收四獄凡二十二人鄭玄曰皆格于文祖時所

勅命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眾功咸與分北

三苗鄭玄曰所竄三苗為西裔諸侯者猶為惡乃復分析流之此二十二入咸成厥功填圻為大理平民

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

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

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

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

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鄭玄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東長鳥夷

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

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

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坂或

疑是為零陵皇甫謐曰舜家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齡皆明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

疑陰平陽或言潘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徐廣曰如

子道封弟象為諸侯孟子曰封之有庠百畝舜子商均亦不肖皇甫謐曰娥皇無舜乃

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

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皇甫謐曰

堯之子以虞封舜之子

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

敢專也

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

徐廣曰外傳曰黃帝二十五子

其得姓者十四人虞翻云以德為氏姓又虞說以凡有二十五人其一人同姓姬又十一人為十一姓西祁已勝歲任荀釐姑嬭衣是也餘十二姓德薄不紀錄

故黃帝為

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

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漢稱殷商矣張晏曰堯為唐

侯國於中山唐縣是也

帝舜為有虞

皇甫謐曰舜嬖于虞因以為氏今河東大陽西山上虞城是也

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

如氏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姬氏

鄭玄曰駁許慎五經異義曰春秋左傳無駁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

對曰天子建國生以賜姓胙之上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氏以此言之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

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虞

曰薦紳即搢紳也古字假借

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籍者或不傳余嘗

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

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

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

徐廣曰弟但也史記漢書見此者非一又左思蜀都賦曰弟如

真池而不詳者多以爲字誤學者安可不博觀乎

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

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

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史記二

夏本紀第二

夏禹

諡法曰受禪成功曰禹

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

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有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

三賦厥貢鹽絺海物維錯孔安國曰絺細葛錯雜非一種鄭玄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頗尤雜岱畎絲泉鉛松怪

石孔安國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萊夷為牧孔安國曰萊夷地名可以牧放其篚會絲孔安國曰會桑蠶絲

浮於汶通於濟鄭玄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海岱及淮惟徐州孔安國曰東至海北海

淮沂其治蒙羽其藝鄭玄曰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大野既都

東原底平鄭玄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其土赤埴墳徐廣曰埴土也

草木漸包孔安國曰漸長也其田上中賦中中孔安國曰田第五賦第五貢維土五色鄭玄曰五色

羽畎夏狄孔安國曰夏狄狄雉名也嶧陽孤桐孔安國曰嶧山之陽特生桐

泗濱浮磬孔安國曰泗水出淮水之谷有石可以磬淮夷蠙珠泉魚孔安國曰淮水二水名出蠙珠及美

其篚玄纁鄭玄曰纁細也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維揚

州孔安國曰北彭蠡既都陽鳥所居鄭玄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孔安

江既入震澤致定孔安國曰震澤吳南大湖名竹箭既布孔安國曰竹箭水去布生其草惟夭

其木惟喬喬高也其土塗泥馬融曰漸如也田下下賦下上上雜孔安國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

六貢金三品孔安國曰金銀銅璫琨竹箭孔安國曰璫琨皆美玉也齒草羽毛孔安國曰

島夷卉服孔安國曰島夷南海外夷也其篚織貝孔安國曰織細物也貝水物也鄭玄曰貝

其包橘柚錫貢孔安國曰小曰橘大曰柚錫貢不常也鄭玄曰均江海通

淮泗鄭玄曰均謂泗水荆及衡陽維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江漢朝宗于海

九江甚中孔安國曰九江分爲九道甚得地理之中沱

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孔安國曰田第八賦第二貢羽旄齒草金三品孔安國曰

其篚玄纁鄭玄曰玄纁皆美玉也璫琨孔安國曰璫琨皆美玉也齒草孔安國曰齒草皆美玉也

其篚玄纁鄭玄曰玄纁皆美玉也璫琨孔安國曰璫琨皆美玉也齒草孔安國曰齒草皆美玉也

其篚玄纁鄭玄曰玄纁皆美玉也璫琨孔安國曰璫琨皆美玉也齒草孔安國曰齒草皆美玉也

其篚玄纁鄭玄曰玄纁皆美玉也璫琨孔安國曰璫琨皆美玉也齒草孔安國曰齒草皆美玉也

其篚玄纁鄭玄曰玄纁皆美玉也璫琨孔安國曰璫琨皆美玉也齒草孔安國曰齒草皆美玉也

其篚玄纁鄭玄曰玄纁皆美玉也璫琨孔安國曰璫琨皆美玉也齒草孔安國曰齒草皆美玉也

其篚玄纁鄭玄曰玄纁皆美玉也璫琨孔安國曰璫琨皆美玉也齒草孔安國曰齒草皆美玉也

其篚玄纁鄭玄曰玄纁皆美玉也璫琨孔安國曰璫琨皆美玉也齒草孔安國曰齒草皆美玉也

其篚玄纁鄭玄曰玄纁皆美玉也璫琨孔安國曰璫琨皆美玉也齒草孔安國曰齒草皆美玉也

其篚玄纁鄭玄曰玄纁皆美玉也璫琨孔安國曰璫琨皆美玉也齒草孔安國曰齒草皆美玉也

其篚玄纁鄭玄曰玄纁皆美玉也璫琨孔安國曰璫琨皆美玉也齒草孔安國曰齒草皆美玉也

其篚玄纁鄭玄曰玄纁皆美玉也璫琨孔安國曰璫琨皆美玉也齒草孔安國曰齒草皆美玉也

其篚玄纁鄭玄曰玄纁皆美玉也璫琨孔安國曰璫琨皆美玉也齒草孔安國曰齒草皆美玉也

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淵出也孔安國曰榮澤名榮播既都孔安國曰榮澤名道荷澤被明都孔安國曰榮澤名

其土壤下土墳墟孔安國曰墳墟也馬融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墟也田中上

賦雜上中孔安國曰田第門賦第二又雜出第一貢漆絲絺紵其筐纖絮孔安國曰細綿也錫貢磬錯孔安國曰磬錯也

浮於雒達於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汶嶓既

和夷底績馬融曰和夷地名也其土青驪孔安國曰色青黑也田下上賦下中

三錯孔安國曰田第門賦第二又雜出第一貢璆鐵銀鏤咎磬孔安國曰璆玉名鄭玄曰黃金之錯也

熊狐狸織皮孔安國曰織皮也西傾因桓是來馬融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

浮于潛踰于沔孔安國曰沔水也入于渭亂于河孔安國曰正黑水

西河惟雍州孔安國曰西河也弱水既西孔安國曰弱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

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

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

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

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

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

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

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

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

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

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

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

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

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

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漆沮既從孔安國曰漆水也

地理志流沙居近西北名居近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

南海鄭玄曰地理志益州廣德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也記曰三危道河積石至

于龍門南至華陰孔安國曰至華陰山北而東行東至砥柱孔安國曰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又

東至于盟津孔安國曰在洛北東過維汭至于大邳孔安國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邳北過降

水至于大陸鄭玄曰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南孔安國曰大陸澤名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鄭玄曰下尾合名曰逆

蒼浪之水孔安國曰別流也在荊州過三滙入于大別孔安國曰三滙水名鄭玄曰在江夏竟陵之界南入于江東

匯澤為彭蠡孔安國曰匯澤水名鄭玄曰在彭蠡大澤東為北江入于海孔安國曰北江三道入震澤遂為北江而

汶山道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醴孔安國曰馬融王肅皆以醴為水名鄭玄曰醴陵名也東為中

過九江至于東陵孔安國曰東陵地名東迤北會于匯孔安國曰迤北會于匯分流都共北會于匯

江入于海孔安國曰有北道中河可知也道沱水東為濟入于河孔安國曰陶丘丘再成者也鄭玄曰

東出陶丘北孔安國曰陶丘丘再成者也鄭玄曰地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又

東至于荷孔安國曰荷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道淮自桐柏東

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孔安國曰與沂泗水合入海也道渭自鳥鼠同穴孔安國曰鳥鼠共為雄雌同穴此

道雒自熊耳孔安國曰在雒水之南東北會于澗瀝孔安國曰澗瀝水名又東會于伊孔安國曰伊水

東北入于河孔安國曰合之南於是九州攸同四與既居孔安國曰四方九山

桀旅孔安國曰九州名山已桀水通迫而祭祭也九川滌原孔安國曰九州之川九澤既陂孔安國曰九澤

四海會同六府甚修孔安國曰六府水名眾土交正致慎財賦孔安國曰財賦

台德先不距朕行鄭玄曰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有之土賜之姓命令天子

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甸為天子之服百里賦納總孔安國曰甸甸內

二百里納鉅孔安國曰鉅甸內三百里納結服孔安國曰結甸內四百里粟五

百里采孔安國曰甸甸內甸服外五百里侯服孔安國曰侯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

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

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

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

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

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

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

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

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

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

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百里采孔安國曰采甸內

各安土 二百里任國孔安國曰二百里同為王 侯服外五
百里綏服孔安國曰綏安也 三百里揆文教孔安國曰揆度也度王者 二百里奮
武衛孔安國曰文教之外 綏服外五百里要服孔安國曰要 三百里夷
之三百里蠻孔安國曰蠻也 二百里流孔安國曰流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
流沙朔南暨孔安國曰朔南也 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
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
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皋
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長孔安國曰慎其身修思長 敦序九族眾明高翼近可遠
在已孔安國曰大序九族 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
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難之 知人則智能官人能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

巧言善色佞人鄭玄曰禹為父 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
乃言曰始事事孔安國曰言其人有德 寬而栗孔安國曰寬 柔而立孔安國
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孔安國曰章 曰宣三德蚤夜翊明有
家孔安國曰一德九德之中有其 曰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孔安國曰嚴敬
言致可績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
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曰孳孳皋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
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
乘橈山行乘樁行山櫟木與葢予眾庶稻鮮食孔安國曰鮮 以決九川

致四海浚畎澮

鄭玄曰畎澮田也

致之川與稷子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

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

帝慎乃在位安爾止

鄭玄曰安汝之所止無安動則擾民

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

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

鄭玄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待瑞也

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

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

馬融曰民欲左右助民欲當觀成我也

余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余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治滑以

出入五言女聽

尚書滑字作留音忽鄭玄曰留音見君所求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爲以出而政教於五言

予卽辟女匡拂予

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

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輔前曰疑後曰不左右曰輔右曰弼

諸衆讒嬖

臣君

一作君

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

家

鄭玄曰朋注注門內

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

北安國曰塗山山名在禹子啓及子甲四日後件小

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

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孔安國曰薄迫言至海也諸侯五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各道

有功苗頑不卽功

孔安國曰苗頑不得就官善惡分別

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

序之也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

明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孔安國曰蕭韶舞樂名備樂九奏而致鳳皇也

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

時維幾

孔安國曰奉正天命以維民惟在順時時在順故

乃歌曰肱股善哉元首起哉百工喜哉

孔安國曰肱股之臣喜樂盡忠若之治功也

事慎乃憲敬哉

孔安國曰事臣下起治之事當慎法度敬其職

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孔安國曰叢脞細碎

無大略也君如此則臣肅情盡事墮廢也

帝拜曰然往欽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

徐廣曰舜本記云禹乃興九韶之樂

爲山川神主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

劉熙曰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

年之後攝焉

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舜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

使侍祭祀與

劉熙曰今潁川陽城

是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皇周謚曰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
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禮傳曰祖以不意致生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
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徐廣曰史記皆作英字而以英布是此苗裔或在許
皇覽曰皋陶家在南陽六縣而后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
謚曰年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
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
禹曰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
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啓夏后帝啓禹之子其母塗山
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地理志曰扈城在豫州啓伐之大戰於甘
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孔安國曰天子六卿啓曰嗟六事之人孔安國曰各有其事予誓
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鄭玄曰五行四時感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虐之止天地人之正道天用勦
絕其命孔安國曰勦絕也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孔安國曰共奉也左不攻于左右不攻

于右女不共命鄭玄曰左車左右車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孔安國曰御以正馬爲政也二者有失皆不奉
我命用命賞于祖孔安國曰天子親祖必載遷廟之祖不用命僇于社孔安國曰謂之社事奔北則僇之社主行有功即賞祖上示不專也
主前社主陰陰主殺也予則帑僇女孔安國曰非但止身辱及女子言恥累之遂滅有扈氏天下
咸朝夏后帝啓崩徐廣曰皇甫謐曰夏啓元年甲辰十一年癸丑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
孔安國曰盤于游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問及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孔安國曰太康五子洛汭之北也
其不及故作歌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爲帝中康帝中康時羲和酒淫
廢時亂曰孔安國曰羲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胤往征之作胤征孔安國曰胤國太康之後沈湎於酒廢天時亂甲乙也
胤之鄭玄曰胤臣名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
帝寧立帝寧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
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局立帝局崩子
帝廩立帝廩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爲帝孔甲帝孔甲立
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

不能食未得秦龍氏

賈逵曰秦龍氏也穀食曰秦陶唐既衰其有劉累

服虔曰后劉累之

姓學擾龍應劭曰擾音柔後與于秦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

氏

服虔曰受豕韋之後徐廣曰受一作更馴案賈逵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龍一

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賈逵曰夏后既遷而又使求致龍劉孔

甲崩子帝皋立

帝皋崩

左傳曰皋皋

子帝發立

帝發崩

帝發崩

子帝履癸

帝履癸

立是為桀

帝桀之時

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

夏桀不務

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廼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

諸侯皆歸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

而死

安國曰鳴條在安邑之遂放

桀使至此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

杞也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

男氏斟尋氏

徐廣曰一云斟氏尋氏

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緡氏辛氏冥氏斟氏

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禮運和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

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

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在縣有去縣七里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禹計會

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焉

上階三等周方一畝呂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徒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表三領桐棺三寸地

理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為下有羣鳥耘田也

史記二

見山北史

史記三

見山北史

殷本紀第三

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淮南子曰有娥氏在周之北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

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

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封於商鄭玄曰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谷商之也賜姓子氏禮緯曰所以為子也契興於唐虞大禹之

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

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

曹圉卒子冥立宋忠曰冥為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商人祭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

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

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

成湯成湯漢書曰禹湯皆字也王上禹虞之文從高陽之質故夏殷之王皆以名為號說文曰除虐去殘曰湯自契至湯八遷

十四世凡皇山語曰梁國穀熟湯始居亳為南亳即湯都也從先王居孔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作

帝誥湯征諸侯孔安國曰為夏葛伯不祀湯始伐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伯為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

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

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

為有莘氏媵臣孔安國曰湯之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

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孔安國曰湯房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

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

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

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

伐桀湯曰格汝眾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馬融曰敢行舉亂有

夏多罪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孔安國曰不敢

誅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

而割政孔安國曰舉民服女其曰有罪其柰何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

國孔安國曰桀之君臣相害過止氣力有眾率怠不和馬融曰眾民相曰是日何

時喪予與女皆亡孔安國曰桀之民有言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

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尚書理字作資女母不信朕不食言

女不從誓言予則罔僇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

吾甚武號曰武王武王武王載有皮囊桀敗於有娥之墟桀奔於鳴條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豎俘厥寶玉孔安國曰三豎國名桀是義伯仲伯作

典寶孔安國曰二臣作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孔安國曰欲變置社稷而後

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

作夏社

孔安國曰夏社不可遷之義

伊尹報

徐廣曰伊尹報政

於是諸侯必服湯乃踐天子位

平定海內湯歸至于泰卷陶

徐廣曰一凡此陶字孔安國曰地名湯自三變而還

中囂作誥

相受仲

既紂夏命

孔安國曰紂其王命

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

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

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

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

民故后有立一作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一作弗有狀

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一作在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伊

尹作咸有一德

王肅曰言君臣皆有德

咎單作明居

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

湯乃改正朔易

服色上白朝會以晝湯崩

晝曰湯家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一里四方各下步高七尺上平處下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

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

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 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

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 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

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 帝太甲元年伊尹作

伊訓作肆命作徂后

鄭玄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湯之法度也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

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

孔安國曰湯葬地鄭玄曰地名也有王桐宮焉

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

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

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

丁立 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

鄭玄曰伊尹家在濟陰亳氏利智亳近亳氏

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爲帝太庚 帝太庚崩

子帝小甲立

徐廣曰世來云帝小甲太庚弟也

帝小甲崩弟雍已立是爲帝雍已殷道

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已崩弟太戊立是爲帝太戊 帝太戊立伊

陟爲相

孔安國曰伊尹之子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

孔安國曰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謂鄭玄

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
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孔安國曰贊告也
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馬融曰原臣名也命原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
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遷于囂孔安國曰地名也河亶甲居相
祖乙遷于邢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為帝外壬中丁書闕
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為帝河亶甲河亶甲時殷復興
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祖乙崩子帝祖
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為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
之子祖丁是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
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衰
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

是諸侯莫朝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為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
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廼五遷無定處孔安國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
都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孔安國曰胥相也民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
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
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鄭玄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室自此徙而行湯之政
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
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興百姓思盤庚廼作盤
庚三篇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為帝小乙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
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
百吏皆非也於是廼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傳險中徐廣曰尸子云
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傳險孔安國曰傳氏之居在虞流之界通道所經有閭水壞
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

也供食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懼祖已曰孔安國曰賢臣名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孔安國曰大視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孔安國曰不順德言無義也不服罪不改修也大以信命正其德德謂其有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弃道孔安國曰王者主民當敬民事無非天時天時當祀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也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孔安國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日彤周日釋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為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

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濱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長子曰微子微子故放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為之紂諡法曰紂義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已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已紂氏之妹妲已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如淳曰新字山鹿臺其大一中高千尺廣百餘丈今在朝歌城中而盈鉅橋之粟殷皮曰鉅橋倉名許慎曰鉅橋水之大橋也有漕粟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爾雅曰也通沙丘也地理志曰在鉅鹿東北七十里多取野獸黃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徐廣曰最一作聚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列女傳曰當銅柱下如之炭令有罪者以行焉輒墮炭中如已炙名曰炮烙之刑

西伯昌九侯

徐廣曰一作鬼侯

鄂侯

徐廣曰一作邠侯

爲三公九侯有好女

入之紂九侯女不意淫

徐廣曰一不意淫

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

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

伯姜里

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姜里

西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

馬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

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而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

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

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

權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及西伯伐飢

國滅之

徐廣曰仇

紂之臣祖伊

北安國曰祖伊已後賢臣也

聞之而咎周

北安國曰咎意也

恐奔告

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

徐廣曰一作卜

無敢知吉

馬融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北安國曰至人

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

北安國曰相助也

維王淫虐用自絕故

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

鄭玄曰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

修教

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柰何紂

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西伯既卒周武王

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

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

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廼強諫紂怒曰

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爲奴紂又囚

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

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

鄭玄曰牧野在

甲子曰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

徐廣曰一作

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

已釋箕子之囚封紂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封子武庚祿父以續

殷祀

武庚是紂子受

世六百餘年

殷紀年曰湯

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

說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而封殷後爲諸侯
屬周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
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詩書契爲子姓其
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

史記三

終

魏川世國尊
氏山南道

史記四

周本紀第四

魏川世國尊
氏山南道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緯詩章句曰姜姓原字成曰姜原諸說也姜原爲帝嚳元
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
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
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
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忤如巨人之志
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
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
帝舜曰棄黎民始飢徐廣曰今古詩書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
徐廣曰邰在扶風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後漢書曰周人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
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山海經曰大率曰黑水青水之野有黃都之野后稷葬焉子不窋立不

宙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韋昭曰夏大康失國不畱以失其官而不畱以失其官而
韓戎狄之間不畱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
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
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後
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徐廣曰豳平漆縣之東北有豳字慶節
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羌弗立羌弗卒子毀隃立音隃世本作隃毀隃卒子
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宋忠曰高圉能率高圉立子亞圉立此本公非
都魯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
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
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
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
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

漆沮今漆水在豳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曰山在豳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國聞古公
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
居之徐廣曰分別而為邑落也作五官有司禮記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民皆歌樂之
頌其德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
太任列女傳曰太姜有白氏之女太任妻之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
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
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
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行於義諸侯順之公季卒
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
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
之伯夷叔齊在孤竹也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之太顛閎夭

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列傳曰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諫而不聽去至

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自以理之以為公卿封長子太子

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

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

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

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

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

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

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地理志虞在河東太陽縣在潁川臨晉縣有獄不能決乃如周

入界耕耨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讓曰

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

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山海經曰犬戎人明年伐密須密須人

之國在安明年敗耆國作既殷之懼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

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邢今邢曰邢城在野明年伐崇侯虎而作

邑徐廣曰邑在邢北郭縣東有靈臺在七林昆明北有夷地也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

崩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

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

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

王公季為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

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卒葬于畢

文王葬地也東觀兵至于盟津徐廣曰盟津在河上東觀兵十三年克紂為文王木主載以車

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

司空諸節馬融曰諸節符節有司也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

徐廣曰一畢力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鄭玄曰號今之軍法重者總爾

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馬融曰魚者介

鱗之物其象也曰若殷家之止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

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云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其聲流云鳥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鳥瑞臻

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

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轉周於是

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徐廣曰一作滅乃遵文王遂率

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孔安國曰虎賁勇士也甲士四萬五千人以

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

毀壞其三正馬融曰紂也離過其王父母弟鄭玄曰王父母弟曰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者親有也乃斷

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離故今予

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鄭玄曰夫子大夫之稱不可再不可三二月徐廣曰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

之正月周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爽也爽明旦也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孔安國曰

甲子朝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以麾曰

遠矣西土之人孔安國曰勞苦之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馬融曰司徒司馬司

空亞旅師氏孔安國曰亞次旅聚人也千夫長百夫長孔安國曰及庸

羌髡微纘彭濮人孔安國曰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胡史佚在巴蜀纘彭

戈孔安國曰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此雞

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曰索也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曰自

棄其先祖肆犯不咎鄭玄曰咎也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

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孔安國曰言紂信且賢臣而

暴虐于百姓以茲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

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孔安國曰人言止齊也夫子勉哉不邁於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孔安國曰伐謂擊刺也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制也勉哉夫子尚

桓桓鄭玄曰如虎如熊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于商郊不禦克韓以役西

土鄭玄曰鄭玄曰如虎如熊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于商郊不禦克韓以役西

誓已鄭玄曰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

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周禮還入掌致師

戰之心其心戰之心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為春秋傳曰楚許伯御將田疇以故許伯

戰之心其心戰之心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為春秋傳曰楚許伯御將田疇以故許伯

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

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

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

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

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

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

劍斬以玄鉞司馬法曰玄鉞玄鉞宋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驅蔡邕謂所司

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

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周禮曰司相氏以鄭取水於月鄭玄曰鄭

酒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鄭也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

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

百姓其章顯聞于天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

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

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

召公釋箕子之囚徐廣曰釋一作原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

召公釋箕子之囚徐廣曰釋一作原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

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
九鼎保玉一作寶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
西歸行符記政事作武成孔安國曰武成也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
物鄭玄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普土之命及受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地理志焦城故焦國也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地理志薊國有薊縣帝舜之後於陳
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
丘曰齊爾雅曰水出於營丘而左曰營丘郭璞曰今齊之營丘濰水過其南乃東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曲阜在魯城小丘曲長七八里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
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
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
今六十年麋鹿在牧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龜策子云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蜚鴻滿野天不享殷
今乃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徐廣曰一二不

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徐廣曰一云肯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
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我南
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徐廣曰周書度邑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三塗北望嶽下有河粵詹雒
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維孔安國曰桃林在華山東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
林之虛孔安國曰桃林在華山東偃干戈振兵釋旅公羊傳曰旅旅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
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徐廣曰一作前亡
國宜告武王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
穆敬也孔安國曰穆敬也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徐廣曰封
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
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

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晉唐叔得嘉穀鄭玄曰二苗同爲一穗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徐廣曰歸一作饋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徐廣曰尚書序云旅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孔安國曰封命之書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林孔安國曰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也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鄭玄曰奄國在淮夷之北遷其君薄姑馬融曰齊地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孔安國曰告衆方既紂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孔安國曰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古文尚書後周官書篇名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何休曰頌聲者太平歌興之聲帝王之嘉政也成王既

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孔安國曰賄賜也馬融曰榮伯周同姓或說內諸侯爲卿大夫也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鄭玄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孔安國曰分別民之居里與其善惡也成定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是爲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孔安國曰伯冏名也申誡徐廣曰作部太僕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國之政作

畢命復寧穆王將征犬戎徐廣曰作賦祭公謀父諫韋昭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爲王卿士謀父字也曰

不可先生耀德不觀兵夫兵戰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

韋昭曰是故周文公之頌韋昭曰文公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唐固曰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韋昭曰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先

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

之鄉韋昭曰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

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韋昭曰周稷與不窋也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

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

序其德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遷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

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

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訢載武王

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

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韋昭曰此總言之也夷蠻要服

戎翟荒服甸服者祭韋昭曰侯服者祀韋昭曰賓服者享韋昭曰要服者

貢韋昭曰荒服者王韋昭曰王王事天子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

之順祀也徐廣曰外傳有不祭則修意韋昭曰先修志意以自有不祀則修

言韋昭曰言有不享則修文韋昭曰文有不貢則修名韋昭曰名謂尊卑有

不王則修德韋昭曰遠人不服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韋昭曰序成謂上五者

刑罰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

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

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曰近無不聽遠無

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徐廣曰大犬戎氏曰其職來王天子

曰予必曰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吾聞犬戎樹敦徐廣曰樹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

曰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呂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鄭玄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為相王曰吁來

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孔安國曰告汝善明刑之道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肅

曰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選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孔安國曰當何所敬非唯五刑乎當何所

居非唯及世輕重所宜也兩造具備徐廣曰造一作遭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因造至也兩至五

辭簡信正於五刑孔安國曰五辭簡核信有五刑不簡正於五罰孔安國曰不簡不

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也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孔安國曰不服不應罰五過之疵

官獄內獄閱實其罪孔安國曰使惟鈞其過孔安國曰以此五過出五刑之

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孔安國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簡信有

衆惟訊有稽孔安國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無簡不疑共嚴天威孔安國曰

信不聽治其獄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黥辟疑赦其罰百率徐廣曰率即錢也音刷孔安

國曰六兩曰錢後黃鐵也閱實其罪徐廣曰率即錢也音刷孔安閱實其罪

剔辟疑赦其罰倍灑徐廣曰一作五倍曰錢孔閱實其罪徐廣曰率即錢也音刷孔安剔辟疑赦其罰

倍差馬融曰倍二百為四百錢也差者又加四閱實其罪徐廣曰率即錢也音刷孔安剔辟疑赦其罰

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分一也率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徐廣曰率即錢也音刷孔安率閱實其罪

一作六罰之屬千贖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

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絜危立共王

游於涇上密康公從章昭曰康公密有三女犇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孔安

申公母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衆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衆

王御不參一族章昭曰御與官通一族也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

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

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共王崩子懿王囂立懿王之時王室遂

衰詩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

懿王太子變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

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

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

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尊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昭曰中也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唐固曰言文王布錫施利以載成周者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昭曰召公康公之後也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昭曰衛巫國之巫也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昭曰目相視而已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

詩獻典

詩獻典

史獻書師箴瞽瞍賦

昭曰無所賦賦瞽瞍賦

瞽瞍誦

昭曰有瞽瞍而

上大夫

百工諫庶人傳語

昭曰庶人甲乙見所行失不得言傳以語上

近臣盡規

昭曰近臣親戚補

察瞽史教誨

史太史也

耆艾修之

昭曰耆艾師傅也

而后王斟酌焉是

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

其有原隰衍沃也

唐固曰下平口衍有口曰沃

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

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

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鈹

昭曰鈹地漢為

厲王太子

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

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

不讐懟怒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

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鈹太

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宣王卽位二相
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
宣王不修籍於千畝號文公諫曰賈逵曰文公文王母弟號仲之後爲王卿士也
內不可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韋昭曰西夷別
種四獄宣王旣亡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韋昭曰敗於姜氏時所亡也南國
之役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四十六年宣王崩子
幽王宮涅立一作生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徐廣曰涇渭洛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
伯陽甫曰周將亡矣韋昭曰伯陽又周大夫也唐固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
若過其序民亂之也民不政也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
也昭曰陽爲陰之使也陽失而在陰昭曰陰在下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
民用也昭曰水土氣通爲演猶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

洛竭而夏亡韋昭曰洛水出伊洛河竭而商亡韋昭曰洛水出伊洛今周德若二代之
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國之徵也
川竭必山崩韋昭曰水泉不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韋昭曰數起於一
日紀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嬖愛褒
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
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曰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
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
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韋昭曰龍曰褒夏帝卜殺之與去之
與止之莫吉卜請其醢而藏之乃吉韋昭曰醢龍所吐於是布幣而策
告之韋昭曰龍其醢也龍亡而醢在積而去之韋昭曰夏亡傳此器殷殷
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韋昭曰末發而觀之
醢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韋昭曰譟呼也醢化爲玄龜

以人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亂而遭之韋昭曰毀幽曰亂既笄而孕無

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韋昭曰山

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余廣曰妖作出於路者聞其夜

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韓於袞袞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

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袞是為袞奴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

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袞奴為后伯服為太子太

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袞奴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

笑幽王為笑笑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袞奴

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

號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一作諂善諛好利王

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

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袞奴盡取周賂而去武王滅殷以至幽王

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

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維武王滅殷以至幽王也

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周禮曰九命作伯四十九年魯

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

桓王平王孫也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五年鄭怨與魯易

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八年魯殺隱公立桓公十三年

伐鄭鄭射傷桓王桓王去歸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莊王

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弟也辛伯告王辛伯告王

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釐王三年

齊桓公始霸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閔立惠王二年初莊王嬖姬姚

生子穉穉有寵及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園以為囿左傳曰大故大夫

邊伯等五人作亂

左傳曰五人者為國憂伯等受子禽視距也

謀召燕衛師伐惠王惠王奔温

已居鄭之櫟

服虔曰櫟鄭大都

立釐王弟穰為王樂及徧舞

賈逵曰徧舞皆舞六代之樂也鄭虢

君怒四年鄭與虢君伐殺王穰復入惠王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為

伯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

左傳曰陳嬀歸

上京師實惠后也

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

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

朋平戎于晉

服虔曰戎伐周晉伐戎故周故和也

王以上卿禮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

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杜預曰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

若節春秋來承王命

何以禮焉

服虔曰陪重也諸侯之臣於天子故曰陪臣

王曰舅氏余嘉

乃勲

伯舅之使也

母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九年齊桓公

卒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

左傳曰十三年鄭伐滑

滑鄭之國案左傳曰滑人叛鄭而服於南也

王游孫伯服請滑鄭人囚之鄭文公怨惠王之人不與

厲公爵

服虔曰惠王以後之諸侯也

又怨襄王之與衛滑

服虔曰滑小國近鄭世世服從而更遠及鄭自伐之

聽命後自怨於王王以與衛

故囚伯服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

服虔曰富辰諫曰凡我周

之東徙晉鄭焉依子積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王不聽

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平

桓莊惠皆受鄭勞王棄親親翟不可從王不聽十六年王絀翟后

翟人來誅殺譚伯

唐周曰譚伯人太原伯也

富辰曰吾數諫不從如是不出王

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

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鄭居王於汜

杜預曰鄭南止在襄城縣南

子帶立為王取

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温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

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二十年晉

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

賈逵曰河陽在河內之温也

諸侯畢朝書諱

曰天王狩于河陽

左傳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

二十四年晉文公卒三十一年

秦穆公卒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子匡王
班立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
地理志陸渾縣屬弘農郡戎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賈逵曰王孫滿周大夫也楚兵
乃去十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已而復之十六年楚莊王卒二十
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十三年晉殺其君厲公迎子周於
周立為悼公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靈王二十四年齊崔
杼弒其君莊公二十七年靈王崩皇覽曰靈王家在河南城西山
子景王貴立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早卒二十年景王愛子
朝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
立丐是為敬王賈逵曰敬王在洛陽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
得人居澤賈逵曰澤邑周地也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為臣

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三十九年齊田常殺其君簡公
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徐廣曰皇伯曰敬王十四年元已卯崩于戊也子
元王仁立徐廣曰世本云元王亦也皇伯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徐廣曰世本云元王亦也皇伯
智伯二十八年崩王定王十六年三晉滅智伯分有其地二十八年定王
子爭立立應為貞王崩徐廣曰皇伯曰貞王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
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
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考王十五年崩徐廣曰皇伯曰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
王午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
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徐廣曰惠公以奉王
號東周惠公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二十四
年崩徐廣曰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驕立是歲盜殺楚聲王安

王立二十六年崩

皇前論曰安王元甲辰崩乙巳

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

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

應劭曰周孝王封伯翳之後為侯伯與周別五百載

王者出焉

至昭王時西周君臣自歸受罪獻其邑三十六城合也韋昭曰周封秦為始別謂秦仲也五百載謂從秦仲至孝公強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

合十七歲而霸

顯王顯王五年

韋昭曰武昭王皆伯至始皇而天下

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為

顯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

阿也左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于文武

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

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

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觀王

定立慎觀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

都西周西周武公公之長子也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

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為請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聽是

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不如請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請令

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為太子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

周為秦故將伐之蘇代為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為秦之禍也言周

之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

入於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為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

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秦借道兩周之間

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

人謂韓韓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

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

謂秦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

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

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

南陽周君將以為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

矣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必可以盡矣王報謂成君楚圍雍氏徐廣曰陽翟雍氏城也戰國策曰韓兵入西周西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徐廣曰今河南新城縣高都城也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漢書百官表曰相國秦官明謂韓亦有相國然則諸國之官也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卽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爲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扑師武徐廣曰武一作什武國宋曰秦取韓將屠八於伊州北取趙蘭離石

者地理志曰西河有趙蘭離石二縣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紉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今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蘭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徐廣曰自厄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

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最曰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為太后養地徐廣曰地理志云應今河南父城縣應也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獎於周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獎秦勸王攻周秦與天下獎則令不行矣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徐廣曰一作最以收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秦

徐廣曰陽城

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

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

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也

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

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

宋忠曰周武公

周民遂東亡

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愚狐

徐廣曰愚狐在洛陽南百五十里平城之南

後七

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

徐廣曰周北亡之時凡七

東西周皆入于秦周

既不祀

皇甫謚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鄩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徐廣曰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

禮記汲冢古文周書曰周文王之子周子南君後世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為後

楚定衛後故氏
于南而稱君也

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徐廣曰周亡乙巳至元鼎四年戊辰一百四十四年漢之九十四年也漢武元鼎四年封周

史記四

魏川主廟

史記五

秦本紀第五

魏川主廟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
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
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費禹功
其賜爾皐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徐廣曰費氏之姓也
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栢翳舜賜姓龐氏大
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
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
以敗桀於鳴條太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
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
佐殷國故龐姓多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滴徐廣曰一作涓在西戎保西

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晏子春秋曰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

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徐廣曰

云作石精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地即志霍太山在河東縣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

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皇清縣志

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

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

驥溫驪徐廣曰驥溫驪馬名也

徐偃王作亂徐偃王作亂徐偃王名偃王徐偃王名偃王徐偃王名偃王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

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徐廣曰趙城在河東永安縣造父族由此為

趙氏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

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太几太几

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

犬丘也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

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

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

中湫以親故歸周係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

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

柏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

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秦嬴氏也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

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

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

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徐廣曰秦仲立三年死於戎乃以秦

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秦仲始大

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也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爲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我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爲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女弟緦贏爲豐王妻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爲戎人所虜戎餘復歸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爲適數欺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鄭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騂駒徐廣曰赤馬黃牛羝羊各三

祠上帝西時徐廣曰年表云立西時祠上帝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十年初爲鄜時徐廣曰鄜縣屬馬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徐廣曰文公之四年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諡爲靖公徐廣曰文公之四年靖公之長子爲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塋西山徐廣曰西山在公隴西之西縣靖公子立是爲寧公徐廣曰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徐廣曰平陽在平陽亭子暋弑其君隱公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

卒塋西山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爲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
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出
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
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
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昧殺其
君昭公十年伐邾莒戎初縣之地理志京兆有鄭縣杜縣也十一年初縣
杜鄭地理志京兆有鄭縣杜縣也滅小虢虢在雍州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
襄公而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耿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
齊桓公齊晉爲強國十九年晉曲沃始爲晉侯齊桓公伯於鄆二
十年武公卒塋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
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曰今縣在扶風
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酈時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

來朝二年初伏春秋曰六月伏日也以狗禦蠱徐廣曰年未云初作伏德公生
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
公長子宣公立宣公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赧三年鄭伯
虢叔殺子赧而入惠王四年作密時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
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齊桓
公伐山戎次于孤竹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繆
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
其歲齊桓公伐楚至邵陵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虢虢虞君與其大夫
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勝於
秦百里奚亡秦走宛地理志宛在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
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勝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
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

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殺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餒人徐廣曰能一作狂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穰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穰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畱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徐廣曰一作河曲晉地杜預曰河曲在晉界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奔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徐廣曰一作荀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

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恐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卻芮之計也願君以利益召呂卻呂卻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卻呂卻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早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其飢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徐廣曰一作支支曰飢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奚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徐廣曰一作絳十四年秦飢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群臣號射曰因其飢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與兵將攻秦繆公發

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夷吾姊亦爲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爲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自進口諸侯皆上牢半一牢一爲一牢也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

子圉爲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卽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爲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爲懷公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強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

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
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
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
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
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
軍行吾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
軍卽敗必於殽阨矣二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
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
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
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
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
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

殽擊之大破秦軍無入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

服虔曰
繆公女

爲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

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
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
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三十四年楚
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
戰于彭衙性預曰彭衙在
縣西北有秦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
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
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
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
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
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

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
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舍淳德以遇其下下懷
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
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漢書百官表曰內史周官也孤聞鄰國有聖人敵
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
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一作偷爲由余請以疏
其間畱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
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
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啓而后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
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
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
形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

人取王官及鄆

徐廣曰左傳作鄆關秦服虔曰皆晉地不能有

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

於是繆公乃自茅津

徐廣曰在大陽

渡河封殺中尸

賈逵曰封識之

爲發喪哭之三日

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

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

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

服虔曰周備也

卒得孟明

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

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

漢書地理志曰秦穆公葬雍

宮祈年觀下

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與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

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

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

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

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

瑩代立是爲康公元年往歲繆公之卒晉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來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在河東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來奔二年秦伐晉於武城報令狐之役四年晉伐秦取少梁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服虔曰戰於河曲大敗晉軍晉人患隨會在秦爲亂乃使魏轡餘詳反合謀會詐而得會會遂歸晉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共公二年晉趙穿弑其君靈公三年楚莊王強北兵至雒問周鼎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桓公三年晉敗我一將十年楚莊王服鄭北敗晉兵於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爲會盟合諸侯二十四年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二十六年晉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徐廣曰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車也景公四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五年救

鄭敗晉兵於櫟地也是時晉悼公爲盟主十八年晉悼公強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棫林而還徐曰棫林秦地也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十六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而自立是爲靈王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寵景公母弟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三十九年楚靈王彊會諸侯於申爲盟主殺齊慶封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復來歸秦哀公八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而自立是爲平王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爲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平王欲誅建建亡伍子胥奔吳晉公室卑而六卿彊欲內相攻是以久秦晉不相攻三十一年吳王闔閭與吳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

乃發五百乘救楚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乃得復入郢哀公立三
十六年卒太子夷公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為惠公惠公
元年孔子行魯相事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智氏趙簡子
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齊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悼公二年齊臣田
乞弒其君孺子立其兄陽生為悼公六年吳敗齊師齊人弒悼公
立其子簡公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盟爭長於黃池卒先吳傳吳王先戰
吳疆陵中國十二年齊田常弒簡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十
三年楚滅陳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二
年卒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灋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
其王城也臨晉縣也二十一年初縣頻陽地理志馬州有頻陽縣晉取武成二十四
年晉亂殺智伯分其國與趙韓魏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傳
日本二十六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傳防曰義渠北地也三十四年日食厲共

公卒子躁公立躁公二年南鄭反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十四
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毚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
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靈
公懷公孫也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三年城籍姑靈公卒
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
公子也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塹洛城重泉地理志重泉縣屬馬州十六年卒傳
曰表平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
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
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傳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疆奪
秦河西地獻公元年傳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地理志櫟陽今高陵是也四年正
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大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
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

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周禮曰白與黑

謂之黼與

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二十四年獻公

卒徐廣曰未云

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矣孝公元年徐廣曰庚申也河山以東

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竝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蹇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

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

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

地理志天水有獮道縣應劭曰獮戎邑音桓

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

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

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

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其事在

商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

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地理志曰河東有安邑縣

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

閼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

漢書曰官未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為令秩千戶至五百

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

會諸侯逢澤徐廣曰開封朝天子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

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

年與魏惠王會臨晉徐廣曰未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擊二年初置丞相應劭曰丞相也相助也樛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南公揭卒樛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徐廣曰韓邑也魏太子來朝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臍一作脈八月武王死徐廣曰秦武王家在扶風安陵縣西北里中杜中取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爲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爲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見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爲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徐廣曰迎悼武王后出歸魏三年王冠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地理志漢中四年取蒲坂彗星見五年

魏王來朝應亭徐廣曰魏世復與魏蒲坂六年蜀侯煇反司馬錯定蜀庶長負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日食晝晦七年拔新城樛里子卒八年使將軍羊戎攻楚取新市高帝紀曰江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尙共攻楚方城取唐昧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爲諸侯九年孟嘗君辭文來相秦與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辭文以金受免徐廣曰爲丞相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徐廣曰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彗星見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秦卽死歸葬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爲相予楚粟五萬石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地理志魏冉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禮出亡奔魏任鄙爲漢中守漢書曰官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

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地理志河南有軹縣南陽有鄧縣冉免封公子市

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為諸侯十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來朝

秦以垣為蒲坂皮氏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徐廣曰秦地

曰汲冢紀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陽曰河雍改向曰高平向在軹之西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之

呂禮來自歸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溫任鄆卒二十年徐廣曰秦地有父馬生駒王之

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徐廣曰有壯馬生牛而死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

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

伐齊河東為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地理志西河有中陽縣二十三年

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

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鄆又會穰秦取魏安城地理志汝南有安城縣至大梁燕

趙救之秦軍去魏冉免相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

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侯冉復相二十七年錯

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

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鄆鄧赦罪

人遷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楚王走周君來

王與楚王會襄陵地理志河東有襄陵縣白起為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

郡及江南為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伐我江南

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為斬首四萬為走魏人三縣

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地理志河南有卷縣蔡陽長社取之地理志潁川有長社縣

擊芒卯華陽破之司馬彪曰華陽亭在密縣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徐廣曰河南有修武古曰南

陽秦始更各三內屬魏地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

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

攻齊取剛壽予穰侯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閼與孟康曰音馬與邑名在上黨潁縣西

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徐廣曰今霸陵四十一年夏攻魏取

邢丘懷

徐廣曰邢丘在平陽縣案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邢丘勒兵於寧更名邢丘曰懷寧曰修武

四十二年安國君爲太子

十月宣太后薨

徐廣曰

葬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三年武

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

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葉陽韓懼出之國未至而死四十七

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

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

垣雍司馬彪曰河南卷縣有垣雍城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安君攻

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

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

免王齕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爲蔡尉捐弗守還斬之五十

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如淳曰營有營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張唐攻鄭

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齕攻邯鄲不

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徐

曰楚一作走攻汾城卽從唐拔寧徐廣曰自曼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徐廣曰

初作河橋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

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

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

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

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三年天下來

賓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徐廣曰在太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

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

子爲唐太后徐廣曰八子者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衰經入弔祠諸侯

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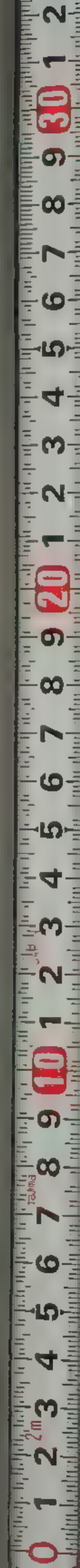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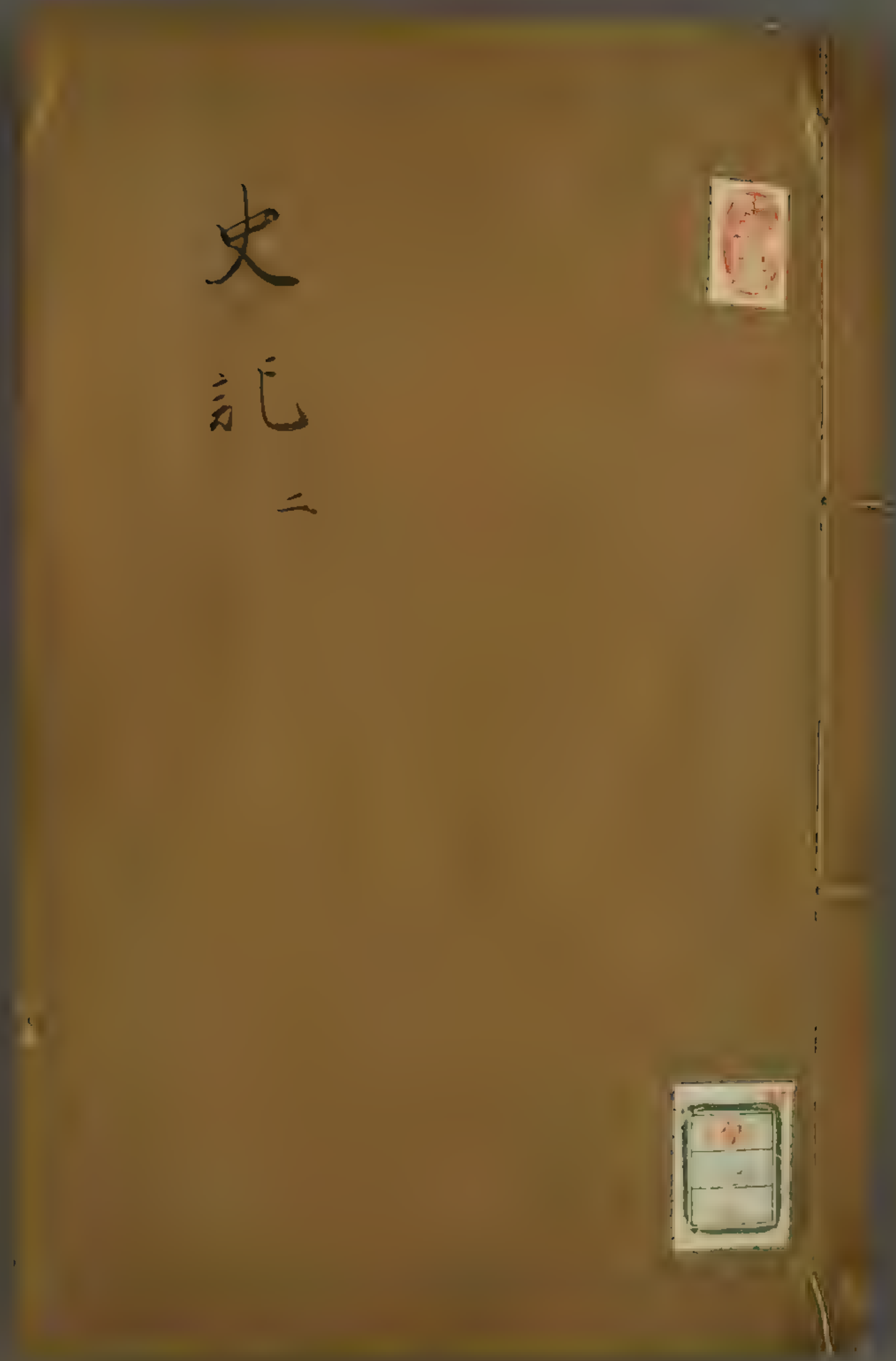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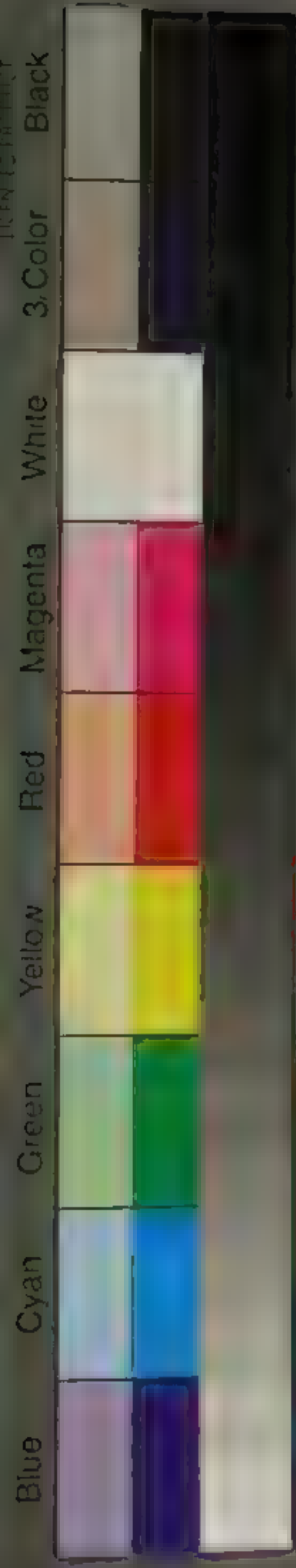
厚親戚苑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巳亥卽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

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地理志河南梁縣有陽人聚賜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驁伐韓韓獻成臯鞅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駟按地理志漢高祖更曰河南郡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徐廣曰一作波汲縣亦在河內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齧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秦却於河外蒙驁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號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謂二世皇帝三年諸侯並起叛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其語在始皇本紀中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郟氏莒氏

終黎氏徐廣曰世本作鍾離廣曰氏姓注云有姓終黎者是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史記五終

魏川七同園
氏川同園



史記六

秦始皇本紀第六

魏川宅園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

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

政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口生故名正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

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

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

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文信侯

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二年庶公將卒攻

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齕死十月將軍蒙驁攻

魏氏陽有詭音詭歲大饑四年拔陽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

魏氏陽有詭音詭歲大饑四年拔陽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

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

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驚攻魏定酸棗地理志陳留縣有酸棗縣燕虛長平徐

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

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

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驚死以攻龍孤慶都

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

君成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

死卒屯留蒲陽反城其屍地理志蒲陽縣地名河魚大上輕車

重作馬車馬東就食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

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小大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徐廣曰太

原郡更為毐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蔡

邑

曰上者西位所宜也此是記事當言帝已酉王冠帶劍徐廣曰長信侯毐作亂而

覺矯王御璽蔡邕曰御者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陵於寢皆曰御之親

左傳曰季武子之室也而與之北諸侯大夫中卿也南宮也秦以封民皆以及太后璽以

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為亂地理志斬

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

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

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漢書百官表尉尉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

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應劭曰取薪於山名鬼薪也及奪爵遷蜀

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

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徐廣曰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

齕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

史記

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

於雍而入咸陽

說苑曰始皇帝立子孫乃傳入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

復居甘

泉宮

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

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

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

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

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

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

從其計見尉繚尤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

徐廣曰蜂準蜂

長目擊鳥脣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

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

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

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繚

楊

徐廣曰

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

斗食以下

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

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

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

徐廣

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

乃雨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

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

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

雲陽韓王請為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

地理志太原有狼孟縣

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

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

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十八年

徐廣曰巴郡出

大八尺
五丈六尺

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

服虔曰山名在常山今爲縣音刊

端和將河內

羌癘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癘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二十一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翦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軍徙於郢大山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翦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強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

地即今汝南有平輿縣

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

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

徐廣曰淮一作江

二十四年王翦蒙

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翦

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

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服虔曰酺音蒲文頤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爲人物災害之神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

飲食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

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

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與兵誅

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

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與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

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

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

漢書地理志曰長沙還丹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蘇林曰青陽長沙縣是也

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

下

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欲后勝計絕秦使
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
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
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待御史之平故稱大夫也廷尉斯
等漢書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朝廷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
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漢書曰陛下也所由升堂也天
漢書曰陛下也所由升堂也天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已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
博士議曰古有天子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
曰朕漢書曰朕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不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早陶與舜王曰去泰
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曰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

可之曰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放此也制曰朕聞太亡有號毋諡
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
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諡法周公所作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
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漢書曰以為周得火德
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
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
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也終數六故以六為符六為輿六為馬更名河曰德水
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
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
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
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
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

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
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
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
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

郡置守尉監

美山自書表曰人爲守常而具德有承
廟宇佐守曲成職印之品御史中丞都

更名民曰黔首

應訪曰
亦黎黑也

大酺收天下兵

應劭曰古者以銅爲兵 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

音廣

金人十二重

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

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

登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

英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曰北之南戶也北據河

爲塞竝陰山

有
 金
 山
 下
 有
 山

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

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

上、徐氏曰在長安西北

南臨渭自雍門

徐廣曰在
前陸縣

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

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

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

平山原曰回中在北地

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

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垣
牆如街巷自

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

陸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
賈山傳曰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

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事至道廣五十步
丈而樹厚築其外墻以全椎樹以自保

二十八

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

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服虔曰增人之功歸功於人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

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

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

陛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

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

且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旣平天下

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
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俗廣曰靡不清淨
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竝勃海以東過
黃腫地理志東上窮成山登之罘地理志二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
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地理志云越王勾踐復十
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
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
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
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
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
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
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

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
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
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係終無寇賊驩
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士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
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
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
列侯張晏曰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
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
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
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
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
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

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
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
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
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
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徐廣曰私作知以非上之
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
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各異
取以爲尚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
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
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應劭曰禁民聚
語畏其謗已以

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

如淳曰律說論決爲刑鉗輸邊築長城
是日伺寇虜夜募築長城城旦四歲也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

學法令

徐廣曰一無
法令二字

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地理志五原
郡有九原縣

抵雲陽

徐廣曰表云道
九原通甘泉

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

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

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

千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

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

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

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

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棹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

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

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惓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徐廣曰在好時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說苑曰韓客侯生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

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云并力不驗輒死然侯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斤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徐廣曰以藥水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徐廣曰作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

徐廣曰表云徙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拜爵一級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徐廣曰未黔首也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調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王伐商故曰瀉池因言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者人之先也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

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音折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會稽經此之爲縣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群臣誦功本原事跡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疆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徐廣曰自息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徐廣曰省作非

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誠夫爲寄殺
之無罪男并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成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
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安和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
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
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世謂心身防竝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
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
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
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鯨龍爲候
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
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
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竝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徐廣曰渡河而西始皇
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

喪會咸陽而璽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人僞曰一行符璽事所未

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

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武靈王之北處

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訖

輓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輓

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

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

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

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

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徐廣曰在常山抵九原會暑上

輓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

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卽位

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徐廣曰作銅銅

而致梓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
塞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
地理以人魚膏爲燭今唐山人魚似鮐而大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
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
藏皆知之藏重卽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
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
一一作始皇二十一年趙高爲郎中令漢書曰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
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
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
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
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
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卽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
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卽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
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
旁著大臣從者各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
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
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今廣曰御史大夫臣德昧
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
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
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
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
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
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

威天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
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
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
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
子將閻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
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閼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寶贊
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
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
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
群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
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
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

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
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
芻橐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
月戌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李奇曰張大楚國也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
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
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漢書有官長曰謁者奉官書實計受事使
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群盜郡
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
田儋音徒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
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界也兵數十萬二世大
驚與群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漢書曰官長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
盜已至眾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

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

晉灼曰亭名在

弘農東上二重魏武帝改曰好陽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

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

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為

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

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

有禁非侍御者不出人故曰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

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

群盜竝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其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

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

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飯土墼

飯土謂之墼

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

之海身自持築甬脰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

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

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

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

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

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

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

刳吏案責他罪去疾刳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章

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

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

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

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

離邨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巳亥一作卯趙高欲爲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爲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白關以東大氏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爲內應

云馬中今趙成

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

盧設卒甚謹

西京賦曰徹道外周廡內傳聲綜曰士傳宮外向爲盧舍畫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

安得賊敢入宮樂遂

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一作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

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齊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沛公在秦東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應劭曰沛公在秦東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

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柏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田畝口糧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

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事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執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執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徐廣曰大一作小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

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紆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執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

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
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張晏曰括括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
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
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
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
下之士合從締交漢書曰合從也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
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
有寧越徐廣曰越一作徐或自別有此人不必要越也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
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
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

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
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徐廣曰鹵鹵桶也因利乘便宰
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
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
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殫拊徐廣曰拊拍也一作楯拊
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百越地名以為桂林象郡百越
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
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
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徐廣曰墮墮城也殺豪俊收天下
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
華為城徐廣曰斬一作毀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

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曰何猶問也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隸之人如淳曰隸古氓字氓民也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漢書音義曰首出什長之中如淳曰時皆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被函之固自若也章昭曰被謂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服虔曰以鉏耰及棘矜也非鏃於句戟長鎗也全廣曰鏃一作鉏耰案如淳曰長刀矛也又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太漢書音義曰絜束之絜

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執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徐廣曰一本有此篇無前者秦孝公已下而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繼此未也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

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全唐曰一作短小褐也音豎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磬磬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

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

徐廣曰一無此上五字

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

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通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襄公立饗國十二年初爲西峙塋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塋西垂生靜公靜公不享國而死生憲公憲公饗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塋衙地理志有衙縣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饗國六年居

西陵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行塋衛武公立武
公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徐廣曰宮塋宜陽聚東南三庶長伏其
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塋陽初
伏以御靈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塋陽初志閭月成公享國四
年居雍之徐廣曰宮塋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
致霸塋雍繆公學著人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塋均
社生共公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塋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
二十七年居雍太寢塋義里丘北生景公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
高寢塋丘里南生畢公徐廣曰春畢公享國三十六年塋車里北生夷
公夷公不享國死塋左宮生惠公惠公享國十年塋車里康景生
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塋僖公西城雍生刺龔公刺龔公享國三
十四年塋入里徐廣曰生躁公懷公共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

年居受寢塋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徐廣曰懷公從晉來享國四
年塋櫟圉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徐廣曰
公生昭子昭子生靈公居涇陽享國十年塋悼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
五年塋僖公西生惠公共七年百姓初帶劍惠公享國十三年塋
陵圉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出公自殺塋雍獻公享國二十三年
徐廣曰塋昭圉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塋弟圉生惠文王其十
三年始都咸陽惠文王享國二十七年塋公陵生悼武王悼武王
享國四年塋永陵徐廣曰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塋蒗陽生
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塋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享國三年塋
蒗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爲市十年爲戶籍相
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
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

秦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二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享國三十七年薨鄠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爲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如周也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改令施於後皇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

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畱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蓋以黃爲重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袒茅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

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鄆春秋
春秋曰紀季以鄆入于齊公年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
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要死生之義備矣
徐廣曰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

史記六

史記七

項羽本紀第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

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

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

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

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

項氏世世為楚將

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

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

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

請斬

蘇林曰斬音

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

應劭曰項梁嘗

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

及喪項梁常為主辨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

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

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

項羽本紀第七

項羽本紀第七

口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才氣過

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

其九月會稽守徐廣曰爾時未太守通謂梁曰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江西皆反此亦天亡

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

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

乃出誠籍持劔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

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劔斬守頭

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

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

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

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

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李奇曰徇

略也如言曰徇音徇徇之徇徇其人民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

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

案應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

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使使欲與連和俱西

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晉灼曰是侯注曰公史曰公史云吏曰史人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

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

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

頭特起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衆異也蒼頭謂士卒卑者也若亦謂蒼頭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陳嬰母謂嬰曰

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

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慕在潘旌

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

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

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

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如淳曰言亦以兵

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

當時是時秦嘉陳涉世家曰已立景駒為楚王

文穎曰景駒楚族景氏駒名

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

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

秦嘉死軍降景駒

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

郿縣曰今胡陵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

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兵而西章邯軍至栗

栗廣曰

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

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

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

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

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

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也

賈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

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

江東楚騷起之將

如淳曰騷起猶言騷午也衆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

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

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

徐廣曰此時二從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祖諡

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

鄭玄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

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

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

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

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

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

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窮來從我

不忍殺也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

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和也梁

本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寄公待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貿易也齊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以為已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

也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應劭曰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卒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畱陳畱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

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涉姓章邯名秦將也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甬道如街巷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尹費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徐廣曰卿音慶子冠軍文選曰卿音時人相與尊之辭猶公公子也上將故曰冠軍行至安陽畱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

蠱不可以破蟻

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蟻蟲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拔趙也

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

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

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

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

之至無鹽飲酒高會

韋昭曰皆召尊爵故曰高

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

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

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菽也

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

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

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

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

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

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撐也

杜預注

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其立羽爲假

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

使項羽爲上將軍

徐廣曰二世三年十一月

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

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

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

甌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

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

秦將也

虜王離涉間不降

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

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

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懾恐

漢書音義曰懾音章音反

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

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

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

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

視項羽猶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

張晏曰在漳南晉灼

地名在鉅鹿南

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

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

凡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三有司馬主武事總六軍之外門為司馬門也

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

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

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

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

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汴水

上徐廣曰在鄴西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

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汴水南殷虛上

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

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

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

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

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

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

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
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
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
十餘萬人新安城南余廣曰漢元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
衡山嶺今移在河南穀
城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
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
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
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
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
道北下阪口名也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
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食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
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

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
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
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
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鯀生徐廣曰鯀音士后反魚名綱按版度
曰鯀音及鯀小人貌也項曰楚漢春
秋鯀姓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
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
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
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
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
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
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
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

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勦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范增之次文指管仲為仲父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其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

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

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徐廣曰本無都守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劔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

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逃還其軍項王

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劔撞而破之曰唉徐廣曰唉烏來

反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

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

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

阻山河四塞徐廣曰東函谷關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

燒燬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繡衣夜行誰知之

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猶猴也項王聞之烹說者楚

春秋楊子曰沐猴生是於生漢書曰沐猴生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

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服虔曰兵初起時假立諸

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

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

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
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
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
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徐廣曰以止月立王巴
蜀漢中郡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
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
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章昭曰在安東各林
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樂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
文曰上郡本屬秦也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余廣曰一以董翳為王更名為也申陽者服虔曰瑕丘中姓陽名文穎曰姓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
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
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

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
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都君吳
芮章昭曰都音蒲河反初吳芮為都今故號曰都君今都陽是也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
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
臨江王漢書曰共敖口本南郡改為臨江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徐廣曰燕將臧
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
王徐廣曰都即也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
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
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
其賢有功于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漢書曰南皮縣以封之番君將
梅銷章昭曰呼亥反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

彭城

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

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

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

如淳曰郴音淋

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

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文穎曰郴縣自義帝家歲時常刑不絕

韓王成無軍功項王

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滅荼之國因逐韓廣

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

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

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

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

齊

漢書曰田安田榮皆齊北平人也

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

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

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

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

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六

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

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王

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

蘇林曰官虎也或曰蕭令也時

今皆

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

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遣項羽曰齊欲

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

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

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

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

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

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

人反城陽項王因罷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

徐廣曰一作劫

五諸侯兵

徐廣曰

殷山南騶案應劭曰雍州東殷韓也

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

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

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

城日中大破漢軍

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日擊之至日中大破

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

費曰二水北曰在

沛郡

殺漢卒十餘萬人

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

徐廣曰在彭城

水上

徐廣曰睢水於

漢軍却為楚所擠

服虔曰擠音齊民之擠擠曰排擠也

多殺漢卒十餘萬

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

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

徐廣曰竊亦作宵字

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

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

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

服虔曰元長也今已於魯見昭

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

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

呂后不相遇審食其

音其

從太公呂后間行

如淳曰間出間步微行皆同義也

求漢王

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

侯

徐廣曰名澤

為漢將兵居下邑

徐廣曰在梁

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

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

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

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一十二傳之噤官各從其父噤內

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噤噤者小人也年一十二歲為噤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歲老乃得免為噤噤者小人也年一十二歲為噤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

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心曰月為更士已復為噤噤也一歲力役二十倍於古者復

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

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

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費曰敖地各在滎陽西北山臨河有

大漢之二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之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

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項王曰亞父家在南江居巢時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并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祭後從政後吏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在東門車後左方上柱之纛也曰以障牛尾之如牛或在馬頭或在轡上也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皐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樅音十客反

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其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皐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在為口獨與滕公出成皐北門徐廣曰北門名王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敖倉西二皇山上相守數月韓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項王患

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

如淳曰高祖凡之上李奇曰軍中東曹掾方而人謂之祖也

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

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

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

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

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能身獨戰不復有眾也此音茶丁反增曰挑戰音楚

不能關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也今樓煩縣

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

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

復出漢王使人問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

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曰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

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

且欲擊楚乃使龍且韋昭曰音子闕反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

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

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

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皐則漢欲挑戰

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

乃東行擊陳畱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

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項

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

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

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

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鄆在鄭地汜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

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宋王欣皆自到汜水上鄭德曰到音經

鼎及以刀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

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

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漢書音義曰昧音木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

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

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

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文伯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鴻溝而東

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

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

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

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

也不如因其飢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

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如淳曰夏音賈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

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明縣而信越之兵不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

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分地

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

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

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

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

劉賈軍從壽春竝行屠城父如淳曰城父音擊之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西與漢下交切

縣名也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舉九江兵隨劉賈彭

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雜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雜鳴時歌也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云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文曰曰給欺也欺今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漢書東城在縣名屬陽淮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

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圍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韋曰在牛渚烏江在長儀船待徐廣曰橫音儀音俄謂案應劭曰儀正也孟康曰儀音儀也附也附於音片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儀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舫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

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
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
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
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
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
張安曰以故人故難視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日視也指王翳曰如淳曰指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
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徐廣曰亦可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
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
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
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
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徐廣曰五人後項王已死漢五年
之十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

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

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

皇龍口項羽家在東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

乃封項伯為射陽侯徐廣曰項伯桃侯徐廣曰名其子舍為丞相平皐侯徐廣曰名佗玄武侯

徐廣曰諸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舜曰益重瞳子尸子曰舜兩眸又聞

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

首難豪傑遙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

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分裂天下而封

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

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

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

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史記七

史記八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

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

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

市小沛

也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

陽里孟康曰後沛爲郡豐爲縣

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

文穎曰幽州人其母皆謂老嫗爲媪孟曰長

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媪愛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烏老及

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

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服其口車音中龍高曰隆準也龍顏也人謂之龍顏也

美須

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

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大量

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

通曰

爲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

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

韋昭曰

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儻數倍

知亭曰

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

通曰

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

通曰

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

通曰

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

通曰

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

通曰

氏國圖

氏國圖

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

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

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

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

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

酒闌

少好相人

愛臣有息女願為李箕帝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

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

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李惠魯元公主

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

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

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李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

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

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

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

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

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

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

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

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

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時同白帝至獻公時櫟陽田全以為瑞又作時祠曰帝少昊金德也亦帝克後謂漢也殺之首明漢當滅秦也秦曰謂水漢初曰謂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徐廣曰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徐廣曰芒碭山在縣界也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徐廣曰高祖時十四歲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

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章昭曰以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祠黃帝祭

蚩尤於沛庭

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

而釁

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釁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

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

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鄧德曰音房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

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

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如淳曰敗於薛走至戚如淳曰戚音將毒反沛公左司馬得

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人相亢至方與周市來攻

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

也人謂曰沛公之故梁徙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

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服虔曰雅故也及魏招之即

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

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

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南縣君墳曰陳

起兵於郊號曰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傳曰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

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卮如淳曰從陳卮將也步在陳其將

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

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

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徐廣曰項梁益沛公卒

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

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

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

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服虔曰使沛公項羽

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李奇曰振整也

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楚軍去而攻定陶定

退而復起也

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
由遂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
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也街狀如舊橫街之結於項者謂各獲大破之定陶
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
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
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秦將
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
梁軍破恐徙封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
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
徒其父呂青為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
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
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

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
人慍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徐廣曰趙一作唯唯食也音在也
食者也音州徐言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所口楚謂陳涉也
無子遺為無唯類前陳王漢書音義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
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慍悍
今徐廣曰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
無此字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漢書音義曰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
秦軍來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收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
武侯武侯曰楚漢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一收沛公侯陳武
武也例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
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圍縣酈食其酈德曰音

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音義曰春秋傳曰輕行無錘鼓曰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徐廣曰四月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轅轅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潁曰轅轅道名在潁氏東南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陰是也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騶與南陽守龔戰地理志南陽有騶陽在郢中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龔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屯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

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音義曰善也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音義曰鯁也襄侯王陵降西陵音義曰西陵也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郢音義曰郢也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

章邯諸侯皆附又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應劭曰內與虜同秦人意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敖傳云以高祖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應劭曰秦法偶語者棄市也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合於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第堵牆堵也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今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

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在廣口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

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秦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募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韓王信非項羽侯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章昭曰行有罪見遷徙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

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爲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爲齊王殺田都而反楚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子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也地理志武都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孟東曰時首止神靈之所在也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音思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皆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騫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徐廣曰後河

上

徐廣曰馮翊

中地郡

徐廣曰扶風

關外置河南郡

徐廣曰十月漢王至陝

更立韓太尉信爲韓

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

晉灼曰施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

諸故秦苑囿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漢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

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

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

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出亦如堂下踊遂爲義帝發喪臨三

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而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

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

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

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

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

廣爲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季惠六月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

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李奇曰乘守也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卽絕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玉駕詐

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
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攢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
城中周苛攢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

徐廣曰案月表
三年七月王出

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

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

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

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

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

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

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攢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

徐廣

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

徐廣曰項羽紀
云北門名玉門

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

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

王聽其計使盧綰

蘇林曰綰音以
繼綰結物之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

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

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

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

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

徐廣曰
一作簡

往擊之

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

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四年項羽乃謂海春

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
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士卒
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
自到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
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曰
近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
之使自爲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爲齊王徐廣曰項羽聞龍且
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漢楚久相持未決
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饑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
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
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
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

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
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
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使
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
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
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
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
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
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
皐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
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
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

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即固始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徐廣曰周殷以兵隨劉賈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曰七月立武王布為淮南王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

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

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

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

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

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

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

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

國家甲午徐廣曰二月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二王之末為漢

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

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

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

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

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驩作閼為項羽叛漢令盧綰

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

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

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

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齊曰漢帝年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

起也臣陵臣起起也陛下慢而侮人項王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

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

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

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饗不絕糧道吾不如

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

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

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

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

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

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

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

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而利幾恐故反六年高祖

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

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今音曰為恭也如迎門却行

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

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立帝非天子也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

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

平計乃偽游雲夢

章昭曰在荆

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

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如淳曰時

山東人謂

關中為

秦形勝之國

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

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

萬秦得百二焉

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縣隔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用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內地勢高項流而下易故天下於

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

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

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夫

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

晉灼曰齊西北

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

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

之外齊得十二焉

應劭曰齊得十二之一故齊勝王稍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

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多千里足當天下懸隔也

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

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

有功以為荆王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

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

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

乃論功與諸列侯剖

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

太原白土

徐廣曰在上郡

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及高祖自往

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

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

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八年高祖東

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

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定

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

闕北闕

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

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

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

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

相人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
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
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
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應劭曰鄉飲酒
禮器也受四升起
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
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為無賴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
萬歲大笑為樂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
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
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漢書云
葬萬年赦櫟陽囚更
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稀酈展曰東海
人名酈曰稀反代地上曰稀嘗為吾
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稀為列侯徐廣曰稀攻定城
亦有功封陽夏侯以相國守
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

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稀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
其無能為也聞稀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
啗稀將稀將多降者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稀等未畢稀將侯
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選曰今中
山曲逆是張敖渡河擊聊城徐廣曰
在平原
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漢書曰官衣曰太尉秦官應劭
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
稱道太原入韋昭曰
道猶從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稀將趙利
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
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
文紀言
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
中都二歲以還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
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
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
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

會甄

徐廣曰在縣西關系漢帝音義曰會音信邑名甄音自偽友

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

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

歌酒酣

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治也

高祖擊筑

韋昭曰筑古樂有絃擊之不鼓

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

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

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

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

下其以沛

風俗通義曰漢書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音楚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其後以爲常耳

爲朕湯沐邑復其民

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

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同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

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

如淳曰獻牛酒

高祖復留止張

張晏曰張帷張

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

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

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

服虔曰濞音披

爲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

南北

徐廣曰北音道在江淮間

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都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

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

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

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爲陳豨趙利所劫掠

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

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

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爲燕王高祖擊

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

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

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

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

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類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
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
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
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由謚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四日不
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爲編戶民今北面爲臣此常
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
軍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
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
代此間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
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
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七月已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
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

高上尊號爲高皇帝太子襲號爲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

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

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

人皆令爲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

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恆已立爲孝文帝薄

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爲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

徙爲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質厚也野少禮節也故殷人承之以

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儀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僣

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

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

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

屋左轟葬長陵

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步高三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

史記八終

史記九

呂后本紀第九

呂太后者

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謚曰呂宣王

高祖微時妃也

漢書音義曰諱雉

生季惠

帝

漢書音義曰諱盈

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

如淳曰姬音怡眾妾之總稱也漢宮

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讀曰漢秋諱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秋比二千石位次使臣下在七子八子之上

愛幸生趙隱王如意

季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

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

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

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

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

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謚令

武侯也

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

今見口子產為交侯

徐廣曰台弟也次兄呂

釋之為建成侯

徐廣曰惠帝二年卒謚康王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

氏

氏

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季惠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
季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恆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
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
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
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迺令永巷如淳曰劉女傳曰周官妾后脫
絳印付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囚戚夫人
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
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
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
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季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
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季惠元年十二
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應劭
曰此乃食後以其羽
置酒中飲之也犁明季惠還徐廣曰犁猶比也
言犁明者皆明之時趙王已死於是迺徙淮

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為令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
手足去眼暉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季惠帝
觀人彘季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
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季惠以此日
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
季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季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
太后怒迺令酌兩卮醪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季惠亦起取
卮欲俱為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季惠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
去問知其醪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一作出說王
曰太后獨有季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公主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
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今王有
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

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假為魯王故公士得為太后

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

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

八月戊寅孝惠帝崩

皇南謚曰帝以秦始皇子十七年生前時年十二

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

子張辟彊為侍中

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

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

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

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

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

漢書云葬安陵

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

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

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

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

侯曰始與高帝嘵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

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而

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

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

應劭曰古官傅者養也一傳以大義禮曰傅之德義

奪

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

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

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

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

徐廣

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

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

相

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

相

相壽為平定侯

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

少府廷為梧侯

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

乃封呂種為

沛侯

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

呂平為扶柳侯

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

張買為南宮侯

徐廣曰其父越

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

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

子不疑為

常山王子山為襄成侯子朝為軹侯子武為壺關侯太后封大臣

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

罪廢立其弟呂祿

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

為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

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諡為肅王太

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

漢書云秋

四年封呂頊為臨光侯呂他為

介侯呂更始為齊侯

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

呂忿為呂成侯及諸侯

丞相五人

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

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

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

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

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患迺幽之永

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

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懽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

懽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夫

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

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

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

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

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

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

興居為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

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

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
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
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
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
作庸曰舉絕理兮託天報讎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巳丑
作與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爲我也二月徙梁王
恢爲趙王呂王產徙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立皇子平昌
侯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嬃有女爲營陵
侯劉澤妻澤爲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卽崩後劉將軍爲害迺以
劉澤爲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
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

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
悲六月卽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
侯張敖卒以子偃爲魯王敖賜諡爲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
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
呂后兄子也前封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人者位在上請立爲趙王太后
胡陵侯蓋號曰武信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爲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
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爲燕王
封通弟呂莊爲東平侯三月中呂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
徐廣曰后爲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
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呂后之弟呂食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
張釋爲建陵侯張釋爲中謁者後帝以重人爲之諸官加中者多尊人也呂榮爲

祝茲侯

後漢曰呂

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

如淳曰列

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置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

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

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

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

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

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

後漢曰呂氏封為王各封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

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

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

出孟曰今葬長陵也

以左丞相審食其

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

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

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適陰令人告其兄齊王

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

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適反舉兵欲圍

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

語中齊王適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

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

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

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

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

制以今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

國呂產等適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

權兵聞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適

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

聞之適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

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
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
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
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
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
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紹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
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
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爲上將將
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
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
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
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

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
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左丞相食
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宙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
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
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
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
徐廣曰姓也張晏曰紀信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
徐廣曰姓也張晏曰紀信客劉揭酈寄漢書曰官大夫曰典客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
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兄徐廣曰自況不欺已
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
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
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

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今通曰訟一作公駟索章昭曰訟猶公也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淳曰百官未郎中今寧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北殿也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

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兒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神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晦日巳酉至長安舍代邸大

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
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大僕汝陰
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
者持兵罷去徐廣曰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
公廼召乘輿車載少帝出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濫言之
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託於乘輿也乘輿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
舍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蔡邕曰天子有人駕小駕法駕上乘坐金根車駕六迎代
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
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廼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
十人皆持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
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諡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

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
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史記十

孝文本紀第十

魏川宅印

孝文皇帝

漢書音義曰諱恒

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

地立爲代王

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卽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

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

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

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

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

噫血京師

公十傳曰京人師衆也人

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

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

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

政諸侯豪桀竝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

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

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

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平之親外有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刑灼龜文止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

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二里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漢書百官表曰宗正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也列侯項王如淳曰項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類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酈侯又宗室其為項王后也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寡人不敢

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實主防東西面君臣位

南北面故西鄉坐之讓不受羣臣請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

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

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

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

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

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造節宮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廣其尊

奉天子

法駕迎於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

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

問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

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

戶牛酒

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

酺五日

文選曰酺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酺滿五日會聚飲食五日

幸文皇帝元

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右

丞相平徙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

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於代

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

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

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

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

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

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

二千戶金千斤

余應曰十

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上

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

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

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

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爲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于也今除此律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嘽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謂言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

而曰必予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其其故明天下爲父後者爵封將軍薄昭爲軹侯余廣曰止月乙巳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爲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卽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

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
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全唐書曰四月辛亥封三十諸從朕六人
官皆至九卿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
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
淮陽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
舅父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秋封
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
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
丞相平專為丞相徐廣曰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
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
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
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漢書曰上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
日又食等漢書及五行志無此且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
文也一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食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
有食之適見於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兆民
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
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
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
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漢書音義曰憫然猶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
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
以給置傳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意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朕親率耕以

漢書曰上特以恩愛見留者朕親率耕以

給宗廟粢盛

應劭曰黍稷曰粢在器中曰盛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趙幽

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

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

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

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

之旌

應劭曰旌幡也虎設之五道之通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

誹謗之木

服虔曰虎作之橋梁交于柱間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

二心失也至秦去

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

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

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漢書音義曰民相結其祝詛上也更以

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拒死朕甚

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

竹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節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安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

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

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

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

南為寇帝初幸甘泉

應劭曰天子車駕出幸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見今十二史皆謂之幸

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

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

吏卒驅保塞蠻夷今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

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

奴去發中尉漢書曰中尉掌五刑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

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

中都民三歲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

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爲大將軍

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

徐廣曰外謂以文帝十一年卒諡曰敬

爲將軍軍滎陽七月辛亥

帝自太原至長安迺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誅誤吏民爲大

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

王興居去來亦赦之

徐廣曰去來未也劉案興居反雖始與興居及今降赦之

八月破濟北軍虜其

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

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與棘蒲侯太子

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

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

道邛都

在蜀邛都或作邛都或直云邛都

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

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諡爲厲王立其子三人爲淮

南王衡山王盧江王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

繇惠興首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

惠謂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

之故

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

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

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

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

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

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

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僂而民不

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

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時有肉刑

而姦不

止其咎安在哉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歎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

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

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

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

末者無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日無異也故降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

租稅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徐廣曰姓

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

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

固要帝如淳曰必不得自征也帝乃止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

姓董也為內史藥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犧牲

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

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

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曰右賢高左下也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

聞祠官祝釐

如淳曰釐也賈誼傳受釐坐官室

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

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

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

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

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

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屬天水天

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

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

官議毋諱以勞朕生息言言朕曰言無所諱以朕為勞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

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

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

周鼎當有玉英見瑞應曰云玉英五帝並修則見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

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恆意訪曰新垣平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意訪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相如曰結軼還轍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於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

夫令勉

徐廣曰南尉改名也明案漢書有官表景帝初改南尉為中大夫令非是年也

為車騎將軍軍飛狐如亭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

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意訪曰山陰名也句注在長安西關如淳曰長安關謂句注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意訪曰在長安西關如淳曰長安關謂句注在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徐廣曰在渭北野案五原同也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意訪曰弛廢也其常禁以私民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意訪曰水曹倉也廣胡公曰在野田廣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徐廣曰在廣日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綈衣意訪曰貴也身衣中單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

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在廣門年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廣曰方四方也內中德也靡有兵革徐廣曰云方內安兵革思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

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如淳曰與發聲也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皮曰踐也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皮曰當言大功小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應劭曰霸陵山名不復起墳山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至少使皆人長八尺七寸長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應劭曰悍屬國名為將屯將軍李奇曰馮奉世為右將軍以悍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應劭曰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

巴縣中由臨江門至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於高廟

陵去長安七十里 丁未襲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取天

下者為高廟高廟之也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

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秦武德

文始五行之舞五帝曰武德高祖所作也又始舞也五行謂舞也武德者其舞孝惠

廟酎秦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李文十

一澤謂不用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

不受獻余曷曰咸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蘇林曰刑不及妻下不誅無罪除肉刑

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

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李奇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

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文

曰景帝承高祖武德舞作昭德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

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

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

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

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

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

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

時遣使詣王師作祠祭也如淳曰若先王廟在章武南陽太守御使者請著之竹帛宣

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二十年曰世如有受善人之治國

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殘去殺之人使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

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

設所司

豈不仁哉

史記十終

史記十一

孝景本紀第十一

孝景皇帝者

漢書音義曰諱啓

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

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元年四

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爲孝文立太宗

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

孫係爲武陵侯

徐廣曰漢書中作係鄧記生本作係音奚又案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係疑其人有二名

男子二十而得傳

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廣川長沙王皆之國丞相申屠嘉卒八月

呂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爲丞相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

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置南陵及內史祿祔爲縣

徐廣曰也地理志文帝七年置縣也地理志百官表南陵縣文帝置也今內史爲左右及祿祔高縣皆景帝二年不

得此如徐所云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

徐廣曰熒惑無燔雒陽東

楚川屯馬氏園

楚川屯馬氏園

宮大殿城室

徐廣曰維一作淮

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

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鼂錯遣袁盎諭

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

月乙亥赦亡軍及楚元王子莼等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為魏

其侯立楚元王子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子勝

為中山王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

江都王齊王將廬燕王嘉皆薨

徐廣曰長云五年薨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

徹為膠東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復置津

關用傳出入

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置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也張晏曰傳信也蓋今過所也如亭曰傳音機傳而傳兩行書錯紛持其一出入

冬以趙國為邯鄲郡地理志趙國景帝以邯鄲郡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

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舉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

丁卯封長公子蟜為隆慮侯徙廣川王為趙王六年春封中尉

趙綰為建陵侯江都丞相嘉

徐廣曰姓程

為建平侯隴西太守渾邪為平

曲侯趙丞相嘉

徐廣曰姓蘇

為江陵侯故將軍布為郇侯梁楚二王皆薨

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

徐廣曰殖一作填

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

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

太尉條侯周亞夫為丞相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為皇后丁巳

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

徐廣曰一作應

為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為安陽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賜

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中二年二月

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

文頤曰楚相張敖太傅趙夷吾趙相史丹內史王惲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

越為廣川王子寄為膠東王封四侯

皆殺之故

九月甲戌日食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

二人率其徒來降皆封為列侯立皇子方乘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

西北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四月地動九

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案三輔黃圖東出北第一門曰宣平門外曰東都門中四年三月置

德陽宮漢書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詩不言廟故景帝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宮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中五

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

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動中六年二月巳卯行幸雍

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

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

陰王梁分為五封四侯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

主爵中尉為都尉漢書曰主爵中尉掌外侯長信詹事漢書曰詹事掌皇太子家應劭曰詹事也給也

為長信少府漢書曰長信少府掌少府將行為大長秋

大行為行人漢書曰行人掌大行小行大行漢書曰大行掌大行小行

奉常為太常漢書曰太常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治粟內史為

大農漢書曰大農掌貨也以大內為二千石韋昭曰大內京師府藏置左右內官屬大內

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

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

大酺五月丙戌徐廣曰丙作甲地動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

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為丞

相封為建陵侯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鄧將軍擊匈奴酺五

日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綬布止馬春為

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漢書曰文紀遣列侯之國又省之三月匈奴

入鴈門十月租長陵田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後三年

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徐廣曰一作雷又作雷日如紫五星逆

行守太微月貫天庭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星南

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為父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

帝以孝惠七年生年四十八

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卽位是爲孝武皇帝

漢書云二月癸酉帝葬陽陵皇南臨

曰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去長安四十五里

三月封皇太后弟蚡

蘇林曰蚡自封侯

爲武安侯弟勝爲

周陽侯置陽陵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史記十一終

漢書云二月癸酉帝葬陽陵皇南臨

史記十二

孝武本紀第十二

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天子或有口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張晏曰武紀褚先生補作也褚先生名少孫漢博士也

孝武皇帝者

漢書音義曰諱敬

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

爲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爲臨江王以膠東王爲太子孝景

十六年崩太子卽位爲孝武皇帝

漢書曰武皇帝名詢字仲卿景帝十六年崩太子卽位爲孝武皇帝

孝武

皇帝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

漢書曰六十歲矣

天下又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

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

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

微得趙綰等姦利事

徐廣曰臧微伺察之

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者皆

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

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蹠氏

徐廣曰蹠氏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

弟妻相謂先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

徐廣曰武帝小祖母也

後定若字

澤封者為君儀比長公主

言不見其人云是時而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

李奇曰引或曰辟穀不食之道

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

徐廣曰刻起景帝時鄉村

人以主方

徐廣曰進納於天子而主方一云侯

人上方廟案如淳曰

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

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

嘗從武安侯

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

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

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

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

服虔曰地名也

已而案其刻果

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

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

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

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

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

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

去不死也而使黃鍾

史寬舒受其方

求蓬萊安期生

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毫人薄誘

忌秦祠秦一方曰天神貴者秦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

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

余廣曰云曰為壇開八通之

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

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天一地一泰
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
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臬破鏡孟康曰臬易名食肆破鏡試言食之黃帝欲絕
止煩使百物皆用之誠如而此服政云有以復鏡如言冥羊宜羊祠服虔曰馬行
口使使東都送果於一五日為果人以賜百官以是為飲食之用一青牡馬泰一臬山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
以一牛漢書音義曰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
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
角獸若麋然帝昭曰楚人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
益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
於天地音曰白青也音曰風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
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臬遷天子封
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

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

徐廣曰齊懷王閔之母也嫺案

和譚新論云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竊寵好客賁性嫺倖

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

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

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

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

漢書音義曰如大誇金用方與丁日不同長

駕車辟惡鬼又

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

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

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為

書於是詠文成將軍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

之屬矣

蘇林曰人以其手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

晉灼曰在湖縣韋昭曰地名近宜春巫

醫無所不致至不愈游水發根

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姓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南也

乃言曰

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

韋昭曰即病至

之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善已謂愈也大赦天下置壽宮神君服虔曰立此便宮也贊曰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靈將潛兮

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

以夜天子祓然後入漢書曰義曰崇宗祭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

行下李杲曰神所依言上輒為下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

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漢書音義曰或其所語世俗之所知

也毋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

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得諸瑞以名年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

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云徐廣曰案諸記元九後有元朔元初後得元狩其明年冬天

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毋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

史公史公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之失史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今

陛下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

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上徐廣曰

曰元鼎四年時也祠案蘇林曰惟音誰如淳曰河之東岸時增埒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今案脽在脽之上后土祠在脽西今在脽之北西流與河合也如寬舒等

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

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先

王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音均曰遂其春樂成侯

徐廣曰姓丁名真後與王人俱誅也上書言樂大樂人膠東宮人服虔曰故嘗與文成將軍

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孟康曰服虔曰康王后也毋子康

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康

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

子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悅大為人

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

安期羨門之屬顧以爲臣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予
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
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
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
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
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
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闢旗旗自相觸擊
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
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
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旱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
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

大爲樂通侯

漢書音義曰有甲乙第次故曰第

賜列侯甲第

漢書音義曰有甲乙第次故曰第

僅千人乘輿斥車

馬

漢書音義曰或云斥不用也幸昭曰當在服御

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孟康曰衛太子

當利公主

地理志云東萊有當利縣

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

自大主

徐廣曰武帝姑也駟案韋昭曰宣太后之女也

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

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

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

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

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

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搢腕服虔曰滿手曰搢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

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應劭曰巫名爲民祠魏雕后土營旁應劭曰魏故魏國也雕若丘之

見地如鉤狀培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款刻也怪之

怪之

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上至甘泉將薦之於天也至中山徐廣曰河渠書

鑿渭水自中山西晏溫如淳曰晏安也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

祭云至長安余廣曰上言從之或曰祭止乎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

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廩未有報

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

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

嘗醵烹徐廣曰烹煮也醵音醵皆帝或以烹牲中而祭祀也上帝鬼神服虔曰以祭祀上帝或曰嘗烹也遭聖則興遷於

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龍鼎及龜韋昭曰龜龍曰地大不虞不騫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

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韋昭曰與中山所見黃雲之氣合也蓋若獸為

符服虔曰符書也或云符門也路弓乘矢韋昭曰路大也集獲壇下報祠大饗徐廣曰

曰一云大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服虔曰高祖受命而合德焉鼎宜見之也宜見於其廟而合德焉鼎宜見

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

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

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

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

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臾區漢書音義曰黃帝時人區對曰黃帝得寶

鼎神筴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

推筴後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

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

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

功封功也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

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

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
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
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封禪者七千國張晏曰神靈之封居七千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
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
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
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其後黃帝
接萬靈明廷明廷甘泉也所謂寒一作寒門者谷口也漢書音義曰黃
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音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鼎既成有龍垂胡
顛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
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顛龍顛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
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顛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

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
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
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徐廣曰垓次也明李
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泰
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
而五帝獨有俎豆音灼曰此說合牲物燎之也祭日以牛祭月以羊菟特泰一祝宰則衣
之徐廣曰泊音居器及肉汁也祭日以牛祭月以羊菟特泰一祝宰則衣
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
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旦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旦夕夕月拜日東門之外朝日
宮東門拜日其西門拜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
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

火滿壇旁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
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
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
域徐廣曰地一作夜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祀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
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徐廣曰一作牝荆畫幡如淳曰荆之無子者皆以望之也言灼曰牡制
以牡制為禱者也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太一鋒也
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無所見
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
河南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
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
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

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年阮滅南越上有
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之
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
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
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
十五弦徐廣曰瑟也及篳篥瑟自此起徐廣曰應劭云武帝始用樂人侯剛始造篳篥其來年冬上議曰
古者先振兵澤旅徐廣曰古澤字作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
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李山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
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
山光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
莫知其儀禮而羣臣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蘇林曰當祭廟
射牛以除不祥也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

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
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
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僊人蓬萊
士高世此惠於九皇張晏曰一皇之前有人皇九首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
儒既以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
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
魯善周霸為圖封事服虔曰屬會也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三
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文穎曰崑崙高山也太室韋昭曰崑崙高山有太室少室
官在山下問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三
百戶封太室奉神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
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文穎曰武帝登泰山祭
西南間除八通鬼道故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

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
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
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漢書言義曰巨公謂武帝已忽
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
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
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
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
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
侍中奉車子侯漢書白官表曰奉車都尉掌乘輿車也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
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
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孟康曰為神藉五
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旄牛犀

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漢書音義曰天子曰明堂泰山東北臨占時有明堂處則此所中者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祀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贊曰聞可萬歲者三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服虔曰肅然山名在梁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鄭曰蛇丘在泰山南歷城毋出今年租稅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禪泰山既無風雨苗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

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萬八千里也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弗於東井韋昭曰秦分野也後衛太子兵亂後十餘日有星弗於三能韋昭曰三能三公復連坐誅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食頃復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一徐廣曰此星況之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從二百餘里過祠泰山鄧展曰泰山自東萊有小泰山墮曰即今之泰山還至瓠子服虔曰瓠子閭名蘇林曰在甄城以南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韋昭曰越地名也乃言越人俗信

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謾
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
以雞卜漢書音義曰持雞骨卜如鼠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
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氏城韋昭曰如緱氏城置脯棗
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應劭曰飛廉神
人乃作通天臺徐廣曰在甘泉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
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防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也天子為寒河興
通天臺有光云乃下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應劭曰
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
乎蓋林曰天旱欲使封土乾燥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

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
冬上巡五柞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嶽
山川北至琅邪竝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
山東北陟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
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
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
從之入以拜祠上帝於其上今奉高作明堂汶上金黃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
圖及五年冬封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
祠后土於下以禮畢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
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

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徐廣曰常五十一條耳每修封禪其贊
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
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徐廣曰二
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犧曰山名在泰山下祠后土臨渤海將以
望祠蓬萊之屬冀至殊庭焉漢書音義蓬萊庭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
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徐廣曰黃帝乃治明庭明庭
甘泉也方士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問諸侯甘泉
甘泉作諸侯邸身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
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
十餘丈其西則海中殿十二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
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

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
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徐廣曰更印章以
五字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也若丞相印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
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韋昭曰丁姓夫人名也維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句奴大
宛焉其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熟其芬芳不備乃命祠官進時
犢牢具五色食所勝孟康曰若大勝食而以木橐馬代駒焉獨五帝用
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橐馬代行過乃用駒
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
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應初曰崑崙縣屬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也以候神人於執期執期地名也
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玉帶
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應初曰鉅在琅邪朱虛縣汶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
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水出出凡山亦有朱店天子既令設祠具至

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
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
石閭者在泰山下趾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
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徐廣曰天漢二年改也還過祭常山今天子所
興祠秦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泰一
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李奇曰祀名也以歲時致禮凡六祠
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
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
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
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跡爲解無其
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冀遇其真自此
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徐廣曰猶今人云其事已可知矣皆不信之耳又數本皆無可字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
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
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
則有司存焉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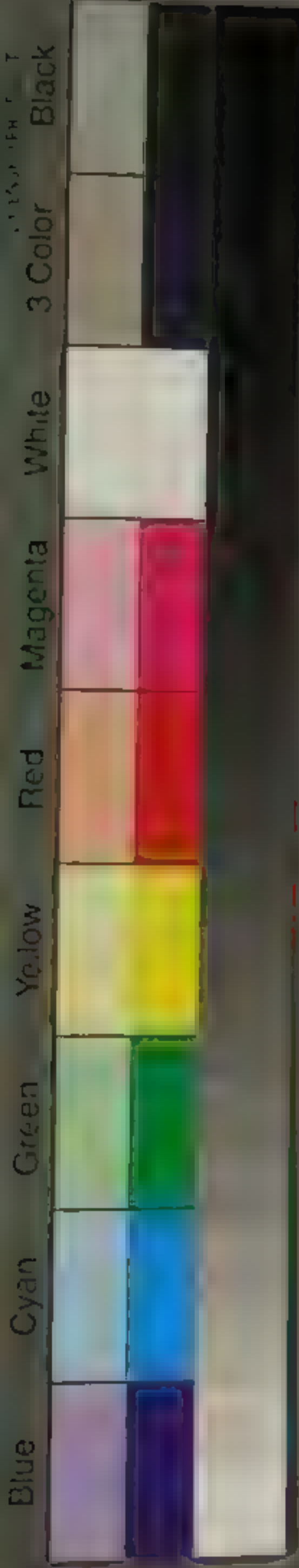
100

42

4

11

1



史記
三



帝侖

黃帝曾孫
起黃帝至
帝侖四世
號高辛

矯極生句
辛為帝侖
放助
辛高辛生
句望
康收康生

高辛生高
稷為周祖

帝堯

起黃帝至
帝子五世
號唐堯

放助為堯
句望生矯
牛矯牛生
瞽叟

禹為殷祖
后稷生不
窋

帝舜

黃帝玄孫
之玄孫號
虞

瞽叟生重
華是為帝
舜
鯀生文命
禹
文命是為
昭明生相
鞠生公劉

帝禹

黃帝耳孫
號夏

禹
文命是為
昭明生相
鞠生公劉

帝啟

伐有扈作
夏

相土生呂
公劉生慶
節

帝太康

太康弟

昌若生曹
履簡生皇
陶曹陶生
僕皇僕生
冥生振
差弗生毀
淪毀淪生
公非

帝相

帝少康

帝子

帝槐

振生微微
公非生高
生報丁
陶高陶生
報丁生報
亞陶生公
乙報乙生
祖類
報丙生主
公祖類生
壬主壬生
大王豈父
主癸
主癸生大
豈父生季
乙是為殷
歷季歷生
湯從湯至
文王昌益
黃帝十七
易卦
世

帝芒

文王昌生
武王發

帝泄

帝不降

帝局不降弟

帝厘

帝孔甲不降子好鬼神淫亂不好德二龍去

帝皋

帝發

帝履癸是為桀

從禹至桀十七世從黃帝至桀二十世

殷湯代夏氏殷湯從黃帝至湯十七世

帝外丙湯太子太丁早卒故立次弟外丙

帝仲壬外丙弟

帝太甲故太子太丁子淫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悔過自責伊尹乃迎之復位

帝沃丁伊尹卒

帝太康沃丁弟

帝小甲太康弟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帝雍己小甲弟

帝太戊雍己弟以桑穀生稱中宗

帝中丁

帝外壬中丁弟

帝河亶甲外壬弟

帝祖乙

帝祖辛

帝沃甲祖辛弟

帝祖丁祖辛子

沃甲子

祖丁子

陽甲弟
從河南

盤庚

小辛弟

雄雞鳴雌得傳

一云澤德殷裝

一云澤德殷裝

殷

陳辛弟殿

慢
神
震
死

齒衰

是爲
射弒

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

成王誦

[illegible]

15

王
王
王
文
庶
王
之
王
王
同

弟 師 子 王 兄 弟 後 弟 弟 姓

熊 鐵 康 申 蔡

侯至

禽
雙
防
又
仲弟伯
公仲

康王釗

十
餘
年

昭王瑕	南巡不返 不赴諱之	考乙	武	旁	熊	宋	孝	相	蔡	太
穆王滿	作甫刑荒 服不至	公考癸	成	侯	大	熊	丁	伯	孝	伯
恭王伊扈		公哀	厲	侯	几	勝	公	伯	慎	侯
懿王堅	周道衰 詩作	公胡	靖	侯	非	熊	公	伯	幽	侯
孝王方	懿王弟	公厲	侯	子	渠	公	伯	公	侯	武
夷王燮	懿王子	公厲	侯	康	公	伯	公	侯	夷	伯
厲王胡	以惡聞遇 亂出奔遂 死于瑳	公真	伯	秦	紅	公	侯	項	公	伯
共和	二伯 行政	公武真	仲	延	弟	侯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妹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

也抱反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溪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大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溪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為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為汜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黃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為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五政明則修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

世邪行道德豈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黃帝後世也此可為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為淺聞者說也何以言之古諸侯以國為姓霍者國名也武王封弟叔處於霍後世晉獻公滅霍公後世為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河東晉地分為魏國以詩言之亦可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黃帝曾孫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自燕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

西京賦曰旗亭五甲薛綜曰旗亭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取名焉

為臣言豈不偉哉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馬氏注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

摯見之矣

鄭玄曰師摯太師之名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隱之聲曰理其亂也

紂爲象箸而箕子唏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

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

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

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

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

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

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

史記舊聞與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

九	八	七	六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八	七	六	五
二十	一十	十	九
五	四	三	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五	四	三	二
二	元年 曹伯 幽	十三	九十二
二十三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史記

七

甲子 五			
	四	三	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四	三	二	年 晉 侯 司 元
八	七	六	五
年 楚 熊 嚴 元	十	九	八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年 蔡 夷 侯 元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公
宣
宮
召
子
公
居
上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九
二十	一十	十	九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九	八	七	六
二	元公宋 年公胤惠	八	七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三	二	元公陳 年公孝釐	三
九	八	七	六
六	五	四	三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甲戌	
三	二	子厲元宣 土年王	十四
元公魯 年公武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三	二	年霜楚 元熊	十
六	五	四	三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七	六	五	四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元公曹 年公戴	九	八	七
二	元侯燕 年莊釐	八十三	七十三

甲申			
一十	十	九	八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五	四	三	二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八十三	七十三	六十三	五十三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九	八	七	六
十	九	八	七

七	六	五	四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年忌公齊
二	元族晉	八十	七十
年公秦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年元楚	六	五	四
十	九	八	七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一十	十	九	八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五	四	三	二
六	五	四	三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三	二	<small>魯懿公 齊文公 戲公 赤元年</small>	十
三	二		九
十	九		七
九	八	八	六
九	八	七	六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二十四	一十四	十四	九十三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見一四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七	六	五	四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small>秦穆公 弗生 元年</small>	一十
三十	二十		十
三十	二十		十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四	三	二	<small>衛公和 元年</small>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small>蔡釐侯 所事 元年</small>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	五十	四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見一四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五	四	三	二
二	元公齊 年說成	二十	一十
弟生畝以 成仇戰千	九	八	仇太條以 子生伐七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一十	十	九	八
十二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八	七	六	五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五	四	三	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甲午	
二 十 二	一 十 二	十 二
公御云公為君立伯元公魯 孫武伯子諸稱為御年稱孝	九	八
十	九	八
六	五	四
六十	五十	四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五 十 二	四 十 二	三 十 二
七	六	五
六 十 二	五 十 二	四 十 二
四	三	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弟王周始元公鄭 母宣封年友桓		
一 十 二	十 二	九 十

		甲辰	
二十三	一十三	十三	
<small>周宣王伯立禹是孝公</small>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六十	五十	四十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七十	六十	五十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三	
四十	三十	二十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一十	十	九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三十	二十	一十	師各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亂之
<small>楚雄宋戴</small> 年元公立	二十二	一十二	子反
四十	三十	二十	子各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一十	十	九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八	七	六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十四	九十	八十	七十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七	六	五	四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四十三	三十二	二十三	一十三
三	二	<small>年赦楚元若</small>	九
二十	一十	十	九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八	七	六	五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	七	六	五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三	二	<small>年侯燕元頃</small>	六十三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三	二	<small>元公齊年時莊</small>	九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八	七	六	五
八	七	六	五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四	三	二	<small>元公陳年靈武</small>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	三	二	<small>年姬公曹元伯惠</small>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年王周 元幽	六十四	五十四	四十四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侯爲叔殺仇 文立鳩攻四	三	二	年叔晉 元殤
一十四	十四	九十三	八十三
十	九	八	七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二十三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十	九	八	七

		中寅
三十四	二十四	一十四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十	九	八
出子立叔弟侯晉 奔仇太自鳩卒穆	七 二十	六十二 五十二
七十三	六十三	五十三
六	五	四
五十	四十	三十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一十	十	九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一十	十	九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六	五	四

九	八	七	六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	七	六	五
五	四	三	二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十四	九十三	八十三	七十三
五	四	三	二
七十三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甲子			
五	四	三	二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	三	二	元侯文
年公秦襄	四十四	三十四	二十四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元公陳平	三	二	元公陳夷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十三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甲戌	
六	五	四	三
四	三	二	年湟公魯 元弗惠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年公秦 元文	而至伐 死歧戎	十二	十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年公宋 元空司武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八十四	七十四	六十四	五十四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五十四	四十四	三十四	二十四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六	五	四	三
二	年侯燕 元哀	四十二	三十二

二	維東元平殺戎爲幽 邑徙年王所犬王	十一	十
八十三	七十三	六十三	五十三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	一十	十	九
九	帝制西初 白時立	八	七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四十四	三十四	二十四	一十四
九	八	七	六
一十四	十四	九十三	八十三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二	年公鄭所犬王以 元武殺戎故幽	三	五十三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甲申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八十三	七十三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九	八	七	六
年日定	六	五	四
元	八	七	六
九	五	四	三
年公衛	五	四	三
元	二	一	十
一十二	十二	九	八
三	二	年侯蔡	二
三	二	元戴	三
生公生	三	年公曹	十
宿莊	十	元穆	四
八	七	二十	一十
		六	五

十	九	八	七
八	七	六	五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五	四	三	二
三	二	年敖楚	七十二
五	四	元	二
二十五	一十五	十五	九十四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元侯蔡	八十四	七十四	六十四
年興共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五十三	四十九	八	七
武侯取	四	二	年侯燕
姜女申			元鄭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四	四十四	三十四	二十四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八	七	六	五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八	七	六	五
五	四	三	二
十	九	八	七
七	六	五	四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一十四	十四	九十三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二十	一十	時作十
四	三	二
二十	一十	十
四	三	二
女母他厲公生元公陳 蔡他公鮑桓年罔文	三十二	二十二
六	五	四
三	二	年生公曹 元終桓
叔生 段太	七十	五十
一十	十	九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	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	二
二十五	一十五	十五	
三	二	<small>始曲亂晉譏君於沃沃于成季年侯 父沃白人曰子國大曲曲師弟封元昭</small>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	二
五十	四十	三十	
五	四	三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	<small>年公陳 元桓</small>	<small>卒文 公</small>	十
七	六	五	
四十	三十	二十	
<small>仲生 公 年 祭</small>	七十二	六十	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甲午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四	八十四	七十四	六十四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十二	<small>陳作 實同</small>	九十	八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二	<small>元公宋 年公宣</small>	<small>母桓生 公魯</small>	十八
二十	一十	十	九
九	八	七	六
四	三	二	<small>年論侯蔡 元指宣</small>
一十	十	九	八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甲辰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十六	九十五	八十五	七十五
五	四	三	二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六	五	四	三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十	九	八	七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九	八	七	六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史記

二十三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五	五十五	四十五	三十五
五十六	六	五	四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二	立武王	七十	六十
九	八	七	六
九十六	八十五	七十	六十
六	五	四	三
一十	十	九	八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五	四	三	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了克成昭番
立昭侯成侯
馬族不納殺

兵叶呵生愛
好州州安

甲寅			
四十四	三十四	二十四	一十四
二十四	一十四	十四	九十三
四	三	知孫生夷同 也母公仲母二	年父公齊 元祿釐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十三	八十三	七十三	六十三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二	元公宋公 年和穆	為弟命公 穆和立卒九	十
八	七	六	五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二	年侯燕 元穆	六十三	五十三

十四	九十	三十八	三十七
八十三	七十三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六	三十六	二十六	一十六
伯為代卒成桓曲 莊立子師叔沃九	八	七	六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十	九	八	七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四	三	齊之完呼弟一 出燕驕州二	年完桓立桓無夫 元公衛公子人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十五	九十四	八十四
二	<small>已歲元秋日徐聲年姑公魯 未年在隱春廣子母元息隱</small>	六十四
十	九	八
三	二	<small>晉彊曲元侯晉 於沃年卻鄂</small>
五十四	四十四	三十四
十二	九十	八十
八	七	六
四十	三十	二十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三
<small>相穿不患公二 見地見母悔十三 亂段作奔</small>	二十二	一十二
八	七	六

七十四	六十四	五十四
五十四	四十四	三十四
七	六	五
<small>侯爲子孝人侯殺莊曲十六 鄂卻侯立晉孝伯沃</small>	五十	四十
二十四	一十四	十四
七十	六十	五十
五	四	三
一十	十	九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十二	九十	八十
五	四	三

			甲子
六	五	四	三
震二月 九	易許 田君 之譏	八	鄭人 來渝 平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四	三	二	晉哀 侯元 年
二	年 公元 泰寧	十五	九十四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年 人元 蔡桓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三十四	二十四	一十四	十四
十三	與魯 壁易 許田	八十二	始朝 王禮 不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曲沃 晉之 公伐 使號 公觀	二	恒元 年	一十五
之譏	五	四	日二 蝕月
三十	二十	一十	
哀侯 光爲 侯子	六	五	四
八	十	四	六十四
三	十	二	一十二
伐我 鄭我	二	元與 年夾	九
州之 吁討	共年 立晉	衛公 元宜	六十
七	十	二	五十二
二	十	三	十三
九	十	三	七十三
六	十	二	取侵 禾周
一十	十	九	

二十	一十	十
四	之子女侯女暈三 譏君送齊迎	譏君太入以宋 之子廟於鼎略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二	年子晉 元小	八
八	七	六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三	二	相督年馮宋鷗及孔 為華元公公殺父殺華悅
一十	十	九
七十三	六十三	五十三
七	六	五
九十四	八十四	七十四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三
三	二	年元侯宜燕

九	八	七
夫為手女武母元公魯殺聽公為公殺暈大 人魯文生公宋年允恒公即不相求恒請夫	十一	十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	六	五
五	四	三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九	八	鄭人與我敗諸 伐衛師我侯
八	七	六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四	三	二
六十四	五十四	四十四
田易如以 許魯璧	三十三	一十三
八十	七十	六十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一十	十	九	八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六	五	四	三
三	二	年公秦出	二十
十四	九十三	八十三	三十七
仲執蔡	九	八	七
死壽爭	七十	六十	五十
六	五	四	三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年姑	五十五	四十五	三十五
三十四	二十四	一十四	十四
十	九	八	七

		甲戌	三十
五十	四十	伐鄭	五
七	六		
六十二	五十二	伐山戎	四十二
二	十	年滑晉晉潁侯晉沃伐子殺武曲	三
一十	十五	元侯侯為弟哀立曲四小公沃	九
六十三	五十三	得善陷侵	四十三
六	五	止政為附	四
四十	三十		二十
仲生敬	元公陳再國代子殺弟	仲完	八十三
十	九	年他厲赴亂立免太他	八
二十五	一十五		十五
九十三	八十三	之將齊忽太子	三十七
六	五	妻齊救	四

甲申			
三十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非求天十五	四十	三十	二十
非求天十五	三十三	太服令釐母三	一十三
十	九	八	七
華彭年公秦武其公殺三	六	五	四
四十四	三十四	二十四	一十四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黔齊朔三	二	元公衛	九十
三	二	子桓元公陳莊	七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五	四	三	二
居公立蔡仲四	故報伐諸三	二	元公鄭
年公燕桓	三十	二十	一十

三	弟有二十	顏生子元壯
十八	七十	伐晉謀會六
四	三	二
三十	二十	一十
四	三	二
七十四	六十四	五十四
七十	六十	五十
三	二	年元衛黔
六	五	四
年元舞獻侯哀蔡	十二	九十
八	七	六
公亮殺年禮鄭	公殺渠彌二	之仲女母年公鄭
弟昭子齊元子	昭三	二
四		

		周公欲殺莊公	四
六	五	克周王	魯
三	二	公克周	莊
七	六	奔燕	公
六十	五十	年元同	五
七	六		四十
十五	十四		五
元公	九十		八十
六	五		四
二	三	陳宣王	七
四	三	白杵元	二
一十	十	白杵元	九
三	二	鄭子	五
七	六	弟之	

			七
九	八	與齊	四
六	五	伐衛	八
十	九	納惠	去其都邑
九十	八十		七十
十	九		八
不許	二	楚文王	至
四	三	始都	二
九	八		七
五	四		三
七	六		五
四十	三十		二十
六	五		四
三	二	年元公	燕

			甲辰五
三	燕王伐衛 溫王奔 顓立	惠元 取陳年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三	二	晉公 諸元 年	武公 卒子 公秦 元德
二	秦公 元	初作 社祠 四邑 動	堵元 年
三	二	六	三十一
八	取衛 公弟	五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元蔡 年	十二	九十	八十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六	五	四	三
父我鄭 仲執	子溫王 顓立	十六	四十

四	三	二	
六十	五十	四十	
八	鄧侯 會諸 於霸	七	
其元不 元因更 死	八年 初葬 人從 伐以 滅鄧	二十	二十
四	三	二	
二十二	一十	十二	
五十	四	十	
七十	六	十	
四十二	三	十二	
伐諸 我侯	人伐 後七 夜	鄭公 元厲	
三十	二	十	

	甲寅		
一十	侯賜命齊	十	八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一十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三	二	元公衛懿	一十三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七	六	五	四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入惠誅四
七	六	五	一十二
四十二	社齊公觀如	三十二	三十三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三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二	元王楚	五	四
一十	一十	十	九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三十三	十二
五	四	三	二
年公曹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三	二	元公厲	王亂救七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慶公殺陳友公殺慶 慶公為立白季 慶公為立白季	魯公元 魯公元	莊叔 莊叔	三十三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七十	六十	五十	
申生 申生	趙鳳 趙鳳	伐魏 伐魏	十六
四	三	二	
二十	一十	十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元戴弟黔更其亂惠國 元戴弟黔更其亂惠國	我戰士好我翟 我戰士好我翟	八	七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	年元公昭曹	九	
三十	二十	一十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燕戎伐 燕戎伐	三	二十二	一十二
四十	三十	二十	十二
年公秦 年公秦	二十	一十	
九	八	七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	五	四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二十	一十	十	
八	七	六	
十	九	八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甲子			
十	二	九	十
三		二	
蔡姬	怒公	舟與	姬生
十	二	三	九
三		二	
五	十	四	十
五	十	二	三
三		二	
六	十	三	五
十	二	七	十
五		四	
六	十	五	十
年	元	公	襄

魯釐公申
元年
伐齊
哀姜弟魯
喪白莊公
齊至夫人
淫故

為爵以
葉楚假
丘救子
戎代以
狄代

與蔡
舟與
怒公
蔡姬

秦穆公任好元年

衛文公
元公
戴也

齊桓公
諸侯
為我
城楚

以女
故齊
伐我

甲子			
三	十	二	二
六		五	
鄭侯	率諸	一	十
三	十	二	三
六		五	
八	十	二	七
十	二	七	十
六		五	
九	十	三	八
十	二	七	十
八		七	
九	十	八	十
四		三	

率諸
侯伐
蔡以
申生
蔡姬
自役
於晉
迎婦
至我
盟屈
完使

滅虞
虢重
耳奔

率諸
侯伐
鄭侯

史記

代許
許公
肉社
從之

		甲辰	
四	三	二	元傾王
二十	七十	十	九年
八十	六十	五十	三
六	五	四	三
六	五	三	三
十	九	八	三
五	三	二	三
十二	九十	七十	三
七十	六十	四十	三
一十三	十三	二十	三
三	二	十	三
三十	二十	十	三
三	二	十	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六	三
八	七	六	三
十	三十	二十	三
二	二	五	三
七	六	五	三
六	五	四	三
十	二十	一	三
十二	六十二	五	三
十三	三十三	二	三
九	八	七	三
十三	八十三	七	三

九	八	七
一十	日四蝕月十	九
年元野無公景齊	奔高有崔公十	九
二	鄭宋年據景公鄭陳師諸楚子使	七
六	伐與元公殺成救伐侯以伐桓	
子靈立微陳庚幸十六	五	四
子公陳舒夏諸	五	十
三	二	十
二	奔國公元公舒穆	一
太靈元公陳	壺辱其舒夏上五	五
子公年午成	公殺母以故	四
四	三	十
十	九	十
七	我楚晉六	二
四	伐宋	五
	三	二

六	五	四
日七蝕月八	七	六
八	七	六
蘇日市之謀獲伐與魯	五	四
而六謀我獲伐陳	二	年元公桓秦
夢滅舒陳	二十	一十
三	九	八
十	三十三	三十一
四	二十	三十一
舒我楚伐	十	九
夢滅舒陳	六十	五十
一	三	二
七	六十	五十
四		
年元公宣燕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我齊年昭公魯宣公 隆取春元黑成	八十	七十	六十
九	八	七	六
十	九	八	七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年元客王共楚	二十	二十	一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二	年元同侯景蔡	十二	九十
五	四	三	二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甲子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初稅	四十	三十	二十
五	四	三	二
六	五	四	三
十	九	八	七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十一	十	二十	一十二
八	七	九	八
		六	五

	甲申		
十	九	八	七
離會鍾	始通	伐秦	二十
六	五	伐秦	三
直宗之宗	四	差將獲敗至伐秦	二
年元公景秦	七	十二	五十二
徙鄭許	四	三十	二十
還華元	二	十	十
年元州公獻	二	一	十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以我晉	年	秦我晉	六十
九	八	伐秦	六
一十	十	九	八
離會鍾	十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一十	之葬晉公如	九	八
二	年元環公靈齊	七十	六十
年曼公晉	九十	十八	十七
盟歸河侯與	三十二	三	一十二
一十	十	九	八
九	八	七	六
九	八	七	六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五	伐諸晉	三	二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illegible]

三	十	二	十	一	十
薨	八十	七	十	以義	宣伯
成公	九	八	七	改楚	十六
公	八	七	三	鄢陵	十六
爲仲	四	七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十	二	敗殺	宋
立襄	三	三	二	醉軍	宋
公襄	四	三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三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四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立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襄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宋
爲仲	十	二	二	子反	宋
公孫	十	二	二	子反</	

	甲午		
六	五	四	三
七	六	五	四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七	六	五	四
一十	十	九	八
圍陳	四十二	伐陳	伐陳
十	九	八	七
歸公亡	十	九	八
三	二	年弱元	三
六十	五十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	一十	十	九
五	四	三	二
八	七	六	五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九	八	七	
十	九	八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	九	八	
四十	三十	二十	
八十二	七	六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八	
六	五	四	
九十二	八十二	我鄭	
五十	四十	三十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二十	一十	十二	九十
三十二	生孔子	晉公如	日蝕
四	晉公如	再蝕	年元公華齊
八	七	六	五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十	九	八	七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九	八	七	六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二十四	一十四	十四	九十三
五	四	三	二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五	四	三	二
一十	十	九	八

八	十	七十	六十
九	十	八十	七十
晉公如	晉公如	晉公如	晉公如
三	二	二	二
六	五	五	四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五	四	四	三
十	十	十	十
三十	三十	三十	三十
曹武公	曹武公	曹武公	曹武公
三	三	三	三
十	十	十	十
燕文公	燕文公	燕文公	燕文公
七	六	六	五

			二 十 三		
四 十 二			三 十 二		
師伯報鄆我齊五 景公弟之孝山北伐朝 為其殺之妻通唐歌 不晉公如我吳伐 結盟報舟以伐 殺役師之舟以伐 吳射之舟以伐			蝕日侵四 再齊謀晏通 子楚晉		
九 十 二			九 十 二		
二 十 二			八 十 二		
八 十 二			七 十 二		
一 十 二			十 十 二		
四 十 四			三 十 四		
七			六		
八 十			七 十		
年 元 公 懿 燕			六		
薨射門迫伐諸 以陽巢楚樊			二 十		

			甲寅 二		
七 十 二			五 十 二		
康楚公如 王葬封封 吳封慶慶			六 十 二		
三 十 三			二 十 三		
二 十 三			一 十 三		
薨康王			四 十		
一 十 三			十 三		
二			二 十		
四 十 二			三 十 二		
七 十 四			六 十 四		
十			九		
一 十 二			十 二		
薨懿公齊慶			三		
奔封來			二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日蝕四月	九	楚公如八	季武子卒
六十	五十	四十四	入燕君
春有星出	五十二	四十二	入燕
五月	四	三	二
九	八	七	六
平公薨	三十四	二十四	一十
三	二	衛靈公元年	無姜氏子
二	楚孫來也	陳公吳惠	四
一十	十	九	八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四	三	二	燕元公卒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甲子		
九	八	七	
六	五	楚不稱病	四
十二	一十	十	二
秦歸晉侯	主四十四	十九	十
伐吳	五	五城	三
十四	九十三	八	十六
八	七	楚不稱病	六
三十三	二十三	一	十五
七	六		五
九十	八十	楚不稱病	七
十三	九十二	會四三	八十二
九	八		七
楚伐我	十二	楚伐我	十

五	十	四	十		
晉至朝 之晉謝河 歸公如八	二	一	十		
	十	七	十		
二		年	元	夷	公
七					
十一	十一	十			
王役罷谿次惡舒王 怨於民乾吳以伐		蔡	之	疾	之
	二	年	元	佐	公
嗣晉公 君朝如	五				
四					
子侯景年元廬侯蔡		侯	為	居	棄
五	十	二	四	十	二
晉公如	六	十	三	五	十
六					
年	元	昧	餘	吳	七
					十

甲戌	十	七	十	六	十
后太日蝕 子辛	五	十	四	三	十
一	十	二	二	九	十
	五		四		三
	十		九		八
之自如太王 取好秦子為	一	王	子	共	元
	五		四		三
	八		七		六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年元領公平曹	七	十	二	六	十
三		二		年	元
二		年	元	公	共
四		三			七
					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日蝕	蝕歸謝河晉公如	禮魯狩晏公齊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王左	周室	六
七	十	五
九	八	七
二	十	十
五	十	十
四	十	十
二	三	九
四	三	二
十	九	八
十四	三	二
七	六	五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地震	辰星蝕朔正	七	十六
九	十	八十	十六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三	二	年疾公晉	六
四	十	三	一
六	五	四	三
九	八	七	六
二十	一十	十	九
一十	十	九	八
八	七	六	五
年元午公悼曹	平公	三	二
七	六	五	四
年元公平燕	共公	四	三
四	三	二	年元條吳

七	六	五
元 <small>公自乾 處如 齊如 主如 之役</small>	天 <small>公如 晉求 弗聽 處之 乾侯</small>	天 <small>公如 晉求 弗聽 處之 乾侯</small>
五十三	四十三	七十三
三十	十三	一十一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三	二	楚昭 元珍 誅無 忌以 說眾
四	三	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六	五	四
二	聲一作 廣口 年徐 公元	九
年元董公獻鄭	六十	五十
一十	十	九
二	年元閻闔吳	十二 <small>公子 光使 專諸 殺僚 自立</small>

	甲申		
四	三	二	年元王敬周
我齊 以處 可畏 公良	天 <small>公如 晉求 弗聽 處之 乾侯</small>	天 <small>公如 晉求 弗聽 處之 乾侯</small>	地 <small>公如 晉求 弗聽 處之 乾侯</small>
一十三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九	九	八	七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十三 <small>公宋 景頭</small>	二十	十一	十
五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十五 <small>吳敗 我兵 取胡 沈</small>
三	二	六	三
八	七	六	五
四十	三十	二十	十一 <small>楚建 作亂 殺之</small>
八	七	六	五
一十	十	九	八 <small>公子 敗楚</small>

五十	十四	三十	二十
五	四	三	二
三十四	二十四	一十四	十四
七	六	五	四
二十三	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二十	一十	十	九
十三	无	八十二	七十二
四十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九	十三	十二	一十
九十	四	三	二
十	八	七	六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十	九	八	七

一十	十	九	八
三	三	三	十三
九十三	八十三	七十三	六十三
三	二	二	四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七	六	五	四
八	七	六	五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十	九	八	七
五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六	五	四	三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一十	十	九
九十四	八十四	四
三十	二十	一十
二	秦惠	三
七十	六十	五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三
三	二	陳
十二	九十	八十
三	二	曹
二	三	十
六	五	四
六十	五十	四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八	七	六
六十四	五十四	四十四
十	九	八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十四	十三	二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三十三	二十三	十三
四	三	二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二十	一十	十
十三	二	一十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地震		年元將公京		
六十五	二	五十五	五	十八
十二	氏中輸	五十九	伐晉	伐晉
九	我救鄭	八	伐我	伐我
四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二
五	四	三	三	三
年元出公衛	于蒯太晉輒	望	伐晉	伐晉
十	九	八	八	八
七十二	吳來來于乞吳私魯	六	故吳怨	楚伐
十	九	八	八	八
九	我鐵戰趙氏中敗	八	七	七
年元公獻燕	二	十	一十	一十
四	三	二	二	二

		甲辰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二十二
五	四十	三十	二十	二十
三十五	二十五	一十五	五	五
七十	六十	十五	四十	四十
六	五	四	三	三
主	十二	九十	八十	八十
主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九十
十四	出蒯太	三	三	三
七	奔蒯子	五	四	四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一十二
七	六	五	四	四
六十	九	八	七	七
十九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七

	甲寅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九	八	七
三	二	齊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五	四	三
三	二	楚
三	十三	九十二
七	六	五
六十	五十	四十
五	四	三
	五十	四十
十五	四十	三十
七	六	五
十	九	八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六	五	四
子陽詐田元孺齊	太子嬖姬中敗趙鞅	范氏之有惠公
三十二	二	十
二	六十二	五十二
三	七十二	六十二
四	三	二
三十	二十	一十
二	二十	一十
三十	一十	二
二	三	六
四	七	九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十	四	九十三	八十三
十五 <small>我侵地 公孫 子齊 伯使齊 子景 元公</small>	十四 <small>衛出 公來 下公 常</small>	十四 <small>西守 田常 殺</small>	三十 <small>池會 與吳 黃</small>
二十三	一十三	三	十三
一十	十	九	九
九	八	七	七
三 <small>日善 年</small>	六十三	五十三	三十三
二十二	一十二	一十	十二
一十	十	九	九
一十二	十二	九	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一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四十

七十三	六十三	五十三
十二 <small>田賦 會蒙 與吳</small>	十一 <small>齊伐 公元 簡</small>	十 <small>伐與 齊人 公</small>
二	三	四
九十二	八十三	七十二
八	七	六
六 <small>敗以 西公 勝</small>	五	四
四十二	三十三	二十二
十 <small>魯會 與公 如</small>	九	八
九十	八十	七十
八	七	六
八十	七十	六十
十	九	八
十三 <small>與魯 會蒙 舉</small>	二十 <small>與魯 敗齊</small>	一十 <small>伐與 齊陳 誅伍</small>

史記十四

史記十五

六國表第三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驢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攻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北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

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萬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皇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

以覽觀焉

周 秦

魏獻子

韓宣子 趙簡子 楚

燕

齊

元王元年

衛出公輒後元年

四十二 十三年十七年五年

徐廣曰乙丑年南謫曰元年癸酉二十八年庚子崩

楚惠王章燕獻公齊平公鰲吳伐我徐廣曰亦魯哀公十九年

二

蜀人來賂

晉定公卒

四十三 十四 十八 六

越圍吳吳怨

三

晉出公錯元年

四十四 十五 十九 七

越人始來

四

四

四十五 十六 二十 八

越滅吳

五	五	六	七	八
楚人來略	義渠來略 舒諸乞按 音義曰一 作爰	七	彗星見	八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蔡景侯卒	蔡聲侯九	衛莊公飲王子英奔 大夫不 宋公怒即 攻公奔	四十九	五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晉知伯處 來伐我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五	六	七	八	九
楚人來略	義渠來略 舒諸乞按 音義曰一 作爰	七	彗星見	八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蔡景侯卒	蔡聲侯九	衛莊公飲王子英奔 大夫不 宋公怒即 攻公奔	四十九	五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晉知伯處 來伐我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定王元年九

徐廣曰癸
丙左傳
此皇南謠
曰貞定王
元年癸亥
十年壬申
崩

二

庶長將兵
拔魏城
星見音義
拔一作捕

三

四

十二

辛

二十一

二十五

十三

五十一

二十二

二十六

十四

五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七

十五

五十三

二十四

二十八

十六

魯悼公元
年三桓勝
魯如小侯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晉人楚人 中略		斬阿房伐 大荔捕能 戲城		
	鄭莊公 卒	鄭哀公元 年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知伯伐鄭 齊桓公如 知伯謂簡 子六廢太 子哀子襄 子怒知伯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二五	二	三	四	五	六
燕孝公元 年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救鄭晉師 去中行文 子謂田常 乃今知以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公將師與 綿諸戰				
		晉哀公息 元年	衛悼公 元年		魏桓子敗 知伯于晉 知伯晉陽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襄子元年 未除服登 夏屋誘代 王以金斗 殺代王封 伯魯子周 為代成君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	二	一	四	五	六
		燕元元年	齊宣公就 元年本 作積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七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晉大夫知 聞率其邑 人來奔	左庶長城 南鄭	衛破公元 年	越人來迎女	晉大夫知 伯寬其 邑人來奔		
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蔡侯齊元 年	燕成公元 年		
十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宋景公卒 徐廣曰索 左傳曰公 死至此九 十九年	宋昭公元 年				

二十三	三十	二十三	三十一	二十四	三十一	二十五	三十三	二十六	三十四	二十七	三十一	二十八	二	考王元年三	
							伐義渠虜其王		日蝕晝晦星見	秦躁公元年		南鄭友			
十一	四十二	十二	四十三	十三	四十四	十四	四十五	十五	四十六	十六	四十七	十七	四十八	十八	四十九
	楚滅蔡				滅杞杞夏之後										
三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六	七	七	八	八	九	九	十	十
九	九	十	十	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六	十六

11

十九
五十
十一
十七

二十五十八

晉幽公柳
元年服韓
魏

二十一
五十一
十三
十九

二十二	五十三	十四	二十
二十三	五十四	十五	二十一

六月雨雪
日月蝕

100

二十四
五十五
十六
二十二

二十五
五十六
年
燕湣公元
二十三

衛昭公元年

二十六	五十七	二	二十四
二十七	楚簡王仲 元年滅莒	三	二十五

二六二
四
二六六

義渠伐秦
侵至涇陽

二十九
三
五
二十七

十三
秦懷公元
年生靈公

三十
四
六
二十八

年 智元公元

十四
三二

三十一	五	七	二十九
三十二	六	八	三十

威烈王年四
衛悼公
元年

三十三
七
九
三十三

辰
丙
庶長
懷公太子
毳殺

襄子卒

二
秦靈公元年
魏文侯斯年
韓武子元年
趙桓子元年
八
十
三十二

— १०५ —

十四	十三	十二	二十	二十三	四十四	城圍陽孤
三	十三	十二	二十	二十三	四十四	伐魯昌及安陽
四	十四	十三	二十一	二十三	四十五	伐魯取都徐廣曰世家云取二城
五	十五	十四	二十二	二十四	四十六	日蝕
六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初令吏帶劍
七	十七	十六	二十四	二十六	四十八	韓景侯伐趙列侯籍元年伐鄭元年魏使取雍丘鄭太子伐中簡王卒
十八	十八	十七	二十五	二十七	四十九	塹洛城重擊宋中山取雍丘鄭太子伐中簡王卒還築洛陽

十九	十八	二	二	二十七	四十九	徐廣曰云擊宋中山置合陽世家云攻秦至鄭而還築合陽洛陽
八	二	二	二	二十七	四十九	文侯受經鄭敗韓于子夏過段負黍干木之閭常式
九	三	三	二	二十八	五十	上相李兌翟璜爭
十	四	四	三	二十九	五十一	田會以康丘反
十一	五	五	四	三十	五十二	齊康公貸元年
十二	六	六	五	三十一	五十三	宋悼公元
十三	七	七	六	三十二	五十四	初為侯初為侯初為侯理韓趙始
十四	八	八	七	三十三	五十五	九鼎震
十五	九	九	八	三十四	五十六	
十六	十	十	九	三十五	五十七	
十七	十一	十一	十	三十六	五十八	
十八	十二	十二	十一	三十七	五十九	
十九	十三	十三	十二	三十八	六十	
二十	十四	十四	十三	三十九	六十一	
二十一	十五	十五	十四	四十	六十二	
二十二	十六	十六	十五	四十一	六十三	
二十三	十七	十七	十六	四十二	六十四	
二十四	十八	十八	十七	四十三	六十五	
二十五	十九	十九	十八	四十四	六十六	
二十六	二十	二十	十九	四十五	六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	四十六	六十八	
二十八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一	四十七	六十九	
二十九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二	四十八	七十	
三十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三	四十九	七十一	
三十一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四	五十	七十二	
三十二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五	五十一	七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六	五十二	七十四	
三十四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七	五十三	七十五	
三十五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八	五十四	七十六	
三十六	三十	三十	二十九	五十五	七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	五十六	七十八	
三十八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一	五十七	七十九	
三十九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二	五十八	八十	
四十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三	五十九	八十一	
四十一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四	六十	八十二	
四十二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五	六十一	八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六	六十二	八十四	
四十四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七	六十三	八十五	
四十五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八	六十四	八十六	
四十六	四十	四十	三十九	六十五	八十七	
四十七	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	六十六	八十八	
四十八	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一	六十七	八十九	
四十九	四十三	四十三	四十二	六十八	九十	
五十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三	六十九	九十一	
五十一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四	七十	九十二	
五十二	四十六	四十六	四十五	七十一	九十三	
五十三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六	七十二	九十四	
五十四	四十八	四十八	四十七	七十三	九十五	
五十五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八	七十四	九十六	
五十六	五十	五十	四十九	七十五	九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	七十六	九十八	
五十八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一	七十七	九十九	
五十九	五十三	五十三	五十二	七十八	一百	
六十	五十四	五十四	五十三	七十九	一百一	
六十一	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四	八十	一百二	
六十二	五十六	五十六	五十五	八十一	一百三	
六十三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六	八十二	一百四	
六十四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七	八十三	一百五	
六十五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八	八十四	一百六	
六十六	六十	六十	五十九	八十五	一百七	
六十七	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	八十六	一百八	
六十八	六十二	六十二	六十一	八十七	一百九	
六十九	六十三	六十三	六十二	八十八	一百十	
七十	六十四	六十四	六十三	八十九	一百一十	
七十一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四	九十	一百二十	
七十二	六十六	六十六	六十五	九十一	一百三十	
七十三	六十七	六十七	六十六	九十二	一百四十	
七十四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七	九十三	一百五十	
七十五	六十九	六十九	六十八	九十四	一百六十	
七十六	七十	七十	六十九	九十五	一百七十	
七十七	七十一	七十一	七十	九十六	一百八十	
七十八	七十二	七十二	七十一	九十七	一百九十	
七十九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二	九十八	二百	
八十	七十四	七十四	七十三	九十九	二百一	
八十一	七十五	七十五	七十四	一百	二百二	
八十二	七十六	七十六	七十五	一百一	二百三	
八十三	七十七	七十七	七十六	一百二	二百四	
八十四	七十八	七十八	七十七	一百三	二百五	
八十五	七十九	七十九	七十八	一百四	二百六	
八十六	八十	八十	七十九	一百五	二百七	
八十七	八十一	八十一	八十	一百六	二百八	
八十八	八十二	八十二	八十一	一百七	二百九	
八十九	八十三	八十三	八十二	一百八	三百	
九十	八十四	八十四	八十三	一百九	三百一	
九十一	八十五	八十五	八十四	二百	三百二	
九十二	八十六	八十六	八十五	二百一	三百三	
九十三	八十七	八十七	八十六	二百二	三百四	
九十四	八十八	八十八	八十七	二百三	三百五	
九十五	八十九	八十九	八十八	二百四	三百六	
九十六	九十	九十	八十九	二百五	三百七	
九十七	九十一	九十一	九十	二百六	三百八	
九十八	九十二	九十二	九十一	二百七	三百九	
九十九	九十三	九十三	九十二	二百八	四百	
一百	九十四	九十四	九十三	二百九	四百一	
一百一	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四	三百	四百二	
一百二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五	三百一	四百三	
一百三	九十七	九十七	九十六	三百二	四百四	
一百四	九十八	九十八	九十七	三百三	四百五	
一百五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八	三百四	四百六	
一百六	一百	一百	九十九	三百五	四百七	
一百七	一百一	一百一	一百	三百六	四百八	
一百八	一百二	一百二	一百一	三百七	四百九	
一百九	一百三	一百三	一百二	三百八	五百	
二百	一百四	一百四	一百三	三百九	五百一	
二百一	一百五	一百五	一百四	四百	五百二	
二百二	一百六	一百六	一百五	四百一	五百三	
二百三	一百七	一百七	一百六	四百二	五百四	
二百四	一百八	一百八	一百七	四百三	五百五	
二百五	一百九	一百九	一百八	四百四	五百六	
二百六	二百	二百	一百九	四百五	五百七	
二百七	二百一	二百一	二百	四百六	五百八	
二百八	二百二	二百二	二百一	四百七	五百九	
二百九	二百三	二百三	二百二	四百八	六百	
三百	二百四	二百四	二百三	四百九	六百一	
三百一	二百五	二百五	二百四	五百	六百二	
三百二	二百六	二百六	二百五	五百一	六百三	
三百三	二百七	二百七	二百六	五百二	六百四	
三百四	二百八	二百八	二百七	五百三	六百五	
三百五	二百九	二百九	二百八	五百四	六百六	
三百六	三百	三百	二百九	五百五	六百七	
三百七	三百一	三百一	三百	五百六	六百八	
三百八	三百二	三百二	三百一	五百七	六百九	
三百九	三百三	三百三	三百二	五百八	七百	
四百	三百四	三百四	三百三	五百九	七百一	
四百一	三百五	三百五	三百四	六百	七百二	
四百二	三百六	三百六	三百五	六百一	七百三	
四百三	三百七	三百七	三百六	六百二	七百四	
四百四	三百八	三百八	三百七	六百三	七百五	
四百五	三百九	三百九	三百八	六百四	七百六	
四百六	四百	四百	三百九	六百五	七百七	
四百七	四百一	四百一	四百	六百六	七百八	
四百八	四百二	四百二	四百一	六百七	七百九	
四百九	四百三	四百三	四百二	六百八	八百	
五百	四百四	四百四	四百三	六百九	八百一	
五百一	四百五	四百五	四百四	七百	八百二	
五百二	四百六	四百六	四百五	七百一	八百三	
五百三	四百七	四百七	四百六	七百二	八百四	
五百四	四百八	四百八	四百七	七百三	八百五	
五百五	四百九	四百九	四百八	七百四	八百六	
五百六	五百	五百	四百九	七百五	八百七	
五百七	五百一	五百一	五百	七百六	八百八	
五百八	五百二	五百二	五百一	七百七	八百九	
五百九	五百三	五百三	五百二	七百八	九百	
六百	五百四	五百四	五百三	七百九	九百一	
六百一	五百五	五百五	五百四	八百	九百二	
六百二	五百六	五百六	五百五	八百一	九百三	
六百三	五百七	五百七	五百六	八百二	九百四	
六百四	五百八	五百八	五百七	八百三	九百五	
六百五	五百九	五百九	五百八	八百四	九百六	
六百六	六百	六百	五百九	八百五	九百七	
六百七	六百一	六百一	六百	八百六	九百八	
六百八	六百二	六百二	六百一	八百七	九百九	
六百九	六百三	六百三	六百二	八百八	一千	
七百	六百四	六百四	六百三	八百九	一千一	
七百一	六百五	六百五	六百四	九百	一千二	
七百二	六百六	六百六	六百五	九百一	一千三	
七百三	六百七	六百七	六百六	九百二	一千四	
七百四	六百八	六百八	六百七	九百三	一千五	
七百五	六百九	六百九	六百八	九百四	一千六	
七百六	七百	七百	六百九	九百五	一千七	
七百七	七百一	七百一	七百	九百六	一千八	
七百八	七百二	七百二	七百一	九百七	一千九	
七百九	七百三	七百三	七百二	九百八	二千	
八百	七百四	七百四	七百三	九百九	二千一	
八百一	七百五	七百五	七百四	一千	二千二	
八百二	七百六	七百六	七百五	一千一	二千三	
八百三	七百七	七百七	七百六	一千二	二千四	
八百四	七百八	七百八	七百七	一千三	二千五	
八百五	七百九	七百九	七百八	一千四	二千六	
八百六	八百	八百	七百九	一千五	二千七	
八百七	八百一	八百一	八百	一千六	二千八	
八百八	八百二	八百二	八百一	一千七	二千九	
八百九	八百三	八百三	八百二	一千八	三千	
九百	八百四	八百四	八百三	一千九	三千一	
九百一	八百五	八百五	八百四	二千	三千二	
九百二	八百六	八百六	八百五	二千一	三千三	
九百三	八百七	八百七	八百六	二千二	三千四	
九百四	八百八	八百八	八百七	二千三	三千五	
九百五	八百九	八百九	八百八	二千四	三千六	
九百六	九百	九百	八百九	二千五	三千七	
九百七	九百一	九百一	九百	二千六	三千八	
九百八	九百二	九百二	九百一	二千七	三千九	
九百九	九百三	九百三	九百二	二千八	四千	
一千	九百四	九百四	九百三	二千九	四千一	
一千一	九百五	九百五	九百四	三千	四千二	
一千二	九百六	九百六	九百五	三千一	四千三	
一千三	九百七	九百七	九百六	三千二	四千四	
一千四	九百八	九百八	九百七	三千三	四千五	
一千五	九百九	九百九	九百八	三千四	四千六	
一千六	一千	一千	九百九	三千五	四千七	
一千七	一千一	一千一	一千	三千六	四千八	
一千八	一千二	一千二	一千一	三千七	四千九	
一千九	一千三	一千三	一千二	三千八	五千	
二千	一千四	一千四	一千三	三千九	五千一	
二千一	一千五	一千五	一千四	四千	五千二	
二千二	一千六	一千六	一千五	四千一	五千三	
二千三	一千七	一千七	一千六	四千二	五千四	
二千四	一千八	一千八	一千七	四千三	五千五	
二千五	一千九	一千九	一千八	四千四	五千六	
二千六	二千	二千	一千九	四千五	五千七	
二千七	二千一	二千一	二千	四千六	五千八	
二千八	二千二	二千二	二千一	四千七	五千九	
二千九	二千三	二千三	二千二	四千八	六千	
三千	二千四	二千四	二千三	四千九	六千一	
三千一	二千五	二千五	二千四	五千	六千二	
三千二	二千六	二千六	二千五	五千一	六千三	
三千三	二千七	二千七	二千六	五千二	六千四	
三千四	二千八	二千八	二千七	五千三	六千五	
三千五	二千九	二千九	二千八	五千四	六千六	
三千六	三千	三千	二千九	五千五	六千七	
三千七	三千一	三千一	三千	五千六	六千八	
三千八	三千二	三千二	三千一	五千七	六千九	
三千九	三千三	三千三	三千二	五千八	七千	
四千	三千四	三千四	三千三	五千九	七千一	
四千一	三千五	三千五	三千四	六千	七千二	
四千二	三千六	三千六	三千五	六千一	七千三	
四千三	三千七	三千七	三千六	六千二	七千四	
四千四	三千八	三千八	三千七	六千三	七千五	
四千五	三千九	三千九	三千八	六千四	七千六	
四千六	四千	四千	三千九	六千五	七千七	
四千七	四千一	四千一	四千	六千六	七千八	
四千八	四千二	四千二	四千一	六千七	七千九	
四千九	四千三	四千三	四千二	六千八	八千	
五千	四千四	四千四	四千三	六千九	八千一	
五千一	四千五	四千五	四千四	七千	八千二	
五千二	四千六	四千六	四千五	七千一	八千三	
五千三	四千七	四千七	四千六	七千二	八千四	
五千四	四千八	四千八	四千七	七千三	八千五	
五千五	四千九	四千九	四千八	七千四	八千六	
五千六	五千	五千	四千九	七千五	八千七	

二十五

二六

康公卒田氏遂并齊而有之太公望之後絕祀齊威王因齊元年曰即常至威王威王始以齊強天下

四

五

六

七

八

魏取我魯

五世

六	徐廣曰齊威王朝周	十五	惠王元年莊侯元年	五	十一	三	九
七	十六	二	民大疫日敗韓馬陵魏敗我馬陵	六	趙宣王良夫元年	四	十
顯王元年	十七	三	三	七	二	五	十一
徐廣曰癸	櫟陽雨金齊伐我觀	城	侵齊主長	二	五	十一	伐魏取觀趙我長城
二	十八	四	四	八	三	六	十二
三	十九	五	五	九	四	七	十三
四	二十	六	六	十	五	八	十四
陽	敗韓魏洛陽城武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五	二十一	七	七	十一	六	九	十五
負赤	章嶠曰徐廣曰一云以車騎與晉戰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	七	七	十一	六	九	十五
六	二十二	八	八	十二	七	十	十六
七	二十三	九	九	十三	八	十一	十七
八	二十四	十	十	十四	九	十二	十八
九	二十五	十一	十一	十五	十	十三	十九
政昨十秦徐廣曰紀	大千致胙	十一	十一	十五	十	十三	十九

六	徐廣曰齊威王朝周	十五	惠王元年莊侯元年	五	十一	三	九
七	十六	二	民大疫日敗韓馬陵魏敗我馬陵	六	趙宣王良夫元年	四	十
顯王元年	十七	三	三	七	二	五	十一
徐廣曰癸	櫟陽雨金齊伐我觀	城	侵齊主長	二	五	十一	伐魏取觀趙我長城
二	十八	四	四	八	三	六	十二
三	十九	五	五	九	四	七	十三
四	二十	六	六	十	五	八	十四
陽	敗韓魏洛陽城武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五	二十一	七	七	十一	六	九	十五
負赤	章嶠曰徐廣曰一云以車騎與晉戰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	七	七	十一	六	九	十五
六	二十二	八	八	十二	七	十	十六
七	二十三	九	九	十三	八	十一	十七
八	二十四	十	十	十四	九	十二	十八
九	二十五	十一	十一	十五	十	十三	十九
政昨十秦徐廣曰紀	大千致胙	十一	十一	十五	十	十三	十九

年東周惠
公傑薨

十

三

十二

十二

十六

十一

三

二十

十一

四

十三

韓昭侯元
年秦敗我
西山

十七

十二

四

二十一

十二

五

十四

二

十八

十三

五

二十二

與趙會鄆

宋敗我黃
池魏取我
朱

趙孟如齊
君尹黑迎
女余

封鄆忌爲
成侯

鄆忌以鼓
琴見威王

十三

六

十五

三

十九

十四

六

二十三

魯衛宋鄭
侯來徐廣
曰紀年一
曰魯共侯
來朝鄆鄭
戊辰會燕

與燕會河
與齊宋會
平陸

與趙會平
陸

與趙會平
陸

與趙會平
陸

十四

七

十六

四

二十

十五

七

二十四

與魏王會
杜平

徐廣曰與
秦孝公會
杜平侵宋
黃池宋復
取之

與魏王會
杜平

與魏王會
杜平

與魏王會
杜平

與魏王會
杜平

十五

八

十七

五

二十一

十六

八

二十五

與魏戰元
里斬首七
千取少梁

與秦戰元
里秦取我
少梁

與秦戰元
里秦取我
少梁

與秦戰元
里秦取我
少梁

與秦戰元
里秦取我
少梁

與秦戰元
里秦取我
少梁

十六

九

十八

六

二十二

十七

九

二十六

邯鄲降齊
敗桂陵

代東周取
魏拔邯鄲
陵觀廩丘

代東周取
魏拔邯鄲
陵觀廩丘

代東周取
魏拔邯鄲
陵觀廩丘

代東周取
魏拔邯鄲
陵觀廩丘

代東周取
魏拔邯鄲
陵觀廩丘

十七

十

十九

七

二十三

十八

十

二十七

衛公孫執
爲大良造
襄陽築長
安邑降之

諸侯圍我
城塞固陽

諸侯圍我
城塞固陽

諸侯圍我
城塞固陽

諸侯圍我
城塞固陽

諸侯圍我
城塞固陽

十八

十一

二十

八

二十四

十九

十一

二十八

諸侯圍我
城塞固陽

諸侯圍我
城塞固陽

諸侯圍我
城塞固陽

諸侯圍我
城塞固陽

諸侯圍我
城塞固陽

軍麗湯

三九

三十二

三十一

十九

十

三十

三十一

三

封大良造秦商君伐商鞅我虜我公

子印

三十

三十三

三十二

二十

十一

楚威王熊商八年

三十三

四

與晉戰岸公子赫為門太子

三十一

三十四

三十三

二十一

十二

二

二十四

五

秦大荔圍衛鞅亡歸合陽孝公我我恐弗甕商君反內

三十二

秦惠文王元年楚韓趙蜀人來

三十四

三十一

十三

三

三十五

六

地形地

申不害卒

三十三

二

三十五

三十三

十四

四

三十六

七

賀秦

天子賀行孟子來王錢宋太丘問利國對社亡曰君不可言利

與魏會平河南

三十四

三

三十六

三十四

十五

五

三十七

八

王冠拔韓宜陽

秦拔我宜陽

與魏會於

三十五

四

三十八

三十五

十六

六

三十八

九

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以早作高門武昭理大相王人

此門

蘇秦說六國魏會徐州諸侯相

三十六

五

二

三十八

十七

七

三十九

十

陰晉人犀秦敗我離首為大良陰高門成昭侯卒不出

圍齊於徐

楚圍我徐州

三七

六

三

此門
韓宣惠王
元年

十八

八

燕易王元
年

十一

與魏伐趙

魏以陰晉伐趙衛平
為和命曰侯元年
寧秦徐廣
曰今之華

齊魏伐我
我決河水
浸之

三六

七

四

二

十九

九

二

十二

義崇內亂
庶長粹將
兵定之

三九

八

五

三

二十

十

三

十三

魏入少梁與秦河西
河西地于地少梁秦
秦圍我焦曲

四一

九

六

四

二十一

十一

四

十四

渡河取汾與秦會雍
陰支氏圍秦取汾陰
焦降之與皮氏

魏敗我
山

四二

十

七

五

二十二

楚懷王魏
元年

五

十五

宋君偃元
年

張儀相公入上郡于
子桑割蒲秦
陽降之魏
納上郡

四三

十一

八

六

二十三

二

六

十六

義崇召為秦歸我焦
臣歸焦曲曲沃

四四

十二

九

七

二十四

三

七

十七

初順會龍
門

四五

十三

十

八

趙武靈王
元年此敗

四

八

十八

四月戊午
魏召為王

四六

十四

十一

九

二

五

九

十九

魏召為王
初分侯爵
其取侯爵
更元年
衛嗣君元

城部

四十六

二

十二

十三

三

六

十

齊得土地

相張儀與
秦楚會盟

君為王

收魏襄陵君為王

四十七

三

十三

十一

四

七

十一

二

牙儀免相秦敗出沃
相魏平周女化為丈夫

與韓會盟

四十八

四

十四

十二

五

八

十二

三

取韓女為夫人

封田嬰於蔡

慎觀元年五

十五

十三

六

九

四

徐廣曰名工北楚戎地至河上

燕會王元迎婦于全

二

六

十六

十四

七

十

二

五

秦來擊我取郢

滅廣陵

三

七

理哀王元年擊秦不

十五

八

十一

三

六

四

八

二

十六

九

十二

四

七

五國共擊秦不勝而還

擊秦不勝擊秦不勝擊秦不勝擊秦不勝

與韓趙戰徐敗我觀
軻百八萬津張儀復相

秦敗我修與韓魏擊
魚得韓將秦齊收我
軍申差鮑澤

敗魏趙觀澤

五

九

三

十七

十

十三

五

八

擊蜀滅之
取趙中都西陽安邑

秦取我中
都西陽安邑

君讓仕臣
子之國願為臣

六

十

四

十六

十一

十四

六

九

秦又伐將
軍張儀

周赧王十

五

十九

十二

十五

七

十

徐廣曰丁
未徐廣曰丁
後義與秦拔我曲
二十五城沃歸其人
走犀首岸門

徐廣曰紀魯平公元
年公也其年
公于職死

君及太子
皆死

二	十二	六	二十	十三	十六	八	十一
樗里子擊秦來立公	蘭陽虜趙子政爲太	將公子繇子與秦王	通封蜀會臨晉	庶長章擊擊齊虜薛秦助我攻	楚斬首八子於濮與楚圍景座	秦擊燕	韓襄王元年
三	十三	七	二十一	十四	十七	九	十二
十四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九	二	十四
侯	劉相殺蜀門衛	秦武王元年	壯張儀魏與秦會臨	章皆死於晉	魏	初置丞相張儀死	樗里子甘
五	九	二	十六	十九	二	十四	十五
六	二	十	三	十七	二十	三	十五

七	三	十一	四	十八	二十一	四	十六
拔宜陽城太子往朝秦拔我宜	初胡服	與秦會應與秦會臨	徐廣曰在晉秦擊我	穎川大城宜陽	秦昭王元年	秦擊皮氏秦復與我	未拔而解武遂
八	四	十二	五	十九	二十一	五	十七
九	十三	六	二十	二十三	六	十八	
十	二	十四	七	二十一	二十四	七	十九
十一	三	十五	八	二十二	二十五	八	二十

與秦王會
黃棘秦伐

史記卷五

四十

城九

與秦三晉五國共擊
擊齊燕獨得王王走
入至臨淄莒
取其寶器

齊襄王
元年

與秦王會

100

大水簡懷與秦會兩秦拔茂山
君元年 城

相復爲

秦人戍石城

四

擊起斬首
二萬他方

秦敗我軍秦擊我與
斬首一萬秦漢及上

懷城

肅州

五

殺燕騎劫

[illegible]

六

曰起擊楚
拔郢更東

秦拔次

1

二十
起卦爲

三十一

武安

卷之五

八

我南域

復取秦所拔我下旁

告思爲仁陵

十五邑
郡距秦

九

THE

四十一	三十三	三	三十一	二十五	二十五	五	十
	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						
四十二	三十四	四	二十三	二十六	二十六	六	十一
	白起擊魏與秦南陽華陽軍芒以知卯走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						
四十三	三十五	五	韓桓惠王元年	二十七	二十七	七	十二
	擊下						
四十四	三十六	六	二	二十八	二十八	八	十三
				擊下魯頃公元年		燕武成王元年	
				蘭相如攻			

四十五	三十七	七	三	二十九	二十九	二	十四
				齊至下邑			秦楚擊我剛壽
四十六	三十八	八	四	三十	三十	三	十五
				秦拔我闕與趙奮將擊秦大敗之賜號曰馬服			
四十七	三十九	九	五	三十一	三十一	四	十六
				秦擊我開與城下拔			
四十八	四十	十	六	三十二	三十二	五	十七
	太子質於魏者死歸葬並陽						
四十九	四十一	十一	七	三十三	三十三	六	十八
		秦拔我					

十九

齊王建元

—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1

五十六	五十五	五十四	五十三	徐廣曰丙午王稽棄市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二三	二二	二一	二十	
二二	二一	二十	十九	
二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十二	十一	十	九	
十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十	
二	一	十	九	
一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illegible]

好毒年
徐廣曰乙卯
陽年鄭國
原

十九

秦敗我晉

二

三

三

—

王

十四

秦攻我朝
歌辭徙侯

趙相魏

王其能詩
春令口部

趙刺字死於

二十四

十一

野

100

三

三

一十

入秦要

1

二十

1

三子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置號邑發卒受韓南陽地	大興兵一軍至彭軍至太原取狼孟	桓騎定平陽武城宜安韓使耳來我殺非韓王請為臣	桓騎擊平陽殺趙邑輒斬首十萬因東擊趙王之河南彗星見	呂不韋卒秦助我擊後烈母舍楚人遷蜀者
十二	十一	十	九	
獻城秦				
八	七	六	五	
秦求受地地大動				
五	四	三	二	幽愍元年秦魏擊我
郭秦拔我狼孟鄒吾軍	秦拔我宜安	秦拔伐平陽收邑輒斬首十萬		
七	六	五	四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太子丹於秦亡來歸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十七	內史勝擊 得韓王安	十三	秦虜王安	九	秦滅韓	七	九	三十五	三十五
十八	盡取其地 置頓川郡 華陽太后 薨	十四	衛君角元	八	秦王嘉自 王三月負 立爲代王 代王嘉元	十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六
十九	王騎拔趙 虜土遷之 邯鄲帝太 后薨	十五	秦王嘉元	十一	楚王負芻 元年負芻 哀工庶兄	十二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八
二十	燕太子荆 軻刺王覺 年	二	秦大破我 秦拔我薊	三	太子丹使 荆軻刺秦 王秦伐我	四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二十一	王賁擊楚	二	秦大破我 秦拔我薊	三	太子丹使 荆軻刺秦 王秦伐我	四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二	王賁擊魏 得其王假 翳取其地秦虜王假	三	取十城 得太子丹 徙王遼東	四十
三十三	王翳擊武 擊破楚軍 殺其將項	四	秦破我將 項燕	三十一 四十二
三十四	王翳擊武 破楚虜其 王負芻	五	秦虜王負 芻	三十二 四十三
三十五	王賁擊燕 虜王喜又 擊得代王 嘉五月天 下大誦	六	秦滅楚三十三 四十三 秦虜王喜 拔遼東	
三十六	王賁擊齊 虜王建初 併天下立 為皇帝 更命河為 德水為金		秦滅燕四十四 秦虜王建	秦滅齊
三十七				

三十八	人主命民 曰黔首同 天下書分 三十六郡 為何旁宮之衡山治馳道帝之琅邪南 道郡入為太極廟賜戶三十爵一級 郡縣大索十日帝 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更命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 米二羊以嘉平大索二十日			
四十二	帝之碣石道上郡入			
四十三	遣諸通亡及賈人贅婿略取陸梁 為桂林南海象郡以通戍西北取 戍為四十四縣四縣也 尉四築長城河上蒙恬將三十萬 適治獄吏不直者塞長城 及南方越地獲獄故失			
四十四	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			
四十五	徙民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 拜爵一級石畝下東郡有文官地分			
四十六				

三十七

十月帝之會稽琅邪還至沙丘崩子胡亥

三十八

立爲二世皇帝殺蒙恬道九原入復行錢

二

爲鬼園十二月就阿房宮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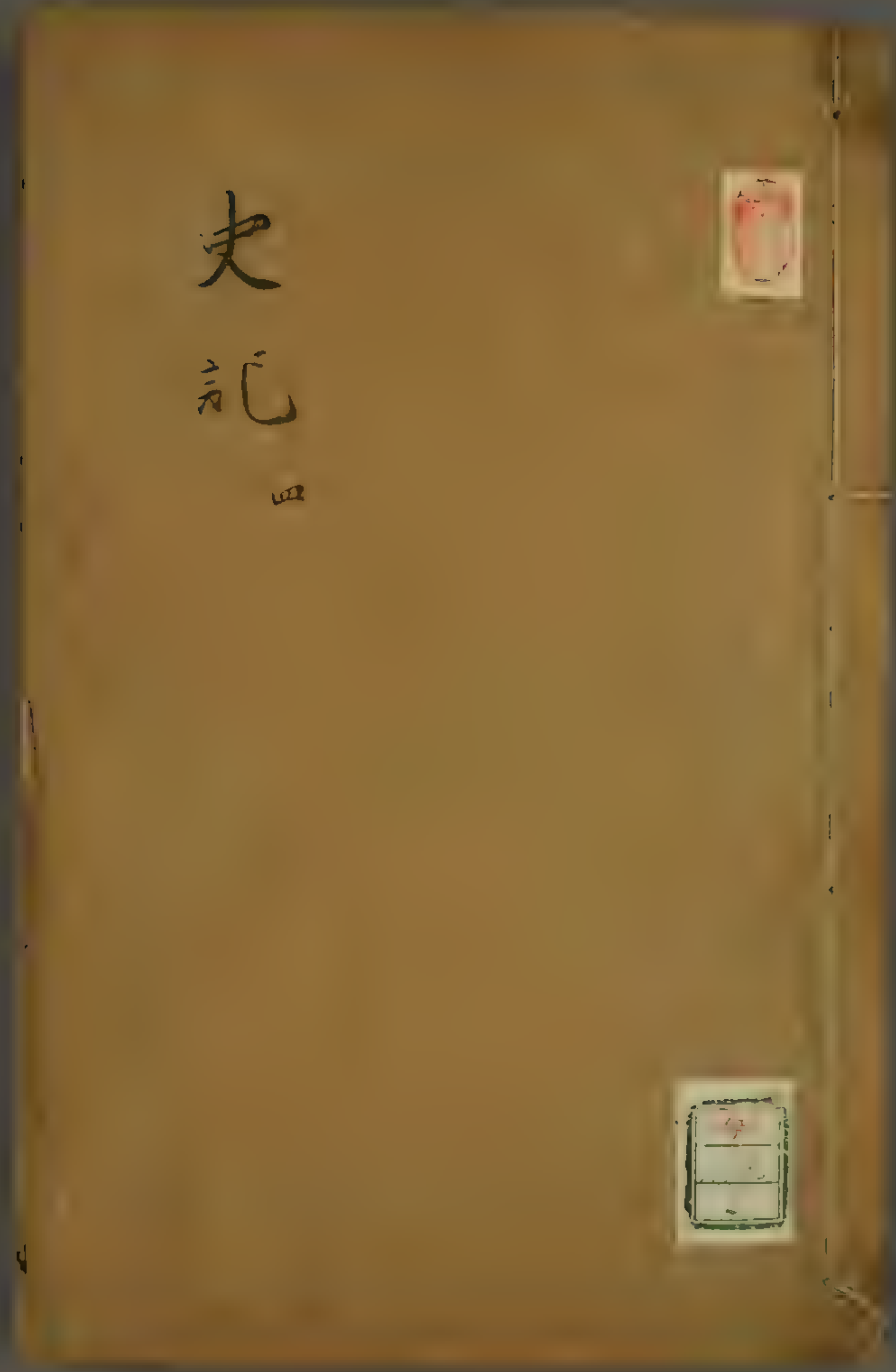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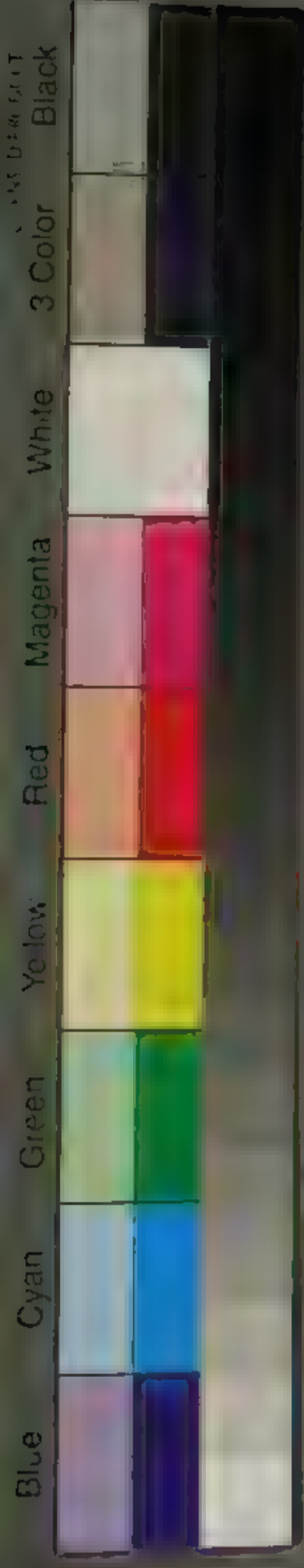
三

九月郡縣皆反楚兵至戲章

引天下屬漢

史記十五

馬川世同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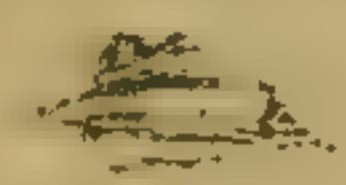


史記十六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
 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音善自生
 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
 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帝昭曰謂受神在
曉曉上仰以齊七政然虐在位湯武之王
 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
 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
 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
 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
 封墮壞名城銷鋒鏑徐馬曰
作銳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
 間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

黃山氏

端月	二月	三月
楚王景駒 始秦嘉立	二 嘉為上將 梁渡江陳 嬰黥布皆 屬	三 
趙王歇始 立張耳陳 餘立	六 二	七 三
讓景駒以 沛公聞景 駒王在留 請我 檀白王不 往從與擊 秦軍陽西 徐廣曰一 作蕭	六 六 六	七 七 七
章邯已破 沙圍咎臨 濟	六	七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四 八 四 八 八 八	五 九 五 九 九 九	十 六 十 十 十 十	二 十一 七 十一 十一 十一
梁擊殺景 駒秦嘉遂 入薛兵 除萬眾	楚懷王始 都盱台故 陳王孫梁 立之	秦王田假 沛公與項 羽上尊 國壯為 月不見星	楚懷王始 都盱台故 陳王孫梁 立之
沛公如薛 見項梁 五千擊豐 拔之	沛公如薛 見項梁 五千擊豐 拔之	沛公如薛 見項梁 五千擊豐 拔之	沛公如薛 見項梁 五千擊豐 拔之
臨濟急周 市如齊楚 請救	臨濟急周 市如齊楚 請救	臨濟急周 市如齊楚 請救	臨濟急周 市如齊楚 請救
韓王成 韓王成 韓王成	韓王成 韓王成 韓王成	韓王成 韓王成 韓王成	韓王成 韓王成 韓王成

八月	三	十一	八	楚救蒙得 解歸遂田 假之僂子 沛公與項 市為齊王 羽西畧地 始 斬三川守 李由於雍丘	十一	十二	十二	三
九月	四	十三	九	田假走楚 沛公聞項 楚趨齊救 蒙北還軍 趙田榮以 假悼王軍 假故不為 於何	十三	十三	十三	四
十月	五	十四	五	項軍彭城 還軍彭城 項軍彭城 項軍彭城 項軍彭城	十四	十四	十四	五
十一月	六	十五	六	項軍彭城 項軍彭城 項軍彭城 項軍彭城 項軍彭城	十五	十五	十五	六
十二月	七	十六	七	項軍彭城 項軍彭城 項軍彭城 項軍彭城 項軍彭城	十六	十六	十六	七

二月	端月	十二月	十月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八	七	六	五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七	六	五	四
十	九	八	七

拜籍爲上羽矯殺宋義將其兵渡河救鉅鹿
 大破秦軍楚救至秦故齊王建救趙至栗
 鉅鹿下諸圍解孫田安下得皇訴武
 項羽侯將皆屬濟北從項蒲軍與秦
 項羽羽救趙軍戰破之
 虜秦將王張耳怒陳項羽田榮
 離餘棄將印分齊爲二
 攻破章邯章邯軍却
 得彭越軍昌邑築陳
 雷用酈食其策軍得
 積粟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年	十二年	十七
正月	八	十六
趙高欲誅 欣恐亡 走貴章邯 謀叛秦	楚急攻章 邯章邯恐 使長史欣 歸秦請兵 趙高讓之	九
十八	十七	二十
十一	十	十九
二十二	三	十八
二十三	二	十七
二十四	九	十六
二十五	八	十五
二十六	七	十四
二十七	六	十三
二十八	五	十二
二十九	四	十一
三十	三	十
三十一	二	九
三十二	一	八
三十三	三十二	七
三十四	三十一	六
三十五	三十	五
三十六	二十九	四
三十七	二十八	三
三十八	二十七	二
三十九	二十六	一
四十	二十五	三十二
四十一	二十四	三十一
四十二	二十三	三十
四十三	二十二	二十九
四十四	二十一	二十八
四十五	二十	二十七
四十六	十九	二十六
四十七	十八	二十五
四十八	十七	二十四
四十九	十六	二十三
五十	十五	二十二
五十一	十四	二十一
五十二	十三	二十
五十三	十二	十九
五十四	十一	十八
五十五	十	十七
五十六	九	十六
五十七	八	十五
五十八	七	十四
五十九	六	十三
六十	五	十二
六十一	四	十一
六十二	三	十
六十三	二	九
六十四	一	八
六十五	三十二	七
六十六	三十一	六
六十七	三十	五
六十八	二十九	四
六十九	二十八	三
七十	二十七	二
七十一	二十六	一
七十二	二十五	三十二
七十三	二十四	三十一
七十四	二十三	三十
七十五	二十二	二十九
七十六	二十一	二十八
七十七	二十	二十七
七十八	十九	二十六
七十九	十八	二十五
八十	十七	二十四
八十一	十六	二十三
八十二	十五	二十二
八十三	十四	二十一
八十四	十三	二十
八十五	十二	十九
八十六	十一	十八
八十七	十	十七
八十八	九	十六
八十九	八	十五
九十	七	十四
九十一	六	十三
九十二	五	十二
九十三	四	十一
九十四	三	十
九十五	二	九
九十六	一	八
九十七	三十二	七
九十八	三十一	六
九十九	三十	五
一百	二十九	四
一百一	二十八	三
一百二	二十七	二
一百三	二十六	一
一百四	二十五	三十二
一百五	二十四	三十一
一百六	二十三	三十
一百七	二十二	二十九
一百八	二十一	二十八
一百九	二十	二十七
一百一十	十九	二十六
一百一十一	十八	二十五
一百一十二	十七	二十四
一百一十三	十六	二十三
一百一十四	十五	二十二
一百一十五	十四	二十一
一百一十六	十三	二十
一百一十七	十二	十九
一百一十八	十一	十八
一百一十九	十	十七
一百二十	九	十六
一百二十一	八	十五
一百二十二	七	十四
一百二十三	六	十三
一百二十四	五	十二
一百二十五	四	十一
一百二十六	三	十
一百二十七	二	九
一百二十八	一	八
一百二十九	三十二	七
一百三十	三十一	六
一百三十一	三十	五
一百三十二	二十九	四
一百三十三	二十八	三
一百三十四	二十七	二
一百三十五	二十六	一
一百三十六	二十五	三十二
一百三十七	二十四	三十一
一百三十八	二十三	三十
一百三十九	二十二	二十九
一百四十	二十一	二十八
一百四十一	二十	二十七
一百四十二	十九	二十六
一百四十三	十八	二十五
一百四十四	十七	二十四
一百四十五	十六	二十三
一百四十六	十五	二十二
一百四十七	十四	二十一
一百四十八	十三	二十
一百四十九	十二	十九
一百五十	十一	十八
一百五十一	十	十七
一百五十二	九	十六
一百五十三	八	十五
一百五十四	七	十四
一百五十五	六	十三
一百五十六	五	十二
一百五十七	四	十一
一百五十八	三	十
一百五十九	二	九
一百六十	一	八
一百六十一	三十二	七
一百六十二	三十一	六
一百六十三	三十	五
一百六十四	二十九	四
一百六十五	二十八	三
一百六十六	二十七	二
一百六十七	二十六	一
一百六十八	二十五	三十二
一百六十九	二十四	三十一
一百七十	二十三	三十
一百七十一	二十二	二十九
一百七十二	二十一	二十八
一百七十三	二十	二十七
一百七十四	十九	二十六
一百七十五	十八	二十五
一百七十六	十七	二十四
一百七十七	十六	二十三
一百七十八	十五	二十二
一百七十九	十四	二十一
一百八十	十三	二十
一百八十一	十二	十九
一百八十二	十一	十八
一百八十三	十	十七
一百八十四	九	十六
一百八十五	八	十五
一百八十六	七	十四
一百八十七	六	十三
一百八十八	五	十二
一百八十九	四	十一
一百九十	三	十
一百九十一	二	九
一百九十二	一	八
一百九十三	三十二	七
一百九十四	三十一	六
一百九十五	三十	五
一百九十六	二十九	四
一百九十七	二十八	三
一百九十八	二十七	二
一百九十九	二十六	一
二百	二十五	三十二
二百一	二十四	三十一
二百二	二十三	三十
二百三	二十二	二十九
二百四	二十一	二十八
二百五	二十	二十七
二百六	十九	二十六
二百七	十八	二十五
二百八	十七	二十四
二百九	十六	二十三
三百	十五	二十二
三百一	十四	二十一
三百二	十三	二十
三百三	十二	十九
三百四	十一	十八
三百五	十	十七
三百六	九	十六
三百七	八	十五
三百八	七	十四
三百九	六	十三
四百	五	十二
四百一	四	十一
四百二	三	十
四百三	二	九
四百四	一	八
四百五	三十二	七
四百六	三十一	六
四百七	三十	五
四百八	二十九	四
四百九	二十八	三
五百	二十七	二
五百一	二十六	一
五百二	二十五	三十二
五百三	二十四	三十一
五百四	二十三	三十
五百五	二十二	二十九
五百六	二十一	二十八
五百七	二十	二十七
五百八	十九	二十六
五百九	十八	二十五
六百	十七	二十四
六百一	十六	二十三
六百二	十五	二十二
六百三	十四	二十一
六百四	十三	二十
六百五	十二	十九
六百六	十一	十八
六百七	十	十七
六百八	九	十六
六百九	八	十五
七百	七	十四
七百一	六	十三
七百二	五	十二
七百三	四	十一
七百四	三	十
七百五	二	九
七百六	一	八
七百七	三十二	七
七百八	三十一	六
七百九	三十	五
八百	二十九	四
八百一	二十八	三
八百二	二十七	二
八百三	二十六	一
八百四	二十五	三十二
八百五	二十四	三十一
八百六	二十三	三十
八百七	二十二	二十九
八百八	二十一	二十八
八百九	二十	二十七
九百	十九	二十六
九百一	十八	二十五
九百二	十七	二十四
九百三	十六	二十三
九百四	十五	二十二
九百五	十四	二十一
九百六	十三	二十
九百七	十二	十九
九百八	十一	十八
九百九	十	十七
一千	九	十六
一千一	八	十五
一千二	七	十四
一千三	六	十三
一千四	五	十二
一千五	四	十一
一千六	三	十
一千七	二	九
一千八	一	八
一千九	三十二	七
二千	三十一	六
二千一	三十	五
二千二	二十九	四
二千三	二十八	三
二千四	二十七	二
二千五	二十六	一
二千六	二十五	三十二
二千七	二十四	三十一
二千八	二十三	三十
二千九	二十二	二十九
三千	二十一	二十八
三千一	二十	二十七
三千二	十九	二十六
三千三	十八	二十五
三千四	十七	二十四
三千五	十六	二十三
三千六	十五	二十二
三千七	十四	二十一
三千八	十三	二十
三千九	十二	十九
四千	十一	十八
四千一	十	十七
四千二	九	十六
四千三	八	十五
四千四	七	十四
四千五	六	十三
四千六	五	十二
四千七	四	十一
四千八	三	十
四千九	二	九
五千	一	八
五千一	三十二	七
五千二	三十一	六
五千三	三十	五
五千四	二十九	四
五千五	二十八	三
五千六	二十七	二
五千七	二十六	一
五千八	二十五	三十二
五千九	二十四	三十一
六千	二十三	三十
六千一	二十二	二十九
六千二	二十一	二十八
六千三	二十	二十七
六千四	十九	二十六
六千五	十八	二十五
六千六	十七	二十四
六千七	十六	二十三
六千八	十五	二十二
六千九	十四	二十一
七千	十三	二十
七千一	十二	十九
七千二	十一	十八
七千三	十	十七
七千四	九	十六
七千五	八	十五
七千六	七	十四
七千七	六	十三
七千八	五	十二
七千九	四	十一
八千	三	十
八千一	二	九
八千二	一	八
八千三	三十二	七
八千四	三十一	六
八千五	三十	五
八千六	二十九	四
八千七	二十八	三
八千八	二十七	二
八千九	二十六	一
九千	二十五	三十二
九千一	二十四	三十一
九千二	二十三	三十
九千三	二十二	二十九
九千四	二十一	二十八
九千五	二十	二十七
九千六	十九	二十六
九千七	十八	二十五
九千八	十七	二十四
九千九	十六	二十三
一萬	十五	二十二
一萬一	十四	二十一
一萬二	十三	二十
一萬三	十二	十九
一萬四	十一	十八
一萬五	十	十七
一萬六	九	十六
一萬七	八	十五
一萬八	七	十四
一萬九	六	十三
二萬	五	十二
二萬一	四	十一
二萬二	三	十
二萬三	二	九
二萬四	一	八
二萬五	三十二	七
二萬六	三十一	六
二萬七	三十	五
二萬八	二十九	四
二萬九	二十八	三
三萬	二十七	二
三萬一	二十六	一
三萬二	二十五	三十二
三萬三	二十四	三十一
三萬四	二十三	三十
三萬五	二十二	二十九
三萬六	二十一	二十八
三萬七	二十	二十七
三萬八	十九	二十六
三萬九	十八	二十五
四萬	十七	二十四
四萬一	十六	二十三
四萬二	十五	二十二
四萬三	十四	二十一
四萬四	十三	二十
四萬五	十二	十九
四萬六	十一	十八
四萬七	十	十七
四萬八	九	十六
四萬九	八	十五
五萬	七	十四
五萬一	六	十三
五萬二	五	十二
五萬三	四	十一
五萬四	三	十
五萬五	二	九
五萬六	一	八
五萬七	三十二	七
五萬八	三十一	六
五萬九	三十	五
六萬	二十九	四
六萬一	二十八	三
六萬二	二十七	二
六萬三	二十六	一
六萬四	二十五	三十二
六萬五	二十四	三十一
六萬六	二十三	三十
六萬七	二十二	二十九
六萬八	二十一	二十八
六萬九	二十	二十七
七萬	十九	二十六
七萬一	十八	二十五
七萬二	十七	二十四
七萬三	十六	二十三
七萬四	十五	二十二
七萬五	十四	二十一
七萬六	十三	二十
七萬七	十二	十九
七萬八	十一	十八
七萬九	十	十七
八萬	九	十六
八萬一	八	十五
八萬二	七	十四
八萬三	六	十三
八萬四	五	十二
八萬五	四	十一
八萬六	三	十
八萬七	二	九
八萬八	一	八
八萬九	三十二	七
九萬	三十一	六
九萬一	三十	五
九萬二	二十九	四
九萬三	二十八	三
九萬四	二十七	二
九萬五	二十六	一
九萬六	二十五	三十二
九萬七	二十四	三十一
九萬八	二十三	三十
九萬九	二十二	二十九
十萬	二十一	二十八
十萬一	二十	二十七
十萬二	十九	二十六
十萬三	十八	二十五
十萬四	十七	二十四
十萬五	十六	二十三
十萬六	十五	二十二
十萬七	十四	二十一
十萬八	十三	二十
十萬九	十二	十九
十一萬	十一	十八
十一萬一	十	十七
十一萬二	九	十六
十一萬三	八	十五
十一萬四	七	十四
十一萬五	六	十三
十一萬六	五	十二
十一萬七	四	十一
十一萬八	三	十
十一萬九	二	九
十二萬	一	八
十二萬一	三十二	七
十二萬二	三十一	六
十二萬三	三十	五
十二萬四	二十九	四
十二萬五	二十八	三
十二萬六	二十七	二
十二萬七	二十六	一
十二萬八	二十五	三十二
十二萬九	二十四	三十一
十三萬	二十三	三十
十三萬一	二十二	二十九
十三萬二	二十一	二十八
十三萬三	二十	二十七
十三萬四	十九	二十六
十三萬五	十八	二十五
十三萬六	十七	二十四
十三萬七	十六	二十三
十三萬八	十五	二十二
十三萬九	十四	二十一
十四萬	十三	二十
十四萬一	十二	十九
十四萬二	十一	十八
十四萬三	十	十七
十四萬四	九	十六
十四萬五	八	十五
十四萬六	七	十四
十四萬七	六	十三
十四萬八	五	十二
十四萬九	四	十一
十五萬	三	十
十五萬一	二	九
十五萬二	一	八
十五萬三	三十二	七
十五萬四	三十一	六
十五萬五	三十	五
十五萬六	二十九	四
十五萬七	二十八	三
十五萬八	二十七	二
十五萬九	二十六	一
十六萬	二十五	三十二
十六萬一	二十四	三十一
十六萬二	二十三	三十
十六萬三	二十二	二十九
十六萬四	二十一	二十八
十六萬五	二十	二十七
十六萬六	十九	二十六
十六萬七	十八	二十五
十六萬八	十七	二十四
十六萬九	十六	二十三
十七萬	十五	二十二
十七萬一	十四	二十一
十七萬二	十三	二十
十七萬三	十二	十九
十七萬四	十一	十八
十七萬五	十	十七
十七萬六	九	十六
十七萬七	八	十五
十七萬八	七	十四
十七萬九		

六月	三	十	十九	十二	二十三	三十三	十一	十四
章邯與楚張耳從楚 約降未定西入秦 項羽許而擊					攻南陽守 崎破之陽 城郭東徐 廣曰陽城 在南凌			
三	十一	二十	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三十五	十二	十五
	項羽與章 邯期殷虛 章邯等已 降與盟以 邯為塞王			降下南陽 封其守崎	攻武關破 之			申陽下河 南降楚
七月	四	十一	二十一	十四	二十五	三十五	十三	十六
		以秦降都 趙王欣謂 邯警長史 曰陳餘亡 欣為上將 居南皮 指秦降軍						
八月	五	十三	二十二	十五	二十六	三十六	十四	十七
趙高殺二世					攻下滎父 藍田以備 侯策一戰 皆降			
九月								
上嬰為王 徐廣曰歲 有乙未								

十月	十月	十月
八	七	六
<p>至關中誅秦王子嬰屠燒咸陽分天下立治侯</p> <p>十六</p> <p>十五</p> <p>十四</p>	<p>羽詐坑殺秦降卒二十萬人於新安</p> <p>十五</p> <p>十四</p> <p>十三</p>	<p>項羽將諸侯兵四十餘萬行略地西至於河南</p> <p>十四</p> <p>十三</p> <p>十二</p>
<p>項曰思榮與項羽有戚家從入殺之分齊鄒見之戰分撫爲三國下謝解日國倍約分關中爲四國</p> <p>十六</p> <p>十五</p> <p>十四</p>	<p>沛公出令二軍大民大恠</p> <p>十五</p> <p>十四</p> <p>十三</p>	<p>漢元年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破咸陽下秦還軍霸上得諸侯約</p> <p>十四</p> <p>十三</p> <p>十二</p>
<p>魏爲殷國</p> <p>十六</p> <p>十五</p> <p>十四</p>	<p>十六</p> <p>十五</p> <p>十四</p> <p>十三</p>	<p>從項羽畧地遂入關</p> <p>十四</p> <p>十三</p> <p>十二</p>
<p>韓爲河國</p> <p>十六</p> <p>十五</p> <p>十四</p>	<p>十九</p> <p>十八</p> <p>十七</p> <p>十六</p>	<p>十八</p> <p>十七</p> <p>十六</p> <p>十五</p>

[illegible]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	---	---	---	---	---	---

二	月	一	年	二	二	十	一	十	十
---	---	---	---	---	---	---	---	---	---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誅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十	十一	十二	漢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漢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漢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育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育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王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十	十一	十二	王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王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王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育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育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育

聞之以殺離將項王

九

八

七

六

三二

二

子耳立教張王趙

月一年二二十八
王論耳薨九八

月九

燕將帝
誅口

月

七

關煥育

茶虜漢反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月一年五
二

一十
芮子臣始王長沙

十
王文論范

九
五

十

四三

寅閏建應徐月九後

別太漢始綰廬王燕

九

月一年五
三

史記十六秦楚之際

史記十七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韓彭張敖
氏圖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韋昭曰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徐廣曰一云非有功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徐廣曰齊楚荆淮南燕趙梁代淮陽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韋昭曰遼東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徐廣曰穀水在沛薄會稽為梁楚吳

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怙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干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徐廣曰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是分為七趙分為六徐廣曰河間廣川中山常山清河梁分為五徐廣曰齊陽濟淮南分三徐廣曰廬山陽也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漢代以北更置緣是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

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高楚	祖元	二
齊	彭都	城
	臨都	菑
荆淮燕趙	都都都都	吳春
	都都都都	鄭
梁	淮都	陽
淮代長	都	陳
陽沙	初月一十	韓王信元

五
元王楚爲徙信王齊

楚徒二

國相故年元信王初

二
壬戌年九月初九日
王張教元子王教子
王張教元子王教子

二年元布英王武王初丑乙月十

初王張耳元年薨

初王彭越元年

四降匈奴國除爲
二月乙未初王文王

孫王韓故信徙始年五起祖高表及紀本曰廣徐邑馬都年

二十七

七

侯沛故子仲兄祖高潏年元潏王初丑辛月十國吳為更
子祖高建年元建王靈王初午甲月三
死四

二

三
二
七

一十六

六

郡為除國役所布英為六
子祖高長年元長王厲午庚月二十
奴句於人亡月十云一曰廣徐七
三

子祖高恢年元恢王初午丙月二

趙徙子祖高友年元友王初寅丙月二
子祖高恒年元恒王初子丙月二
六

十五

朝來

五

朝來

五
七
六
二

朝來
誅反朝來
朝來

六

誅反朝來

五

朝來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朝來四	三	二	朝來一
國魯置初			
年元襄王哀	三十	二十	朝來一十
八九	七八	六七	五六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國山常置初			
朝來九	八	七	六
國呂置初			
國陽淮置復			
九六	八五	七四	六三

三十	二十九	年元惠	季八
	朝來		
十	朝來九		八
四五	三四		三三
四三	三二		三二
		王幽為是年元友名趙於徙王陽淮	
五	四		三
五	四		郡為三八
二	手元回王哀		

七十三

朝未四

一十一

二十

二十三
朝來二

帝務立侯城襄故子惠季義弟王哀子皇年元義

子王肅嘉年元嘉

六十二

三

一十九

王初巳癸月七
一十

呂王亥癸月十
二十
年元石王恭

年元后高
五十五

子教王趙故孫外后高偃年元偃張王元月四

二

九十九八

薨年元疑不王哀卯辛月四
十

薨年元台王呂卯辛月四
子帝惠強年元強王懷王初卯辛月四
十七

四十四

八

五

十
十
十
十
十

二
三
二
一

五十五

九

六

十
十
十
十
十

三
四
三
一

朝來

二十

四

四
五
十四

嗣無
四

三
四
十三

三

五月初王朝元年惠朝帝子故軹侯

三十

六十六

十

七

十
十
十
十
十

四
五
四
三

三十

五

嘉
初
五

五

七十二

十一

八

十
十
十
十
十

五
六
五
四

絕
呂楚
產

四十

六

王徙趙

二
十六

六

梁王徙產呂

嘉初五
廢王武
七月初
丙辰年
呂帝惠
產子故
肅壺關
王弟故
侯洩

初置琅瑯國

王澤元年故營陵

孝二九
文十
前三
元一

初置成陽郡
初置濟北

燕徒三

七十八

年元燕徙澤王鄂琅戊庚月十除國誅月九侯平東故子王
子王幽年元遂王趙戊庚月十除國誅侯陵
成樂都間河爲分

陽看都原大置初
國梁置復

三十八
武誅國除
文爲帝

三十八

九

六十七

肅年元通呂王初丑辛月十
朔子兄后呂年元祿呂王初

郡爲除國誅下非五
郡爲誅罪有 二

三十七

侯

徙梁元年

呂產元年

子帝惠年元太王巳丁月七

四三
五四
五
四
墓

三
四二
年元喜王共
郡為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三
四
王代為更

三三
四四三
年三陽淮徙武王代
王季為足原太居實年三王代為號更參王原太

二
年元郢王央

二
年元則王文
侯虛朱故子王惠悼章年元章王景卯乙月二
侯牟東故子王惠悼居興年元居興王卯乙月二

郡為除國

十二
九
朝來
朝來
年元嘉王康
王敬為是

子王幽趙疆辟年元疆辟天文王初卯乙月二

二
子帝文參年元參王初卯乙月二
子帝文勝年元勝王懷王初卯乙月二

陽淮置復
陽淮徙二
年元著王靖
子帝文武年元武王初卯乙月二
九

四十九

三十八
朝來

三十一

朝來

三三三三
十二四三

九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八
淮徙
朝來
朝來

三十一

二 十

王孝爲是年元梁徙武王陽淮

五十

後	無	薨	四	十	初
		國	陽	城	置
		國	北	濟	置
		國	南	濟	爲
	劇	都	川	苗	爲
徐	宛	都	西	膠	爲
墨	卽	都	東	膠	爲
	一				三
		陽	城	徙	四
	朝	來			十
					十
後	無	薨	年	元	福

郡爲除國後無薨年元福王哀

初置廬江國

朝來四十

四十三

六十一

淮元三年元年元年元年	年閏十元光元元渠	元將陽志辟賢印雄	勃王城王王王王上安	王季徙初初初初二	寅寅喜寅寅寅寅寅寅	丙丙王丙丙丙丙丙	月月南月月月月月月	四四淮四四四四四三
								十
								十六

准年元賜王寅丙月四

五十

五十四

[illegible][illegible]

四
于太立巳乙月四
侯陸平政子王年元禮王文
朝來二
王共為足年
衡徙賜王江廬北濟徙二
年元壽王懿
四十二
郡為
二
王懿為足年一十川舊徙志
子帝景年元端王
四
帝武孝為足年元王初巳乙月四
為非王南淮亥乙月六都江置初
二十
五
郡為
三
三
三
子帝
郡為除國山衡徙二
六十
郡為除國後無薨
都江徙
郡為
三
三
郡為
九
三

五
二三
二三
年元王北
朝來
五十三
王貞為是楚
三
三
三
王易為足年元上都江
朝來三
薨六十二
王肅為足年四趙徙祖彭王川廣
郡都信為除國趙徙
七十二
十四

三四八七七三五

朝來十

十八二十七十五九九二八

八

八朝來

子帝景年元乘王哀三丁

二十三

郡南為除國設自宮為垣塼廟寢坐

四

朝來五十九

四五九八八三六

一十

九

朝來九

朝來

國山常置復三十三

六十朝來

五六十九九三七

朝來

二十

十

朝來

十

二

四十三

四十

國川濟為分
國東濟為分
國陽山為分
國陰濟為分

七十

朝來

六七十三三八

一

三十

十一

一十

二

一

四二

五十

梁年元明王初戊丙月五
年元離彭王初戊丙月五
梁年元定王初戊丙月五
年元識不王初戊丙月五

八十

二

後八十八十王頃九

二十六十二九十六十五三

王恭
三
二
十

元延

十二
十一
朝來
三
三
三

九三

年元	
	年

朝來
朝來

子王季年

除國

二九十二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十

三
三
二

朝來

十三
二十
朝來
四四
三

十四

朝來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reverse side]

三十三

二十八十二十八十七五三四四四

三

十四朝來三十一五五

十五

四
四

武一五四四二

二十九	九十二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六	四	五	五
十五	四十二	六	六	五				

十六

五

建元元年

二十十五

二十
十一
二十
十一
二十
十一
十九
七
五
六
六
六

二六五五

十六
五十三
七七
六

十七

朝來朝來

六

—

三十一十六十

二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二十

三七六六
四

十七一六十四八八二七

十八

射坐

七

七

朝來

十八

朝來

朝來

四十十七

二十十七十九十八

八

二十

四十七

十八二十五九二一

朝來

十九

八

朝來

五

五十十八

二十二十二二十

九

十二

五十八

十九三十八十六十九

元

無

十

陵房遷廢傳太作一曰廣徐傳中殺

九

九

懿曰說死病罪有丑乙年元和征以年五此立齊曰廣徐

郡為除國後無

年

郡為除國後

六

六十二十九十
六十九九七

	三	二	十	十	三	十	二	二	二	一	十
朝來	十	四	九	七	十	十	十	一	一		

七十二
一十三

元十三三十三

[illegible]

八十二
二十二

光七十一十朝來八

朝來

年元

二十一

三十三三十三四二
十四十

九十二

八
十
十
十
一
九

	十	十六	六十	十九	九十	二十
二	三	一	二	三	三	二
朝來						

朝來

三十二二十二
九十一十二

[illegible]

年元義王
十二

朝來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四四
三

四三二一十二

三	二	十	二	三	二	二	二	六	二
十	八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五	四

四
三
年元

四四三四五五

朝來

五
一
一
一
一
十
一

三	二	十	二	三	二	二	七	二
十	十	九	十	十	十	十	六	五
十	七	十						

一五四
朝來二

五五
四五
二六
六六
五

六十三

五五五三
十二
六三二四四
三十三
二十
九五

十
八
一
二
一

朝來

朝來

縣二國刑罪有安

六六六三
十二
七三二五四
三十三
二十四
十六

一十
一十
二六
二
三
二

朝來

朝來

元狩元
七三
三
八三二六四
三四十三
二十
十七

除國殺自反

郡安六爲殺自反

朝來

朝來

一八
三
九三二七
三
五
四
二
十八

三十一

四十八

五

四

五

四

朝來

朝來

郡陵廣爲除國殺自反
廣徐子丙月七都爲陳故以

六十	五十	四十
二	二	朝來
三	三	十
王初巳乙月四	國齊置復	
年元義王敬	六	二
五	四	十
三	三	三
三	二	十
十	七	六
四	三	十
五	四	三
王初未乙月四	國陵廣為更	
王初巳乙月四	國燕置復	
九	八	七
十	十	十
朝來	九	八
十	七	六
三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九	八	七
十	十	十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六	五	四
二	一	十

三	
九	
九	
四	二
十	三
二	三
十	三
五	十
年元賢王來	
二	子王東膠年元慶王恭王初子壬云一曰
六	十
三	六
七	三
十	三
朝來	五
六	十
七	二
五	十
二	
三	十
九	

年元純王節				三	二十
五				十	四
海東屬水泗曰廣徐郟都水泗置初				四	三
八				十	三
一				十	五
				十	四
				十	六
				十	三
				十	七
				十	四
				十	三
				十	四
				十	二
				十	一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十	二
				十	三

四
二十
五
五
三

六

商元年徐曰勤王商元年恒山憲王子

九十

十四
八
五
九
五
四

三十

年元授

四

二

十

四

六十

五
三
二
六
六
四

七

十

八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七十

六
四
十
三
七
七
四

八

九十

一

十

十

十

十

十

八十

元
五
十
四
八
八
四

九

二十

二

十

十

十

十

十

九十

五
封
九
國
後
無
朝
來
二

五

六

七

三

七

七

三

四

五

三

一

五

朝來哀王昌元

年元即年元

年元俊昆王康

年元二

六

朝來

朝來

五

六

年元

二

六

國後無朝來

二

五

六

七

三

七

七

七

九十

二

史記十八

魏川宅圖
氏忠節圖

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應劭曰封爵之誓國案欲使功臣傳世無窮帶水帶也厲祗行也河當何時如大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圖乃絕耳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

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
 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于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
 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
 統紀豈可緼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
 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國名	侯功	高祖	孝惠	高后	孝文	孝景	侯第
	十二	七	八	二十三	十六	建元至元封 六年三十八 太初元年盡 後元二年上	

平陽	以中涓起 補至霸上侯 以將軍入漢 以左丞相出 征齊魏以右 丞相爲平陽 侯萬六百戶 如淳曰謁生 通書謂出納 君命石奮爲 謁中涓受陳 平謁是也春 秋傳曰涓人 漢書音義漢注天 義曰曲了有中涓如 然位第黃門皆中官 二而表者 在首以 前後故	七年 年六	五年 年六	四年 年六	三年 年六	二年 年六	一年 年六	二
----	---	----------	----------	----------	----------	----------	----------	---

信武

以中涓從起
宛胸入漢以
騎都尉定三
秦擊項羽別
定江陵族五
千二百戶以
車騎將軍攻
黥布陳豨

七

七

八

七

七

四

十二

七

十四

十一

清陽

以中涓從起
豐至霸上為
騎都尉入漢
以將軍擊項
羽功侯二千
一百戶

七

七

八

七

七

四

十二

七

十四

十一

汝陰

以中涓從起
市為太僕
奉車駕縣公
竟定天下入
漢中全孝惠
尊元侯六千
九百戶常為
太僕

七

七

八

七

七

四

十二

七

十四

十一

陽陵

以中涓從起
橫陽渠前上
為魏將入漢
陰定三秦屬
陰定齊為齊
丞相侯二千
六百戶

七

七

八

七

七

四

十二

七

十四

十一

廣嚴

以中涓從起
沛至霸上為
連敖入漢以
騎將定燕趙
得將軍侯二
千二百戶

七

七

八

七

七

四

十二

七

十四

十一

廣平

以舍人從起
豐至霸上為
郎中入漢以
將軍擊項羽
鍾離昧功侯
四千五百戶

七

七

八

七

七

四

十二

七

十四

十一

棘平

後元中二
年平棘有
侯澤棘有
元年罪絕
侯澤
元年中五
其十元朔
元符元年
中復年為
四年穰受
淮南王財
物稱
元年臣在
赦前
詔問設罪
國除

七

七

八

七

七

四

十二

七

十四

十一

七

七

八

七

七

四

十二

七

十四

十一

七

七

八

七

七

四

十二

七

十四

十一

七

七

八

七

七

四

十二

七

十四

十一

七

七

八

七

七

四

十二

七

十四

十一

七

七

八

七

七

四

十二

七

十四

十一

博陽

以舍人從起
賜以制客將
入漢以都尉六年十二月
擊項羽於陽中壯侯陳
絕而道殺卒滑元年
追功侯

七

八

六

五四塞二
後元前五中五後元
二年生侯王復元年
侯始有日始始有
元年官國 罪國

十九

曲逆

以收建都尉
漢正一年初
從修武為都六年十二月其五年為左
尉惠為章甲申獻侯陳丞相
中尉出六司平元年
計定天下侯
五戶

七

八

三

九

四

十二

十

四十七

堂邑

以自定東陽
為將屬項梁
為楚柱國四年十二月
歲項羽死屬甲申安侯陳
漢定豫章折嬰元年
江都折自立
為王壯思侯
千八百戶復
相楚元年王

七

七

四

四

二

三

六

十三

八十六

周呂

以呂后兄初起
以客從入漢為
侯還定三秦將六年
兵先入漢王正月
之解彭越往從丙戌
之復發兵佐高侯呂
祖定天下功侯澤元
年

四七

建成

以呂后兄初起
以客從擊三秦
漢王入漢而釋六年正月丙
之還豐沛奉衛成侯侯釋之
呂宣王太上皇元年
天下已平封釋
之為建成侯

二

五

胡陵

七

留

以成將從起下
郢以韓申徒下
韓國言上張弼六年正月丙
志秦王恐降解成侯侯張
上與項羽之郢良元年
為漢王請漢中
地常計謀平入
下侯萬戶

七

七

三

六

四

六十二

射陽

兵起初與諸侯共擊秦為楚左令尹漢王與項六年正月丙三年侯繼羽有鄒于鴻門午侯項繼元辛嗣子睢項伯繆解難以年賜姓劉氏有罪國除破子月繆管行功封爵射陽侯

鄧

以客初起從入漢為丞相備守關及關中拾軍食在王上定諸侯去令立宗廟成八千戶何元為元年二五二七九三二武七八十三鄧符元三

曲周

以將軍從起岐政長社以南別定漢中六年正月及罷定三余西午景侯擊項羽侯四鄒商元年千八百戶

絳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為侯定三秦食六年正月邑為將軍入丙午武侯漢定隴西擊周勃元年項羽守關開定泗水東海八千五百戶

舞陽

以舍人起沛從至霸上為侯入漢定三六年軍相秦為將軍擊正月國三項籍再益封丙午月從破燕執韓武侯信侯五千戶樊噲元年

潁陰

以中涓從起沛以中涓上為侯入漢定三六年正月食邑千車騎將丙午景侯漢屬淮陰定濟南豐元年項羽及下邑段項籍侯五千戶

射陽

兵起初與諸侯共擊秦為楚左令尹漢王與項六年正月丙三年侯繼羽有鄒于鴻門午侯項繼元辛嗣子睢項伯繆解難以年賜姓劉氏有罪國除破子月繆管行功封爵射陽侯

鄧

以客初起從入漢為丞相備守關及關中拾軍食在王上定諸侯去令立宗廟成八千戶何元為元年二五二七九三二武七八十三鄧符元三

曲周

以將軍從起岐政長社以南別定漢中六年正月及罷定三余西午景侯擊項羽侯四鄒商元年千八百戶

絳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為侯定三秦食六年正月邑為將軍入丙午武侯漢定隴西擊周勃元年項羽守關開定泗水東海八千五百戶

舞陽

以舍人起沛從至霸上為侯入漢定三六年軍相秦為將軍擊正月國三項籍再益封丙午月從破燕執韓武侯信侯五千戶樊噲元年

潁陰

以中涓從起沛以中涓上為侯入漢定三六年正月食邑千車騎將丙午景侯漢屬淮陰定濟南豐元年項羽及下邑段項籍侯五千戶

汾陰

初起以職志
擊破秦入漢
出關以內史六年正月丙四年平有
堅守故倉以牛悼侯周昌哀侯
御史大夫定元年
諸侯比清陽
侯二千八百
元年
絕

三建四八

四前主安陽八

十六

樂鄒

兵初起以湯
有以擊破秦
入漢以將軍六年正月丙元年
擊定諸侯功
比博陽侯
元年
千八百戶
最元

四三八

三三六六三

元光

二十

成

兵初起以舍
人從擊秦
都尉入漢定六年正月丙元年康侯
三秦出關以午敬侯董澤赤元年
將軍定諸侯元年
功比耿次侯
二千五百戶

七七八

三三六節五三三十二

二十五

蓼

以執盾前元
年從起陽以
左司馬入漢六年正月丙
以將軍三以午侯孔聚元
都尉擊項羽年
屬韓信功侯

七七八

八九五十六

十四

三十

費

以舍人前元
年起陽以左
司馬入漢用六年正月丙
都尉擊韓信午南侯陳賀
擊項羽有功元徐廣曰
為將軍定會國或作幽
稽浙江湖陽
侯

七七八

三三一八中巢四

元年共侯二年
常元年
侯偃
元年
有封買
罪子成
絕最元
國除
無後
最能
三年
後元

陽夏

以特將將卒
五百人前元
年從起宛胸六年
至南上為侯
以遊擊將軍丙午
別定代已破侯陳
臧荼討孫為孫元
陽夏侯
年
雷丘

五

十年八月
以趙相國將
兵守代漢使
召孫孫及以
其兵與上黃
等畏代自立
為燕漢殺孫

隆慮

以卒從起陽
以連敖入漢
以長鉞都尉六年正月丁
擊項羽有功未京侯周龍
元年

七

七

八

七
七
六
七

後元
元年
通侯

除國罪有通侯年元元中

三十四

陽都

以趙將從起鄴至
霸上為樓煩將入
漢定三秦別降翟六年正月
王為悼武王殺龍戊申敬侯
且彭城為大司馬丁復元年
破羽軍葉拜為將
軍忠臣侯七千人
百戶

七

七

五

三

九

十四

十七

起侯
六年
富元

安侯年十

除國罪有成安侯年

十七

新陽

以漢五年用
左令尹初從
功比堂邑侯六年正月四年
王子胡侯頃侯
呂清元年世元
年

七

三

四

八

六

二

五

四

七

八

七年
懷侯
義元

九年五年
惠侯恭侯
宅元魯元

中三
年侯
譚元

除國罪有通侯年元元中

除國罪有通侯年元元中

八十一

東武

以戶衛徐廣曰一云從
起薛為悼武王破秦軍
扛甲陽能軍曲遇入漢六年正月
為越徐廣曰一云城將戊午貞侯
軍定三秦以都尉堅守郭蒙元年
赦倉為將軍破軍功
侯二千戶

七

七

五

六

三

二

五

四十一

他侯
元年

除國市瑯他侯年六

以趙將前三
年從定諸侯

七

二

五

八

三

二

四

二

八

汁邠

如淳曰有力與上有
汁音什邠故晚從
邠音方

侯二千五百六年三月戊
戶功比平定子肅侯雍齒
侯南故沛蒙元年

年三

年

年

二年

元年

終年八

終年八

終年八

五十七

以將軍前元
年

七

七

八

年

十六

年

年

年

年

三

棘蒲

五百人起薛六年三月丙
別救東阿至申剛侯陳武
蒲上二歲十元年
月入漢擊齊
歷上軍田既
功侯

七

年

年

年

後元元年侯
武惠高子司
反不置後
國除

年

年

年

年

三

都昌

以舍人前元
年從起沛以
騎隊幸先降
翟王房章邯
功侯子莊侯朱軫
元年

七

七

八

年元剛侯剛

元

七十六

二

五

元

中元

三

武彊

以舍人從至
霸上以騎將
入漢還擊項
羽歸丞相留
功侯用將軍識
擊黔布侯
元年

七

七

六

年元簡侯簡

元

二十七

六

十六

元

二

十五

三

貫

以越戶將從
破秦入漢定
三秦以都尉
擊項羽千六
百戶功比臺
齊侯呂恭
元年
廣白呂
一作台
元

二

五

七

八

十

二

十六

元

十六

元

十六

八

三

海陽

以越隊將從
破秦入漢定
三秦以都尉
擊項羽侯千
八百戶
母餘元年

七

二

五

四

年

元

四

年

元

四

年

元

四

年

元

四

年

元

四

南安

以河南將軍
漢王三年降
晉陽以亞將
破臧荼侯九
百戶子莊侯宣虎
元年

七

七

七

八

年

元

八

年

元

八

年

元

八

年

元

八

年

元

八

肥如

以魏太僕三
年初從以車
騎都尉破龍
且及彭城侯
千戶
元年

七

七

七

八

年

元

八

年

元

八

年

元

八

年

元

八

年

元

八

六

六

七

曲城

以曲城戶將卒二十七人初從起陽
至霸上乃執主為六年三月
二隊將屬韓王與子圍族
入漢定二秦以都蠡逢元年
尉破項羽軍陳下
功侯四下戶為將
軍擊秦代後之

七年

七年

八

八五

後元五年
有復封有
後捷罪恭侯罪
元年絕捷元絕
年

十三垣五一

中五建元
元鼎三年
侯景榮坐
為汝南太
守知民不
用赤側錢
為賦國除

十八

河陽

兵初起以卒從項
梁擊秦屬項羽為
郎中王咸陽自從六年
入漢為車騎將軍四月
蕭何言請大將軍侯爵
別定魏齊為王徙信元
楚六軍發兵廢為年
淮陰侯

八

三

四年
侯信
坐不
信人
元年
侯信
元年
六月
責過
國除

十九

淮陰

兵初起以卒從項
梁擊秦屬項羽為
郎中王咸陽自從六年
入漢為車騎將軍四月
蕭何言請大將軍侯爵
別定魏齊為王徙信元
楚六軍發兵廢為年
淮陰侯

五

十一年

芒

以芒初起陽
年初起陽至
霸上為武定六年侯昭
君入漢還定元年徐廣
三秦以都尉曰昭一作
擊項羽侯起漢書年
表云芒侯
彰路
除國罪有昭侯年九

三

四七

九

四

四

四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故市

以執盾初也
入漢為河上
守遷為假相六年
擊項羽侯千四月
戶功比平定
侯閭
澤赤
元年
母害
元年

三

四七

九

四

四

四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柳丘

以連教從起
薛以二隊將
入漢定三秦六年六月丁
以都尉破項亥與戎賜
籍事為將軍元年
侯千戶

七

七

四

四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十九

五十五

張士

二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魏其

以舍人從沛
以郎中入漢
為周信侯定六年六月丁
三秦遷為郎亥莊侯周定
中騎將破籍元年
東城侯千戶

七

七

四

年元間侯

四

五

二

前三年侯間反國除

四

祁

以執盾漢王三年初起從晉
陽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走
賀方將軍擊楚意喻以故不六年六
得進漢王顧謂賀祁子謂彭月丁亥
城軍執主東擊羽急絕其近穀侯續
壁或千門百戶徐廣曰賊賀元年
城為尉收斬將又云漢王顧
歎賀祁戰城斬將
兵初起以舍
人從擊入以
郎中入漢以六年
將軍定諸侯六月
年靖
守洛陽方侯丁亥
侯奴
北書侯賀下
沛嘉
三百戶
七年

六

一

七

八

五

八

十

五

十

五

十

平

以舍人從起沛至
咸陽為郎中入漢
以將軍從定諸侯六年中毋
侯四千八百戶功侯疵元年
比舞陽侯死事無
代侯徐廣曰漢書
云釋侯消死無
子封毋疵
兵初起以
者從入漢以
將軍擊諸侯六年中莊侯
以右丞相備尹恢元年
厭次侯二千
戶

魯

七

七

四

五年
毋侯
疵薨
無後
國除

故城

以舍人從起沛至
咸陽為郎中入漢
以將軍從定諸侯六年中毋
侯四千八百戶功侯疵元年
比舞陽侯死事無
代侯徐廣曰漢書
云釋侯消死無
子封毋疵
兵初起以
者從入漢以
將軍擊諸侯六年中莊侯
以右丞相備尹恢元年
厭次侯二千
戶

七

二

五

二

三年
開方
爵侯
為開
內侯

任侯

以騎都尉漢
五年從起東
垣擊燕代屬六年侯張越
雍齒有功侯元年
為車騎將軍

七

七

二

三年
侯越
坐虛
死罪
免為
庶人
國除

三

五

以執盾隊史
前元年從起
陽破秦以治六年侯襄元
張內史入漢年
棘丘
以上郡守擊
定西魏地功
侯

以通放前元年
從單父以塞疏
入漢定三秦六年七月
阿陵
屬悼武王以都唐實侯
尉擊籍方侯徐郭亭元年
廣曰一云塞路
一云以眾入漢
中

昌武
初起以舍人
從以郎中人
漢定三秦以六年七月庚
郎中將擊諸寅靖信侯單
侯九百八甯元年
十戶比魏其
侯

高苑
初起以舍人
從入漢定三
秦以中尉破六年七月戊
籍侯千六百戌制侯丙信
戶比丘侯元年

宣曲
以卒從起
以騎將入漢
定三秦破籍六年七月戊
軍榮陽為郎戌齊侯丁義
騎破鍾離昧元年
軍固陵侯六
百七十戶

絳陽
以越將從起
蜀入漢定三
秦擊臧荼侯六年七月戊
七百四十戶戌齊侯華無
從攻馬邑及害元年
布

四年
侯襄
尊侯
為士
伍相
除

三
三
二
前
南
四
士
元
光
元
六
年
侯
則
除
金
國
三
七

年元歐侯惠
年元客勝侯年
絕罪
元延靖侯
年居侯
年元則侯年
除死棄市國
元朔元年
侯得坐傷
人二旬內
除

二
建
元
三
年
侯
信
坐
出
國
除
四
十
一

十
三
四
中
發
妻
年
通
侯
封
復
年
中
六
年
侯
通
有
國
除
四
三

三
六
四
三
前
四
年
侯
祿
坐
出
界
有
罪
國
除
四
六

以舍人從起
七
三隊入漢定六年八月丙
三秦以都尉中散侯劉卬
三秦以都尉中散侯劉卬

茶族補韓信
馬將軍通邑
千戶

以舍人從起豐
以左司馬入漢
以亞將攻蕭
敵爲東郡都尉
破蕭武城爲唐
元年

漢中尉擊布爲
斥丘侯千戶徐
廣曰一云武城

以舍人從起
碣用隊率入
漢以都尉擊
籍籍死轉擊
臨江屬將軍
賈功侯以將
七年八月甲
子定侯載野

以客從起豐以
廐將別定東郡
南陽從至霸上
六年八月其六年爲右
入漢守豐上東甲子武侯永相
因從戰不利奉王陵元年
孝惠魯元出淮定侯安國
水中及堅守豐
千雍侯五千戶

以中洞騎從
 湯中爲騎將
 入漢定三秦六年八月甲
 侯以都尉擊子節侯丁禮
 籍屬灌嬰殺元年
 龍且更爲樂
 成侯千戶

以舍人初起
侍呂后孝惠
七
沛三歲十月六年八月甲
呂后入楚食子幽侯審食
其從一歲侯其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除國爵奪吉侯年

七

八

10

八十九
年十二
月二十五
三

100

恭	侯	龍	元	年
後元	六年	侯賢	元年	
元鼎	二年	侯尊	元年	
元鼎	五年	侯尊	坐酎金國除	

七

八

三十四年

· 年元才侯

除國反才侯

三十五

四十八

十



一五十六

二大元鼎
五年

十三

七



四六二六

[illegible]

四十三

五年	夷族	馬從	元年
後七	年武	侯客	元年

元年	二年	元年
侯義	侯義	元鼎
五年	五年	元鼎
利侯下	坐言五	五年
道棄市		侯義

七

八

三千

四年戊平元年
三年平坐反國除

五十九

以謁者漢王
三年初從定
七
二五
諸侯有功秋六年八月甲孝惠三年簡
舉蕭何功侯子敬侯諤千侯嘉元年
二千戶
秋元年

八年頃應元

十四年癸酉

後三元狩元年坐
年侯與淮南王女
但元陵通遺淮南
年書稱臣盡力

以舍人從起沛至霸
上侯入漢定三秦食
邑池陽擊項羽軍榮
陽絕甬道從出度平
陰遇淮陰侯軍襄國
楚漢約分鴻溝以絳
爲信戰不利不改離
上侯三千三百戶

七

年十二

定劑

成

成定劑

除國罪有代昌子薨縹

年元居中族年二中八

元鼎三年居太常爲有罪除

三

以客從起陽
武至霸上爲
常山宇得陳
餘爲代相從
趙相族爲計
相四歲南
相十四歲于
元年

七

二十三
其四爲丞相
五歲罷

年元奉侯康年六

後元 元年 庚辰 元年

國除不敬喪後諸侯坐臨

六十五

以卒從起杠
里入漢以都
尉擊籍以都
尉定燕侯千
夫乞元年

七

七

八

四
五年殫厥程
同聲無後國
除

八十二

以博將前元
年從起雷入
漢以都尉守
廣武功侯
六年中成元
頃九年徐廣
曰漢書得愛
類

七

七

八

五
元 年
元 年
六 年
賀 賀
賀 賀
謀 謀

二十四

項宅漢六年
以壽郡長初
從母姓爲劉
氏功比戴侯
彭祖五百八
十戶元
年

六

四

八

五

十六
元年節
元年

—

十八

百子

元鼎五年戊午
除金半歲

以卒從起薛
以將軍入漢
六
以右司馬
七年十月甲
項籍族千戶
子剛侯陳齊
元年

1

以中尉督從
入漢以郎中
騎從之詣侯
侯九月戶功
比高胡侯
三三

以舍人從起
薛以連叙入
六
漢以都尉擊七年三月丙
項羽後取韓宣齊故華
王信侯千戶高元年

以卒從扈
陵人漢以
將迎左丞
軍以擊諸
戍千戶
六年七月
丙辰莊侯
杜得位元

以騎士漢土
二年從出關
以郎將擊斬
項羽侯千五
百戶比杜衍
年

以客從起元
父斬章邯所
署蜀守用燕
相侯千戶
七年中
徐廣曰漢
書作林檎

六
七

三七

六
七

六

六
七

六
七

八



八

八

七

十一

年元嘉祿恭年

三十一

三十一

年當元

五十六

六年 質侯 但元 年

四

五年莊虞子
成實斗子不
當移侯國除

一五

八年癸卯

五十二七

[illegible]

六
元
王
埠

中元四年中
絕年章侯恭
元年元仁元
山

元朔二年侯
當坐教人上
書枉法罪國
除

九
七

元光四年懷侯武元
除後魏五年

百四

全

本四

四十九

金

六十九

拘

以燕將軍漢
王四年從曹
谷軍爲燕相八年十月丙
告燕王茶反成項侯品
侯以燕相國元年
定慮奴千九
百戶

五

七

八

五

七

二

十

中元

四年

九士

武原

漢七年以梁
將軍初從擊
韓信陳豨擊八年十二月
布功侯二千丁未靖侯衛
八百戶功比肱元年
高陵

五

三

四

八

二

三

三

三

三

三

九十三

磨

以趙衛將軍
漢王三年從
北盧奴擊項八年七月癸
羽教倉下爲西簡侯程黑
將軍攻臧荼元年
有功侯千戶

五

七

二

六

六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九十二

豪

高帝七年爲
將軍從擊代
陳豨有功侯八年十二月
丁未祖侯陳
六百戶
錯元年

五

二

五

八

六

四

三

六

士

七

九

七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宋子

以漢三年以
趙羽林將初
從擊定諸侯八年十
功比磨侯五
百四十戶
卯惠侯
許應元

四

一

七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九十九

猗氏

以舍人從起
豐入軍以都
尉擊項羽侯八年二月丙七年靖侯交
二千四百戶
戊微侯陳遜元年

五

六

一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五十

清

以營將初起
從入漢以都
尉擊項羽代
侯比彭侯下
元年徐廣曰
空一作室

五

七

八

七十六

元符

元鼎

元鼎

七十一

元符三年
元鼎四年
元鼎五年
元鼎六年
元鼎七年
元鼎八年
元鼎九年
元鼎十年
元鼎十一年
元鼎十二年
元鼎十三年
元鼎十四年
元鼎十五年
元鼎十六年
元鼎十七年
元鼎十八年
元鼎十九年
元鼎二十年
元鼎二十一年
元鼎二十二年
元鼎二十三年
元鼎二十四年
元鼎二十五年
元鼎二十六年
元鼎二十七年
元鼎二十八年
元鼎二十九年
元鼎三十年
元鼎三十一年
元鼎三十二年
元鼎三十三年
元鼎三十四年
元鼎三十五年
元鼎三十六年
元鼎三十七年
元鼎三十八年
元鼎三十九年
元鼎四十年
元鼎四十一年
元鼎四十二年
元鼎四十三年
元鼎四十四年
元鼎四十五年
元鼎四十六年
元鼎四十七年
元鼎四十八年
元鼎四十九年
元鼎五十年
元鼎五十一年
元鼎五十二年
元鼎五十三年
元鼎五十四年
元鼎五十五年
元鼎五十六年
元鼎五十七年
元鼎五十八年
元鼎五十九年
元鼎六十年
元鼎六十一年
元鼎六十二年
元鼎六十三年
元鼎六十四年
元鼎六十五年
元鼎六十六年
元鼎六十七年
元鼎六十八年
元鼎六十九年
元鼎七十年
元鼎七十一年
元鼎七十二年
元鼎七十三年
元鼎七十四年
元鼎七十五年
元鼎七十六年
元鼎七十七年
元鼎七十八年
元鼎七十九年
元鼎八十年
元鼎八十一年
元鼎八十二年
元鼎八十三年
元鼎八十四年
元鼎八十五年
元鼎八十六年
元鼎八十七年
元鼎八十八年
元鼎八十九年
元鼎九十年
元鼎九十一年
元鼎九十二年
元鼎九十三年
元鼎九十四年
元鼎九十五年
元鼎九十六年
元鼎九十七年
元鼎九十八年
元鼎九十九年
元鼎一百年

疆

以客吏初起
從入漢以都
尉擊項羽代
侯比彭侯千
簡侯千
勝元年

三

二

八

七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年元章侯戴

年元服侯年三十

年元執侯戴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彭

以卒從起薛
以營將入漢
以都尉擊項
羽代侯十戶
元年

五

七

八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年元執侯戴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年元武侯年三

吳房

以郎中騎將
漢王元年從
下邳擊夏陽
以都尉斬項
羽有功侯七
元年

五

七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七十四

百戶

除有罪國

除有罪國

除有罪國

除有罪國

除有罪國

除有罪國

除有罪國

除有罪國

除有罪國

甯

以舍人從起
賜入漢以都
尉擊滅荼功
侯千戶
元年

五

七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七十八

侯千戶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昌

以亭將漢王
四年從淮陰
侯起無鹽定
齊擊籍及韓
王信於代侯
元年

五

七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七十九

下戶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年元通侯年

共

以齊將漢王
四年從淮陰
侯起臨苗擊
籍及韓王信
于平城有功
侯千二百戶
罷師元

五

關氏

以代太尉漢
王三年降為
賜門守以特
將年代反冠
侯千戶
解敢元
年元生侯恭

四

安丘

以卒從起方
與蜀魏豹二
歲五月以執
鉞入漢以司
馬擊籍以將
軍定代侯
千戶
說元年

五

合陽

高祖兄兵初起
侍太公守豐天
下已平以六年
正月立仲為代
王高祖八年句
奴攻代王棄國
亡廢為合陽侯
元徐

五

襄平

兵初起紀成
以將軍定擊
破秦入漢定
二年功定平
侯戰好時元
事十通樂成
功侯

五

龍

以卒從漢王
元年起霸上
以謁者擊籍
斬曹答侯千
戶

五

八年後
九月已
未敬侯
陳署元

七

七

二
仲子海為吳王

以子
吳王
故尊
仲諡
為代
項侯

八

六

七年侯
堅元年

二

十六

後元元
年侯堅
奪侯國
除

三

九

中元三
年康侯
相夫元

七

七

元朔
元年夷
夷吾

七

元封
二年夷
夷吾
除後國

九

八十四

百十四

七

絕薨
紹

八

六

八

五

七年十五
後四
侯懷
商侯
無薨
除

十四

八

五

十二

六

二年封
恭侯
順文侯
侯遺元
年元

年元

年元

年元

年元

年元

十三

三

十三

六

九

十三年
侯敬
元侯
年元

年元

年元

年元

年元

年元

年元

年元

繁

以趙騎將從漢三年從擊諸侯功比吳侯千五百戶

四三八
五年康侯卿
侯博

三三六七
四年中三年侯安國元年

大
元符元平安國為人所殺國除

九十五

陸梁

詔以為列侯自置吏受令長沙王

二一七
九年十二月
丙辰年共侯榮

七

八

六五
後三年康侯慶忌元年
元年侯冉元年

二八
元鼎五年侯冉坐酎金國除

百七

高京

周苛起兵以內史入從擊破秦為御史大夫入九年四漢圖取諸侯心月內寅守陽功比辟侯周成

四

七

八

三

後五年坐繩
年繩
侯平侯元符四年
年平坐
為太常不緒治不敬國除

六十

離

元年四月戊寅鄧弱元年始所起及所絕

以長沙柱國侯千五百戶

四

三四六
四年侯種元

六

百四

義陵

徐廣口一作陽

九年九月丙子侯吳程元年

七

六

八

九

中

七

七

大

元

光

三

太

宣平

兵初起張平誅秦高相合諸侯兵鉅鹿九年四破秦定北為月武侯常山王陳餘以教元反張耳擊國年與大臣歸漢漢定趙為王卒于穀嗣其臣貫高不害廢為侯

七

六

五

八

九

中

七

七

大

元

光

三

太

三

東陽	高祖六年爲 中大夫以河 閭守擊陳稀 力戰功侯千 三百戶	二	七	八	五五三三	四年 建元元年 侯疆薨無	百六
開封	以右司馬漢 王五年初從 以中尉擊燕 定代侯比共 侯二千戶	一	一七	八	三九	中元三年 節侯 儼元年	百五
沛	高祖兄合陽 侯劉仲子侯	二	七	八	三九	中元三年 節侯 儼元年	百五
慎陽	爲淮陰舍人 告淮陰侯信 反侯二千戶	二	七	八	三三	中元六年 靖侯 願之元年	百五
	月甲寅侯樂 說元年	七	八	三三	三三	建元元年 侯買之坐 鑄白金棄 市國除	百五

<p>禾成</p> <p>以卒漢二年 初從以郎中 擊代斬陳豨 族千九百戶 正月巳 未孝侯 高邑元 年</p>	<p>堂陽</p> <p>以中涓從起沛 以郎入漢以將 軍擊籍爲惠侯 十一年正 坐守滎陽降楚 月巳未薨 免後復來以郎 侯孫赤元 擊籍爲上黨守 年 擊豨侯八百戶</p>	<p>祝阿</p> <p>以客從起菑 乘以十隊將 入漢以將軍十 一年 定魏太原破 正月巳 井陘屬淮陰 未孝侯 侯以甄度軍公 孫耳 擊籍及攻豨 元年 八百戶</p>
<p>二</p>	<p>二</p>	<p>二</p>
<p>七</p>	<p>七</p>	<p>七</p>
<p>八</p>	<p>八</p>	<p>八</p>
<p>四十九</p> <p>五年十四 懷侯年族 漸元漸薨 無後 國除</p>	<p>元德侯元年</p> <p>三十三</p> <p>六年六中</p>	<p>五後三年 侯歲坐 侯事國人 成國 元除</p> <p>四十六</p>
<p>百七</p>	<p>七七</p>	<p>七十四</p>

長修

以漢二年用
御史初從出
關以內史擊
諸侯功比項
昌侯以廷尉
死事千五百
戶

二五八
三年懷
侯中元

四九八
五年侯
年

陽平五
罪中五年
絕封侯相夫

三十三
元封四年
樂令無可
舞人擅絲
今開出四
國除

頁八

江邑

以漢五年為
御史用奇計
從御史大夫
周昌為趙相
而伐陳穉功
侯六百戶

七

元年侯
有元侯
除國罪

營陵

以三年為郎
中擊項羽以
將軍擊陳穉
得王黃為侯
與高祖統屬
劉氏世為侯
尉萬二千戶

七

六年侯
澤為琅
琊王國
除

五

八十八

土軍

高祖六年為
中地守以廷
尉擊陳穉侯
千二百戶就
國後為燕相
宣義元年

五

六年
孝侯
莫如
元年

三十三

二五八
二年
康侯
元年

建元
六年
侯生
元年

百三
與入妻
姦罪國
除

廣阿

以客從起沛
為御史守豐
三歲擊籍為
上黨守陳穉
反堅守侯千
八百戶後遷
御史大人

七

八

三千六

四十一

八九

建元
五年
侯越
元年

常廟酒
酸不敬
國除

須昌

以湯者為元
年切起漢中
軍東陳壽上
計欲還軍上
七道通後為
河間守陳瑜
誅都尉相如
侯千四百戶

七

八

五十四四

元年侯
有元侯
除國罪

百七

德

以代項上子
侯項王與王
湯父也廣漢
之弟也

一
十二年
十一月
庚辰
侯劉廣
元年

七

二
三年
通元
年

六

三
三

五
六年
侯鮑元
年

五
十

三
元鼎
四年
侯何
元年
除金國

百
七

高陵

以騎司馬漢
王元年從起
廢丘以都尉
破田橫龍且
追籍至東城
以將軍擊布
九百戶

一
十二年
十月
侯王周
元年

七

二
三年
侯惠
年

六

三
三

二
年
反國
除

九
十

期思

淮南王布中
大夫有郅上
書屠布反侯
二千石布盡
殺其宗族

一
十二年
十二月
癸卯
侯黃赫
元年

七

八

十三
十四年
赫薨無
後國除

百
三

穀陵

以卒從前二
年起格擊
定代為將軍
功侯

一
十二年
正月
乙丑
侯賈路
元年

七

八

六
七年
侯熊
元年

一
三

三
五年
建元
侯
元年

百
五

戚

以都尉漢二
年初起擊陽
夜廢丘破之
因擊南籍別
屬水韓信破
齊軍攻臧荼
遷為將軍擊
信侯合千戶

一
十二年
十二月
侯李必
元年

七

八

三
四年
侯齊
元年

六
十

二
建元
侯
元年

九
十

壯

以楚將軍上
三年降起臨
濟以郎中擊
籍陳孫功侯
六百戶

一
十二年
正月
侯
元年

七

八

三
五年
侯
元年

一
九

五
建元
侯
元年

百
一

徐廣曰
一作壯

成陽

以魏郡漢土
二年從起陽
武擊籍屬魏
豹豹反屬相
國彭越以太
原尉定代侯
六百戶

一十二年正月已酉定侯

七

八

十一十三十六

年信侯

建元元年信侯除

百十

桃

以客從漢工
二年從起定
陶以大錫青
擊布侯千戶
二月丁巳安侯
氏親也賜姓
劉襲元年

一十二年二月丁巳安侯

七

一絕七九年

相爲帝年景舍元

年申厲元建元

元光元年元鼎元年

百三十五

高梁

食其兵起以客
從擊破秦以列
侯入漢還定諸
侯常使約和諸
侯列卒兵聚侯
功比下侯嘉以
年常子齊襲食
侯九百戶

一十二年三月丙寅共侯

七

八

二十三

六

八十

元光三年元鼎元年

元封元年王取金

百六

紀信

以中河從起
漢以將軍擊
籍後攻盧縮
侯七百戶

一十二年六月壬辰侯

七

二六十七六二

三年夷後開後二年六月侯賜元

年陽反國除

八十

甘泉

以中河馬漢
王元年初從
起高陵屬劉
賈以都尉從
徐廣曰軍侯
一作景

一十二年六月壬辰侯

七

八

十十三十九

年侯有罪除

百六

鄢陵

以卒從起豐
入漢以都尉
擊籍茶侯七
百戶

一十二年六月壬辰侯

七

三

年侯無後國

五十二

茵

以中河前元
年從起單父
不入關以擊
徐廣曰得南陽侯二
一作茵千七百戶

一十二年六月壬辰侯

七

四五年四三

年侯有罪除

四十八

以越連敖從起豐別以郎將入漢擊諸侯以都尉族九百戶

十二年
六月壬
辰靖侯
赤元年
七

二二八二
二年赤子康中二
庚戌元年 年侯年有

七十五

以中涓騎從
起豐以郎將
入漢從擊諸
侯七百戶

十二年
六月
辰節
毛澤元
年

八
十一
十一
十一

中六年庚子有舜國除

七十九

記十八

氏夢

史記十九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黃川毛鳳臺
氏固固南甫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

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如芮王故著令使特王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贊曰漢以芮忠故特王之以非制故特著令背高祖定天下功臣非

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惟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

徐廣曰季文後七年靖王薨無嗣竟無過爲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

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間五十載追修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

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

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異姓同八王者夏內英伯張耳
共攻韓王侯也越盧涓韓信也

國名

侯功

牽惠

高后

孝文

孝景

建元至
元封六太初
年三十已後
六

七



十六

六

便	軼 <small>音大</small>	平都
長沙王子 侯二千石	長沙相侯 七百戶	以齊將高祖 三年降定齊二 侯千戶
七 <small>元年九月頃王吳淺</small>	六 <small>二年四月庚子侯秋翁元</small>	<small>五年六月乙亥</small>
八	二 <small>三年侯年</small>	八 <small>年</small>
二後七 十年恭 侯信 元	六 十 五 彭祖 元	二 十 年 成 元
一 十 前六 年侯	八 十 元	四 十 後元 年
九 十 元鼎五 年侯千	三 十 元封元 年侯秩 為東海 太守行 過不請 擅發卒 兵為衛 當斬會 赦國除	

右幸惠時三

扶柳	郊	南宮
高后姊長 姁子侯	呂后兄悼武王 身佐高祖定天 下呂氏佐高祖 治天下天下大 安封武王少子 產為郊侯	以父越人為高 祖騎將從軍以 大中大夫侯
<small>元年八月</small>	<small>元年四月</small>	<small>元年四月</small>
七 <small>年</small>	五 <small>年</small>	七 <small>年</small>
<small>高后八年九月呂產以呂王為漢相謀為不善大誅產臣誅諸呂</small>	<small>呂王呂產為漢相謀為不善大誅產臣誅諸呂</small>	<small>呂王呂產為漢相謀為不善大誅產臣誅諸呂</small>

壺關	軹	襄成	沛
孝惠子侯	孝惠子侯	孝惠子侯	呂后兄康侯 少子侯奉呂 宣王寢園
四 元侯辛卯四月年 年武邦月年 國除王淮武年 除王淮武年	三 元侯辛卯四月年 年朝卯月年 國除王常朝年 除王常朝年	一 元侯辛卯四月年 年義卯月年 國除王常朝年 除王常朝年	七 元侯辛卯四月年 年其不為侯種年 除王不為侯種年 除王不為侯種年

博成	平定	梧
功侯 悼武王出榮陽	侯一云項涓 將功用齊丞相 擊項籍得樓煩 漢以臬騎都尉 留以家車吏入 以卒從高祖起	功侯 築長安城先就 作長樂未央宮 入漢後為少府 以軍匠從起郊
三 年侯敬侯乙酉四月年 年無侯乙酉四月年 除王無侯乙酉四月年	八 元齊敬乙酉四月年 年受侯乙酉四月年 除王受侯乙酉四月年	六 年延陽齊乙酉四月年 年成侯乙酉四月年 除王成侯乙酉四月年
	四十 年元應侯恭年六	三十 年元應侯恭年六
	六十	九 年元偃侯靖年三元中
	七 年二居延侯庚年二光元 年元昌侯年二鼎元 除國罪有昌侯年四鼎元	八 年元奴戎侯年三光元 年元奴戎侯年三光元 除國罪有昌侯年四鼎元

元	申	二	元
年	頃	月	年
吳	侯	壬	十
陽			後
元			二
七	十		
侯	頃		
福			
元	六		
年			
一	十		中
周	年		元
元			後
			二
哀	四		
侯	周		
元	覺		
無			
後			
國			
除			

七
二年五月丙申
侯劉客鄂
元年
一
客爲侯鄂
楚王
國除

年	章元	候劉	丙申	五月	二年
國除	陽土	爲城	侯章	二年	孝文

四年	二月	癸未	侯太	元年
高后	七年	太爲	呂王	國除

呂后昆弟子用

淮陽丞相侯

四年四月丙申侯勝元年
八年侯勝坐呂氏事除

以執矛從高祖

入漢以中尉破

中邑

曹咎用呂相侯

六百戸

五
四年四月
丙申
真侯
朱通
元年

七十
後元二年
悼侯
元年

六

以隊卒從高祖

起沛屬皇訢以

樂平

郎擊陳餘用衛

尉侯六百戶

年元後
三十二

五十一

建元六年侯倬坐以買田宅不法又請求吏罪國除

卷之六

三

山都

高祖五年為郎
中柱下令以衛
將軍擊陳豨用
梁相侯

四年四月
丙申
貞侯
王恬
開元

五

三

四年
惠侯
中侯
黃元

十二

三

四年
敬侯
龍侯
元

三十

元
時侯
六年
當侯

八

元
元
侯
生
奴
入
上
苑
林
國
除

松茲

徐廣曰
一作祝

兵初起以舍人從
起沛以郎吏入漢
還得雍王邯家屬
功用常山丞相侯

四年四月
丙申
夷侯
徐厲

五

六

七年
康侯
悼侯
元

七十

二十

元
中侯
侯
元

四

五

建元
六年
侯
有罪
國除

成陶

徐廣曰
一作陰

以卒從高祖起單
父為呂氏舍人度
呂氏淮之功用河
南守侯五百戶

四年四月
丙申
夷侯
周信

五

二十
年
侯
勃元

三

五十
年
侯
有罪
國除

俞

如淳曰
音輸

以連敖從高祖破
秦入漢以都尉定
諸侯功比朝陽侯
嬰死子它襲功用
大中大夫侯

四年四月
丙申
侯
呂氏
它元

五

八年

除

滕

以舍人郎中十
二歲以都尉屯
霸上用楚相侯

四年四月
丙申
侯
呂氏
更始
元

五

八年

除

醴陵

以卒從漢王二年
初起櫟陽以卒吏
擊項籍為河南都
尉長沙相侯六百
戶

四年四月
丙申
侯
趙元

五

三

四年
侯
趙元

除

呂氏昆弟子候

齊悼惠王子侯

元	興	侯	丁	四	六
年	居	劉	酉	月	年
三					
一					
除	王	濟	居	侯	二
	國	北	爲	興	年

一作鉅

呂肅王子侯

六年四月丁酉
高戶八年
通元
呂氏
除事國

信都

以張敖魯元
太后子侯

八年四月丁酉
侯倬元年

季文元年侯有罪除國

樂昌

以張敖魯元
太后子侯

八年四月丁酉
元侯受

年元侯有國
文受罪除

祝茲

呂后昆弟子侯

八年四月丁酉
侯呂榮
元年坐
呂氏事
誅國除

建陵

以大謁者侯
宦者多奇計

八年四月丁酉
侯張澤
元年九月
奪侯
國除

東平

以燕王呂通弟侯

徐廣曰
一作康

八年五月丙辰
漢呂氏
元年
呂氏事
誅國除

右高后時

陽信

高祖十二年為郎
以典客奪趙王呂
祿印關殿門拒呂
產等入共尊立季
文侯二千戶

軹

高祖十年為郎從
軍十七歲為大中
大夫迎季文代用
車騎將軍迎太后
侯萬戶薄太后弟
以家吏從高祖起山
東以都尉從之榮陽
食邑以代中尉勸代
王入驂乘至代邸王
卒為帝功侯千四百
戶

壯武

清郭

以齊哀王舅父侯

季文

季景

十二年
元年
十月
辛丑
侯劉
九
元年
意中
侯年
五十

五
除罪
國有
意中
侯年
六十

十四
元年
四月
乙巳
侯乙
三
元年
奴成
侯年
一十

六十
除罪
國有
意中
侯年
六十

三十
元年
四月
辛亥
侯宋
一
元年
昌元
侯年
一十

一十
除國
侯昌
元年
中元
四十

五
元年
四月
辛卯
侯宋
一
元年
昌元
侯年
一十

一十
除國
侯昌
元年
中元
四十

周陽

以淮南厲王舅父侯

樊

以睢陽令高祖初
起從阿以韓家子
還定北地用常山
相侯千二百戶

管

齊悼惠王子侯

斥丘

齊悼惠王子侯

元年四月
月辛未
侯趙兼
五
元年
有罪
國除
季文前

十四
元年
六月
丙寅
侯寅
九
元年
除廣
侯年
十五

九
除國
侯恭
元年
中元
三十

十二
元年
二月
辛卯
侯方
三
元年
除罪
國有
侯年
四十

二
元年
五月
甲寅
侯恭
八
元年
奴戎
侯年
六十

二
除國
侯戎
元年
三
侯年
三十

一十
元年
四月
甲寅
侯劉
九
元年
奴侯
侯年
五十

二
除國
侯偃
元年
三
侯年
三十

齊悼惠王

營

齊悼惠王子侯

四年五月
甲寅十
平侯
劉信
都元
年
十
二
侯
廣
除
國
年

楊虛

齊悼惠王子侯

四年五月
甲寅十
平侯
劉信
都元
年
十
二
侯
廣
除
國
年

枋音力

齊悼惠王子侯

四年五月
甲寅十
平侯
劉信
都元
年
十
二
侯
廣
除
國
年

安都

齊悼惠王子侯

四年五月
甲寅十
平侯
劉信
都元
年
十
二
侯
廣
除
國
年

平昌

齊悼惠王子侯

四年五月
甲寅十
平侯
劉信
都元
年
十
二
侯
廣
除
國
年

武城

齊悼惠王子侯

四年五月
甲寅十
平侯
劉信
都元
年
十
二
侯
廣
除
國
年

白石

齊悼惠王子侯

四年五月
甲寅十
平侯
劉信
都元
年
十
二
侯
廣
除
國
年

波陵

以陽陵君侯

四年五月
甲寅十
平侯
劉信
都元
年
十
二
侯
廣
除
國
年

南鄭
徐廣曰一作朝

以信平君侯

七年
二月
元侯起
復父
故爵
關級
侯

阜陵

以淮南厲王子侯

八年
五月
元侯
安元
國除
淮南
王

安陽

以淮南厲王子侯

八年
五月
元侯
安元
國除
淮南
王

陽周

以淮南厲王子侯

八年
五月
元侯
安元
國除
淮南
王

東城

以淮南厲王子侯

七年
五月
元侯
安元
國除
淮南
王

犂

以齊相召平
子侯千四百
一十戶

十
四月
元侯
安元
國除
淮南
王

鉞

以北地都尉孫
卬匈奴入北地
力戰死事子侯

十
四月
元侯
安元
國除
淮南
王

弓高

以匈奴相國降故
韓王信薛子侯千
二百三十七戶

十六
六月
元侯
安元
國除
淮南
王

六十
年
元侯
安元
國除
淮南
王

六十
年
元侯
安元
國除
淮南
王

六十
年
元侯
安元
國除
淮南
王

襄成

以匈奴相國降

侯故韓王信太

子之子侯千四

百三十二戶

季文元年舉淮陽

守從高祖入漢功

故安

丞相侯二千七百

十一戶

章武

以孝文后弟

侯萬一千八

百六十九戶

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後元七年壬子
 澤侯元之元年

六十

五十

元朔四年侯澤之坐詐病不從不敬除國

後元三年四月丁巳節候申屠嘉元年
五
前二年卷一
前二年卷一

十四

九
年元庚辰安清年二附元

元鼎元年
與坐
爲九
江太
守有
罪國
除

後元 七年 六月 乙卯 景侯 寶出 國元 年

一六十六

元元完侯恭年七前

年元坐常侯年三光元

元狩
元年
侯常
坐謀
殺入
未殺
罪國
除

南皮

以孝文后兄竇

長君子侯六千

四百六十戶

右孝文時八十二

平陸

楚元王子侯

三千二百六

十七戸

休

楚元王子侯

季景
六一

六十

建元元年
六年十年
五十六
良元林八
年除

卯年乙酉
乙酉年
除上國為楚侯禮三年

元三年侯富以
年兄子戌爲楚
四王友富與家
月屬至長安北
乙闕目歸不能
巳相教上印綬
侯詔復王後以
富平陸侯爲赴
元王更封富爲
年紅侯

沈猶

楚元王子侯千

三百八十戶

紅

楚元王子侯千

七百五十戶

宛胸

楚元王子侯

魏其

以大將軍屯滎陽扞
吳楚七國反已破爲
侯三千三百五十戶

棘樂

楚元王子侯戶

千二百一十三

俞

以將軍吳楚反時擊
齊有功布故彭越舍
人越反時布使齊還
已梟越布祭哭之當
亨出忠言高祖赦之
黥布反布爲都尉戶
千八百

建陵

以將軍擊吳楚
功用中尉侯戶
一千三百一十

建平

以將軍擊吳楚
功用江都相侯
戶三千一百五十

十元
四月年

六元
劉侯

十元
侯受坐故
爲宗正聽
室不具宗
除國

四元
侯悼

四元
侯悼

十元
侯悼

二元
侯純

二元
侯純

四元
侯賁

九元
侯賁

十四元
侯劉

十四元
侯劉

六元
侯布

六元
侯布

十元
侯敬

十元
侯敬

十一元
侯嘉

十一元
侯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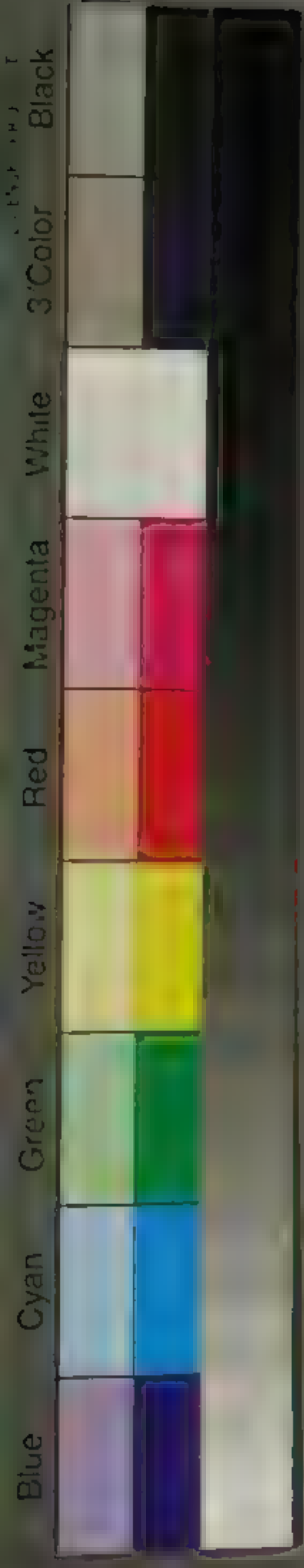
平曲	江陽	遼
以將軍擊吳 楚功用隴西 太守侯戶三 千二百二十	以將軍擊吳楚 功用趙相侯戶 二千五百四十 一	以趙相建德王遂及 建德不聽死事子侯 戶千九百七十
六年四月 中元四年 侯昆	六年四月 中元四年 侯昆	六年四月 中元四年 侯昆
父僕除罪國有	父僕除罪國有	父僕除罪國有
建元三年 三十 六	建元三年 三十 六	建元三年 三十 六
元鼎五年	元鼎五年	元鼎五年

新市	商陵	山陽	安陵
以趙內史王慎王 遂及慎不聽死事 子侯戶一千十四	以楚太傅趙夷吾 王戊及不聽死事 子侯千四十五戶	以楚相張尚王戊 及尚不聽死事子 侯戶千一百一十 四	以匈奴王降侯戶 一千五百一十七
中元二年 後元元年 九	中元二年 後元元年 九	中元二年 後元元年 九	中元二年 後元元年 九
侯昆	侯昆	侯昆	侯昆
國除	國除	國除	國除
建元三年 三十 六	建元三年 三十 六	建元三年 三十 六	建元三年 三十 六
元鼎五年	元鼎五年	元鼎五年	元鼎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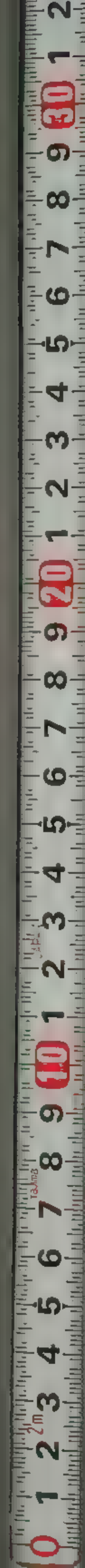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

史記十九終

楚山鳳鶴
氏周



史記
上



史記二十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
 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
 戎狄是應荆荼是徵毛詩傳曰應當也鄭玄曰徵艾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
 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
 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
 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將卒以
 次封矣

國名	侯功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已後
----	----	----	----	----	----	----	----------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翁	持裝	親陽	若陽
匈奴相降 侯元朔二年 將軍擊匈奴 將軍擊匈奴 封侯有功並	匈奴都尉降侯 一 六年後 元朔九年 元朔九年	匈奴相降侯 三 四年十月 元朔八年 元朔五年	匈奴相降侯 三 四年十月 元朔八年 元朔五年
六年侯 信為前 將軍擊 匈奴遇 單于兵 敗信降 匈奴國 除	六	元朔五年 匈奴相降侯 五 元朔五年 匈奴相降侯 五	元朔五年 匈奴相降侯 五 元朔五年 匈奴相降侯 五
	元鼎元年 侯樂 元鼎元年 侯樂 元鼎元年 侯樂		

長平	平陵
以元朔三年 年再擊車 騎將軍擊 匈奴取朔 方河南功 侯元朔五年 年以大將 軍擊匈奴 破右賢王 益封三千 戶	以都尉從 車騎將軍 擊匈奴青 功侯以元 朔五年用 游擊將軍 從大將軍 益封
二年三月 月丙辰 烈侯衛 青元朔 徐廣曰 封五年 薨	二年二月 月丙辰 侯蘇建 元朔六年
六	六
六	六
太初元年 年今侯 伉元	元鼎六年 年侯建 為右將軍 軍與翁 侯信俱 敗獨身 脫來歸 當贖國 除

岸頭

以都尉從
車騎將軍
青擊匈奴
功侯元朔
六年從大
將軍益封

五

二年六
月壬辰
侯張次
公元年

元狩元
年次公
坐與淮
南王女
陵姁及
受財物
罪國除

平津

以丞相詔
所褒侯

四

三年十
一月乙
丑獻侯
公孫弘
元年

二

元狩三
年侯元
慶侯

四六

三

元狩四
年侯慶
坐爲山
陽太守
有罪國
除

涉安

以匈奴
單于太
子降侯

三

三年四
月丙子
侯於單
元年
五年卒
無後國
除

昌武

以匈奴王
降侯以昌
武侯從驃
騎將軍擊
左賢王功
益封

三

四年七
月庚申
侯趙中
安稽元
年

六

六

一

二年
侯充
國元

五五

太初元
年侯充
國絕亡
後國除

襄城

以匈奴相
國降侯

三

四年七
月庚申
侯無龍
元年一
云乘龍

六

六

六

一

太初四
年侯
元龍
從定
野侯二
戰死元
年

南苑

徐廣曰
匹孝友

以騎將軍
從大將軍
青擊匈奴
得王功侯
太初二年
以丞相封
爲葛繹侯

二

五年四
月丁未
侯公孫
賀元年

六

四

元鼎五
年賀坐
酎金國
除絕十
歲

三

太初二
年三月
丁卯封
葛繹侯
征和
年賀子
敬辟有
罪國除

合騎

以護軍都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賢王庭得王功侯元朔六年增封

五年四月丁未
二侯公係
赦元年

元狩二年敖將
兵擊匈奴與驃
騎將軍
期後畏懦當斬
贖爲庶人國除
元狩五年侯蔡
以丞相
侵盜孝
景園神
道掘地
罪自殺
國除

樂安

以輕車將
軍再從大
將軍擊
匈奴得王
功侯

五年四月丁未
李蔡四
元年

年侯蔡以丞相
景園神道墟地
罪自殺國除

龍額

以都尉從
大將軍青
擊匈奴得
王功侯元
鼎六年以
橫海將軍
擊東越功
爲案道侯

五年四月丁未
侯韓說
元年

五鼎	元年五	征和元
年侯說	月丁卯	年子長
四	六	代有罪
中酎金	案道侯	絕子曾
國絕	說元年	復封焉
歲復侯		龍額

隨成

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攻農吾先登石累得王功侯

五年四月乙卯
二侯趙不虞元年

元符三年侯不虞坐爲
一尉劾奴定襄都
敗太守以聞非實坐謾

從平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賢王庭數爲鴈行上石山先登功侯

五年四月乙卯
公孫戊
奴元年

元狩三年侯戎
奴坐爲上郡太
守發兵擊匈奴
不以聞護國除

涉輒

以校尉三
從大將軍
青擊匈奴
至右賢王
庭得王虜
闕氏功侯

五年四月丁未
二
李朔元年

元狩元
年侯朔
有罪國
除

博望	發干	陰安	宜春
以校尉從 大將軍六 年擊匈奴 知水道及 前使絕國 大夏功侯	以父大將 軍青破右 賢王功侯	以父大將 軍青破右 賢王功侯	以父大將 軍青破右 賢王功侯
一 六年三月 侯張騫 元年	二 五年四月 侯衛登 元年	二 五年四月 侯衛不 疑元年	二 五年四月 侯衛仇 元年
元狩二 年侯騫 坐以將軍 擊匈奴 一 奴良懦 當斬贖 國除	四 元鼎五 年侯登 坐酎金 國除	四 元鼎五 年侯不 疑坐酎 金國除	元鼎元 年侯仇 坐矯制 不害國 除

冠軍	衆利
以嫖姚校 尉再從大 將軍六年 從大將軍 擊匈奴斬 相國功侯 元狩二年 以驃騎將 軍擊匈奴 至祁連山 封迎渾邪 王益封擊 左右賢王 益封	以上谷太 守四從大 將軍六年 擊匈奴首 虜千級以 上功侯
一 六年四月 景桓侯 霍去病 元年	一 六年五月 侯祁賢 元年
元鼎元 年侯哀 元姁 六	元狩二 年侯賢 坐爲上 谷太守 一 入戌卒 財物上 計謾罪 國除
元封元 年侯無 姁薨除 後國除 徐廣曰 姁字子 侯爲武 帝封奉 帝封泰 山暴病 死	

潦

以何奴趙
王降侯

宜冠

以校尉從
驃騎將軍
擊匈奴侯
功故匈奴
歸義

元煖趙悼壬七元
年訾王侯午月年

除國後無死訾煖年二狩元

年元識不高侯亥乙月正年二
除罪斬實不增軍奴擊不四元
國贖當以首功戰匈奴識年狩

輝渠

驃騎將軍
擊匈奴得
王功侯以
校尉從驃
騎將軍二
年虜五王
功益封故
匈奴歸義

五
多忠月二年
元侯乙丑二

三
元侯四年
年屯元鼎

三六

四

從驃

以司馬再
從驃騎將
軍數得入
匈奴如騎
王子騎將
功侯以何
河將軍元
封二年擊
樓蘭功復
侯

五
奴侯月二年
元趙丁丑五

四
金奴年元
國坐侯鼎
除甬破五

泥野四

年元奴被侯年三

一
除所軍匈奴破二
得為奴軍奴年
國虜失擊以侯

河綦	順梁 <small>一作輝</small>	潔陰	下麾
以匈奴右 王與渾邪 降侯	以匈奴 王降侯	以匈奴渾 邪王將眾 十萬降侯 萬戶	以匈奴 王降侯
四月三年七 庚侯壬午 黎元年烏 二餘利四 年鞬元六	四月三年七 悼侯壬午 訾元年偏 一無後國 除	四月二年七 定侯壬午 邪元年渾 六年元鼎 蘇元年魏 侯元針五 後國除	五月二年六 侯呼乙亥 尼元年毒 四伊煬侯 年軒元即二 六
四			四

壯	符離	常樂
以匈奴歸 義匈奴因 淳王從驃 騎將軍四 年擊左工 以少破多 捕虜二千 一百人功 侯	以匈奴大 常戶與渾 邪降侯	以匈奴大 常戶與渾 邪降侯
三月四年六 侯丁卯 支侯復陸 元年二 年假元 四六	三月四年六 侯丁卯 德元路博 年六	四月三年七 肥侯壬午 雕元年六
	六	六
四		二 年今侯 廣漢元
	太初元 年侯路 博德有 罪國除	

衆利	湘成	義陽	散
以匈奴歸 義樓刺王 從驃騎將 軍四年擊 右王手自 劒合功侯	以匈奴符 離王降侯	以北地都 尉從驃騎 將軍四年 擊左王得 王功侯	以匈奴都 尉降侯
三 年 即 軒 元 六	三 洛 元 年 四 除 四 洛 國	三 元 年 四 年 六 六	三 吾 元 年 四 年 六 六
五 元 年 當 時 一 四		六 四	六 二 太 初 三 年 安 漢 元 年

臧馬	周子 南君	樂通
以匈奴 王降侯	以周後 紹封	以方 術侯
四 年 六 五 年 延 侯 一 年 死 丁 卯 一 年 不 得 康 侯 元 年 置 復 元 年 國 除	三 嘉 元 年 四 年 十 三 年 四 年 四 年 三 四	一 大 元 年 將 軍 利 侯 五 年 大 有 罪 斬 國 除

瞭

以匈奴歸
義王降侯

四年六月丙午侯次
元年公元
五年侯次公坐耐金
國除

術陽

以南越王兄越高昌侯

四年侯建德元年
五年侯建德元年

龍亢

以校尉櫻
世樂擊南
越死事于
侯

五年三月壬午
元封六年
廣德有罪
除國

成安

以校尉韓千秋擊南越死事子侯

元年	三 月壬子	五年
國除	侯延年	元封六
	六年有異	侯延

見。

以屬國大
且渠擊匈
奴功侯

五年五月戊戌
二昆侯渠
復累元
年六

四

騏

以屬國騎
擊匈奴捕
單于兄功
侯

五年五月壬子
二侯駒幾六
元年一
云駒幾

四

梁期

以屬國都尉五年間
出擊匈奴
得復累
繆等功侯

二月五年七
侯任彼六
胡元年

四

牧丘

以丞相及
先人萬石
積德謹行
侯

五年九月廿六
格伏石
慶元年

二年
侯德
元年

隨桃	安道	將梁	滕
以南越蒼 梧上聞漢 兵至降侯	以南越揭 陽今聞漢 兵至自定 降侯	以樓船將 軍擊南越 摧鋒却敵 侯	以南越 將降侯
六年四 月癸亥 侯趙光 元年	六年三 月乙酉 侯揭陽 令定元 年	六年三 月乙酉 侯楊僕 元年	六年三 月乙酉 侯畢取 元年
六	六	三侯僕有 元封四 罪國除	六
	四		四

湘成	海常	北石	下酈
以南越桂 林監聞漢 兵破番禺 論既駱兵 四十餘萬 降侯	以伏波司 馬補得南 越工建德 功侯	以故東越 衍侯佐繇 王斬餘善 功侯	以故甌駱 左將斬西 于王功侯
六年五 月壬申 侯監居 翁元年	六年七 月乙酉 莊侯蘇 弘元年		
六	六		
四		九年正 月壬午 侯吳陽 元年	元年四 月丁酉 侯左將 軍黃同 元年
	太初元 年侯弘 死無後 國除	太初四 年今侯 首元年	四

繚嫫

以故校尉
從橫海將
軍說擊東
越功侯

藥兒

以軍卒斬
東越徇北
將軍功侯

開陵

以故東越
建成侯與
孫王共斬
東越王餘
功侯

臨蔡

以故南越
郎聞漢軍
破番禺為
伏波得南
越相呂嘉
功侯

東成

以故東越
繇王斬東
越王餘善
功侯萬戶

無錫

以東越將
軍漢兵至
棄軍降侯

涉都

以父棄故
南海守漢
兵至以城
邑降子侯

元五年
乙卯
侯劉一

二年
侯福有

元年閏
月癸卯
莊侯轅
終吉元
六
年終吉
曰問廣
月也四

太初元
年終吉
死無後
國除

元年閏
月癸卯
侯建元
年成元

六四

元年閏
月癸卯
侯孫都
元

六四

元年閏
月癸卯
侯居元
年服元

六四

元年閏
月癸卯
侯多軍
元

六四

元年閏
月癸卯
侯中元
年嘉元

太初二
年侯嘉
薨無後
六
國除

平州	荻苴	澶清	驪茲
以朝鮮 將漢兵 至降侯	以朝鮮相 漢兵至圍 之降侯	以朝鮮尼 谿相使人 殺其王右 渠來降侯	以小月氏 若苴王將 眾降侯
三年四月 丁卯侯 元映 如淳 音曰 除國後	三年四月 月侯朝 鮮相韓 陰元年 三年六	四年 四月 三 四 四	四年 四月 三 四 四
太初元 年侯稽 谷姑薨 除後國			

幾	浩	瓠	徐廣口
以朝鮮王 子漢兵圍 朝鮮降侯	以故中郎 將將兵捕 得車師王 功侯	瓠音胡 攝之注反 王將眾千 騎降侯	以小月支 在河東
四年 三月 癸未 侯張 元月 六年 六月 元月	四年 正月 甲申 侯申 一 害橋 死當 國除 三封 元月	四年 正月 乙酉 侯乙 者元 年元	四年 正月 甲申 侯申 一 害橋 死當 國除 三封 元月

涅陽

以朝鮮相
路人漢兵
至首先降
道死其子
侯

四年三
月壬寅
二
庚侯子
死無後
最元年
國除

右太史公本表

當塗

魏不害以圉守尉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蒲

蘇昌以圉尉史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濠陽

江德以圉尉齋夫共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富民

田千秋家在長陵以故高廟寢郎上書諫孝武曰子弄父
兵罪當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黃帝涉江上書
至意拜為大鴻臚征和四年為丞相封三千戶
病死子順代立為虎牙將軍擊匈奴不至質誅死國除

音義曰質
所期處也

右孝武封國名

後進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故
復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編于左方今後好事者得
觀成敗長短絕世之適得以自戒焉當世之君子行權
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以建功有土封侯立名當世豈不
盛哉觀其持滿守成之道皆不謙讓驕蹇爭權喜揚聲譽
知進不知退終以殺身滅國以三得之
以三得之者即上所謂行權
合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也
及身失之不能傳功於後世令恩德流子孫豈不悲哉夫
龍頤侯曾為前將軍世俗順善厚重謹信不與政事退讓
愛人其先起于晉六卿之世有土君國以來為王侯子孫
相承不絕歷年經世以至于今凡八百餘歲豈可與功臣
及身失之者同日而語之哉悲夫後世其誠之

博陸

霍光家在不陽以兄驃騎將軍故貴前事武帝覺捕得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

文穎曰博廣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潁曰漁陽有

神陵城也

中輔幼主昭帝為大將軍謹信用事擅治尊為大司馬

益封邑萬戶後事宣帝歷事三主天下信鄉之益封二萬

戶子禹代立謀反族滅國除

柁

漢書曰我曰首奴在

金翁叔名曰磾以匈奴休屠王太子從渾邪

王將眾五萬降漢歸義侍中事武帝覺捕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謹厚益封三千戶子弘代立為奉車都尉事宣帝

安陽

上官桀家在隴西以善騎射從軍稍貴事武帝為左將軍覺捕斬侍中謀反者馬何羅弟重合侯通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謀反族滅國除

桑樂

上官安以父桀為將軍故貴侍中事昭帝安女為昭帝夫人立為皇后故侯三千戶驕蹇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父子謀反族滅國除

富平

張安世家在杜陵以故御史大夫張湯子武帝時給事尚書為尚書令事昭帝謹厚習事為光祿勳右將軍輔政十三年無適過侯三千戶及事宣帝代霍光為大司馬用事益封萬六千戶子延壽代立為太僕侍中

義陽

傅介子家在北地以從軍為郎為平樂監昭帝時刺殺外國王天子下詔書曰平樂監傅介子使外國殺樓蘭王以直報怨不煩師有功其以邑千三百戶封介子為義陽侯子厲代立爭財相告有罪國除

商利

王山齊人也故為丞相史會騎將軍上官安謀反山說安

與

與俱入丞相斬安山以軍功爲侯三千戶上書願治民爲代太守爲人所上書言繫獄當死會赦出爲庶人國除

建平

杜延年以故御史大夫杜周子給事大將軍幕府發覺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等罪封爲侯邑二千七百戶拜爲太僕元年出爲西河太守五鳳三年入爲御史大夫

弋陽

任宮以故上林尉捕格謀反者左將軍上官桀殺之便門封爲侯二千戶後爲太常及行衛尉事節儉謹信以壽終傳於子孫

宜城

燕蒼以故大將軍幕府軍吏發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罪有功封侯邑二千戶爲汝南太守有能名

宜春

王訢家在齊本小吏佐史稍遷至右輔都尉武帝數幸扶風郡訢共置辨拜爲右扶風至孝昭時代桑弘羊爲御史

安平

大夫元鳳三年代田千秋爲丞相封二千戶立二年爲人所上書言暴自殺不殊子代立爲屬國都尉楊敞家在華陰故給事大將軍幕府稍遷至大司農爲御史大夫元鳳六年代王訢爲丞相封二千戶立二年病死子賁代立十三年病死子翁君代立爲典屬國三歲以季父惲故出惡言繫獄當死得免爲庶人國除

右孝昭時所封國名

陽平

蔡義家在溫故師受韓詩爲博士給事大將軍幕府爲杜城門候入侍中授昭帝韓詩爲御史大夫是時年八十衰老常兩人扶持乃能行然公卿大臣議以爲爲人主師當以爲相以元平元年代楊敞爲丞相封二千戶病死絕無後國除

扶陽

韋賢家在魯通詩禮尚書爲博士授魯大儒入侍中爲昭帝師遷爲光祿大夫大鴻臚長信少府以爲人主師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千八百戶爲丞相五歲多恩不習吏事免相就第病死子玄成代立爲太常坐祠廟騎奪爵爲關內侯

平陵

范明友家在隴西以家世習外國事使護西羌事昭帝拜爲度遼將軍擊烏桓功侯二千戶取霍光女爲妻地節四年與諸霍子禹等謀反族滅國除

營平

趙充國以隴西騎士從軍得官侍中事武帝數將兵擊匈奴有功爲護軍都尉中事昭帝昭帝崩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封二千五百戶

陽成

田延年以軍吏事昭帝發覺上官桀謀反事後畱遲不得

封爲大司農本造廢昌邑王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七百戶逢昭帝崩方上事竝急因以盜都內

錢三千萬

漢書曰官表曰司農屬官有都內

發覺自殺國除

平丘

王遷家在衛爲尚書郎習刀筆之文侍中事昭帝帝崩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戶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坐受諸侯王金錢財漏洩中事誅死國除

樂成

霍山者大將軍光兄子也光未死時上書曰臣兄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諡景桓侯絕無後臣光願以所封東武陽邑三千五百戶分與山天子許之拜山爲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冠軍

霍雲以大將軍兄驃騎將軍適孫爲侯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驃騎將軍去病擊匈奴有功封爲冠軍侯薨卒子

侯代立病死無後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以其邑三千戶封雲爲冠軍侯後生謀反族滅國除

平恩

許廣漢家昌邑坐事下蠶室獨有一女嫁之宣帝未立時素與廣漢出入相通卜相者言當大貴以故廣漢施恩甚厚地節三年封爲侯邑三千戶病死無後國除

昌水

田廣明故郎爲司馬稍遷至南郡都尉淮陽太守鴻臚左馮翊昭帝崩議廢昌邑王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本始二年封爲侯邑二千三百戶爲御史大夫後爲祁連將軍擊匈奴軍不至質當死自殺國除

高平

魏相家在濟陰少學易爲府卒史以賢良舉爲茂陵令遷河南太守坐賊殺不辜繫獄當死會赦免爲庶人有詔守茂陵令爲揚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遷爲

大司農御史大夫地節三年譖毀韋賢代爲丞相封千五百戶病死長子賓代立坐祠廟失侯

博望

許中翁名以平恩侯許廣漢弟封爲侯邑二千戶亦故有私恩爲長樂衛尉死子延年代立

樂平

許翁孫以平恩侯許廣漢少弟故爲侯封二千戶拜爲強弩將軍擊破西羌還更拜爲大司馬光祿勳亦故有私恩故得封嗜酒好色以早病死子湯代立

將陵

史子回名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六百戶與平臺侯昆弟行也子回妻宜君故成王孫嫉妬殺侍婢四十餘人盜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爲媚道爲人所上書言論棄市子回以外家故不失侯

平臺

史子叔名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五百戶衛太子時

史氏內一女於太子嫁一女魯王今見魯王亦史氏外孫也外家有親以故貴數得賞賜

樂陵

史子長高以宣帝大母家貴侍中重厚忠信以發覺霍氏謀反事封二千五百戶

博成

張章父故潁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卧馬櫪間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諸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爲侯封三千戶

都成

金安上先故匈奴以發覺故大將軍霍光子禹等謀反事有功侯二千八百戶安上者奉車都尉柅侯從羣子行謹善退讓以自持欲傳功德於子孫

平通

楊惲家在華陽故丞相楊敞少子任爲郎好士自喜知人居衆人中常與人顏色以故高昌侯重忠引與屏語言霍

氏謀反狀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爲光祿勳到五鳳四年作爲妖言大逆罪畧斬國除

高昌

董忠父故潁川陽翟人以習書詣長安忠有材力能騎射

用短兵給事黃門

漢書東方朔傳曰武帝微待出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其家子能騎射者則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與張章相習知章告語忠霍禹謀反狀忠以語常侍騎郎楊惲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今爲梟騎都尉侍中坐祠宗廟乘小車奪百戶

爰戚

趙成用發覺楚國事侯二千三百戶地節元年楚王與廣陵王謀反成發覺反狀天子推恩廣德義下詔書曰無治廣陵王廣陵王不變更後復坐祝詛滅國自殺國除今帝復立子爲廣陵王

鄼

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朕聞漢之興相國蕭何功第一

今絕亡後朕甚憐之其以邑三千戶封蕭何玄孫建世爲
鄼侯

平昌

王長君名無故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衛太子時嫁太子
家爲太子男史皇孫爲配生子男絕不聞聲問行且四十
餘歲至今元康元年中詔徵立以爲侯封五千戶宣帝舅
父也

樂昌

王稚君名武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以宣帝舅父外家
封爲侯邑五千戶平昌侯王長君弟也

邛城

王奉光家在房陵以女立爲宣帝皇后故封千五百戶言
奉光初生時夜見光其上傳聞者以爲當貴云後果以女
故爲侯

安遠

鄭吉家在會稽以卒伍起從軍爲郎使護將施刑士田渠

黎會匈奴單于死國亂相攻日逐王將衆來降漢先使語
吉吉將吏卒數百人往迎之衆頗有欲還者因斬殺其渠
率遂與俱入漢以軍功侯二千戶

博陽

邴吉家在魯本以治獄爲御史屬給事大將軍幕府常施
舊恩宣帝遷爲御史大夫封侯二千戶神爵二年代魏相
爲丞相立五歲病死子翁孟代立爲將軍侍中甘露元年
坐祠宗廟不乘大車而騎至廟門有罪奪爵爲關內侯

建成

黃霸家在陽夏以役使徙雲陽以廉吏爲河內守丞遷爲
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坐見知夏侯勝非詔書大不敬罪
久繫獄三歲從勝學尚書會赦以賢良舉爲揚州刺史潁
川太守善化男女異路耕者讓畔賜黃金百斤秩中二千
石居潁川入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

爲丞相封千八百戶

西平 于定國家在東海本以治獄給事爲廷尉史稍遷御史中丞上書諫昌邑王遷爲光祿大夫爲廷尉乃師受春秋變道行化謹厚愛人遷爲御史大夫代黃霸爲丞相

右孝宣時所封

陽平

王稚君名家在魏郡故丞相史女爲太子妃太子立爲帝女爲皇后故侯千二百戶初元以來方盛貴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者多得其方未聞其有知略廣宣於國家也

史記二十

西平陽平

史記二十一

西平陽平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國名 王子號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河間

五年正

元朔三

茲

獻王

二侯明

二除徐廣

子

元年

掠殺人棄市

安成

長沙 定王

六年七

月乙巳

一六

六

元年个

侯自當六六

四

思侯劉

蒼元年

杏山	句陵	句容	宜春
楚安 王子	長沙 定王 子	長沙 定王 子	長沙 定王 子
六年後 九月壬戌侯劉 成元年	六年七 月乙巳 侯劉福 元年	六年七 月乙巳 哀侯劉 黨元年	六年七 月乙巳 侯劉成 元年
一六	一六	一六	一六
六	六		六
四成 五年侯 金國除	四福 五年侯 金國除		四成 五年侯 金國除

浮丘	廣戚	丹楊	貽台
楚安 王子	魯恭 王子	江都 易王 子	江都 易王 子
六年後 九月壬戌侯劉 不審元			
一六			
五年 今侯 霸元	元年上 月丁酉 節侯劉 徐廣口 擇元將	元年十 二月甲辰 哀侯 敢元年	元年十 二月甲辰 象侯劉 象之元
四二 五年侯 霸元	元年 侯始 六四	元年 侯敢 薨無後 國除	六六
四成 五年侯 金國除	五年侯 始坐 金國除		四象 五年侯 金國除

龍丘	睢陵	秩陽	湖孰
子易王江都	子易王江都	子易王江都	子易王江都
二年五月乙巳 侯劉代五六	元年正月丁卯 侯劉定六六	元年正月丁卯 終侯劉六六	元年正月丁亥 頃侯劉六六
四年五年侯 金國除	四年五年侯 定國坐除	三年四年終 無後國除	四年五年侯 聖元二六
			四

張梁	劇	壤	平望
子易王江都	子懿王菑川	子懿王菑川	子易王菑川
二年五月乙巳 哀侯劉五六	二年五月乙巳 原侯劉五六	二年五月乙巳 夷侯劉五六	二年五月乙巳 夷侯劉五六
三年今侯 二須元四六	二年 孝昌侯元五六	元年今 侯延元六六	三年 楚人四六
四	四	四	四

平酌	益都	葛魁 <small>徐廣曰葛一作葛</small>	臨原
子懿王菑川	子懿王菑川	子懿王菑川	子懿王菑川
二年五月乙巳 戴侯劉五六 疆元年	二年五月乙巳 侯劉胡五六 元年	二年五月乙巳 節侯劉五三 寬元年	二年五月乙巳 敬侯劉五六 始昌元年
五六	五六	五三 威元	五六
元年忠 侯中時六六 元年	六	四年 元鼎三 年侯威 坐殺人 棄市國 除	六
六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剡魁	壽梁	平度	宜城
子懿王菑川	子懿王菑川	子懿王菑川	子懿王菑川
二年五月乙巳 夷侯劉五六 墨元年	二年五月乙巳 侯劉守五六 元年	二年五月乙巳 侯劉衍五六 元年	二年五月乙巳 康侯劉五六 偃元年
五六	五六	五六	五六
六	四 守坐耐 金國除	六	六 侯福 元年
元年 侯昭三侯德四 元年		六	六
四		四	除 弟棄市國 太初元年 侯福坐殺

辟	東莞	雷	臨胸
子共城陽王	子共城陽王	子共城陽王	子懿菑川王
二年五月 節侯劉三 元年	二年五月 節侯劉三 元年	二年五月 節侯劉三 元年	二年五月 節侯劉三 元年
五六	五六	五六	五六
四	五	五	六
金國除	金國除	金國除	金國除
五年侯	五年侯	五年侯	五年侯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尉文	封斯	榆丘	襄曉
子肅趙敬王	子肅趙敬王	子肅趙敬王	子肅趙敬王
二年六月 節侯劉五 元年	二年六月 節侯劉五 元年	二年六月 節侯劉五 元年	二年六月 節侯劉五 元年
五六	五六	五六	五六
六	六	六	六
金國除	金國除	金國除	金國除
四年侯	四年侯	四年侯	四年侯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邱會	朝	東城	陰城
趙敬 子肅王	趙敬 子肅王	趙敬 子肅王	趙敬 子肅王
二年六 月甲子	二年六 月甲午	二年六 月甲午	二年六 月甲午
侯劉仁	侯劉義	侯劉遺	侯劉蒼
五六	五六	五六	五六
六	二 年 今 侯 元	元 年 侯 遺 有 罪 國 除	六
六	四 六	元 年 侯 蒼 有 罪 國 除	六
四	四		

廣望	將梁	新館	新處
中山 靖王 子	中山 靖王 子	中山 靖王 子	中山 靖王 子
二年六 月甲午	二年六 月甲午	二年六 月甲午	二年六 月甲午
侯劉安	侯劉朝	侯劉未	侯劉嘉
五六	五六	五六	五六
六	元 年 侯 朝 半 坐 國 除	四 年 侯 未 央 坐 耐 金 國 除	四 年 侯 嘉 坐 耐 金 國 除
六			
四			

陞城

中山靖王
子

二年六月甲午
侯劉貞五六

元鼎五年
侯貞坐酎金國除

蒲領

廣川惠王
子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嘉四

西熊

廣川惠王
子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明四

東疆

廣川惠王
子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晏四

畢梁

廣川惠王
子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嬰四六

六

元封四年
侯嬰有罪國除

房光

河間獻王
子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股四六

元鼎元年
股有罪國除

距陽

河間獻王
子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白四四
五年侯度二四
有罪國除

萑安

河間獻王
子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遵四六

六

元年
今侯嬰元
六四

阿武	子獻王河間	三年十月癸酉	豫侯劉四六	六	六	三年今侯寬元年
參戶	子獻王河間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勉四六	六	六	四
州鄉	子獻王河間	三年十月癸酉	節侯劉四六	六	五	六年今侯元一四
成平	子獻王河間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禮四二	元狩三年侯禮有罪國除		

廣	子獻王河間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順四六	四年侯順坐酎金國除		
蓋胥	子獻王河間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讓四六	四年侯讓坐酎金國除		
陪安	子貞王濟北	三年十月癸酉	康侯劉四六	一年元鼎二年侯泰客薨無後國除		
榮簡	子貞王濟北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騫四二	三年侯騫有罪國除		

徐廣曰
作營簡

富	五據 <small>本作據</small>	安陽	周堅
子貞王濟北	子貞王濟北	子貞王濟北	子貞王濟北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襲 元年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襲 元年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襲 元年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何 元年
四六	四六	四六	四四 時元
六	四 元鼎五 金國除	六	二四 時元
六		六	金國除
四		四	

陪	叢 <small>一作廣曰散</small>	平	羽
子貞王濟北	子貞王濟北	子貞王濟北	子貞王濟北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襲 元年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信 元年	二年十月癸酉 侯劉遂 元年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成 元年
四六	四六	四四 有罪國除	四六
二 元鼎五 金國除	四 元鼎五 金國除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利昌	邵	離石	胡母
代共 王子	代共 王子	代共 王子	濟北 貞王 子
三年正 月壬戌 侯劉嘉 元 四六	三年正 月壬戌 侯劉愼 元 四六	三年正 月壬戌 侯劉綰 元 四六	三年十 月癸酉 侯劉楚 元 四六
六	六	六	四年 元鼎五 年侯楚 坐酎金 國除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蘭	臨河	隰成	土軍
代共 王子	代共 王子	代共 王子	代共 王子
三年正 月壬戌 侯劉意 元	三年正 月壬戌 侯劉賢 元	三年正 月壬戌 侯劉忠 元	三年正 月壬戌 侯劉鄂 客元
			侯鄂客 坐與入 妻封棄 市

阜狼	于章 <small>一作下</small>	博陽	寧陽
代共 王子	代共 王子	齊孝 王子	魯共 王子
三年正 月壬戌 侯劉遷 元年	三年正 月壬戌 侯劉遇 元年	三年三 月乙卯 康侯劉 就元年	三年三 月乙卯 節侯劉 恢元年
		四六	四六
			六
		三年 元鼎 侯終 占七 國除	六
			四

瑕丘	公丘	郁狼	西昌
魯共 王子	魯共 王子	魯共 王子	魯共 王子
三年三 月乙卯 節侯劉 貞元年	三年三 月乙卯 夷侯劉 順元年	三年三 月乙卯 侯劉騎 元年	三年三 月乙卯 侯劉敬 元年
四六	四六	四六	四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陞城	邯平	武始	象氏
中山靖王 子	趙敬肅王 子	趙敬肅王 子	趙敬肅王 子
三年三月癸酉	三年四月庚辰	三年四月庚辰	三年四月庚辰
侯劉義四六	侯劉順四六	侯劉昌四六	節侯劉四六
元年	元年	元年	賀元年
四年元鼎五	四年元鼎五	六年	六年
國除	國除	六年	二年思侯四四
侯義	侯順	六年	安德元年
四		四	

易	洛陵	攸輿	茶陵
趙敬肅王 子	長沙定王 子	長沙定王 子	長沙定王 子
二年四月庚辰	四年三月乙丑	四年三月乙丑	四年三月乙丑
安侯劉四六	侯劉章三一	侯劉則三六	侯劉欣三六
平元年	元符二年侯章有罪國除	六	二年哀侯五六
六		六	年
五年今侯二四			太初元年
年種元		侯則募死	年侯陽
		罪棄市國除	國除

利鄉	葉	安衆	建成
子共城陽王	子定長沙王	子定長沙王	子定長沙王
四年三月乙丑 康侯劉三 嬰元年	四年三月乙丑 康侯劉三 嘉元年	四年三月乙丑 康侯劉三 丹元年	四年三月乙丑 侯劉拾三 元年
元狩二年 有罪國除	元狩二年 有罪國除	六	元狩六年拾坐 不朝不 繳國除
	四年元鼎五年 侯嘉 國除		
		五年 今侯 山拊 元年	
		四	

有利	東平	運平	山州
子共城陽王	子共城陽王	子共城陽王	子共城陽王
四年三月乙丑 侯劉釘三 元年	四年三月乙丑 侯劉慶三 元年	四年三月乙丑 侯劉沂三 元年	四年三月乙丑 侯劉齒三 元年
元狩元年 淮南書刪 臣棄市國除	元狩三年 侯與姊 姦有 罪國除		四年元鼎五年 侯齒 國除
		四年元鼎五年 侯沂 國除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海常	鈞丘	南城	廣陵 <small>徐廣曰一作陽</small>
城陽 子共王	城陽 子共王	城陽 子共王	城陽 子共王
四年三月乙丑 侯劉福 元年	四年三月乙丑 侯劉憲 元年	四年三月乙丑 侯劉貞 元年	四年三月乙丑 常侯劉表 元年
三六	三三 執德 元年	三六	三四 侯成 元年
四年 元鼎五 侯福 國除	三六	六	四年 元鼎五 侯成 國除
	六	六	
	四	四	

莊原	臨樂	東野	高平
城陽 子共王	中山 子靖王	中山 子靖王	中山 子靖王
四年三月乙丑 侯劉阜 元年	四年四月甲午 敦侯劉光 元年	四年四月甲午 侯劉章 元年	四年四月甲午 侯劉嘉 元年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四年 元鼎五 侯阜 國除	六	六	四年 元鼎五 侯嘉 國除
	五 今侯 建元 年	六	
	四	四	

廣川	十鍾 <small>徐廣曰一作重</small>	披陽	定
中山靖王 子	河間獻王 子	齊孝 王子	齊孝 王子
四年四月 月甲午 侯劉頗 元	四年四月 月甲午 侯劉搖 元	四年四月 月乙丑 敬侯劉 燕元	四年四月 月乙卯 敬侯劉 越元
三六	三	三六	三六
元符二 年侯陰 不使人 爲秋請 有罪國 除			
四年元鼎五 年侯頗 坐酎金 國除		五年 侯 四 元二六	四年 侯 三 元三六
		四	四

稻	山	繁安	柳
齊孝 王子	齊孝 王子	齊孝 王子	齊孝 王子
四年四月 月乙丑 夷侯劉 定元	四年四月 月乙卯 侯劉國 元	四年四月 月乙卯 侯劉忠 元	四年四月 月乙卯 康侯劉 陽元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二年 今侯 二 都陽四六 元	六	六	三 侯罷 元三四 爲元二四 年
四	四	三 今侯 壽元三 年	五年

雲	齊孝 王子	牟平 齊孝 王子 <small>徐廣曰一作羊</small>	柴 齊孝 王子	栢陽 趙敬 子 肅王
四年四 月乙卯 夷侯劉 信元年	三年 今侯 恭侯劉 三二 奴元 四六 六	四年四 月乙卯 恭侯劉 三二 奴元 四六 六	四年四 月乙卯 原侯劉 三六 六	五年十 月辛酉 侯劉終 二六 六
六年 今侯 五歲發 元年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四

鄔	趙敬 子 肅王	桑丘	中山 靖王 子	高丘	中山 靖王 子	柳宿	中山 靖王 子
五年十 月辛酉 侯劉延 二六 年元年	五年十 月辛酉 侯劉 二六 年元年	五年十 月辛酉 侯劉 二六 年元年	五年十 月辛酉 侯劉 二六 年元年	五年十 月辛酉 侯劉 二六 年元年	五年十 月辛酉 侯劉 二六 年元年	五年十 月辛酉 侯劉 二六 年元年	五年十 月辛酉 侯劉 二六 年元年
四年 今侯 元鼎五 年坐耐 金國除	四年 今侯 元鼎五 年坐耐 金國除	四年 今侯 元鼎五 年坐耐 金國除	四年 今侯 元鼎五 年坐耐 金國除	四年 今侯 元鼎五 年坐耐 金國除	四年 今侯 元鼎五 年坐耐 金國除	四年 今侯 元鼎五 年坐耐 金國除	四年 今侯 元鼎五 年坐耐 金國除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戎丘	樊輿	曲成	安郭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 侯劉讓 元年	五年三月癸酉 節侯劉條 元年	五年三月癸酉 侯劉萬 元年	五年三月癸酉 侯劉博 元年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元鼎五年 侯讓 國除	元鼎五年 侯萬 國除	元鼎五年 侯萬 國除	元鼎五年 侯應 國除
四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安險	安遙	夫夷	春陵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 侯劉應 元年	五年三月癸酉 侯劉恢 元年	五年三月癸酉 敬侯劉 元年	五年六月壬子 侯劉買 元年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元鼎五年 侯應 國除	元鼎五年 侯恢 國除	元鼎五年 侯 國除	元鼎五年 侯 國除
四	四	四	六
四	四	四	四

終弋	泉陵	洮陽	都梁
子王賜衡山	子定王長沙	子定王長沙	子定王長沙
六年四月丁丑 侯劉廣 置元年	五年六月壬子 節侯劉 賢元年	五年六月壬子 靖侯劉 狗延卒	五年六月壬子 敬侯劉 遂元年
二六	二六	二五 元狩六年 侯狗 薨無 後國除	二六
四年 置坐酎金國除	六		一 今侯 係元
六	六		六六
四	四		四

麥	鉅合	昌	黃
子頃王城陽	子頃王城陽	子頃王城陽	子頃王城陽
元年四月戊寅 侯劉昌 元年	元年四月戊寅 侯劉發 元年	元年四月戊寅 侯劉差 元年	元年四月戊寅 侯劉方 元年
元鼎五年 侯昌 坐酎金國除	元鼎五年 侯發 坐酎金國除	元鼎五年 侯差 坐酎金國除	元鼎五年 侯方 坐酎金國除

雲殷	石洛	扶滯	校
城陽 頃王 子	城陽 頃王 子	城陽 頃王 子	城陽 頃王 子
元年四 月戊寅 康侯劉 澤元年 六六	元年四 月戊寅 侯劉敬 元年 六六	元年四 月戊寅 侯劉比 吾元年 六六	元年四 月戊寅 侯劉霸 元年 六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枋	父城 <small>徐廣曰 一作六</small>	庸	翟
城陽 頃王 子	城陽 頃王 子	城陽 頃王 子	城陽 頃王 子
元年四 月戊寅 侯劉讓 元年 六六	元年四 月戊寅 侯劉光 元年 六六 <small>元鼎五 年侯光 坐酎金 國除</small>	元年四 月戊寅 侯劉譚 元年 六六	元年四 月戊寅 侯劉壽 元年 六六 <small>元鼎五 年侯壽 坐酎金 國除</small>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九

鯁	彭	瓠 <small>一作報</small>	虛水
城陽 子頃王	城陽 子頃王	城陽 子頃王	城陽 子頃王
元年四 月戊寅 侯劉應 六 四年 元鼎五 年侯應 國除 坐酎金	元年四 月戊寅 侯劉偃 六 四年 元鼎五 年侯偃 國除 坐酎金	元年四 月戊寅 侯劉息 六 四年 元鼎五 年侯息 國除 坐酎金	元年四 月戊寅 侯劉禹 六 四年 元鼎五 年侯禹 國除 坐酎金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東淮	枸	涓	陸
城陽 子頃王	城陽 子頃王	城陽 子頃王	菑川 子靖王
元年四 月戊寅 侯劉類 六 四年 元鼎五 年侯類 國除 坐酎金	元年四 月戊寅 侯劉賈 六 四年 元鼎五 年侯賈 國除 坐酎金	元年四 月戊寅 侯劉不 六 四年 元鼎五 年侯不 國除 坐酎金	元年四 月戊寅 侯劉何 六 四年 元鼎五 年侯何 國除 坐酎金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廣饒

苗川靖王子

元年十月辛卯
康侯劉六六
國元年

六

四

鉞

苗川靖王子

元年十月辛卯
侯劉成六六
元年

六

四

俞閭

苗川靖王子

元年十月辛卯
侯劉不六六
害元年

六

四

甘井

廣川穆王子

元年十月乙酉
侯劉元六六
元年

六

四

襄陵

廣川穆王子

元年十月乙酉
侯劉聖六六
元年

六

四

皐虞

膠東康王子

元年五月丙午
侯劉三侯今月四
年元處

魏其

膠東康王子

元年五月丙午
暢侯劉六六
昌元年

四

後古月景

產

膠東 康王 子

元年	丙午	延元	年
三年	丁未	侯劉	除
元鼎	戊申	綏出	敬國
	己酉	國不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史記二十一

凡

史記二十一

氏圖定南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高皇帝

元年

春沛公爲漢
王之南鄭秋
還定雍

丞相蕭何
守漢中

御史大夫周苛
守滎陽

二立太子

春定寨翟槐
河南韓吳國
夏戊項籍至
彭城還據水
陽

二守關中

太尉長安

侯盧綰

—

—

—

魏豹反使韓
信別定魏伐
楚圍我榮

— *—*

四	五 入都 關中	六	七
使韓信別定齊 及燕太公自楚四 歸與楚界洪渠	冬破楚垓下殺 項籍春王踐皇五 帝位定陶	尊太公爲太上 皇劉仲爲代王 立大市更名咸 陽曰長安	長樂宮成自 櫟陽徙長安 伐匈奴匈奴 圍我平城
	三	六 封爲鄧 侯張蒼 爲計相	七
御史大 夫汾陽 侯周昌	後九月綰 爲燕王		

八	九	十	十一
擊韓信反虜於 趙城買高作亂 明年覺誅之匈奴 攻代王代王 棄國亡廢爲郅 陽侯	未央宮成置酒 前殿太上皇輦 上坐帝奉玉卮 上壽曰始常以 臣功孰如仲多 太上皇笑殿上 稱萬歲徙齊田 中楚招屈景于關	太上皇 崩陳絺 及代地	誅淮陰彭 越黔布反
還爲 相國	九	十	十一
			周勃爲太尉 攻伐後官省
御史大 夫呂爲 趙丞相	御史大 夫江邑 侯趙主		

十二	孝惠元	二	三
冬擊布還 過沛夏上 崩置長陵	趙隱王如意死 始作長安城西 北方除諸侯丞 相為相	楚元王 薨 齊悼惠 王來朝 王來朝 日	初作長安 城蜀前氏 反擊之
十二	十三	七月癸巳 齊相平陽 侯曹參為 相國	二

四	五	六	七
三月甲 子赦無 所復作	為高祖 立廟於 沛城成 置歌兒 一百二 十人	七月齊悼 惠王薨立 太倉西市 八月赦齊	上為大臣用 張辟疆計呂 氏權重以呂 台為呂王立 少帝已卯葬 安陵
三	四	十月乙巳安 國侯王陵為 右丞相十月 巳曲逆侯陳 平為左丞相	二
		非抵	
		廣阿侯任 敖為御史 大夫徐廣 曰漢書在 高后元年	

高后元			四
王孝惠諸子 置孝悌力田	十二月呂 王台薨子 嘉代立為 呂王行八 銖錢		廢少帝更 立常山王 弘為帝
三 十一月甲 子徙平為 右丞相辟 陽侯審食 其為左丞 相	四 平二食 其	五 三	六 四 一 絳侯周勃 為太尉
	平陽侯曹 窋一本為 御史大夫 在六年		

五	七	八
八月淮陽 王薨以其 弟壺關侯 武為淮陰 王令戍卒 歲更	趙王幽死 以呂祿為 趙王梁王 徙趙自殺	七月高后 崩九月誅 諸呂後九 月代王至 踐位皇帝
七 五 二	九 七 四	十 八月 五 復為丞相
六 三		隆慮侯竈 為將軍擊 南越徐廣 曰姓周
		御史大 夫蒼

孝文
元年

除收祭相
坐律立太
子賜民爵

十一月辛巳
平徙為左丞相
太尉絳侯周勃為右丞相

勃為相
陰侯灌嬰為太尉

二

除誹謗律
呈子武為代
王參為太原王
勝為梁王

平相承月十

十一月
乙亥絳侯勃復為丞相

一

三

徙代王武為淮陽王
上幸太原
濟北王反
匈奴大入
上郡以地
盡與太原
太原更號代

國之相
元王月十一

十二月
乙亥太尉頡陰侯灌嬰為丞相

平相

二

棘蒲侯陳武為人將軍擊齊北昌侯盧卿共侯盧罷師奔侯趙深為將軍
屬武
祁侯賀將兵
屯榮陽
徐廣曰
趙姓
趙

四

幸晉
二月二十

三月甲午
御史大夫北平侯張蒼為丞相

安丘侯張說為將軍
擊胡出代

關中侯
屠嘉為御史大夫

五

除錢律民

得鑄錢

二

六

廢淮南王遷

三

嚴道道死雍

四月丙子

七

初置南陵

四

八	九	十	七
侯公卒 太僕汝陰	溫陵鍾 自鳴以 芷陽鄉 為霸陵	諸侯王皆 至長安	上幸代 地動
五	六	七	八
	御史大 夫敬		

十二	十三	十四
河決東 郡金堤 徙淮陽 王為梁 王	除肉 刑及 田租 稅律 令卒 戍	匈奴大入 蕭關發兵 擊之及屯 長安旁
九	十	十一
		成侯董赤內 史樂布呂侯 盧卿降意侯 竇寄侯遮皆 為將軍東陽 侯張伯如為 大將軍皆擊 匈奴中尉周 舍郎中令張 武皆為將軍 屯長安旁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二	後元 元年	十六	十五
匈奴 和親 地動	新垣 下詐 言方 誅之	上郊見渭 陽五帝	黃龍見 成紀上 始郊見 雍五帝
相 免 辰 月 戊 申 庚 戌			
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御史大夫 申屠嘉為 丞相封侯			
御史大夫青			

六	五	四	三
匈奴三萬人 入上郡三萬 人入雲中	上幸雍		置谷 口邑
五	四	三	二
以中大夫令 為車騎將軍 飛狐故將軍 意乃將軍句 注將軍張武屯 北地河內守周 亞夫為將軍 細柳宗正劉禮 軍霸上祝茲侯 徐厲軍棘門以 備胡數月胡去 亦罷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	孝景元	二
<p>六月巳亥 孝文皇帝 崩其年丁 未太子立 民出臨三 日葬霸上</p>	<p>立文皇帝 廟郡國為 太宗廟</p>	<p>立皇子德 為河間王 閔為臨江 王餘為淮 陽王非為 汝南王彭 祖為廣川 王發為大 沙王四月 中孝文太 后崩</p>
六	七	<p>幸 八 開封侯陶 青為丞相</p>
<p>中尉亞夫為車 騎將軍郎中令 張武為復上將 軍屬國捍為將 屯將軍詹事戎 奴為車騎將軍 侍太后</p>	<p>皇弟 皇弟</p>	
		御史大夫錯

三	四	五	六
<p>吳楚七國反 發兵擊皆破 之皇子端為 膠西王勝為 中山王</p>	<p>立太子</p>	<p>置陽陵 邑陵</p>	<p>徙廣川 王彭祖 為趙王</p>
二	三	四	五
<p>中尉條侯周亞 夫為太尉擊吳 楚曲周侯鄒寄 為大將軍擊趙 實嬰為大將軍 屯滎陽蒙布為 大將軍擊齊</p>	<p>太尉 亞夫</p>	<p>四</p>	<p>四</p>
	御史大夫蚡		<p>御史大夫陽 陵侯岑邁</p>

七	中元 年元	二	三
廢太子榮 為臨江王 四月丁巳 眼東王立 為太子		皇子越為 廣川王寄 為膠東王	皇子乘為 清河王
相 已六月乙 條侯亞 夫為丞 相	二	三	御史大夫 四桃侯劉舍 為丞相
御史大夫 五 遷為 丞相			
御史大夫舍			御史大夫綰

六	五	四	後元 年元
梁孝王武 分梁為五 王諸子 為梁王門 濟川王 為濟東王 為山陽王 識為濟陰王	皇子辟為 常山王	臨江王微 自殺葬藍 田燕數萬 冢上	五月地 動七月 乙巳日 蝕
四	三	二	五 御史大夫 建陵侯衛 綰為丞相
			御史大夫不疑

二	三	孝武 建元 元年	二
	正月甲子孝景崩二月丙子太子立	魏其侯 四寶嬰為 丞相	置茂陵 二月乙未太常 丞相為 丞相
二	三	魏其侯 四寶嬰為 丞相	二月乙未太常 丞相為 丞相
大夫應卒 六月丁丑御史		武安侯田蚡為太尉	
		御史大夫抵 漢表云 牛抵	御史大 夫趙綰

三	四	五	六
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家四萬餘人來降處廬江郡		行三分錢徐廣曰漢書云主兩四分曰兩	正月閏越王反孝景太后前作廣曰景帝母竇氏
二	三	四	五月 六月癸巳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太子太傅 御史大夫安國
	御史大 夫青翟		

元光
元年

帝初之雍

郊見五時

五月丙
子決河
於瓠子

二

三

四

夏御史大夫韓
安國爲護軍將
軍衛尉李廣爲
驍騎將軍太僕
公孫賀爲車
將軍大行上侯
爲將屯將軍大
中大夫李息爲
材官將軍李息
下馬邑不合詠
恢

四

十二月

亥地動

幸
五

平棘侯薛

澤爲丞相

御史大夫敞

五

十月族灌
夫家棄魏
其侯市

二

六

南夷始

置郵亭

三

大中大夫衛青
爲車騎將軍出
上存自尉李廣
爲光祿將軍出
所門大中大夫
公孫敖爲騎將
軍出六人漢公
孫賀爲輕車將
軍出雲中皆擊
匈奴

元朔元年	二	三	四
衛夫人立 為皇后		匈奴敗代 大守友徐 廣曰太守 姓共名友	匈奴入寇 襄代上郡
四	五	六	七
車騎將軍青 出鴈門擊匈 奴衛尉韓安 國為將屯將 屯漁陽明年 春車騎將軍 雲中至高 關取河南 地			
		御史大夫弘	

五	六
匈奴敗代 都尉朱英	
十一月乙 丑御史大夫 公孫弘 為丞相封 平津侯	二
春長平侯衛青為 大將軍擊右賢衛 尉蘇建為游擊將 軍屬青左內史李 用為強弩將軍大 僕賀為中將將軍 代相李息為車 將軍李息為次 公孫將軍八日 為將軍皆屬大將 軍屯匈奴	大將軍青出 定襄擊胡合騎 侯公孫賀為中 將軍太僕賀為 左將軍中令李 息為右將軍會侯 趙吉為將軍敗 降匈奴前將軍 建為將軍敗身 死將軍青左內 史用為強弩將 軍

元狩元
年元

十月中淮南
王安衡山王
賜謀反皆自
殺國除

三

御史大夫蔡

二

匈奴入
鴈門代
郡江都
王建反
膠東王
子慶立
王為六安

幸
四

御史大
夫樂安
侯李蔡
為丞相

冠軍侯霍去
病為驃騎將
軍擊胡至祁
連合騎侯放
為將軍出北
地博望侯張
騫為將軍出
廣為將軍出
右北平

御史大夫湯

三

匈奴入右
北平定襄

二

四

大將軍青出
定襄郎中令
李廣為前將
軍太僕公孫
賀為左將軍
主爵卿食其
為右將軍中
陽侯曹襄為
後將軍擊單
于

三

五

匈奴自
侵
四

太子少
傅武彊
侯莊青
相為丞

六

四月乙巳
皇帝為
燕王旦為
廣陵王

二

元鼎 年元	二	三	四
	<small>太子太傅</small> <small>高陵侯趙</small> <small>周為丞相</small>	<small>立常山憲王</small> <small>子平為真定</small> <small>王商為泗水</small> <small>王六月中河東</small> <small>汾陰得寶鼎</small>	
三	四	二	三
	<small>太子太傅</small> <small>高陵侯趙</small> <small>周為丞相</small>		
	<small>御史大夫慶</small>		

五	六	元封 年元	二
<small>三月中</small> <small>南越相</small> <small>嘉反殺</small> <small>其王及</small> <small>漢使者</small>	<small>十二月</small> <small>東越反</small>		
四	二	三	四
<small>九月辛巳</small> <small>御史大夫</small> <small>石慶為丞</small> <small>相封牧丘</small>	<small>故龍領侯韓說</small> <small>為樓船將軍</small> <small>合和樓船將軍</small> <small>揚拔出章中</small> <small>周工出會</small> <small>稽若破東越</small>		<small>秋樓船將</small> <small>軍陽侯左</small> <small>將軍前旄</small> <small>出遼東擊</small> <small>朝鮮</small>
<small>衛尉路博德為</small> <small>伏波將軍出桂</small> <small>陽主爵楊僕為</small> <small>樓船將軍出涿</small> <small>章皆破南越</small>		<small>御史大夫寬</small>	

二	太初元	六	五	四	三
	改曆以正 月爲歲首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二月丁卯 太僕公孫 賀爲丞相 封葛繹侯					

三	二	天漢元	四	三
六	五	四	三	二
御史大夫周		御史大夫卿		御史大 夫延廣

後元 元年	二	孝昭 始元 元年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二月己巳光祿 大夫霍光為大 將軍博陸侯都 尉金日磾為車 騎將軍秭侯太 僕安陽侯上官 桀為大將軍		辛亥 日月		

四	五	六	元鳳 元年	二
七	八	九	十	士
三月癸酉衛 尉王莽為左 將軍騎都尉 上官安為車 騎將軍			九月庚午光 祿勳張安世 為右將軍	
			御史大夫訢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四	五	六
	辛酉 三月乙丑 御史大夫 王詵為丞 相封宜春 侯	辛酉 二月二十 庚戌	
十二月庚寅 中郎將 范明友為 度遼將軍 擊烏丸			十一月乙丑 御史大夫 楊敞為 丞相封安 平侯
	御史大 夫楊敞		九月庚寅 衛尉平陵 侯范明友 為度遼將 軍擊烏丸

元平 元年	二	孝宣 本始 元年
辛酉		
九月戊戌 御史大夫 蔡義為丞 相封陽平 侯	二	三
四月甲申 中郎將 大龍額 為度遼將 軍擊烏丸	七月庚寅 御史大夫 廣明為 度遼將軍 擊烏丸	中郎將 范明友為 度遼將軍 擊烏丸
御史大夫 昌		

二	地節 年元	四	三
		二月乙卯 立霍后	三月 戊子 崩皇后
		二	義丑二月六 甲辰 長信 少府 韋賢 爲丞 相封 侯扶 陽
四 辛 光 重 庚 午 三	三		印將國殺 胡順明 田 將軍充 自還 田 萬
二月丁卯 時中郎 將霍禹爲 右將軍			
			御史大 夫魏相

三	二	元康 年元	四	三
				立 太子 中山 子 五
五	四	三	三 萬 年 手 七	六月壬辰 御史大夫 魏相爲丞 相封高平 侯
				七月安世 爲大司馬 衛將軍禹 爲大司馬
				御史大 夫邴吉

四	神爵元	二	三
	上郊甘泉 太時汾陰 后土	上郊雍五 時殺棚出 寶璧玉器	辛巳月三 四月戊戌御史大夫邴吉爲丞 相封博陽侯
六	七	八	
辛丑 安世 丙寅	四月樂成侯許 延壽爲強弩將 軍後將軍充國 擊无酒泉太守 辛武賢爲破羌 將軍韓曾爲大 司馬車騎將軍		御史大 夫望之

四	五鳳元	二	三	四	甘露元
				辛巳 三月壬申御史大夫黃霸 爲丞相封建 成侯	
二	三	四	二	三	
		辛巳 五月延壽爲大 司馬車騎將軍		延壽 辛丑 二月丁未	
		御史大夫霸			
			御史大夫延年		

二	三	四	黃龍元	孝元初元
赦殊死賜高年及鰥寡孤獨帛女子牛酒	七月丁巳御史大夫于定國爲丞相封西平侯	樂陵侯史子長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太子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		
御史大夫定國	太僕陳萬年爲御史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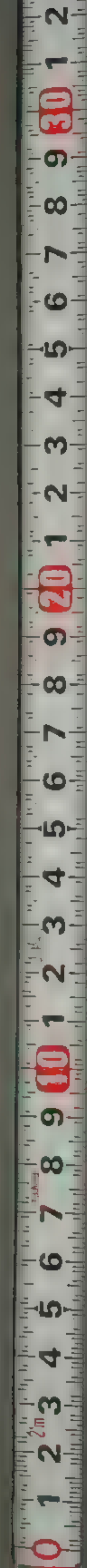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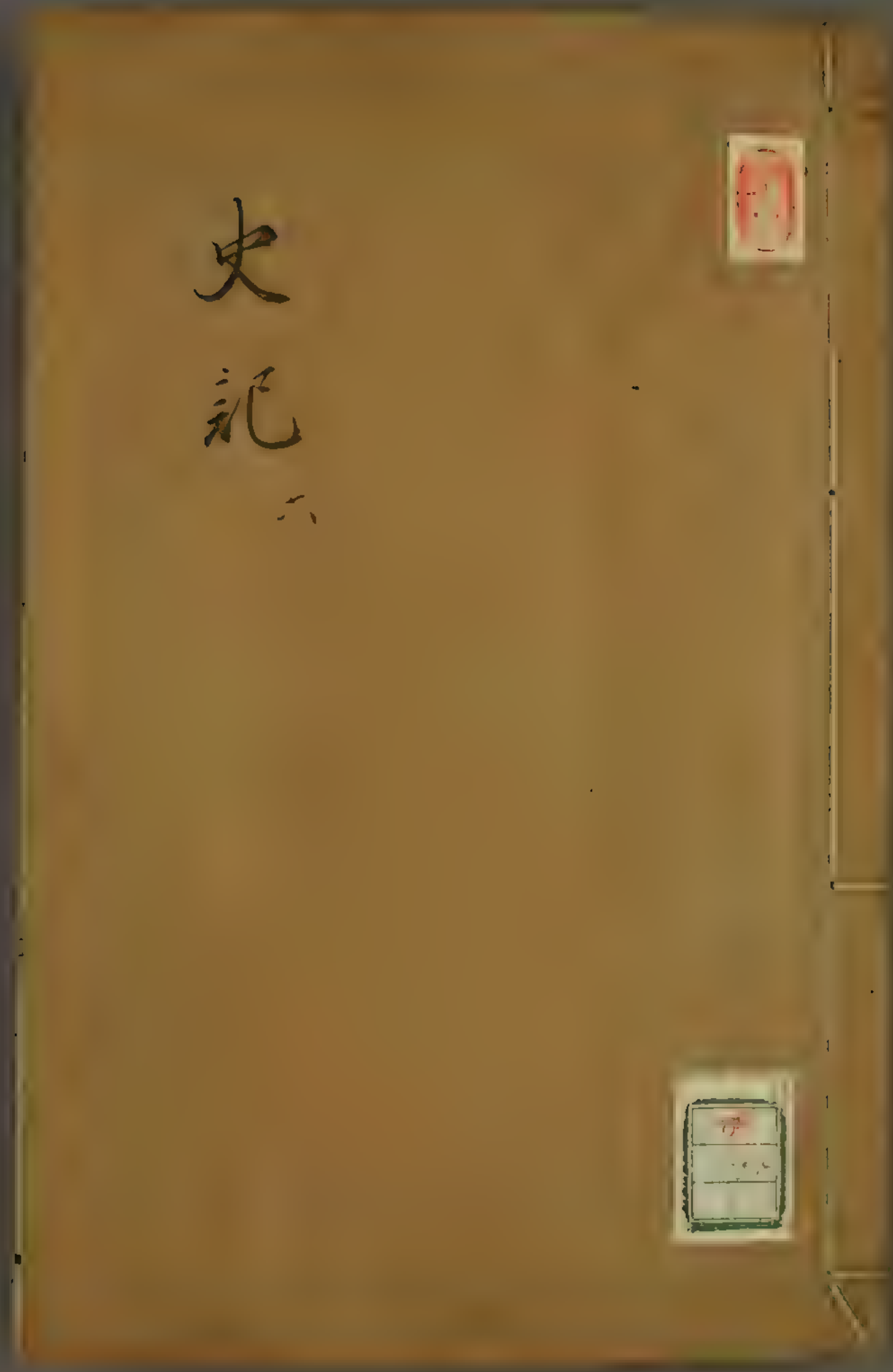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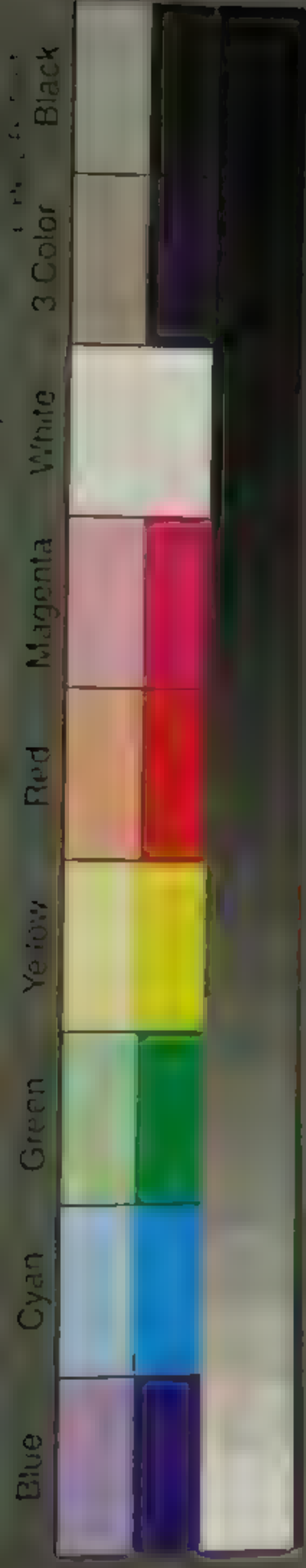
五	四	三	二	延昭元
		成歲六月甲辰		
三	二	七月癸亥御史大夫匡衡爲丞相封安侯	六	五
			弘	
		爲御史大夫	光祿勳匡衡爲御史大夫	

<p>竟寧元</p>	<p>孝成建元 元年</p>	<p>二</p>	<p>三</p>
			<p>丑 衡免 十月二十</p>
<p>四</p>	<p>五</p>	<p>六</p>	<p>七</p>
<p>六月巳 朱衛尉 楊平侯 王鳳爲 大司馬 大將軍</p>			<p>十月右將 軍繁昌侯 王商爲光 祿大夫右 將軍汎金 吾弋陽侯 任千秋爲 右將軍</p>
<p>卒壽延 三月丙寅 太子少傅 張譚爲御 史大夫</p>			<p>免 延尉尹 忠爲御 史大夫</p>

二	三	四	五	永光元年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二月執金吾馮奉世爲右將軍	二月丁巳平恩侯許嘉爲左將軍	中少府貢禹爲御史大夫十二月丁未長信少府辟廣德爲御史大夫	九月衛尉平昌侯王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七月太子太傅韋玄成爲御史大夫







史記二十三

禮書第一

禮書第一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
 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
 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
 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摠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
 安駕乘爲之金輿總衡以繁其飾周禮王之以金飾諸木目好五色爲之
 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
 味爲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周禮曰羞用百有二十品鄭玄曰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其滋味謂之庶羞鄭眾曰羞者進也情好
 珍善爲之琢磨圭琕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服虔曰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枯草以爲席也王肅曰不緣也朱絃洞越鄭玄曰朱絃練朱絲絃也越瑟底孔大羹
 玄酒鄭玄曰大羹謂之玄酒也玄酒水也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

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

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孔安國曰禘論之禮

為序昭穆也故殿廟之主皆合食於人則尊者酌於尊也

以降神也

周衰禮廢樂

壞大人

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

包氏曰婦人謂嫁曰歸

循法守正者見侮

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
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
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
合論語曰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
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
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
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應劭曰抵至也自天
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

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

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

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

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

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

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

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

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

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

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

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

易服色封太

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
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

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苴所以養鼻也鐘鼓管弦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服虔曰簞謂之簞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苴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詩云錯衡也和鸞之聲鄭玄云和鸞謂之鸞也步中武象騶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馬勒馬勒謂之騶也龍旂九旒所以養信也周禮曰龍旂九旒寢兕持虎蛟韞徐廣曰鯨魚皮可以飾服器音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

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急情之爲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許慎曰人施鑽如蓬蠆輕利剽遽卒如燁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許慎曰垂地名也莊躋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山海經曰方城與日逐是日入焉欲利飲飲於河不足此飲人澤未至迫渴而死衆其枝化爲鄧林馴謂鄧林後遂爲休名然而

秦師至郢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誅徐廣曰試一作誅也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幾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畏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舉人不尤其上知舉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

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

者天太祖

毛詩飲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

禮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

世不遷者謂別子之後也

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

函

音含

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者事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

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

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此兵之賦

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

投子傳曰天子至於土皆有其天子七

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

禮記曰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

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

鄭玄曰大饗祭先王以腥魚為饌實不啗乾之也先大羹

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饗

先大羹

鄭玄曰

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

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

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

鄭玄曰啐八口也

成事俎弗嘗也三宥

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末小斂一

也大路之素幘也禮記曰素車白馬也郊之麻冕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

冕細布冠古者精喪服之先散麻一也禮記曰大功以上散帶垂三年哭

之不反也禮記曰明家之清廟之歌鄭玄曰清廟謂一倡而三歎鄭玄曰唱發歌

從縣鐘尚拊臚徐廣曰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晚成乎文終乎

稅徐廣曰故至備情文俱盡禮記曰古者或假借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

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

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

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

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

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

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鄭玄曰誠猶審也

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鄭玄曰衡稱也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

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

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

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鄭玄曰方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

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

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

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

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

也文貌情用相為内外表裏竝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

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驚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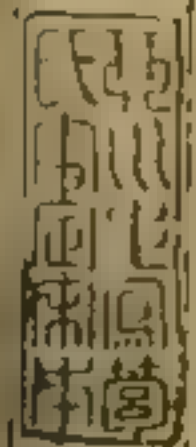
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

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

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史記二十三

終



史記二十四

樂書第二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維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噪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

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僖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其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

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

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青陽夏曰朱明秋歌西

皞皞少皞也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李之口

野有華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儼卓人歌以此水當見神馬中有一異物與凡馬異此

此水傍利長為土人持勒軒於水傍使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軒於水傍使馬玩習久之

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此言其曲之奇也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雷赤

汗兮沫流赭應劭曰人謂馬汗血騁容與兮馳萬里應劭曰騁容與也今安匹

兮龍為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應劭曰大宛有千里馬名蒲梢今安匹

次作以為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

分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

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

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凡音

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

鄭玄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王
指曰物事也謂哀喜怒和敬之事感入而動見於外
口不足言是以變成方謂之音鄭玄曰方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施謂之
樂也鄭玄曰于也戚也戚也武舞所執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
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鄭玄曰噍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
以緩鄭玄曰嘽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鄭玄曰發也其怒心感者其聲麤
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
性也感於物而后動鄭玄曰動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導
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
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鄭玄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
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
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鄭玄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
與政通矣鄭玄曰言以八音和否隨政也宮為君鄭玄曰居商為臣鄭玄曰角為民鄭玄曰

民之徵為事鄭玄曰羽為物鄭玄曰五者不亂則無恣憑之音矣鄭玄曰
宮亂則荒鄭玄曰其君驕商亂則挹鄭玄曰其臣壞角亂則
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
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玄曰鄭衛之音亂
世之音也比於慢矣鄭玄曰桑間濮上之音鄭玄曰亡國之音
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
者通於倫理者也鄭玄曰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
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鄭玄曰是故樂之隆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
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鄭玄曰
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鄭玄曰是故樂之隆
非極音也鄭玄曰食饗之禮非極味也清廟之瑟鄭玄曰

於中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玄曰遺音餘也王大饗之禮尚玄酒

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

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鄭玄曰教之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頌也鄭玄曰頌言物至知知然後

好惡形焉王肅曰事至能然知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已天

理滅矣王肅曰內無定節智為物誘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

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鄭玄曰隨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

者也鄭玄曰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彊者

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寡不得其

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禮樂人為之節鄭玄曰為作法以節

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

笄所以別男女也鄭玄曰男女二十而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鄭玄曰射鄉

則王道教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鄭玄曰同則相親異則相

敬樂勝則流王肅曰禮勝則離王肅曰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

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鄭玄曰禮自外作鄭玄曰樂由中出故靜禮

自外作故文鄭玄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鄭玄曰樂至則無怨禮

至則不爭鄭玄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

賓服兵革不試鄭玄曰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

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

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鄭玄曰和故百物不

失鄭玄曰節故祀天祭地鄭玄曰明則有禮樂鄭玄曰幽則有鬼

神鄭玄曰野天地成物者也其知鬼神之情狀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
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
以相洽也鄭玄曰洽猶合也故事與時並鄭玄曰故事在時也王肅曰故事在時也王肅曰故事在時也名與功偕
仰級兆舒疾鄭玄曰仰級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
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謁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
樂之文者能術鄭玄曰術猶法也作者之謂聖術者之謂明明聖者術作之
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
物皆別鄭玄曰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鄭玄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
暴鄭玄曰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
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

事於山川鬼神則此所以與民同也王肅曰自天子至民人皆貴禮王者功
成作樂治定制禮鄭玄曰功成治定同時耳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
其禮具鄭玄曰具猶備也干戚之舞非備樂也鄭玄曰樂以八音亨孰而祀
非達禮也鄭玄曰達猶具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
禮鄭玄曰言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鄭玄曰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
無憂鄭玄曰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
制行也鄭玄曰禮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鄭玄曰春作夏長仁也
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鄭玄曰樂者敦和率神
而從天鄭玄曰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鄭玄曰故聖人
作樂以應天作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鄭玄曰天
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鄭玄曰動靜有常
小大殊矣鄭玄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

同矣鄭玄曰古謂行物謂物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鄭玄曰象光如此則禮者
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騰鄭玄曰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鄭玄曰
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鄭玄曰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物
化興焉鄭玄曰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
別則亂登鄭玄曰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
乎地鄭玄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鄭玄曰
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鄭玄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
間也鄭玄曰故聖人曰禮云樂云鄭玄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
以歌南風鄭玄曰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
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級

聞其謚而知其行鄭玄曰泰章之也鄭玄曰咸池備也鄭玄曰
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鄭玄曰教不時則傷世事者
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鄭玄曰
善則行象德矣鄭玄曰夫泰豕為酒鄭玄曰非以
為禍也而獄訟益煩則酒之流生禍也鄭玄曰是故先王因為
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鄭玄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
也禮者所以閑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鄭玄曰有
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

也鄭玄曰言樂出而樂樂其所自生鄭玄曰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
報情反始也鄭玄曰作樂有緣民所樂於已之所為而民樂其招也則之民樂所謂
大路者天子之輿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葆
龜也公羊傳曰龜有漆色休口者甲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樂統同禮別異鄭玄曰統同和合也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窮本
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順天地之誠達神明之
德降興上下之神鄭玄曰降下也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鄭玄曰氣口然後草木茂區萌達鄭玄曰羽
翮奮角觝生鄭玄曰蟄蟲昭蘇鄭玄曰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鄭玄曰則樂之道歸

焉耳鄭玄曰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鄭玄曰樂之末節
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陳樽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
也故有司掌之鄭玄曰禮之末節也鄭玄曰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
禮鄭玄曰商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
禮鄭玄曰商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
是故德成而上
致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鄭玄曰是故先王
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鄭玄曰樂者
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風移俗易故先王著
其教焉鄭玄曰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
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鄭玄曰是故志微焦衰之
音作鄭玄曰而民思憂鄭玄曰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鄭玄曰
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鄭玄曰而

民剛毅廉直經正孫炎曰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

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王肅曰伏

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鄭玄曰生氣陰陽五行也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鄭

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鄭玄曰學等謂禮樂也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

采鄭玄曰小序謂詩之也以繩德厚也鄭玄曰繩謂繩墨也類小大之稱

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

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育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是故其聲

衰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沔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

欲王肅曰其言使人思也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

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鄭玄曰成象謂人樂習之也而淫樂興焉正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

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友情以和其志鄭

術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

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蕭

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鄭玄曰此言樂之化也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王肅曰清明風

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鄭

濁代相為經鄭玄曰經謂法也故樂行而倫清鄭玄曰倫謂人倫也耳目聰明

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

人樂得其道

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鄭玄曰

人欲也是故君子友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

可以觀德矣鄭玄曰方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

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後

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唯樂不可以為偽鄭玄曰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

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

先鼓以警戒鄭玄曰三節以見方

再始以著往鄭玄曰復亂以飭歸

不拔也鄭玄曰極幽而不隱

道鄭玄曰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見而義立樂終而

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君子曰

樂不可以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鄭玄曰致猶深審也則易直子諒之

心油然而生矣王肅曰易平易直正直子諒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

安則久久則天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鄭玄曰若善心

則莊敬莊敬則嚴威鄭玄曰禮曰外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

入之矣鄭玄曰謂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鄭玄曰易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

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

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民莫不承順鄭玄曰德華類

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謙鄭玄曰人所倦也樂主其

盈鄭玄曰人所喜也謙而進以進為文鄭玄曰進謂自勉強也文謂美也善樂

王肅曰充氣志也

也王肅曰禮曰減損所以進德修業也

盈而反以反為文鄭玄曰反謂目抑止也王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
反則放鄭玄曰放謂不能止也故禮有報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而樂有反孫炎曰
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諸聲音形於
動靜人道也鄭玄曰人道人之所為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鄭玄曰不可過故人不
能無樂樂不能無形鄭玄曰形聲音之動靜也形而不為道不能無亂先王惡其
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綸
而不息鄭玄曰文高曲也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鄭玄曰曲直繁省廉肉皆曲之所折足以感
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
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
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節節節奏合以成文

鄭玄曰審審具人聲也此物謂鐘金革土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
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
俯仰詘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鄭玄曰綴兆所以表行列要其節奏鄭玄曰要行
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齊中和之紀鄭玄曰紀人情
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
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矣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
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
而聽古樂鄭玄曰端冕王正樂也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
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夫古樂進旅而退
旅鄭玄曰旅猶俱也和正以廣鄭玄曰廣弦匏笙簧合守拊鼓鄭玄曰合拊鼓
始奏以文止亂以武鄭玄曰武謂金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
日相叩拊也亦以節樂雅亦樂器名狀如漆笛中有椎

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鄭玄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安

聲以淫溺而不止王肅曰淫聲淫使及優侏儒王肅曰侏儒優雜子女不知

父子鄭玄曰優猶儼也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

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鄭玄曰

曰經籍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文侯曰敢問何如鄭玄曰欲知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順

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疫不作而無祇祥此之謂大當鄭玄曰

曰當謂不失其所也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

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

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

順克俾鄭玄曰俾謂順也口長慶賞刑威鄭玄曰威謂服也順俾鄭玄曰順俾謂無私曰類教誨不誤俾於文王其

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鄭玄曰此言文王受天之命而後今君

之所好者其溺音與鄭玄曰溺音謂無文王文侯曰敢問溺音者何從出也

子夏答曰鄭音好濫淫志鄭玄曰濫志謂志無節也宋音燕女溺志王肅曰燕女溺志衛音趣

數煩志鄭玄曰趣數音促速也齊音騖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

是以祭祀不用也鄭玄曰祭祀用此四音則非也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

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鄭玄曰古者無敬且和故為人君者謹其

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

易此之謂也鄭玄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柷楬塤箎

楊謂祝歌此六者德音之音也鄭玄曰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

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

序貴賤各得其宜也鄭玄曰此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

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鄭玄曰號以立號也號以立橫鄭玄曰橫以立橫也橫

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王肅曰磬以立別磬以立別鄭玄曰別別

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鄭玄曰廉廉

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王肅曰濫音諸音濫以立
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
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鄭玄曰聞謹言則人意動作也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鄭玄曰以實牢
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
武門曰一也答曰病不得其衆也鄭玄曰病猶憂也永歎之淫液之
何也鄭玄曰永歎也答曰恐不逮事也鄭玄曰逮及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
鄭玄曰發揚也答曰及時事也鄭玄曰及時也武坐致右憲左
何也鄭玄曰致右也答曰非武坐也鄭玄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
鄭玄曰聲淫及商也答曰非武音也鄭玄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答曰有
司失其傳也鄭玄曰有司也如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鄭玄曰志荒也
子曰唯丘之聞諸長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鄭玄曰唯丘之言是也賓

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鄭玄曰命矣敢
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鄭玄曰遲之遲也子曰居吾語女鄭玄曰居安也夫樂者
象成者也鄭玄曰象成也摠干而山立鄭玄曰摠干也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
太公之志也鄭玄曰太公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鄭玄曰武亂皆坐也且夫
武始而北出鄭玄曰武始而北出也再成而滅商鄭玄曰再成而滅商也三成而南鄭玄曰三成而南也
而四成而南國是疆鄭玄曰而四成而南國是疆也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鄭玄曰五成而分陝也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玄曰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也夾振之而四伐盛振
威於中國也鄭玄曰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鄭玄曰分夾而進也事蚤濟也鄭玄曰事蚤濟也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鄭玄曰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夫女獨未聞
牧野之誓乎鄭玄曰牧野之誓也武王克殷反商鄭玄曰武王克殷反商也未及下車而封
黃帝之後於蓀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
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鄭玄曰比干之墓也

庶士倍祿賈公彥曰地政去時而濟河而西馬散華山之陽鄭玄曰散猶放而弗復

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虎皮包干戈也將率之士使爲諸

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射者自射分射宮中射也左射狸首右射騶虞

而虎賁之士稅劔也祀乎明堂郭云曰之王之制爲明堂而民知孝朝

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鄭氏曰是五帝三王之事也天子袒

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鄭子曰樂人稱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

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

歌者直已而陳德鄭玄曰各國其德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

三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

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

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郭玉曰長古引其聲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主

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鄭玄曰子孫子貢問樂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而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音見晉平公平

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卽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爲師曠壽及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貶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

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人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

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史記二十五

律書第三

唐川忠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
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
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
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
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
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
火災火災之起由於五行之氣不和也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水害之起由於五行之氣不和也
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夏亂之起由於五行之氣不和也遯興遯廢勝者用事所
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
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

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
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
哉故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
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
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
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
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
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
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卽位將軍陳武
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音尼選思
竟帝奇而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
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

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
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
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
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
忘之今未能消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
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
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
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
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
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就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
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

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徐廣曰一作舍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危境也言陽氣之危境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言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殖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大呂者徐廣曰此中呂不說大呂其於十

二子爲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條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徐廣曰一作權也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族泰族者言萬物族生也故曰泰族其於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蟄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徐廣曰一作莖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廟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徐廣曰一作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於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於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蜨音之也清明風居東南

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
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
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西至於七星
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
至於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
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
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
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
也故曰丁西至於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徐廣曰吳在宋且就死也西至於
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
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
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

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者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
律中夷則夷則言陰徐廣曰一作明氣之賊徐廣曰一作明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
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徐廣曰一作明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
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
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
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間闔風居西方闔者偃也闔者藏也言陽
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
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
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於奎徐廣曰一作表奎者主毒
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
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爲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鍾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鍾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
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
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
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鍾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
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
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
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
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
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
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

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在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史記二十五終

史記二十五終

史記二十六

曆書第四

曆書第四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種鳩先渾

徐廣曰種音鳩音規子雄鳥也一名鷦鷯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於冬分時雞三號

卒明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卒斯也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

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

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

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

閏餘漢書律曆志曰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

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

潰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
衰也九黎亂德漢書高祖本紀曰少皞時諸侯作亂者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薦至莫盡其
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應劭曰黎官也火數二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民
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漢書高祖本紀曰次也史推歷失閏則斗建與月名錯正月為孟陬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閏餘所建十一月若曆誤春二月當始辰而指已是謂失序堯復遂重
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
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余唐曰成作牧天之曆數
在爾躬何晏曰曆數謂列次也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舜亦以禹命已之辭命禹也由是觀之王者所重
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
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
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鄭玄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自宣公之朝魯故

時人子弟分散

如淳曰家世世相傳為時律也

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

其機祥廢而不統

如淳曰呂氏春秋刑人犯而越人讎今之平

周襄王二十六

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

先王之正時也

履端於始

舉正於中

章昭曰氣在望中則時日昏明皆正也

歸邪

音餘於終章昭曰餘餘分也終閏月也中氣在晦則後月閏在望是其正中也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

歸邪

其後戰國並爭在於疆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

豈遑念斯哉是時

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

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

漢書音義曰五行相勝秦以周德

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

色上黑然曆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

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

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

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

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

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德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曆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曆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唐都言黃帝時分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曆唐都言黃帝時分天部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徐廣曰詹一作售也蓋聞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建氣物分數應勿曰黃帝時分天部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徐廣曰勝以爲應土德上勝水今日順夏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

太族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徐廣曰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陰更相治開不容期忽五家文悖異

推太初之元也

曆術甲子篇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正北 十二

無大餘

無小餘

無大餘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十二

大餘五十四

小餘三百四十八

大餘五

小餘八

端蒙單閼

二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八 小餘六百九十六 大餘十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三年 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六百三 大餘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芒落四年 十二

大餘七 小餘十一 大餘二十一 無小餘

徒維敦牂天漢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一 小餘三百五十九 大餘二十六 小餘八

祝犁協洽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五 小餘二百六十六 大餘三十一 小餘十六

商橫赤奮若三年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六百一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鄂四年 閏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二十四 大餘四十二 無小餘

橫艾闡茂太始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八百六十九 大餘四十七 小餘八

尚章困敦二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二 小餘二百七十七 大餘五十二 小餘十六

焉逢大淵獻三年 十二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一百八十四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訥漢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 小餘五百三十二 大餘三 無小餘

游兆作廣門攝提格征和元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八百八十 大餘八 小餘八

彊梧單閼三年 十二

犬餘八 小餘七百八十七 大餘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十二

大餘三 小餘一百九十五 大餘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五百四十三 大餘二十四 無小餘

商橫敦牂後元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一 小餘四百五十 大餘二十九 小餘八

昭陽協洽二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七百九十八 大餘三十四 小餘十六

橫艾涒灘始元元年正西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七百五 大餘三十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四 小餘一百一十三 大餘四十五 無小餘

焉逢闔茂三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八 小餘四百六十一 大餘五十 小餘八

端蒙困敦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三百六十八 大餘五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困敦五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六 小餘七百一十六 無大餘 小餘二十四

彊梧赤奮若六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一 小餘一百二十四 大餘六 無小餘

徒維攝提格元鳳元年 十二

大餘五 小餘三十一 大餘十一 小餘八

祝犁單閼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三百七十九 大餘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三 小餘七百二十七 大餘三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七 小餘六百三十四 大餘二十七 無小餘

橫艾敦牂五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二 小餘四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八

尚章協洽六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百八十九 大餘三十七 小餘十六

焉逢涒灘元平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 小餘二百九十七 大餘四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四 小餘六百四十五 大餘四十八 無小餘

游兆闌茂二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五百五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八

彊梧大淵獻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二 小餘九百 大餘五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困敦四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三百八 大餘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犁赤奮若地節元年 十二

大餘一 小餘二百一十五 大餘九 無小餘

商橫攝提格二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五 小餘五百六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八

昭陽單閼三年正南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四百七十 大餘十九 小餘十六

橫艾執徐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三 小餘八百一十八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閏十三

大餘八 小餘二百二十六 大餘三十 無小餘

焉逢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一百三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

端蒙協洽三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六 小餘四百八十一 大餘四十 小餘十六

游兆涸灘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 小餘八百二十九 大餘四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七百三十六 大餘五十一 無小餘

徒維闍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一百四十四 大餘五十六 小餘八

祝犁大淵獻三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四百九十二 大餘一 小餘十六

商橫困敦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七 小餘三百九十九 大餘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赤奮若五鳳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一 小餘七百四十七 大餘十二 無小餘

橫艾攝提格二年 十二

大餘十五 小餘六百五十四 大餘十七 小餘八

尚章單閼三年 十二

大餘十 小餘六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十六
焉逢執徐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 小餘四百一十 大餘二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八 小餘三百一十七 大餘三十三 無小餘
游兆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六百六十五 大餘三十八 小餘八
彊梧協洽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七 小餘七十三 大餘四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涒灘四年 十二

大餘四十 小餘九百二十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犁作噩黃龍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二十八 大餘五十四 無小餘
商橫閭茂初元元年正東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二百三十五 大餘五十九 小餘八
昭陽大淵獻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五百八十三 大餘四 小餘十六
橫艾困敦三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七 小餘九百三十一 大餘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赤奮若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一 小餘八百三十八 大餘十五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五年 十二

大餘六 小餘二百四十六 大餘二十 小餘八
端蒙單閼永光元年 閏十三

無大餘 小餘五百九十四 大餘二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五百一 大餘三十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餘十八 小餘八百四十九 大餘三 無小餘
徒維敦牂四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三 小餘二百五十七 大餘四十一 小餘八
祝犁協洽五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一百六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涖灘建昭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 小餘五百一十二 大餘五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噩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五 小餘四百一十九 大餘五十七 無小餘
橫艾闌茂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九 小餘七百六十七 大餘二 小餘八
尚章大淵獻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一百七十五 大餘七 小餘十六
焉逢困敦五年 十二

大餘八 小餘八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赤奮若竟寧元年 十二

大餘二 小餘四百三十 大餘十八 無小餘
游兆攝提格建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七百七十八 大餘二十三 小餘八
彊梧單閼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 小餘六百八十五 大餘二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九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右曆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端旃蒙者年名也支丑名赤奮
若寅名攝提格干丙名游兆正北冬至加子時正西加酉時正南加午時正東加卯時

史記二十六終

氏書

史記二十七

氏書

天官書第五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四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初也龍角東方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之間孟康曰傳曰斗第七星法太白主初之也夜半建者衡第五星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孟康曰假今杓皆建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孟康曰傳曰斗第一星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戴匡似戴曰文昌

誅成質

音灼時營或入與鬼人質古時人臣有誅

柳為鳥注

上木草七星

頭為員官

主急事張

素為廚主

觴客

翼為羽

翻主遠客

軫為車主

風其旁有一小星曰

長沙星

星不欲明

明與四星等

若五星入軫

星中兵大起

軫南眾

星曰天庫

樓庫有五車

車星角若益眾

及不具無處

車馬西宮咸

池曰天五潢

五潢五帝車舍

火入旱金兵水

水中有三柱柱不具

兵起奎曰封豕

為溝瀆

妻為聚眾

胃為天倉

其南眾星曰膺積

如

兵起

昂曰旄頭

胡星也為白衣會

畢曰罕車

為邊兵主弋獵其

大星旁小星為附耳

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

昂畢間為天街其

陰陰國陽陽國

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

下有三星

竟曰

為斬艾事其

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小三星隅置曰背

為虎首主葆旅事

其

其南有四星

曰天廟

廟下一星曰天矢

矢黃

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

曰九游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狐

直狼狼比地有大星

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

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

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

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水土軍吉

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

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

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

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

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

葵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徐廣曰孫作名

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

曰九游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狐

直狼狼比地有大星

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

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

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

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水土軍吉

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

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

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

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

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

葵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

曰九游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狐

直狼狼比地有大星

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

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

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

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水土軍吉

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

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

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

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

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

葵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

曰九游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狐

直狼狼比地有大星

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

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

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

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水土軍吉

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

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

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

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

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

葵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

曰九游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狐

直狼狼比地有大星

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

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

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

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水土軍吉

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

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

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

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

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

葵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

曰九游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狐

直狼狼比地有大星

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

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

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

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水土軍吉

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

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

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

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

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

葵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

曰九游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狐

直狼狼比地有大星

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

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

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

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水土軍吉

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

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

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

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

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

葵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

曰九游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狐

直狼狼比地有大星

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

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

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

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水土軍吉

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

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

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

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

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

葵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

曰九游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狐

直狼狼比地有大星

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

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

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

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水土軍吉

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

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

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

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

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

葵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

曰九游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狐

直狼狼比地有大星

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

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

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

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水土軍吉

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

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

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

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

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

葵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

曰九游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狐

直狼狼比地有大星

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

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

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

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水土軍吉

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

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曰甲乙義失者罰出
歲星歲星羸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
前曰羸退舍曰縮羸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
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
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
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
二度百日而止及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
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
入於西方用昏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
出口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
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章甚章
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早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

辰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曰躔躔徐廣曰路障熊赤色有光其失次
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曰開
明徐廣曰天畢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
早早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參晨出曰長
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涖灘歲歲陰在中星居未
以七月與東井與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
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作作
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
疾閭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
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
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徐廣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
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

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
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昂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
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黧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
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
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
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
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攬星昭曰攬音長四丈末兌退而
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
兵其出如浮如沉其國有土功如沉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
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下黃而沉所居野大穰色
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鬪星昭曰
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

廟歲星廟也徐廣曰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曰丙丁禮失
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
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徐廣曰以下云熒惑為反道二舍以上居之
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
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常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為丈夫北為
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鬪光相
逮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
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
十月而入西方伏伏不見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
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
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
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孟康曰犯

七寸已內光相及也章昭曰
自下燭之曰犯其宿曰守

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營惑廟也謹
候此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戌巳黃帝主
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
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
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
其一名曰地候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
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
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搖羸為
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光芒者曰黃鍾宮其失次上
二三宿曰羸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
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
星與土合為內亂饑主勿用戰收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為旱金為

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為

燂晉灼曰火入
水故曰燂

與金合為鑠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主孽

卿大饑戰敗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闕有覆軍

徐廣曰或云水火土
星若合是謂驚位絕行

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為疾為內兵亡

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竝
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
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太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早
出者為羸羸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為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
星同舍為合相凌為闕五廣曰凌相曰杓也
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
闕為喪早赤闕則中不平為兵青闕為憂水黑闕為疾多死黃闕
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
則水意一作志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

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及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徐廣曰一作變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

而及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器徐廣曰一作變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徐廣曰一作變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羸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圍以

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
有喪黑角有憂有水事青角小角有木事黃角和角有土事有
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更音灼曰更退之不進其
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
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為人虜其出西失行
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圓黃澤音澤可爲好事其圓大
赤兵盛不戰太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
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
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音灼曰大白行得勝勝者色也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
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音灼曰行意大度雖有也得位行出而留桑榆間
音灼曰行意大度雖有也得位行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木音灼曰木過參矣音灼曰三
疾其下國上而疾木過參矣復下復上有友將其入月將僂

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關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
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
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
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
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西北北勝南方
出西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
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
五芒出早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
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
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
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各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
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

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曰壬癸刑失者罰
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
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與鬼柳東七舍為楚仲秋秋分夕出
郊角亢氏房東四舍為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
俱西為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為月蝕孟康曰辰星月相凌
不見者則所蝕也晚
為彗星張晏曰彗所
以除舊布新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為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
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為旱黃
為五穀熟赤為兵黑為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
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
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
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用者
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

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
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
戰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繫卒兵大
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
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
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圖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滅
劔容也其間可容一劔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
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
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機安周星細爽
能星鈎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
青圈憂白圈喪赤圈中不平黑圈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
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

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早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州背嚮參益州東井與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轸荆州七星為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兩軍相當曰暈如暈曰暈暈等力釣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戰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

前後皆病居暈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太

白虹屈短

李奇曰屈或為尾也章昭曰短而直

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

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十二月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達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早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災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強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徐廣曰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為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從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為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晉灼曰海外遠也丙丁江

淮海岱也戊巳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
國君月蝕將相當之國皇星大而赤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為也五狀類南
極徐廣曰老所出其下起兵兵強其衝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
乍上乍下孟康曰形如三足机机所出國起兵多變 五殘星出正東
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徐廣曰賊星孟康曰形如
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 司危星
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
獄漢星孟康曰中亦下有一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
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
不利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
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
太白孟康曰星上有一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

及字下論又
有矣少二字

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李奇曰邪音蛇說東曰星有兩赤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孟康曰星眾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
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孟康曰漢河漢也水生其大經也 天鼓
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
如大奔星孟康曰星有尾少有短星下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望之如
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
殺將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
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孟康曰笑惑之精也晉灼曰類
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徐廣曰蚩尤枉矢類大流星
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李奇曰怒音怒晉灼曰枉矢類大流星
蛇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
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孟康曰精明也有赤

方氣與南方氣相連亦方中有兩黃星方中一黃星二三星合為景星

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

之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閒氣皆黑江淮之閒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如漢書地理志也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兒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兒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車通車轍也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者常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背雲類梓軸雲搏兩端

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留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

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博密其見動人及有占兵必起合關

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

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

之虛下有積錢依廣口古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蜺氣象

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積聚故候息耗

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如漢書地理志也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

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

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

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

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如漢書地理志也地動

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狀如漢書地理志也水澹澤竭地長

見象城郭門閭閭泉枯槩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俗告迎也伯莊化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曰而漢魏鮮而康曰人外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而康曰戎菽胡小雨徐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且至食爲麥食至日昧爲稷昧至舖爲黍舖至下舖爲菽下舖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

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收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而民有一升之食二日而民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而民有一升之食二日而民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而民有一升之食二日而民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而康曰先冬炭動鹿角解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畧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

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義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魯人也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

政

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

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竝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飢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卒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上十二州斗裏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在三晉燕代白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昂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

章昭曰秦晉西南維之北爲陰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

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
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為勃外則理兵內則理
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強時菑異記無可錄
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
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竝起三
十年之間兵相駘藉蘇林曰駘音也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
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
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
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
下元光元符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
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弗於河戒
兵征大宛星弗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

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白漢之為天數者星則
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
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暈曰氣住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
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
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
不移徙大小有差濶狹有常孟康曰謂熒惑若五星相去遠近水火金木填星徐廣曰木火土三星
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
日變修德月變修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
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大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次修攘正下
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徐廣曰暈者災變
日天於天則向以爲日月食及星逆行非大平之常日周歲以來人事亂故雲風此天之

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天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昂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史記二十七終

魏志卷之四

史記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魏志卷之四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一作班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貲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

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
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二世湯
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廷一
大拱懼伊陟伊陟古作陟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
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
高宗有雉全廣作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
承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
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
迎長日之至夏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
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
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辟雍水外四瀆諸侯曰
泮宮張晏曰泮度半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王肅曰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
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
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害餘廣曰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
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
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
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
廊李奇曰廊音衍字山阪曰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廊
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廊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李奇
旁有吳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
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
語不經見摺紳者不道李奇曰摺紳也摺作廊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
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陳倉北阪也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

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

殷云野雞夜雉

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召雞後曰野雞雉曰殷也云足句之辭

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陳寶縣有

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或三歲合祭神來時大為之殷受雷鳴雉鳴在長安上西五百里

陳寶縣有

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

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舊德公立二年卒

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

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

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卽位九年齊桓公既霸

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

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

服虔曰古之王者封泰山禪云云

云云

慮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

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

亭

亭

顓頊封泰山禪云云

帝偕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

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

應劭曰山名在博

南

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

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

應劭曰將上泰山當東山

南伐至召陵

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

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禾

應劭曰北里也

奇肱蘇林曰鄙

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二芥

應劭曰各有一茅二芥

所以爲藉也東海

致比目之魚

應劭曰各有一比目

西海致比翼之鳥

應劭曰各有一比翼

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

藜莠茂鵲巢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

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

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
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
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孔安國曰為魯禘也
說易於天下之事如指視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
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馬融曰春秋名禮
時長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長弘乃明鬼神事設
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余廣曰狸首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
不從而晉人執殺長弘長弘在河周人之言方怪者自長弘
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今廣曰凡去作密作下時祭
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
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

金瑞故作畦時標陽而祀白帝山形如種畦畦各一土卦其後百二

十歲而秦滅周徐廣曰去太史儋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

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蟻見黃帝得土德

德銀自山溢蘇林曰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

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服虔曰政上法

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

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藉菹藉謂草也

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

陰王刑殺故上法
蒲車惡傷山
言其易遵也
始皇聞此議
各乖異難施用
由此絀儒生而

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嶺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
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
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
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
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
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曰齊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
小山之上命曰時今廣川一云之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
兵主祠蚩尤尤在東平陸監鄉今廣川一云之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
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今昭口在東萊長廣縣皆在齊
北竝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今昭口成山在東萊不夜十入海不夜古不夜最居齊

東北陽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
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
時騶子之徒名騶論著終始五德之運知淳于今其書有五端始終五德各以
水德自謂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
羨門章昭曰皆莫古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服虔曰尸解也
解去故骨則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為之龍解骨也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知淳于今其書有五端始終五德各以
次轉用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
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
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服虔曰傳言謂或曰其傳去人
不遠患且至則舩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
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
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

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服虔曰從作故考之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竝海南歷太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謫曰始皇上太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

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殺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太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其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襄山也小廣曰華天縣有襄山岐山太山吳岳也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河祠漢中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朝那在秦之朝那縣在四百里外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異而四大家鴻岐吳岳皆有嘗禾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長水豐滂小廣曰長水在涇水之北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北山川祠而無諸加車駟駒車駟之屬汧洛二

淵鳴澤蒲山岳嶧山

徐廣曰音先許反

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

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

晉灼曰自此以下至天淵五女凡二十六小神不說

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逮

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灋滴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杜主之祠

昭明曰亳音蒲陽所祠也

祠而雍管廟亦有杜主李奇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

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祿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驪時駒四

匹木禺龍樂車一馬也木禺車馬一駒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

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祀通權火

漢書曰權火烽火也

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達照通祀川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

漢祀五時於雒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

祠云服虔曰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

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

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

豐粉榆社

里或云粉榆鄉

各高祖里也里或云粉榆鄉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豐鼓旗遂以十月至灃上

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

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

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牢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

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
李奇曰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祖本紀曰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後四歲天下已
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汾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蒺祠之令祝官立
蚩尤之祠於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
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
屬秦巫祠社主巫係族繫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摩之屬
應劭曰先人所居之國及有靈施化民人又貴悉置祠巫祝傳求神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神之位
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明時有晉巫范會之應留秦禹到八故有秦巫劉氏唯魏都大梁故有
晉巫故有荆巫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
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世皇帝漢書卷一百一十五各有
時以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部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
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漢書卷一百一十五常以歲
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

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
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
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
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於今賴宗廟之
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聞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報
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
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畦畝車各一乘
禹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
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
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
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
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漢書卷一百一十五其符也

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

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

與德相應如公孫臣

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

成紀在秦州

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

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

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

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

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

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

之墓也張晏曰神祠曰也日出東北舍謂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

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中屋也帝一殿而各五

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

之會如淳曰二水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

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

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

徐廣曰在霸陵

則案如淳

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

孟康曰直值也壇其立處以作壇

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

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

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

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

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

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徐廣曰是後二十一年鼎出汾陰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

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

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明年匈奴數入邊典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

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自此後武帝事諸先王取為武帝本紀注解已在第

失直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事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
叔作義下艾安摺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
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
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
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
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
五時後常三茂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神君者
長陵女子以于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
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卽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
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
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
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

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
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
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
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
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
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
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
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
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
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
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
鍾徐廣曰音于志安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

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譔忌泰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一作阜，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徐廣曰：武帝立七年九月。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

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徐廣曰：元鼎四年時。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少翁封禪書曰：趙之上夫人幸有子封為齊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徐廣曰：武帝立七年時。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

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
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
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大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
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
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闢飲食所以言行
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
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
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
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
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璽栗今陛下親祠后土
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

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徐廣曰元鼎四年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
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
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
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
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友
而樂成侯妹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徐廣曰元鼎四年而康
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
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
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
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
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
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

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
于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
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今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
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
是上使驗小方闕基基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
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上將軍大通
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開者河溢旱陸隄繇不思
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作唐曰元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
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
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
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
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作廣曰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

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
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
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
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
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掩而自言有禁方能
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鉤
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
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
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徐廣曰上言當有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
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
豐廩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秦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

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
九鼎皆嘗亨湯以享上帝而祭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
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鼎及鼎不吳不驚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閭龍變承休無疆
合茲中山徐廣曰中山中亦有中山也有黃白雲隆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
壇下報祠大亨徐廣曰一云人報祠字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
見於祖祢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
遠而不能至者始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
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
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
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
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曰

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
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
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
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
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
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常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
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
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
黃帝且戰且學僊思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
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
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請寒徐廣曰一作寒門者

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湖綽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祀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大一壇，壇三陔。徐廣曰：一作酒。薄忌，小於釜中，曰薄音黃。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醎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麋在鹿中，水而泊之。徐廣曰：泊一作酒。薄忌，小於釜中，曰薄音黃。祭日以牛，祭月以羊。璫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

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旦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瑱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畫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城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太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人一帝居也。一曰三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寶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

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
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
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
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
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
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賽南
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曰瑟及空侯
任廣曰瑟也六武帝令
樂人侯知始造此器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
釋兵須如徐廣曰
須作京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
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自
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

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
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
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
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
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採儒術
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
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
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
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
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
崇高邑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
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

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卽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問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兒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

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天子旣已封太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金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於東井後

十餘日有星弗於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壇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淵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早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遇以故不見今陛下

可為觀如緱城

徐廣曰云如緱氏城

置脯棗神人宜司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

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其

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

徐廣曰在甘泉

置祠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

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

徐廣曰元封二年

天

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

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

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

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

南郡至江陵

徐廣曰元封五年

而東登禮灋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白尋

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竝海上四月中至奉高

修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

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太山自有祕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徐廣曰第五年修其封禪其贊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黃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栽故朝受

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簞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

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
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
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臣岐
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一作廣曰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
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
其後今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
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陟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
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修封徐廣曰天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
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
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
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亦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
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

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
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其
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鸞鳳不絕翼遇其真自此之
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
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
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
則有司存

史記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禹山出圖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

蹈毳山行卽橋

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橋橋有轆車也音已足又尸子曰山行乘轆音力

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舊衍

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

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

悍

章昭曰湍疾也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

其南二折者也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

于勃海

勃海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元二年河徙東郡更以爲海禹時不注勃海也九川旣疏九澤

旣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

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

二十八

氏圖

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韋昭曰五湖胡名耳實一湖也

太湖是也

於齊則通甯濟之間於蜀蜀守冰

漢書曰冰姓李

鑿離碓

晉灼曰碓沫古堆字

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

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

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

罷之毋令東伐

如淳曰欲罷勞之也秦伐韓之計

乃使水工鄭國

韋昭曰鄭國能治水故曰水工

間說秦令

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竝北山東注洛

徐廣曰出馮翊懷德縣

三百餘里

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閒然渠成亦秦

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因

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

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

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

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

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鄆鄆居河北河

決而南則鄆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

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

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

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

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

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

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息發卒

徐廣曰二萬

數萬人穿漕渠三歲

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

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

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度可

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韋昭曰音而稼反謂緣河過地棄地民交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明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如時曰時起人有徒者以田與之其相稅入少府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韋昭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謂曰褒斜二水名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邛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餘廣曰湍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

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商音岸應劭曰微在馮翊或曰商顏山名岸善崩如淳曰各水岸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顏以絕商顏音曰下東至山嶺十餘里開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音曰園之竹也音曰園之竹也音曰園之竹也以為捷如淳曰捷如淳曰捷如淳曰捷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盱盱兮閭殫為河如淳曰殫盡也閭謂閭閻也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如淳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音是子謂案如淳曰洛水新山使平也韋昭曰鑿山以

吾山平兮鉅野溢如言曰鉅子央蓋魚沸鬱兮柏冬日徐廣曰柏前退也

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舊曰沛水名也不封禪兮安知外

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舊曰水名也萬系浮兮淮泗滿張晏曰

浚流難塞長菱兮沈美玉如淳曰取也菱草也音鄰一曰菱子也取長竿樹之用

也河伯許兮薪不屬如淳曰早燒薪不屬今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

以禦水頽林竹兮捷石菑如淳曰河決捷不能禁故言菑宜房塞兮萬福來

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宜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

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

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輅如淳曰地理志

引堵水徐廣曰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

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

在宜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湟徐廣曰一作湟上姑

蘇望五湖東闔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

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寒

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徐廣曰滿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

與夫一百畝以田惡故更歲耕之

史記三十

平準書第八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卿官有平準令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卿官有平準令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林曰鈞駟可蓋藏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國破敎之民也蘇林曰鈞駟可蓋藏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李奇曰則百金項曰秦以二流為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

孝文時英錢益多輕如淳曰如榆莢也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

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徐廣曰行符幣皆相次也騙案孟康曰富與

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

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

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早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

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

增修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

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

累巨萬卓賜曰貫朽而不可校如淳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

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

者價而不得聚會葉音義曰行乘文馬有北馬同其間則相提攜故不待出會同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

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任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舊氏是也故人入自

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從賜

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上公卿大夫以

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

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

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

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

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

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

衰耗而不贖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

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其後漢將歲以數萬

驍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

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漢書言義曰鐘六斗四升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章詒曰更償也或曰更償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野受錢於內也東置滄海之郡人徙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徐廣曰元初五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章詒曰經耗賦稅既竭猶陳久也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

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漢書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上二級曰開與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賞軍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余廣曰爵名也明漢書章句曰十爵者庶長以上至十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卿為人所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臣從九卿加樂者別公食公卿祿而無職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史見知不舉為故縱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謂其不行若類異及符之比也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六國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其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音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

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服虔曰地名在北方

千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噴曰秦逐匈奴以牧可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

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

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蹕財役貧

漢書言義曰蹕也二曰時也轉轂

數車也

廢居居邑

徐廣曰廢居者時前之名也有所廢有所居其來時射利也

皆低首仰給

晉灼曰低音抵仰服虔曰仰給於商賈

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

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

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

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

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

如淳曰鑄錢取銅故也賈曰鑄錢者多故錢輕亦賤也

物益少

而貴

如淳曰但鑄作錢不計餘也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

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漢書言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韋昭曰文為半

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銖徐廣曰音各呂靜曰治器法謂之各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
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徐廣曰藻一作紫也為皮幣直
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
為白金如淳曰雜錄錄為白金也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
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
莖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今縣官
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
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求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
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農鹽孔僅南陽大冶皆
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
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
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以

者出焉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韋昭曰故今出馬無馬者令伐棘作昆明池其明年

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徐廣曰元狩四年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千萬金

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

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

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銖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

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

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如淳曰牢食也古者名煮為牢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

之貨張晏曰若人執倉庫之官籥或曰音同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

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史記音隱徒計反左趾韋昭曰鈇以鐵為之沒入其器物郡不

出鐵者置小鐵官鄭氏曰故鐵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

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

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

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
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李舟曰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
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
錢出二十算也詩云維絲伊
緡如淳曰胡公名錢為緡者詩云
緡之重也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諸賈人未作賈貨買居也稽諸物及商以
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賈曰此緡錢為
足儲緡錢也故
者三老北邊騎士如淳曰非吏而得車馬者官謂之北輶車以一算商賈
人輶車二算如淳曰商賈有輶車
使出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
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
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
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
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

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
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
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
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
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
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
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
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
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
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
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
萬于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

識之曰是陌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

漢書百義曰外繇謂

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

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

衣屬而牧羊

韋昭曰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

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

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

為齊王大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

卿

貨物矣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

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

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

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眾更

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

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

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

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

全廣曰元封四年時有或歲也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

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卿貴以

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

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

令下有不便者

本司曰異與客語通語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

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

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

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

令京師鑄鍾官赤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

不得行漢書音義曰俗所謂赤側錢也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

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徐廣曰元鼎三年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

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

官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官辨銅金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鑄錢既多而令天下

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

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

而楊可告緡漢書音義曰商賈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賈所生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

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獄緡之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

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

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

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

益廣關置左右輔制漢曰元鼎二年丁卯歲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

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上

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章昭曰戰乃大修昆明池

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

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

少府大農大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

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

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

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

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如淳曰株根本也送引

上林苑事決為上林苑人錢得補郎也或以先至者為株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

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與耨並

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

之草也獨居其所
謂火耕水耨也

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

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

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度也卒舍卒天

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

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如淳曰徼亦亭也蓋一隅也

循無徼邊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得畜牧於邊縣也

置口先是新秦中千里無民畏心不敢畜牧今置亭徼故民得畜牧也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占

緡用充仞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此官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息馬者令其母馬還官一駒此馬息什一也與當出緡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仞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為

上太一祠李廣曰元鼎四年時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

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

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

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

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餘廣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

官斥塞卒如淳曰塞侯斥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近

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

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

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

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

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

急而式奪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

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

越至耐少府省金如淳曰省謂省金也而列侯坐耐金失侯

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天子爲侯侯以戶計其金多少也乃拜式

為御史大夫

徐廣曰元鼎六年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

苦惡

璣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便

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

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

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徐廣曰南越為九郡明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

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大越南郡凡十七也

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

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

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

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

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徐廣曰擅用是法不從

其明年元封元

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伐僅

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白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

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

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

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

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

大賈無所牟大利

如淳曰牟取也

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

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

竝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

農弘羊又請令吏得人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

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

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

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

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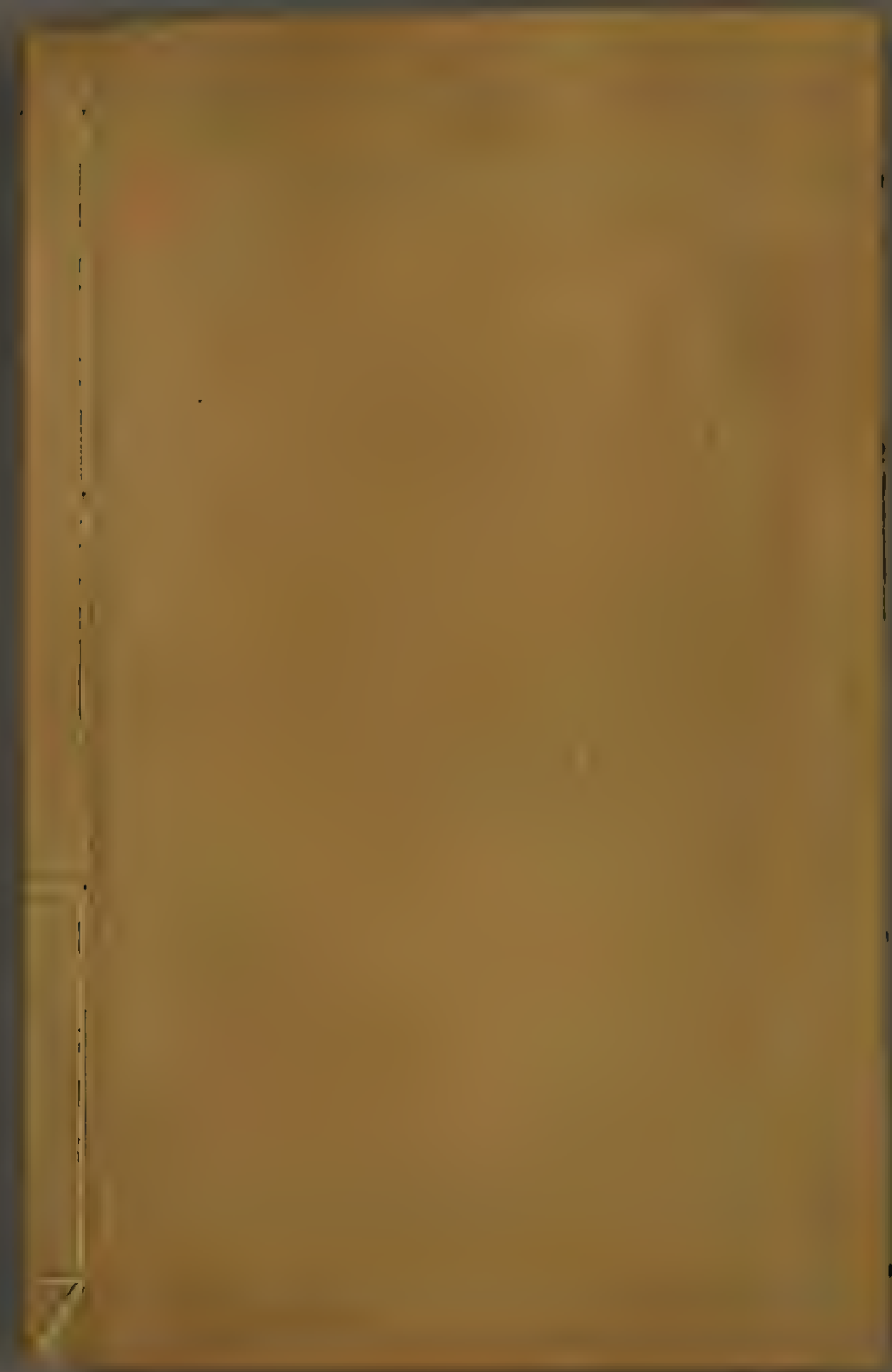
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作黃曰時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契易變使民不倦各競競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布於民間也或刀如淳曰刀者以其利於民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二等

黃金以溢名孟康曰二十兩爲溢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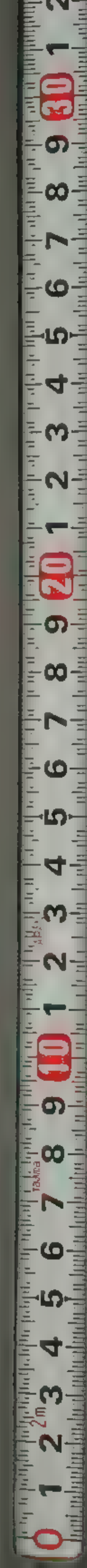
史記三十終

氏





史記



史記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吳太伯

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

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

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

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

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以避季歷

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

宋忠曰吳人

伯始所居也各

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

皇覽曰太伯家在吳縣北梅里

十里

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

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

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

徐廣曰在

河東太

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

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

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
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
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號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
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
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
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
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轉晉自晉
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藉以行四方之使有大夫客受小客之幣辭吳
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杜預曰吳與馬程縣南也二
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
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
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世本曰諸樊亡吳也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

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服虔曰宣公曹伯盧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齊侯伐秦卒于師卒殺太子而自故曰不義之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服虔曰子臧君
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
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
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
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
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今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
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韓吳吳
子慶封朱方之縣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
吳使季札聘於魯杜預曰春秋魯哀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杜預曰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為歌
周南召南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杜預曰始基始也猶未也賈逵曰言未
功也杜預曰猶有然勤而不怨杜預曰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歌邶庸衛杜預曰武王伐紂今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

也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曰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曰聖人之弘也賈逵曰弘大也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服虔曰慙於如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賈逵曰夏禹之樂大夏也曰美哉

而不德服虔曰禹勤其勞而治水土也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削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曰德

至矣哉大矣服虔曰至極也如天之無不燾也賈逵曰燾盛也如地之無不

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六也賈逵曰云明也

與政服虔曰入邑或政職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

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

難難有魯昭公八年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

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服虔曰禮謂禮也不然鄭國將敗

鄭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才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聞鐘聲服虔曰鍾文子鼓鐘作樂也曰異哉吾

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若辯也夫以辯爭夫子獲罪於君以

在此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時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

之巢于幕也王肅曰言至危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衛君獻公殯在殯未葬遂去之文子

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況於鐘鼓乎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

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賈逵曰言晉國之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杜預曰富必厚施故以在三家也吾子直服虔曰直不能曲撓

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

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

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

代立是為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

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

傳曰吳伐楚入林

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

服虔曰雩婁

東邑

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

杜預曰乾谿在楚國城之東南楚東境

楚師敗走十七年

王餘祭卒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

焉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

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

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

徐廣曰世本曰吳王僚生光伐楚

左傳曰王僚失

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

左傳曰舟名餘皇

五年楚

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

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

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

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

光伐楚拔居巢鍾離

服虔曰鍾離在淮水西邑也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

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

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

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修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

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

服虔曰欲取國

乃求勇士專諸

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

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

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

以兵

圍楚之六澗

杜預曰澗在廬江六縣西南

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

服虔曰變

楚發兵

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

服虔曰時言可殺王時也

告專諸曰不索何獲

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

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

不吾廢也

土肅曰聘晉還至也

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

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于於光也王肅

曰專諸王母老子弱也

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

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

四月丙子

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

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

四月丙子

光伏甲士於窟室杜預曰掘地為室也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
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音披公子光詳為足
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憑牆作王宮殿已奉避之也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服虔曰全以魚炙也
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賈逵曰交專諸匈也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
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
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
待天命服虔曰自其天命之終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及自諸與之下亂由生人起也季子自和力不能討也故云復命哭僚墓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復位而待杜預曰復本位也吳公子
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
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
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反亡奔吳亦黃曰伯州犂與吳有隙吳以為大夫三
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郢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

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濞五年伐
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
楚之居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
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
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
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
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
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北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
郢奔鄖服虔曰鄖是縣鄖公弟欲弑昭王昭王與鄖公犇隨服虔曰隨是國也而吳兵
遂入鄖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讐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
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
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畱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

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
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十一年吳
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服虔曰十五年孔子相
魯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音李賈逵曰越地杜預曰吳
越使死士挑戰余肅曰作兩越世家亦無或者以為人名氏乎騶索賈逵曰三行
造吳師呼自到主傳曰使吳人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
蘇亭二年采材五年乃成高見一百里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
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勾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越絕書曰
書曰闔廬家在吳縣閶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則指三重頂地六尺五尺
之志扁諸之劍三千夫員之口三平擊到魚腸之劍在焉字十餘萬人皆之取土臨湖葬之三日
以虎居其上王夫差越絕書曰太伯到夫故號曰虎丘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
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杜
姑蘇也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使大夫種

因吳太宰嚭而行成服虔曰行成成求成也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滅夏
后帝相服虔曰夏后相敬之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有仍之姓逃於有仍
各后緡之家而生少康服虔曰少康為有仍牧正王肅曰牧正有過又欲殺少
康少康奔有虞賈逵曰有虞後世有虞帝舜之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
之於綸賈逵曰綸賈逵曰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賈逵曰方十里為後遂收夏衆撫其
官職服虔曰因此其率領收取夏遺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
配天服虔曰不失舊物賈逵曰物事也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勾踐大
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勾踐為人能辛
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
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
齊子胥諫曰越王勾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

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
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至繒杜預曰琅邪
召齊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
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
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
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杜預曰石田不可耕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賈逵曰
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服虔曰鮑氏齊大夫還執吳王吳王聞之大
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服虔曰屬鏤劍名賜使自刎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
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齊鮑氏殺齊悼公吳
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服虔曰三日乃從海上杜預曰攻齊齊人敗吳

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服虔曰橐皋池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邊道縣東
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杜預曰陳留封丘縣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
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
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賈逵曰惡其聞諸侯或
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服虔曰幕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
長吳王曰於周室爲我長杜預曰吳爲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杜預曰
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杜預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綱案
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
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
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
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矣
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

子伯曰南東越東都南江東也子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

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王曰夫差家在猶亭西卑猶之

湖去縣五十七里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謂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王必行天下故太伯以天下讓於王季且康時故無得而稱之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

國之慶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

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史記三十一

韓川中園藏
氏圖印

史記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韓川中園藏
氏圖印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

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土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

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

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

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

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

上之曰所獲非龍非麋

徐廣曰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

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

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

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管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

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

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

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
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
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
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
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
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
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父之故曰師尚父亦陽字之美號也左杖黃
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
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
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泰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
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
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一作三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師敗

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衛康
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
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
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
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
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
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
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
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
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康公名夷也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
北至無棣服虔曰無棣太公始受封土疆境所至也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由
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此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鄭玄曰太公受封爵為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家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

子丁公呂伋徐廣曰一作及立丁公卒子

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

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周夷王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

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

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

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

居蹇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

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

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

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成

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維秦

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弑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

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隱公而自

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

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

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二十三年釐公卒

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

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

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與魯桓公婦及桓公

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

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公羊傳曰撓

休也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人

年代紀紀遷去其邑徐廣曰年表公去其邑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戌葵

丘杜預曰臨菑縣西有地名葵丘爪時而往及爪而代服虔曰爪時七月往戌一

歲卒爪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
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為使之間襄公王肅曰
問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楚賈逵曰遂獵沛
丘杜預曰安樂博昌縣南有地名曰丘見從者曰彭生服虔曰公見從者乃公怒射之從人
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弗三百弗出宮而無
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弗弗曰且無
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劍乃信之待宮外令弗
先入弗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
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
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殺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
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
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

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新詠
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
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
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侯賈逵曰齊正及雍林人殺無知護
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
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
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侯立之是為桓公桓
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
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有樂魯兵
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
之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
子糾于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

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
君將治齊卽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
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
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賈
曰堂阜魯北地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蒙之陰魯山北齊被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爲
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徐廣曰或高傒修齊國政連
五家之兵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爲軌軌爲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
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郕徐廣曰郕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郕郕
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
北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杜預曰此何今齊北東阿所
劫桓公於壇上何休曰基三尺階三等曰壇必有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
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

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徐廣曰一云已愈一小快耳而棄
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
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杜預曰甄衛地而桓
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
爲卿讓於是以爲工正賈逵曰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
燕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
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
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
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
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湣
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
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賈逵曰而立衛君

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賈逵曰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賈逵曰民逃其上也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也賜我先君履杜預曰所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賈逵曰包茅不具東

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水濱也齊師進次于陘杜預曰陘楚地賴川召陵縣南有亭亭在傳曰先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杜預曰召陵在召陵縣南桓公矜屈完以其眾屈完曰君以重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賈逵曰方城山在漢南也方城是楚之險也江漢以為溝君女能

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左傳曰計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杜預曰葵丘在陳縣東有葵丘也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韋昭曰下堂拜賜也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徐廣曰史記卓多作悼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使縣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實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地理志曰今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離聲相近應劭曰今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作離子

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仲曰衛公子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

急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

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服

印內婦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

姬生孝公昭葛贏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子之女子也生

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平有寵於衛

共姬賈逵曰雍平雍人名巫易牙也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

無詭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人長衛姬請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

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人羣吏諸大夫也而立公

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

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

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飲殯徐廣曰飲作臨也桓公十有餘

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

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

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齊桓公卒於葵丘之會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齊桓公卒於葵丘之會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殺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弑

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僕御也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也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被弑傳曰身被九創斷其首而載之肩見於城攻殺之齊文公大子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弑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偏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強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

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強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樂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一作廣曰筭下賈逵曰靡筭山名也癸酉陳于鞍服虔曰鞍齊地名也逢丑父賈逵曰齊大夫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絙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左傳曰馬陵齊地也齊侯請以寶器謝左傳曰略以記戰亡也不聽

必得笑克者肅桐叔子

杜預曰桐叔肅之字肅侯外祖父也

今齊東畝

服虔曰欲令齊隴鮑侯

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

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鞍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收受乃歸歸而頃公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樂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傳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

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侯以代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

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從之東車也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

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

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瀆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

齊亂伐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河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黶奔齊

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黶問入

晉曲沃賈逵曰樂之邑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賈逵曰孟門太欒黶

敗齊兵還取朝歌賈逵曰朝歌在衛六年初棠公妻好齊宣公已大矣棠公死崔杼取

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

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聞莊公將笞宦者賈舉賈舉復

侍為崔杼間公服虔曰公問陰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

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

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為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宦者

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

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

服虔曰言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服虔曰崔杼之宮近陪臣爭趣徐廣曰爭一作杆有淫者不知二

命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崔了命討之不知他命也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

門外賈逵曰聞難而來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服虔曰謂以公義為社稷

也如是者臣亦死之亡若為已死已亡非其祗暱誰敢任之服虔曰言君自以已之公欲取死在之可以近之臣所當任

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謂之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

弟杵臼徐廣曰史記杵臼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

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

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

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

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

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齊陽東銅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癸賈逵曰癸齊大夫慶封之屬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杼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虔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故曰子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樂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

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僂崔杼尸於市以說眾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秋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干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為社干社一萬九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寝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公自地德薄不能久享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眾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

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昭慶曰東海視其縣是也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人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

也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齊東鄙邑景公卒皇覽曰景公冢與桓公冢同處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兄公子壽駒黔奔衛余廣曰一作亭黔奔衛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逐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中之謀故隱而歌杜預曰稱蓋葬後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師衆也胡黨也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參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白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圍奔魯賈逵曰國晏嬰之八月齊秉意茲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昭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暱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人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

置坐中央發索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曰齊邑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謹闡杜預曰闡在東平剛縣北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弑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余廣曰年長曰簡公上在景公之下也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

牛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賈逵曰闕止子我也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杜預曰心不御鞅言簡公賈逵曰鞅齊大夫也曰田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杜預曰擇用一人也弗聽子我父服虔曰父省事田逆殺人逢之服虔曰子我將往之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杜預曰逆子行陳氏宗遂捕以入杜預曰執逆入至於朝也田氏方睦服虔曰陳常方欲謀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服虔曰使陳逆得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初田豹欲為子我臣賈逵曰豹陳氏族也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杜預曰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我矣陳氏宗陳遠也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服虔曰違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闕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子我在幄杜預曰幄帳也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服虔曰子我不得復入宦者禦之服虔曰以兵衛陳氏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公與婦

人飲酒于檀臺

服虔曰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

成子遷諸寢

服虔曰次從公舍寢也

公執戈將擊之

杜預曰疑其作亂也

太史子餘

服虔曰齊大夫

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

杜預曰言將為公除害也

成子出舍

于庫

杜預曰以公怒故也

聞公猶怒將出

服虔曰出祥也

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

之賊也

杜預曰言需

誰非田宗

杜預曰言陳

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

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必

殺子則如陳宗

乃止子我歸屬徒

服虔曰

攻闢與大門

服虔曰宮中之門

皆弗勝乃

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

服虔曰豐丘陳氏邑也

殺之郭闢

服虔曰

成子將

殺大陸子方

服虔曰方子我之

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

杜預曰

取

出中出雍門

杜預曰齊城門

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

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左傳曰東郭賈奔衛

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

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

春從作舒也賈逵曰陳氏邑也

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

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驚是為平公平公即

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

徐廣曰年表曰平公之時即自出稱田氏

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

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

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

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彊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

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

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史記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西川忠國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

諡周曰以大王所啓周地爲其采邑故謂周公

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

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卽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

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

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纁社告紂

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傳

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

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畱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

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

繆卜多作繆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

王

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玄曰二

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

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

禮安國曰璧以禮神圭以爲質

告于大王王季文王

孔安國曰告謂祝辭

史策祝

孔安國曰史策祝詞也鄭玄曰史策祝詞也

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

作廣口阻

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

孔安國曰

前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

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

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

王之意

方

孔安國曰武王受命於天

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

孔安國曰武王受命於天

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

依歸

孔安國曰言不致則人亡命也故之則先王長有所依

孔安國曰言不致則人亡命也故之則先王長有所依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

孔安國曰言不致則人亡命也故之則先王長有所依

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

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

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

孔安國曰言不致則人亡命也故之則先王長有所依

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

國曰我新受三王命武

茲道能念予一人

孔安國曰言不致則人亡命也故之則先王長有所依

周公藏其策金縢

孔安國曰言不致則人亡命也故之則先王長有所依

崩成王少在強裸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

孔安國曰言不致則人亡命也故之則先王長有所依

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

孔安國曰言不致則人亡命也故之則先王長有所依

成王

孔安國曰言不致則人亡命也故之則先王長有所依

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

孔安國曰言不致則人亡命也故之則先王長有所依

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

孔安國曰言不致則人亡命也故之則先王長有所依

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

孔安國曰言不致則人亡命也故之則先王長有所依

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伐就封於魯周公戒伯

孔安國曰言不致則人亡命也故之則先王長有所依

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

孔安國曰言不致則人亡命也故之則先王長有所依

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

孔安國曰言不致則人亡命也故之則先王長有所依

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

孔安國曰言不致則人亡命也故之則先王長有所依

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放殷餘民以封康叔

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
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徐廣曰一作德穎即德也獻之成王成王命唐
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徐廣曰嘉一作
也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詩
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
遺王名之曰鴟鴞毛傳曰鴟鴞鸛也
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馬融曰周謂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主
步豐鎬里邑而告武王印自出廟入朝不以遠為文也使太保召公先之維相土鄭玄曰相視也其三月周
公往營成周維公之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上居焉曰告遂國之
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
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禮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
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鬖沈
銅如畏然徐廣曰銅謹微視也見三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鬖沈

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
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
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
毋逸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
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孔安國曰治
民震懼不敢荒寧馬融曰知民之勞苦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
久勞于外為與小人孔安國曰父小乙使之久居人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也
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孔安國曰武丁起
殷國馬融曰至于小大無怨孔安國曰小大之民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尚
其在祖甲孔安國曰祖甲武丁之弟不義惟王久為小人孔安國
不義惟王久為小人
于

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孔安國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故故
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千肅曰先中丁後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
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孔安國曰無敢失天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
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自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
多士文王日中吳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成王在豐
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
孔安國曰周公執政成王是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
我成周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欲殺成王則成王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
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
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不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
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
王之說孔安國曰明藏諸命策書也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孔安國曰二公俱

也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
書以泣鄭玄曰泣者傷周公忠曰自今後其無繆乎孔安國曰本欲敬卜吉昔
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
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闡曰亦宜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
孔安國曰郊以王幣謝天地天即反風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
之徐廣曰築拾也祭文王禮記曰而歲不復出魯有天子禮樂者以
襲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
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繼其
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
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
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

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近乎簡易民必歸之

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

孔安國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

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

徐廣曰一作肸一作肸案尚書作紫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

作肸誓曰陳爾

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牯馬牛其風臣妾逋逃

鄭玄曰風走逸臣妾斷役之屬也勿敢

越逐敬

徐廣曰一作敬

復之

孔安國曰勿敢車越驪而求逐也無敢寇攘踰牆垣

曰寇劫取也因

魯人三郊三隧

王肅曰邑外曰郊外曰隧不其失亡曰壤

峙爾芻蕘糗糧楨

幹

孔安國曰皆當儲時女擇使足食多積謂之幹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

孔安國曰甲戌日當

無敢不及有大刑

孔安國曰大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魯

魯公伯禽卒

徐廣曰皇南論云伯禽以成王元年

子考公首立考公四年卒立

弟熙是謂煬公煬公築茅

徐廣曰一作

闕門

世本曰楊公徙魯宋忠曰公魯國六年卒子幽

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徐廣曰世本作微公

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

為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

徐廣曰劉氏云五十年

子真公湫立真公十四

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

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

真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

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

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

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

徐廣曰

行而不順民將棄上

鄭玄曰使吏事夫

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

唐

若魯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墮

韋昭曰言先王立長若弗從

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

韋昭曰言先王立長

誅之亦失不誅亦失

卒

徐廣曰劉氏云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

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

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

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

徐廣曰一作訓

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

韋昭曰穆仲仲

伯御之諱也魯春秋

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

遺訓而咨於固實

今廣曰固一作故

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

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

韋昭曰夷宮者宣王上之廟也

是為孝公自是

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

為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涅

余廣曰衣云弗生也

立是為惠公惠公三十

年晉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

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

賤妾聲子生子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

生子允

一作允

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

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

韋昭曰棠地陳南而觀

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

韋昭曰祊地陳南而觀

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

今

鄭伯之尸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室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

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

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宋太宰也

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令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

而老焉

服虔曰菟裘地名也

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

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

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

齊于社圃

齊于社圃

館于寫氏

韋昭曰寫氏魯大夫

揮使人弑隱公于寫氏而立子允為君

是為桓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

服虔曰許田以時不足

二年以

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

穀梁傳曰桓公受其君之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公手傳曰則公廟曰太廟

年使揮迎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

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

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

費達曰申繻魯大夫

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

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

公怒夫人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

人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禮成而不反無

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

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畱齊不敢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

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

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齊欲

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莊

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

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

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

社社以示軍容公生親之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女

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辭以盟孟女生子斑

長說梁氏女杜預曰梁氏往觀圉人犢自牆外與梁氏女戲

斑怒鞭犢莊公聞之曰犢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

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

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

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

一繼一及魯之常也何休曰父兄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

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

牙劫飲叔牙以鴆服虔曰鴆鳥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

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杜預曰不以昭穆改八月癸亥莊公卒

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

李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

私通欲立哀姜弟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
圉人犂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犇陳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慶父竟
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
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闔賈逵曰卜齮魯大夫也當中之
之爾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
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
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
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
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
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
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聞于兩社
為公室輔賈逵曰兩社謂兩山也雨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

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釐公
以汶陽鄆封季友賈逵曰汶陽鄆魯二邑什領口汶陽汶水北地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
殺其君奚齊卓子徐廣曰卓作悼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立
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
卒子興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三
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服虔曰鹹魯地也獲長翟裔
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魯人夫也魯人夫也魯人夫也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魯大夫也魯人夫也魯人夫也魯人夫也初宋武公之世鄭瞞
伐宋服虔曰武公魯平王時在春秋前十五年鄭瞞大獲國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服虔曰長丘魯地也
魯名獲長翟緣斯賈逵曰緣斯魯大夫也魯人夫也魯人夫也魯人夫也晉之滅路在魯宣公十五年獲裔如弟勞如齊惠公
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案年表齊惠公二年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服虔曰簡如魯大夫也魯人夫也魯人夫也魯人夫也鄭瞞由是遂亡杜預曰長翟之種絕十五年

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徐廣曰倭私事襄仲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服虔曰叔仲惠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宣公倭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徐廣曰肱一作股立是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服虔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杜預曰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左傳作隆杜預曰魯邑在泰山中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鞍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

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畱成公送葬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服虔曰宣伯以孫喬如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樂書弑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既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左傳曰冠於厲公之廟假鐘簪焉禮也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韋昭曰三桓氏大夫國二軍魯伯禽之封也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左傳曰魯人立齊歸之子稠為君服虔曰稠野姓之國也齊歸也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

猶有童心服虔曰：童，心也。有童，有心也。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

立長。服虔曰：無子，則立庶子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上之。杜預曰：先人事後，上義鈞則賢也。今禍非適嗣

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

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杜預曰：衰，衣也。無度，無度也。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

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

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

年公如楚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左傳曰：昭公以人屈，實金可以

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恥

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二十一年，朝晉至河，

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鸛鵒來巢。鸛鵒，鳥名。巢，築巢也。師

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鸛鵒來巢，公在乾侯。鸛鵒入

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厚世本亦然。剛雞。杜預曰：季平子郈昭

氏。服虔曰：剛，雞也。以服，少潘之為介雞。郈氏金鉅。服虔曰：以

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服虔曰：老，臧

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

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杜預曰：季氏欲出，入沂水，請囚於

鄆弗許。服虔曰：鄆，季氏邑。請以五乘亡弗許。杜預曰：季氏欲出，入沂水，請囚於

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眾。眾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

之臣戾。左傳曰：謂其眾曰：無季氏與有執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

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仲孫何忌。聞叔孫氏勝，亦殺郈

昭伯。郈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

于齊。齊景公曰：請致于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

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
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
魯取鄆賈逵曰中鄆也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
賈賈逵曰中鄆也許齊臣高斲子將粟五千庾賈逵曰十六萬一萬子將言於齊
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賈逵曰異也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內之
道卒春秋曰宋公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
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
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
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
謂主君服虔曰大夫稱主君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
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王肅曰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
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

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服虔曰史墨曰季氏亡乎
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鄆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
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
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
與名不可以假人服虔曰器名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
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
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
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服虔曰陽九年魯伐陽
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
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
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服虔曰仲收其甲兵孟氏不
肯墮城杜預曰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孔安國曰桓子

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哀公五年齊景公卒
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三日
六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
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
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
年伐齊南邊十一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
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
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
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
魯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之
作難故君臣多間問也公游于陵阪阪地名遇孟武伯於衢曰請
問余及死乎杜預曰問已可得以善也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
如陞氏杜預曰陞氏即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

復歸卒于有山氏徐廣曰有山南謚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
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三
十七年悼公卒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曆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子顯立是
為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徐廣曰皇南謚云元乙巳終甲辰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
十二年卒徐廣曰皇南謚云元乙巳終丙寅子屯立是為康公康公九年卒徐廣曰皇南謚云元丙子終甲辰子叔立是為
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卒
年文公卒徐廣曰皇南謚云元乙巳終甲辰子賈立是為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
年文公卒徐廣曰皇南謚云元乙巳終甲辰子讐立是為頃公頃公二年秦拔楚之郢
楚傾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
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卞邑徐廣曰卞一作下為家人

魯絕祀傾公卒于柯徐廣曰自前臨云魯起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徐廣曰洙泗水也魯國之國其民洙泗初者扶老者而代其任德也
初者相讓故曰斷斷如也斷斷斤反東川語也蓋初者患苦長者長者念恩自守故斷斷如也
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
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
行事何其戾也

史記三十三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記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維周曰姬之支德食邑於召謂之召公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
北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何休曰東者燕今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
召公疑之作君奭孔安國曰謂之曰君奭古以告之故以名篇君奭不說周公
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荀食寵也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孔安國曰伊尹假也
玄曰皇天北極天帝也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成治王家孔安國曰伊陟臣扈
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亂且率故于大戊在祖乙時則有
若巫賢孔安國曰時賢臣有如此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孔安國曰高宗即位
巫賢也賢咸子巫氏也於是召公乃說召公
維茲有陳休又有殷徐廣曰一無此九字於是召公乃說召公
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

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
棠樹不敢伐歌誅之作甘棠之詩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
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是歲周宣王初卽
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
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爲犬戎所弑秦始皇列爲諸侯二十四年
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
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
年卒桓侯立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廟以其難明故也桓侯七年卒世本曰桓侯徙臨易宋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子
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
王出奔溫立惠王弟頹爲周王誰周曰案春秋傳曰桓公救燕者乃南燕也十七年
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使我齊桓公救燕
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

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襄
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爲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年秦師敗
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
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
三郤大夫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
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
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
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
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
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閭破楚入
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晉趙鞅圍范中行於
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

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知伯分其地三晉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爲諸侯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子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爲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爲王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爲反間欲以亂齊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皆門者舍人之姓名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

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徐廣曰一作屠毛又曰封陵將水也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子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恟恐將軍市被與太子

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擣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章子齊人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徐廣曰年表云噲及太子相子之皆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徐廣曰會立七年而燕亡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方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

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下者獨唯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卽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爲襄王惠王七年卒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二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

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
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
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爲可
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卿秦攻代唯獨大夫
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
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綏止
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覺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
爲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鄒破卿秦樂
乘於代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
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將渠爲相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六年
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
九年秦王政初卽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

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
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徐廣曰屬河間方城徐廣曰屬涿有督亢亭劇辛故居
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
也欲因趙獎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
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
秦拔趙之鄴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
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
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徐廣曰出潁水故安也禍
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
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
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
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
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
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

史記三十四

燕世家

史記三十五

燕世家

管蔡世家第五

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
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
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
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
侯者十有六國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
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
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管在宋開京縣東北封叔度於蔡杜預曰居上蔡
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爲周公封
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
封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

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予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啟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爲衛康叔封季載於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宋忠曰胡徙居所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餘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卽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列爲諸侯四十八年釐侯卒子

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杜預曰息國汝南新息縣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畱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爲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爲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妹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莊

王卽位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釋之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同立景侯元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景侯爲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爲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弑其王郟敖而自立爲靈王九年陳司徒招弑其君哀公楚使公子棄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弑其父誘蔡靈侯于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棄疾爲蔡公楚滅蔡三歲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爲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宋忠曰平侯靈侯之孫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世本曰平侯靈侯之孫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

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襄弘以求長於衛服虔曰獻書使蔡使衛使史鮒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夏爲晉滅沈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爲質於吳以共伐楚冬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爲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爲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二十八年昭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賊利以解

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爲成侯徐廣曰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三年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旣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世家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宋忠曰齊陽定陶縣
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于虢三十年卒弟幽伯強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孫卿曰兕音徐子反曹惠伯或名兕或名弟或復名弟也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因東徙益卑諸侯畔之秦始列爲諸侯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爲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孫卿云一作終涅生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四十五年魯弑其君隱公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夕姑立莊公二十三年晉桓公始霸三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

年卒子昭公班立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韋昭曰駢脅者肩也釐負驕諫不聽私善與重耳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驕之宗族閭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晉乃復歸共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立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厲公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頃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悼公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悼公死

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賈逵曰社宮社也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曹無懼曹禍及伯陽卽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于宋賈逵曰以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逮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

叔鐸之祀忽諸

史記三十五

史記三十六

陳杞世家第六

陳杞世家第六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媯
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媯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
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
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
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爲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
立慎公立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
奔于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卽位三
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
幽王卽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變立平公七年周幽王爲犬戎所
殺周東徙秦始列爲諸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

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
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三
十八年正月甲戌巳丑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
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即五父世家與傳違是為厲公桓公
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作廣曰班氏云厲公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
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賈逵曰坤下巽上觀坤
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
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杜預曰此周易觀卦六四之辭也易之為書六
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
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
與蔡人共殺厲公公羊傳曰注下而方公羊傳曰注下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

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
為宣公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強十七年周惠王娶陳女為后
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欸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
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巳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
羈旅之臣賈逵曰羈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
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杜
于正卿賈逵曰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人也三十七年齊桓公伐
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
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四
十五年宣公卒子欸立是為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
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

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是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東其衣以戲於朝左傳曰衷其袒服殺榮傅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春秋曰陳殺其大夫泄冶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微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五年微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已蓋以夏姬淫故故曰似也微舒怒靈公罷酒出微舒伏弩殿門射殺靈公上傳曰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微舒自立為陳侯微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為夏微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微舒而已已誅微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

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微舒為賊弑君故微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二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弑其君邲敖自立為靈王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畱少妾生勝畱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畱為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徐廣曰三招卒立畱為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棄疾發兵伐陳陳君畱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棄

疾爲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服虔曰陳祖虞舜出顓頊故爲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叟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叟無間違天命以廢絕者鄭衆曰幕舜之先也駟案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杜預曰遂後益殷之興存舜之後也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之及胡公周賜之姓杜預曰胡公滿遂之後也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棄疾弑靈王代立是爲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爲元空籍五歲矣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

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雷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死於城父時孔子在陳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白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宋公曰杞今陳西車丘縣也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徐廣曰謀一作謀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

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德公十八年卒弟

桓公姑容立

徐廣曰世本曰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

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句

立孝公十七年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平公

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

遂弒隱公自立是為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

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閼路弒湣公代立是為哀公哀公

立十年卒湣公子款立

徐廣曰款一作遂

是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

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小

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

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為殷殷

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公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

為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

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

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為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堊並夔龍其

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

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為顯諸侯滕薛魯夏殷周之間封也小

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

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

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

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

踐興

史記三十六

史記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管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旣以此命能和

集其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器

左傳曰分康叔

以大器大旅少帛精伐旅大器賈之曰少帛也少帛雖帛也精伐大亦也通帛為旅旅為大器鍾名也

以章有德康叔卒子

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

史記音隱曰音

伯立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

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

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薳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

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

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

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位修

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

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

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

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

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碯

諫莊公

賈逵曰石碯為上卿

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

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紂之州吁出

犇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

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

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

不愛石碯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碯與陳侯

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

濮度曰右宰醜也

而迎桓公弟晉於

邢而立之

賈逵曰邢姓也

是為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

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八年初

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

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杜預曰左右滕之子因以爲號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卽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違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卽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

弟黔牟爲君惠公犇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犇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犇溫衛燕立惠王弟頹爲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卽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熒爲衛君熒讀音曰衛侯朝於周則有人問其名答曰衛侯熒熒則行人還之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犇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

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杜預曰從汲郡南度出衛南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鳩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酈默弒其

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卒世本曰成公姓濮陽宋忠曰濮陽帝丘地名子穆公遯立穆公二年楚莊公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衍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賈逵曰師曹樂人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盱不召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軟戒二子欲共殺食皆皆服朝衣待命於晏也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服虔曰從公於囿公不釋射服與之言左傳曰不釋服二子怒如宿服虔曰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左傳曰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杜預曰巧言詩小雅也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隈無所無男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遽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賈逵曰伯玉衛大夫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殽公殽公弟秋殽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

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
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
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
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
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鮑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
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
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
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
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服虔曰衛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
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
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弑
靈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

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賈逵曰
女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邀謀朝使殺夫人賈逵曰戲陽
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
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郕僕賈逵
也郕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犇謂郕曰我將立若為
後郕對曰郕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服虔曰郕自謂已無德夏靈公卒
夫人命子郕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郕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
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
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經歸服虔曰衰經為若簡子送蒯
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
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孔子自
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

反魯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杜與之盟許以悝母為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杜外圍服虔曰二入謂良夫太子蒙衣為婦人之服中家具而共乘也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藥甯問之服虔曰家臣稱老問其姓名稱姻妾以告賈逵曰婦姻家妾也遂入適伯姬氏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既食悝母杖戈而先服虔曰先至孔悝所太子與五人介與假從之賈逵曰介被甲也伯姬劫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服虔曰於臺上召藥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服虔曰李路為孔氏邑宰故告之召護駕乘車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賈逵曰子羔謂大夫也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始至矣杜預曰子路欲死國也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服虔曰言食悝之祿欲救

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服虔曰言食悝之祿欲救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母入為也服虔曰公孫敢衛大夫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王肅曰必有繼續其後攻太子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服虔曰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服虔曰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聵是為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曰戎虜何為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犇衛人立公子斑師為衛君左傳曰斑師齊公之孫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為衛君服虔曰起靈公

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
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
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悼公五
年卒子敬公弗立世本云敬公費也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
疆衛如小侯屬之昭公六年公子疊弑之代立是為懷公懷公十
一年公子頽弑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
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速立成
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
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
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
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壻故魏立之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元君十
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

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

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二年徙野王二十三年卒

君角九年秦并

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
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
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史記三十七終

楚川中園

史記二十八

黃川中園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開者

孔安國曰微子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

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

明淫亂於政

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

紂

徐廣曰

紂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

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

孔安國曰太師三公其子也少師孤卿比子也

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

孔安國曰口殷不有治政四方之事必亡也

我祖遂

陳於上

馬融曰我祖也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陳力於上世也

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

馬融曰下

殷既小大好草竊姦軌

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又為姦於外也

卿士師師非度

孔安國曰卿士已下

皆有罪辜乃無維獲

鄭玄曰獲得也卿士皆自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

小民

乃並與相為敵讎

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民起也為敵讎言不和同

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

涯

徐廣曰一作泚水無附隄

殷遂喪越至于今

馬融曰越於也於

曰太師少師

馬融曰重我其發出往即玄曰發起也紂喝敗吾家保于喪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

家呼告也今女無故告上肅曰無意告我也予顛躋如之何其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

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孔安國曰微子帝乙子

乃毋畏畏不用老長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菑下不畏今殷民乃

陋淫神祇之祀使邪也則邪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也令誠得治國國治身

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馬融曰箕子紂親戚也紂

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楮為楮則必思遠方珍怪

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

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

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

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風俗通義曰其意則憂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過節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

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

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

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時比干已死

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

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

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

我不知其常倫所序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箕子對曰在昔鯀墮

鴻水汨陳其五行孔安國曰陳猶陳也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

所斁今廣曰一作釋聖寧鄭玄曰帝天也大以縣如是乃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鄭

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

也

九禹道因而第 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
之以成九類
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馬融曰言天所以畏
惟人用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鄭玄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水
曰潤下火曰炎上孔安國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曲使曲直也金曰從革馬融曰金之性
從人而更土曰稼穡孔安國曰稼穡之性潤下作鹹孔安國曰水鹵所生炎上作苦孔安國曰焦氣之味
可銷鑄曲直作酸孔安國曰木實之性從革作辛孔安國曰金氣之味稼穡作甘孔安國曰甘味生於百穀五
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
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曰睿通也恭作肅從作治馬融曰治今而明作哲聰
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審也睿作聖孔安國曰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
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土宜土以居民五曰司徒孔安國曰司徒掌教以禮義六曰司寇馬融曰主誅
害七曰賓鄭玄曰掌諸侯朝覲之官八曰師鄭玄曰掌軍旅之官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
曰星辰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玄曰星五星也五曰歷數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爲歷數敬授民時皇極皇建其

有極孔安國曰入中之道人立斂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馬融曰當敬是百四維
時其庶民于女極馬融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錫女保極鄭玄曰又賜女凡厥
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孔安國曰民有善則無淫過朋黨之凡
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馬融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爲有所不協于
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孔安國曰凡民之行有不合於中而而安而色曰子所
好德女則錫之福孔安國曰女當安女色以謙下人時人斯其維皇之極孔安
不合于中之人女與之福則是人毋侮鰥寡而畏高明馬融曰高明顯龍人之有
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王肅曰使進其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孔安
生直之人既富則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孔安國曰不能使
之人當以善道接之于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玄曰如對於女家之人
取罪也母偏母頗遵王之義孔安國曰偏頗不毋有作好遵王
之道孔安國曰好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孔安國曰言開
私也

時暘若孔安國曰君政曰知時與若孔安國曰君昭曰謀時寒若孔安國曰君能
曰聖時風若孔安國曰君能曰咎微孔安國曰君曰狂常雨若孔安國曰君行
之曰僭常暘若孔安國曰君行曰舒常與若孔安國曰君行曰急常寒
若孔安國曰君行曰霧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行王青維歲馬融曰王者所青卿
士維月孔安國曰君行師尹維日孔安國曰君行歲月日時毋易
百穀用成治用明孔安國曰君行星有風星有好雨孔安國曰君行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君行
用不寧庶民維星孔安國曰君行星有風星有好雨孔安國曰君行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君行
月之行有冬有夏孔安國曰君行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君行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鄭玄曰康寧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孔安國曰各成其知六極一曰凶短折鄭玄曰凶短折

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孔安國曰六曰弱鄭玄曰弱於是
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
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黍
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
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杜預曰紂家武王崩
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
周公徐廣曰云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
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世之曰宋微子故
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
為微仲禮記曰微子名其弟而衍也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
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湑公共立湑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
位湑公子鮒祀徐廣曰鮒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
惠公惠公四年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
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秦
始列為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為魯惠
公夫人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
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
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
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
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
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
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宗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
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

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
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
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督說目而覲之督說目而覲之
服虔曰曰有極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
十一戰賈逵曰戰伐鄭南其東門戰取其不戰取郕田四戰郕鄭代宋入其郕五戰
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統師大敗宋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
弑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
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九年執鄭
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
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賈逵曰問內曰
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
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滕咽案杜預曰

魯生虜宋南宮萬賈逵曰南宮氏萬名宋卿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蒙國有蒙澤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何休曰因殺太宰華督乃更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毫服虔曰蕭毫宋邑也杜預曰今沛國有蕭縣蒙縣西北有毫城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毫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淳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喝不可執故也以革裹之歸宋革裹之宋人醢萬也服虔曰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為衛文公文公女弟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曰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

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左傳曰葵丘宋五頃也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左傳曰六鵲過之公羊傳曰但之則六鵲之則鵲徐察之則退鵲風疾也賈逵曰風起於地至宋都高而疾故過宋風起也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杜預曰鹿上宋地女公自鹿上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杜預曰孟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服虔曰泓水也杜預曰泓水之上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

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徐廣曰必如公言卽奴事之耳又何戰爲楚成王以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服虔曰八十四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卽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春秋左傳云宋武公之弟長翟緣斯於長丘七年楚莊王卽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華作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服虔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不可鮑

不肯乃助之施於國因大夫華元爲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華立是爲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爲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出逐也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左傳曰御羊羹也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匹賈逵曰文馬馬也上賈逵曰文馬馬也上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何休曰析骨而炊也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

不臣矣。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白虎曰：華元家在陳留小黃縣城北。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爲平公。左傳曰：魚石犇楚。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自立爲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母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犇，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爲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爲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犇，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三十六年，齊田常弑簡

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感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感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禘，秦魯齊諸侯禘秦卽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年表曰：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年表曰：剔成四十四年，剔成四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

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
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
而三分其地年表云偃立四十二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

焉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竭皆其極也故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歸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國

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

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襄公既敗於泓而

君子或以爲多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傷中國闕禮義

衰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史記三十八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

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

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

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

唐叔虞山本曰男鄭宋忠曰鄆地今在太昊姓姬氏字子干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晉侯子

寧旅是爲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爲成侯成侯子福是爲厲侯厲

侯子宜曰是爲靖侯靖侯以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

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

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

晉世家第九

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
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
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條晉地
十年代千畝有功杜預曰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能成其眾也晉人師
服曰賈逵曰晉大夫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
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
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
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
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
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
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
樂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君子

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
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
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鰈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
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
晉人復立孝侯子郤為君是為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
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
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
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
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南鄙也與曲沃武公謀九年
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
子未降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

哀侯

晉之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

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

公誘召晉小子殺之

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於曲沃

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

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

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

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

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

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

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

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

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頤攻

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驪姬

韋昭曰西戎之驪姬列在驪山也

驪姬

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蔣說公

晉達曰士蔣晉大夫

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

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

晉達曰聚晉邑

命曰絳始都絳九年

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蔣曰

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

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

韋昭曰蒲今蒲坂居北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

不使諸子

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

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

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

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

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

公作二軍

左傳曰王使虢仲命曲沃以軍為晉侯之始為軍

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

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

張震曰一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十思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

也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薦曰太子不
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先謂之極服虔曰言其
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
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
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以是始賞天開之矣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令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
有衆杜預曰以理推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
辛廖占之曰吉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為其
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里克諫獻公
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厨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子則從從曰撫軍服虔曰助君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必中謀軍事誓軍旅杜預曰君與

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稟
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
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孝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
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
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
立服虔曰不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
里克謝病不從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
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
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杜預曰屈產出名假道於虞虞假道遂
伐虢杜預曰虞在晉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陽虢之邑獻公私
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

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地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宦名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乃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

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薦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薦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皆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袂服虔曰袂袖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

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
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號仲號叔王季之子也為
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可盟之官也將號是滅何愛于虞
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
虢之與齒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
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家在河內品縣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襲滅虞虢虞
公并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勝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勝以屈辱之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也荀息率襄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
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春秋之也何休曰以助歲歲喻荀息之年老也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
屈賈華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
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
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

晉於醬桑

左傳作承桑服虔曰杜地

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壤

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
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
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
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
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
為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
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皆大夫三謂荀息
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
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
弟悼子而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
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

杜預曰詩大雅言此之缺難治甚於白圭

其苟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

驪戎卜曰齒牙為禍

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體拆有似齒牙中有縱書以象龍口之為害也

及破驪戎獲驪姬

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于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邲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

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

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

賈逵曰周卿也

會齊秦大夫共禮晉

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與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

服虔曰大夫指里克也

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

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

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邲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

子申生

韋昭曰獻公諱申生非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

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

杜預曰忽如夢有狐突之告

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

帝服虔曰帝天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

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

左傳曰七日

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

杜預曰將謂申生也許之遂不見

及

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

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

兒乃謠

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邲鄭使秦聞里
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爲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略也若重
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
三子三子曰弊厚言甘此必邲鄭賣我於秦遂殺邲鄭及里克邲
鄭之黨七與大夫韋昭曰七與中主下軍之衆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邲鄭子豹奔秦言伐晉
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與大夫國人不附二年
周使召公過韋昭曰召武禮晉惠公禮倨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
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邲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
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曰
大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
疑而謀之號射曰服虔曰號射也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

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號射謀不與秦粟
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
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一口千九百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
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
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服虔曰不孫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爲
右服虔曰三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繫不
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爲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
梁繇靡御號射爲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也繆公壯士目敗晉軍晉軍敗
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爲繆公夫人
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爲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
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馬
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日見社

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聞呂省晉國和平對曰不
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
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
舍晉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
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
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
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姜服虔曰周人字
不聘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塹也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
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
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卽不
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
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虔曰曲禮曰世婦以自稱以固子之心子亡矣

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
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
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
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
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
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樂郤之黨爲內應殺懷公
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
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
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卽位重耳年
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
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
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喻垣宦者遂斬其衣袪重耳

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

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咎

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

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興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

年吾冢上栢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

文公不禮去過五鹿

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飢而從野人乞食

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

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

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

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

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

張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威口

勸重耳趣行

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

徐廣曰二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

不能去齊女曰

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

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

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

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

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

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

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

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卽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避不遇三舍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

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晉人也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黍苗詩言晉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

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辟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也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卽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武公廟也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社其後我從狄君嬖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

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

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
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
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
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
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怜之乃懸書
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
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
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賈逵曰綿上晉地杜預曰西
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綿上
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徐廣曰作畝號曰介山以記
吾過且旌善人晉人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
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
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

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人皆說二
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
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
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圍溫入襄王於周四月
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
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
贈馬之施狐偃曰
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
三軍王肅曰楚復成國
之禮車周軍也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
狐毛佐之命趙衰爲卿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
欒賁之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
戎魏犢爲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
河內沁
有原封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
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杜預曰
衛地也衛侯請盟

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
牛服皮曰衛地也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
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
毋入僂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
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
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
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
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
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
間執讒惡之口也服虔曰子玉取宋有大功但欲執讒惡之口也杜預曰執猶奪也楚王怒少與
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
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先軫

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
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楚令必戰既戰而
後圖之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計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
楚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
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
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巳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
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榮陽縣也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笑聞而
為之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
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
為伯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賈逵曰大輅全輅彤弓赤旅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桓
鬯一卣賈逵曰鬯酒也珪瓚賈逵曰珪瓚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為伯虎賁三百人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晉侯三
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

馬融曰上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

丕顯文武能慎明德

孔安國曰文王武王能詳慎顯用明德

昭登於上布聞在

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地

維時上帝集厥命於文武

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

恤朕身繼

予一人永其在位

張安國曰當念我身則我一人長安王位

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

盟諸侯於王庭

服虔曰王庭踐土也

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

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

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

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

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

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

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

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

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壬申

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

河陽著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

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

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

六軍故謂之三行

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禮記曰三行無疑大夫帥也

七年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

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

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

秦未爲利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

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

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

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

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樂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弼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曰記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本邑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樂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賈逵曰咎季子犯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

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羸嬖於

二君

服虔曰辰羸嬖秦也二君陳公文公

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羸賤班在九人下

服虔曰

其子何震之有

賈逵曰

且爲二君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

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

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

殺陽處父

案左傳曰此則也陽處父太師陽處父

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

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

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

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

服虔曰

出朝則

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

賜不材吾怨子

王肅曰怨其不材

今君卒言猶在耳

杜預曰在

而棄之若何趙

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皆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爲靈

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
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于扈杜預曰鄭地滎陽
卷縣西北有扈亭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郤徐廣曰年表
曰北微也六年秦
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
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
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
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初
即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雕墻賈逵曰
彫墻
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逃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服虔曰蹯熊
掌其肉難熟靈公怒殺
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
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賈逵曰
鉏麇晉
士盾闔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

死

杜預曰趙
盾庭樹也

初盾嘗田首山

徐廣曰蒲收
縣有雷首山

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昧明也

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

服虔曰宦
宦學仕也

未知母之存不願遺

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

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昧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

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

伏士未會先縱鬻狗名敖

何休曰大
四尺曰敖

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

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

昧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

下餓人問其名弗告

服虔曰
不妄報

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

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

服虔曰
園名也

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

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弑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

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

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

杜預曰不隱隱之罪

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為法受屈也

惜也出疆

乃免

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

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

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

賜趙氏為公族

服虔曰公族大夫也

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

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

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

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

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

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

穀韓厥華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

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

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

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

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

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

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

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

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

之伯宗謀曰

費述曰伯宗

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楊給為救宋

服虔曰解

楊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楊給許之卒致晉

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楊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

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魯使蹇

衛使眅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

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
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
使太子彊爲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
與魯皆因卻克告急於晉晉乃使卻克樂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
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
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
聽卻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爲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
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
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爲邢大夫賈逵曰初作六卿十二年冬齊頃公如
晉欲上尊晉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韓厥鞏趙穿荀躒趙括趙旃皆爲卿智罃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
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北

也問伯宗伯宗以爲不足怪也餘廣曰平去曰伯宗隱其大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怨
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
其子爲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
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
趙庶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
君是爲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
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因
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卻讒伯宗殺
之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
鄭僖公與楚盟晉怒樂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
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卻至曰發兵誅
逆見強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

鄢

一作馬陵

服虔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

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

反其侍者

豎陽穀

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

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

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樂書

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

左傳曰晉書敗待楚師是而擊之郤至去楚有六同不可失也

乃使人間謝

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

國不俱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樂書樂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

之周

微考之

果使郤至於周樂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

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

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

杜預曰公

反以爲郤

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

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

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樂書中

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

也對曰人將忍君

對曰人

公弗聽謝樂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

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爲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

氏

賈逵曰匠氏晉外嬖大夫在朝

樂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

人迎公子周

公廣曰

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樂

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

左傳曰葬之以一乘車

厲公囚

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

之是爲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

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

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

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母幾爲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

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助寡人於是遂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何用者祁奚舉解狐解狐侯之仇復問舉其子祁牛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行陣也魏絳戮其僕賈逵曰僕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謂會于戚二會城濮長陳會于鄆四會于邲丘五同盟於鹹六會于亳城北七會于黃丘八同盟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櫟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左傳曰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

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作盈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強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

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
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侯孫叔
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
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
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
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
攻趙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
仇乃移兵伐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
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
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
卒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終將戰吳乃長晉
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歆晉公次之三十一年齊田常弑
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

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

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
十八年或云二十年

智伯與趙韓魏共

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

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

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

徐廣曰世本作桓
子雍注云戴子

戴子生忌忌

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

國政皆決智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智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

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

卒子幽公栢立幽公之時晉良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

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

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烈公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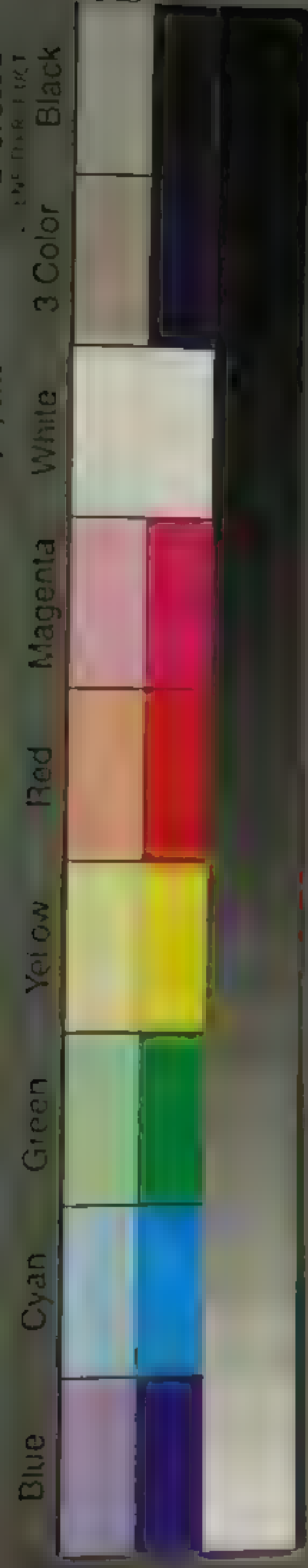
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頤

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

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

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卽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旣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

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及與以淮河上老童曰

重黎爲帝學圃

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

下帝畧命曰祝融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大宛列傳

氏作亂帝譽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

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

坼剖而產焉

十寶曰先儒學上多疑之書也山通才達學精於數學者也作古史考以爲
非首妄記廢而不論今亦九其半也然案六子之世于子句國十降六代

數千年間迭至堯上人所興之必有九物下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育群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是相證近魏高初五年汝南屈雍妻上氏生男兒從父將卜水濱上出而平如自若

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則今古固同注凡者之不安也天地玄為陰陽變化安

夫又有因產而遇矣
昔者故其知也

其長一曰昆五

虞翻曰昆吾名契爲巳姓封
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

二曰參胡世本曰

三曰彭祖

漢書曰名臣為國死於大

四曰會人

世本印會人

五曰曹姓

夜遊記

以曹姓者
部是也

六曰季連辛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

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

附沮孫檢曰
一作祖

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

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

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

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

徐廣曰在南
郡枝江縣

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

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熊黜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為後

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

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

杜預曰庸
今上庸縣

至于鄂熊

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

水經曰
今江陵

也中子紅為鄂王

九州記曰
鄂今武昌

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渠康

母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

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

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

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

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

杜預曰
建寧郡

南有
下夷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

二年熊徇卒子熊罈立熊罈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

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

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

徐廣曰
駒音駒

是為

蚡蚡蚡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曰十七年卒蚡冒弟熊

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弒

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二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王名熊渠陵鄧城東北民謂之楚土火漢水干中為陵城北視甲杜下於上中得銅鼎而名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鄧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服虔曰鄧蠻姓也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

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代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麇立史記齊陽公麇古麇字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見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平公及他本皆曰英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

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殺杜預曰齊北城縣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

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鬻熊楚之先也

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

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

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商

而又多內寵紂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且商臣適

目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

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杜預曰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

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

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曰能冬十月商

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其久將有外救之也不聽丁

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子潘崇

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

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縣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

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

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半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其言

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則

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

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

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

國人大說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

南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其子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

也楚王問鼎大小輕重杜預曰示欲備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周鬼神百物之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賈逵曰載祀也祀年也南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口年也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杜預曰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昔成王定鼎于郊杜預曰郊鄆也鄆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左傳曰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杜預曰舒城也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卽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率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

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鄭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爲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潘尫入盟子良出潘尫楚大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三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

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貞立是為郊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皙棄疾郊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巳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荀卿曰以王嬰之病故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服虔曰問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鄭使使禮子告終稱嗣不以莫為後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有鈞臺阪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周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始平邱縣東有雲臺康王於定朝諸侯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杜預曰用會召陵之禮也

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渠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景公時也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貞而代之立杜預曰共王庶子也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有都華章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杜預曰徐國也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服虔曰周求鼎也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杜預曰析父周大夫也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服虔曰草露藍蕀杜預曰草露藍蕀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

舅也服虔曰齊服承上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

吾舊許是宅故明昆吾爲伯父也是吾舊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負其田

皆千乘諸侯與我乎對曰裒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十二

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爲間

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稟疾與盟于鄧卜預比相山遂

入殺靈王太子禰立于此爲王公子子皙爲令尹棄疾爲司馬先

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曰室

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

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
能無及比乎吾曰左傳曰右青寺寺以德國人服虔曰聽國王曰衆

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

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入于

鄢服虔曰鄢楚別都也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

獨徬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韋昭曰今之中海謂曰爲我

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鉤人曰：新王下法有收饗，王從王者罪及

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

王弗見遂飢不能起辛丑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

人於臺之宮
王史詩思
大燕入
求王遇
王創於
齋澤奉之以
盤

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爲王喪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予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卽位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謂侯諸子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爲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卜師大夫官初其王有寵于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賈逵曰巴姬其王安埋璧於室中召

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一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歷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爲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何爲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服虔曰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貴人而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謀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德矣杜預曰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謀矣杜預曰爲霸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亡無愛微可謂無德矣杜預曰王虐而不忌杜預曰子比涉五難

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
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逞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
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
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
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
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服虔曰齊桓出奔莒莒先人南人助之有高國以
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子高之正卿從善如流服虔曰其疾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
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
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賈逵曰
晉大夫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服虔曰皆棄民不恤民從而與之故文公
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

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
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為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
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
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
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
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無忌又曰
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
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
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
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
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
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盡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

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乃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

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爲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昭王十年公子光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公子光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公子光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已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二十二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

平鄭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于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杜預曰唐在楚都鄱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頓地也今汝南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

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土命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公羊曰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閭章不通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

大夫號曰白公

徐廣曰伍子行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鄒案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襄陽縣西南有白亭

白公好兵

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

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

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

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

惠王置之高府

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

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岡負王亡走昭

王夫人宮

賈逵曰昭王夫人也

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

王之徒與其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

徐廣曰惠王十一年滅陳而縣

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

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

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

北伐滅莒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

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

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

徐廣曰年表三晉歸榆關于鄭

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

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

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

為扞關以距之

李陸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山

十年魏取我魯陽

地理志云魯陽有魯陽縣

十二年肅

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

秦始復強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強三十年秦封衛鞅於

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

胖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

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代齊也

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

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

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

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

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
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
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
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
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口加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
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
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
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
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管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
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
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
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

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
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
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
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十一年蘇秦
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
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
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
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
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闢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
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
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闢之廝也王為儀閉
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川水
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
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曰
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
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
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
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
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
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
儀至秦詐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
爲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
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其至其廣六
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卽以歸報

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
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
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
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
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
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
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
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
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
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
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
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

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

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竝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銓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熟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后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爲。

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收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復廣曰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懷王之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遣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驪也太

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驪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王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驪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畱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畱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

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
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畱太子以求楚之淮北
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
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
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
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
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
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
取十六城吮取析又并取左石
五城也謂寧地即志弘農有析縣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
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
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
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

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
二十四萬秦乃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
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
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
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
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于鄢其秋復與
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
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羅鷺鳥也音龍小矢之發也
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
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瑛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
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
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

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
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
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
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郟
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精繳蘭臺徐廣曰蘭臺在魏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
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礫新繳徐廣曰以石傅
大繳曰礫射鴈烏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蜀一作獨還官蓋一作蓋
若音皮朝射東宮夕發沮丘徐廣曰在清河夜加卽墨顧據千道則長城之
縣有長城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徐廣曰
東至河也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
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
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愛得列城而不收守也伐魏而無功擊

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
王出寶弓礫新繳涉鄢塞徐廣曰或以爲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
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
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
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祗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
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
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
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
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
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
王赧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
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其君大國不親以

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
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
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
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
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
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
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
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
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政之臣發號
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亡弑
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辭之夫虎
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

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訕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
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非
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
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
陵徐廣曰屬江夏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徐廣曰年表云按郢燒夷陵
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
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
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
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
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以
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徐廣曰南郡有
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

年至新中秦兵去

徐廣曰年表云六年秦申君救趙十年徙於鉅陽

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

申君弔祠於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

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

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

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

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

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太

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

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

楚郡云

徐廣曰秦虜楚王負芻滅楚郡云楚各以定地為郡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

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

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越山在會稽
氏固國東南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杜預曰檣李城在吳郡嘉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

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上會稽山也吳王追而圍之越王

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昭

曰與天法天也大迫盈而不溢定傾者與人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按節事者以地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卑

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句踐曰諾乃令

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

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

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

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

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

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

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

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

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

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

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

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

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

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徐廣曰弔一作葬與

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

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

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

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

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鷩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

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

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負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

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畱守句踐從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幸昭曰君臣王所謂土也虞翻曰言君貴之如下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畱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

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
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
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
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
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
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
已屬政於執事虞翻曰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吳使者泣而
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會稽句
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
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
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
句踐以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歸吳所侵宋

地與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
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
走狗烹徐廣曰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樂子何
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
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
之種遂自殺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
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
王無彊立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
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
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
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
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徐廣曰效所重

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
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鄒之
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鄆宋胡之地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
夏路以左徐廣曰秦謂江夏之夏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
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爲而
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
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
而不見其曉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
所待於晉者非有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
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
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北曲曲沃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闢者三千七百里
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闢晉楚

也晉楚不闢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
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徐廣曰一作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
材也越窺兵通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闢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
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
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
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十四十六年而越以此散
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
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
皆其後也范蠡人史公云范蠡南陽人也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
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
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爲人可與同患難難與處安爲書辭

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
爲此事也今旣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
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
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
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
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
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
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
行以去止于陶今山東定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
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
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
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

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
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遺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
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
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
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
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
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
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
男旣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
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
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
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

為殊無短長也莊生聞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
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
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
達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
加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物通財用也單穆
公古者有母于子權母而行然而品之來古而然矣楚貴
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
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道知有赦盜竊
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書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
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放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
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
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
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
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
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銀賂王左右故王

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
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
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
固知必殺其弟也被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
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
狡兔一作知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所為欲遣
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
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
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
朱公家在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全廣曰漸自亦引進通
導之意也字亦宜然定九州至于今諸
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

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主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史記四十一 終

史記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轉川中圖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周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韋昭云幽王八年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洛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叛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虞翻曰周太史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郛徐廣曰雒在成皋郛在密縣關東表云郛東也郛如也虢郛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郛之君見公方用寧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郛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與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

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
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
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于天下而晉武王克
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
竝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鄆果獻
十邑虞翻曰十邑謂虢鄆也竟國之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二歲犬戎殺幽王
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武公十年娶
申侯女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
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二十七年武公疾夫
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
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榮陽京縣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
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

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
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鄆鄆潰段出奔共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於是
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賈逵曰潁鄭地誓言曰不至黃泉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母
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賈逵曰潁谷鄭地有獻於公公賜食
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
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
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
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
禮也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三十三年宋殺孔
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
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祝瞻請從之鄭伯止
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

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

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

有寵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

弟突次弟子亹也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于莊公莊

公使爲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

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爲宋正

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

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

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已亥突至鄭立是爲厲公

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賈逵曰

大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

夫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夫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

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

邑標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卽位秋鄭厲公突

因標人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

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白

昭公爲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爲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

卒用渠彌爲卿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

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

亹爲君是爲子亹也無諡號子亹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

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

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爲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

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卽不往是率諸侯伐

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

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爲鄭子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求入瑕曰舍我我爲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卽位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葵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王出奔溫立弟頹爲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

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於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踰立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蕢姑賈逵曰姑南與也夢天與之蘭賈逵曰蘭晉中世也曰余爲伯鯨余爾祖也賈逵曰伯鯨也爲汝子之名以是爲而子王肅曰以是蘭也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與之草蘭爲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卽反國爲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爲文公秋鄭人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伯翯請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

公爵祿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犢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倍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早死公怒徐廣曰一作殺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于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嬖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姑姓

姓之女為晉穆姬

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

無如蘭賢今國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殽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司城繒賀以鄭情責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於汪往年徐廣曰紀公之二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時華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鼃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子公也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第二指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鼃美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

與羹子公怒染其指左傳曰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錫不毛之地何休曰地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未忘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

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見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處望敵軍兵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墜也莊

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爲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悼公元年徐廣曰自許公靈公也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踰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踰於鄭二年楚反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是爲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緇爲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緇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各鄭城守

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悼立是爲釐公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厨人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爲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爲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爲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爲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井爲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然

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賈逵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賈逵曰后帝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在宋地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殷之始故國而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賈逵曰大夏在汾澮之間王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在陽縣商賈逵曰唐人謂閼伯之胤劉累事夏孔甲封於大夏因實沉之國子孫服事夏商也其季世曰唐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賈逵曰帝天也武王也余命而子曰虞杜預曰取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焉故參為晉星賈逵曰晉主祀參星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也昔金天氏有稷子曰昧為玄冥師服虔曰玄冥少暉也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為水官之長

允格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服虔曰修昧之職宣汾洮賈逵曰宣猶通也汾洮水名障大澤服虔曰障障其水也以處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者也帝用禘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也沈姒蓀黃實守其祀賈逵曰四國也今晉主汾川而滅之賈逵曰滅四國也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舊祭之服虔曰祭為祭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祭山川之神以備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祭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魯喪楚靈王之強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

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
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人敬王于周十
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
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
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爲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
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賈逵曰愛也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于鄭鄭救之
弑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
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三十八年哀
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
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

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緡公

年表云鄭立幽公
子駘緡或作徐

緡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

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

徐廣曰在陽城

二十年韓趙

魏列爲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

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緡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君是爲鄭

君

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爲君是爲康公
國年表云立幽公
子駘又以前陽陽爲鄭康公之弟固云鄭康公乙爲韓所滅

鄭君乙立二年鄭

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

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則交疎甫瑕是也甫瑕雖
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
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史記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大成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皐狼徐廣曰或云皐狼地名在西河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載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

將伐霍霍公求韓齊

徐廣曰求作來

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風召

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風耿風生

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

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卽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

奔翟趙衰從翟伐唐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

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

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爲晉文公趙衰爲原大夫居原

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旣反

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爲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

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諡爲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

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爲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

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

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爲靈

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旣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

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肺不熟殺宰人持其

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

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

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

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諡爲宣孟子朔

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

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

徐廣曰按年表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

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

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

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舉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曰杵曰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曰曰立孤與死孰

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曰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

徐廣曰小兒被曰葆

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

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曰杵曰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立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曰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

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
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
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
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
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
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
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人大趙同趙括左傳於此說趙武事在云終說之耳此年也
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
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
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
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

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

勿絕

新序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太

夫三卻樂書良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

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

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

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

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諡爲文子文子生

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

公廣曰平公之十九年

晏嬰與晉叔向語嬰

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

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

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於周其明年入周敬王於周辟弟子

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

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

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韋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熊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我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

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言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

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
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
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
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
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
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
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
得符矣簡子曰秦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
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
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
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午許諾歸而其父
兄不聽服虔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

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也遂殺午趙稷涉賓
以邯鄲反服虔曰稷午子晉君使籍秦圍邯鄲左傳曰籍秦圍邯鄲時為上軍可助荀寅范吉射與午
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
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
以梁嬰父代之晉遠曰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服虔曰范氏荀臯言於
晉侯曰服虔曰荀臯智文子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服虔曰荀臯智文子而獨逐
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臯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
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
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服虔曰以其罪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於公
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
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
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

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係晉陽故
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
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
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
外傳曰周舍死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
曰願為鄂鄂之聲累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叙也簡子由此能附趙
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
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聩於衛衛不內
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
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
於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俟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
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
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

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
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母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愠
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
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家在臨水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
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為代
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請代王使廚人操銅
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徐廣曰以料擊殺代王及從
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
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
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
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
公出公有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知伯益驕

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而鳥喙鬚麋髭頰大脣大胸修下而馮左袵界乘徐廣曰作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作林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

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狄走北齊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二鄭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見景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鄭之次也及鄭古文曰晉師代趙東鄭圍中牟北中牟不在是之東也按中牟當黑水之北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平邑也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簪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

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
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
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
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
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
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
義約以王道烈侯適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
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
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
國衣二襲單復具爲一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
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
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於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三年救魏於廩

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免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
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留外黃縣
東有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於房子十一年魏韓
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十二年敬侯卒
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二年六月雨雪
三年太戊午爲相徐廣曰戊作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蘭四年與秦
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於鄆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
長子地理志曰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
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徐廣曰周王二年周地無此九年與齊戰
阿下徐廣曰阿城在魯會也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
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
子痤魏敗我滄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取趙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

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
徐廣曰在平陽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
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十九年與齊宋
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祿因以為檀臺
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
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蔺二十五年成侯卒
公子緄與太子肅侯爭立緄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
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
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
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
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
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陵出於
鹿門大戊午扣馬
呂忱曰扣牽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
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
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

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正
取我蘭離石二十三年韓舉
徐廣曰韓將與齊魏戰死於桑丘
地理志曰秦山有桑丘縣
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
武靈王元年
徐廣曰年表云魏敗我趙護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
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
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
禮三年城鄣四年與韓會於區鼠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
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
已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
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
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陽西河安已十一年秦攻我將軍其人有中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燕
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
徐廣曰紀
使樂池送之
按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十

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
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
人熒熒兮顏若荇之榮荇母遂曰荇荇之華其華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蔡母遂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
人莫知已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
內其女娃羸方曰姓美也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其女曰娃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
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為野室徐廣曰野一作望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
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臙而死徐廣曰一作也趙王使代相
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
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於房子
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
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
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

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
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
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衽
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
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
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怨
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
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
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者舜舞有苗禹
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
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
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

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
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
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夷干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
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今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
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
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
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
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
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
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公羊曰五帝本紀云功而徇齊萬物財用之
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

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
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
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
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
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謂越之民也黑齒雕題謂遠國以草木爲衣也大吳之
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
可以利其國不二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
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
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小非
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

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

徐廣曰安平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

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

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

徐廣曰二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

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

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

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

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

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微社

稷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

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

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鄣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

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臆也

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

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

徐廣曰戰國策作紹

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

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典也不相襲而

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

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

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

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

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

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于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

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畧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

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

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

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

徐廣曰一作陸又

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

合軍曲陽

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

之塞

徐廣曰華一作

王軍取鄣石邑

徐廣曰

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

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傳王

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

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

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傳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

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

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

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

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

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

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

二年主父

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

王於膚施

徐廣曰在上郡

起靈壽

徐廣曰在常山

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

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

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當

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

陰賊起一出身徵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

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

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

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

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

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

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
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
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
思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兒曰諾子勉之矣吾
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兒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
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
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
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
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
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
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
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

儼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
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
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
與李兒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
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兒爲司寇公子章之敗
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兒因聞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兒謀
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
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得穀而食之
也三月餘而餓死沙丘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
王少成兒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
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于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
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

下笑豈不痛乎

徐廣曰武無此四字

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

徐廣曰皆屬漆

郡鄭

八年城南行虐

音莫在常山

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

十年秦自置為西帝

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

梗陽

什伯口大原音陽縣南梗陽城也

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

主死

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

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

臨菑

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

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

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立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

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

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

故以齊餓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

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

而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

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

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

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

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

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

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

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

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

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

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襄王四年改陽曰河雍曰高平根柔一作地柔一作平京反至分徐廣曰一作王先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鴈門是齊之事王宜爲上倭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杜預曰樂平治縣有昔陽城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地理志云石北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池也二十一年趙徙漳水

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爲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徐廣曰屬齊郡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爲平陽君策曰趙豹平陽君也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徐廣曰年表云是二十九秦韓相攻而國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爲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平原君也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

太后盛氣而胥之入

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

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

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後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祚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

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于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徐廣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褰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褰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

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
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
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趙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
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
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
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
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
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
之徐廣曰一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
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
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
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

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
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
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世不
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
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
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奇所距秦戰死於長平穴族由是入散或在趙
黨在趙者爲官師皆官師奇子爲代相及秦滅六國馮亭之役亦無擇焉夫秦馮亭皆秦
將相焉漢興馮唐即代子也上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
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
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在九年武垣令徐廣曰河間有
武垣縣傳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
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
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一作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

軍破之

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

太子死

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

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

祺出十一年城元氏

地理志常山有元氏縣

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

徐廣曰故秦將降趙也

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屠燒

之書自增也

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十五年

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驪以五百金

爲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

王召昌國君樂間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

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

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爲可燕卒起二軍車二

千乘栗腹將而攻鄣卿秦將而攻伐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

秦樂間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

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

徐廣曰代郡有延陵

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

攻燕秦拔我榆次

徐廣曰在太原

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兒

汾門

徐廣曰在北新城

臨樂

徐廣曰方城有臨樂

與燕燕以葛武陽

徐廣曰葛城在高陽

平舒

徐廣曰在代郡

與趙

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

繁陽

徐廣曰在頓丘

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

偃立是爲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

徐廣曰一作修

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

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

徐廣曰武遂屬安平

秦召春平君因而留

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

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

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

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

徐廣曰年表云

太子從

韓臯

徐廣曰韓臯歸

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

燕之銳師攻秦藁

徐廣曰在藁

不拔移攻齊取饒安

徐廣曰在勃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

五年傳

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

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年表曰拔

九城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曆王世本云李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

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益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云秦拔我平門扈輒率師救之軍

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爲武

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

西徐廣曰一作陰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圯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

饑民謠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

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

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爲秦

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木之語聞之者莫不流涕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倡女傳嬖於悼襄

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

郭開豈不謬哉秦旣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爲郡

史記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杜預曰畢在長安西北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眾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

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
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悼公
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
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
邑魏絳卒諡爲昭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生魏羸羸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
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爲
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爲十縣六卿
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竝爲晉卿
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
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
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

孫曰文侯都

徐廣曰世本曰斯也

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

桓子周威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
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傳之
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
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
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
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
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一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
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文侯受子夏經藝客
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
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
鄴而河內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

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鐘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徐廣曰在汝陽東地志曰弘農陝西故虢國北枕在太陽東處在洛陽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於注司馬彪曰河南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徐廣曰今之華陰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陵徐廣曰今在河南平陽縣也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徐廣曰在河南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於滑使吳起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蘭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罃立

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于嘗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
頤自宋入起，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嘗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
亦聞之乎？今魏嘗得王錯，徐廣曰：及家紀年惠王二挾上黨固半國也。因
而除之，徐廣曰：除作倍。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
以伐魏，戰於濁澤。徐廣曰：長有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
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
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
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
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
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三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魏敗我觀。六年
伐取宋儀臺。徐廣曰：儀臺，宋之衛也。九年，伐敗韓於澹，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

座。徐廣曰：年表云：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
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
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
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
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
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
七年丹封名會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
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
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徐廣曰：徐子，外黃人也。謂太子曰：「臣有百
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
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
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

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啖汁者衆太子雖欲還
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
戰敗於馬陵在廣下齊廢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
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
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在廣下
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地理志沛郡惠王數
被於軍旅舉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
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廢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
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地理志齊國辱幸至弊邑之廷
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
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

矣何以利爲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襄
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在廣下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徐廣曰五年
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彫陰在上郡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
地六年與秦會應徐廣曰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
山在廣下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
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在廣下十三年
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
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徐廣曰十七年秦攻魏徐廣曰十八年秦攻魏徐廣曰
十九年秦攻魏徐廣曰二十一年秦攻魏徐廣曰二十二年秦攻魏徐廣曰
二十三年秦攻魏徐廣曰二十四年秦攻魏徐廣曰二十五年秦攻魏徐廣曰
二十六年秦攻魏徐廣曰二十七年秦攻魏徐廣曰二十八年秦攻魏徐廣曰
二十九年秦攻魏徐廣曰三十年秦攻魏徐廣曰三十一年秦攻魏徐廣曰
三十二年秦攻魏徐廣曰三十三年秦攻魏徐廣曰三十四年秦攻魏徐廣曰
三十五年秦攻魏徐廣曰三十六年秦攻魏徐廣曰三十七年秦攻魏徐廣曰
三十八年秦攻魏徐廣曰三十九年秦攻魏徐廣曰四十年秦攻魏徐廣曰
四十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在廣下六年秦求
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與秦伐燕

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徐廣曰在羊腸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無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驛衛不如以魏驛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驛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

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年與齊王會於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徐廣曰一曰河渭絕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

陵爲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爲西帝齊湣王爲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徐廣曰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于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徐廣曰在修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

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鄴丘徐廣曰鄴丘又作鄴丘近今爲宋公孫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強對曰不如始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爲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

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

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受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地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

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
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
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
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
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
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
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孫檢曰楚之必攻也秦廣
日或以爲今江夏鄭縣
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徐廣曰
二縣北字
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
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徐廣曰
口在
隋武軫縣
有茅亭邢丘徐廣曰
在平城堽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
縣屬河內有鄭地
徐廣曰成皋
有亭亭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在卷縣屬魏也
卷縣人有長城垣陽武到南者也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

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
郡臣竟有安陵亭也秦之欲誅之
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
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
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
又云河南梁縣有注城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徐廣曰林
鄉在宛縣
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徐廣曰
作城也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徐
廣
曰一云魏山都
其句陽有垂亭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
郊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監在陶丘東南平水亭
記晉書上作監字陶丘在東平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
外河內大縣數十徐廣曰
一作百名郡數百徐廣曰
一作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
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
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
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憊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

天下屬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効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徐廣曰朝歌有甯鄉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

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立太子增是爲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衛徙漢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所鄭公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劉女傳曰秦殺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口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記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西川志
韓世家第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於鞍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爲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曰也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

子徙居^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
趙矣平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
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
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簡子卒子莊
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
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
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
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
侯取立刻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
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
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
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

因徙都鄭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懿侯二年魏敗我
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徐廣曰大}十二年懿侯
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
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
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
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
宜白^{許慎曰屈宜白楚大夫在魏也}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
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
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徐廣曰時襄桂而作奢後}羸
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宣惠王五年張
儀相秦八年魏敗我韓舉十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
秦伐敗我鄢^{徐廣曰鄢川鄢}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

濁澤徐廣曰三韓中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
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
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
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
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
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
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
必德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
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
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
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
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

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
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
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
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
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
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
大破我岸門徐廣曰岸門在韓界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王與秦
共攻楚余廣曰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
子倉立是為襄王余廣曰一襄王四年與秦武
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
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
朝秦而歸以肥而還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

蘇代謂韓咎曰蠆蝨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在陽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蠆蝨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十四年楚懷王十七年齊宣王十二年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為同此卷所云赧王十二年韓咎以其計以上是楚圍雍氏報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下楚圍雍氏報王之二十年事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徐廣曰祖前時計也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

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徐廣曰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徐廣曰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徐廣曰甘茂傳曰楚懷王以兵置韓雍氏韓使公仲告秦秦不許甘茂為韓口之計下師於魏以救韓也又司馬庚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一萬攻楚襄城殺景缺周本紀報王八年之後云楚國南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報王十九年也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徐廣曰號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蠆蝨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蠆蝨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

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
蟻蟲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
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
立是爲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
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
師於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
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一年使暴戢救魏爲秦所敗戴走開
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
徐廣曰一作名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
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爲公之主使乎夫冠
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
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

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代
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
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
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徐廣曰負黍在陽城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
拔我城皐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
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
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
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
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史記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此，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桓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

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
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
曰是爲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
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
完卒諡爲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徐廣曰應
劭云始食
萊地由是
改姓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一作廣曰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
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
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字田桓子無字有力事
齊莊公甚有寵無字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
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
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
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

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
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
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
生子荼徐廣曰一
作湯大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
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
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
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旣立君
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
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
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殺
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
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

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郟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正監一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卻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

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驚是爲平公平公卽位田常爲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

之疆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徐廣曰安平在北至琅邪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子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徐廣曰一作堅代立相齊常諡爲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徐廣曰宣公三年時也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自立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二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十一年伐魯取最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求爲諸

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代魯破之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爲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卽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竝

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
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
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
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
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
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
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
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
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案劔曰夫子見容未察何
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
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攬之深徐廣曰以爪持也攬音已足及釋之愉者徐廣曰一作舒政

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
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
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
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
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
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
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
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
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
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
髡曰筵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
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徐廣曰一作乾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

合疏罇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善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為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之相與往往見騶忌淳于髡之禮卑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而趨騶忌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耶者貴其主斷也所以尚明騶忌為其主也必且歷日曠久則其能也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居林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

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

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作大人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韓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

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

徐廣曰嬰一作盼

孫子爲帥救韓趙臣擊魏

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

徐廣曰表曰三年

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

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

徐廣曰表曰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

復會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

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

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騂接子慎到環

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

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劉向列傳曰齊有稷下學門也說之士則會於稷下也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

地立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於緡桑三年封田嬰於

薛四年迎婦於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

氏

徐廣曰在陽陽曰韓

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

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

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

韓馮張儀曰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秦東將拔徐廣曰在齊陰克制。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徐廣曰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

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不與地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於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卽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徐廣曰。孟嘗君爲相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左思齊都賦注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爲是一門非耶。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間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

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夫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陽地濮陽之地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

齊彌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今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攻我濟西徐廣曰案其餘傳無楚伐齊事年人云是取非也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

舍之稱臣而共具潁王不遜衛人侵之潁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潁王淖齒遂殺潁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潁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徐廣曰音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潁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潁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

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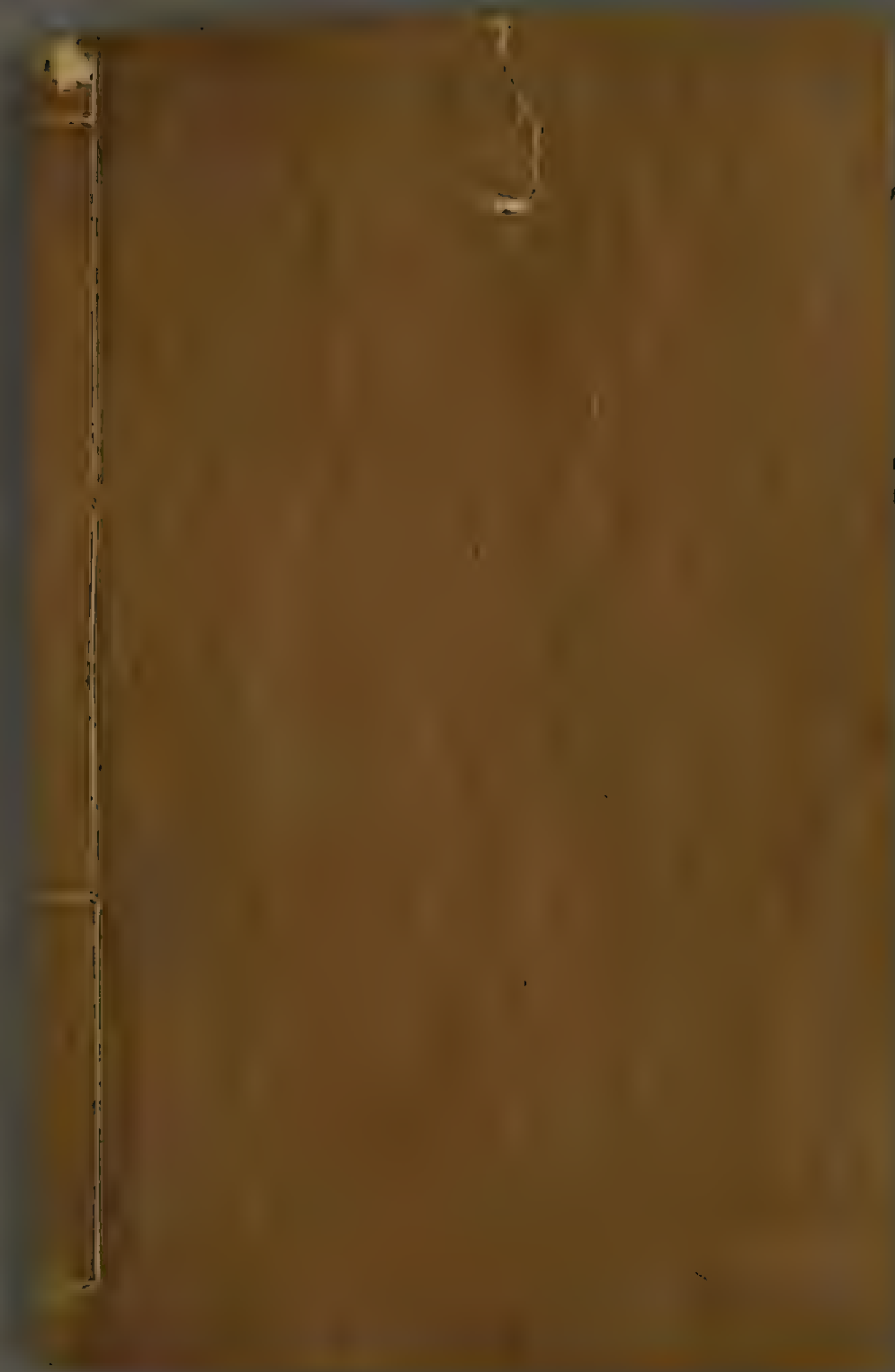
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
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
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
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
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
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
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曰秦處建於其松柏間也疾建
用客之不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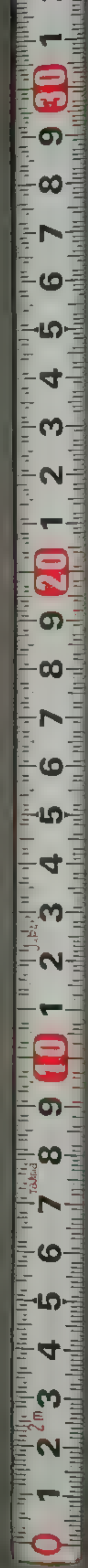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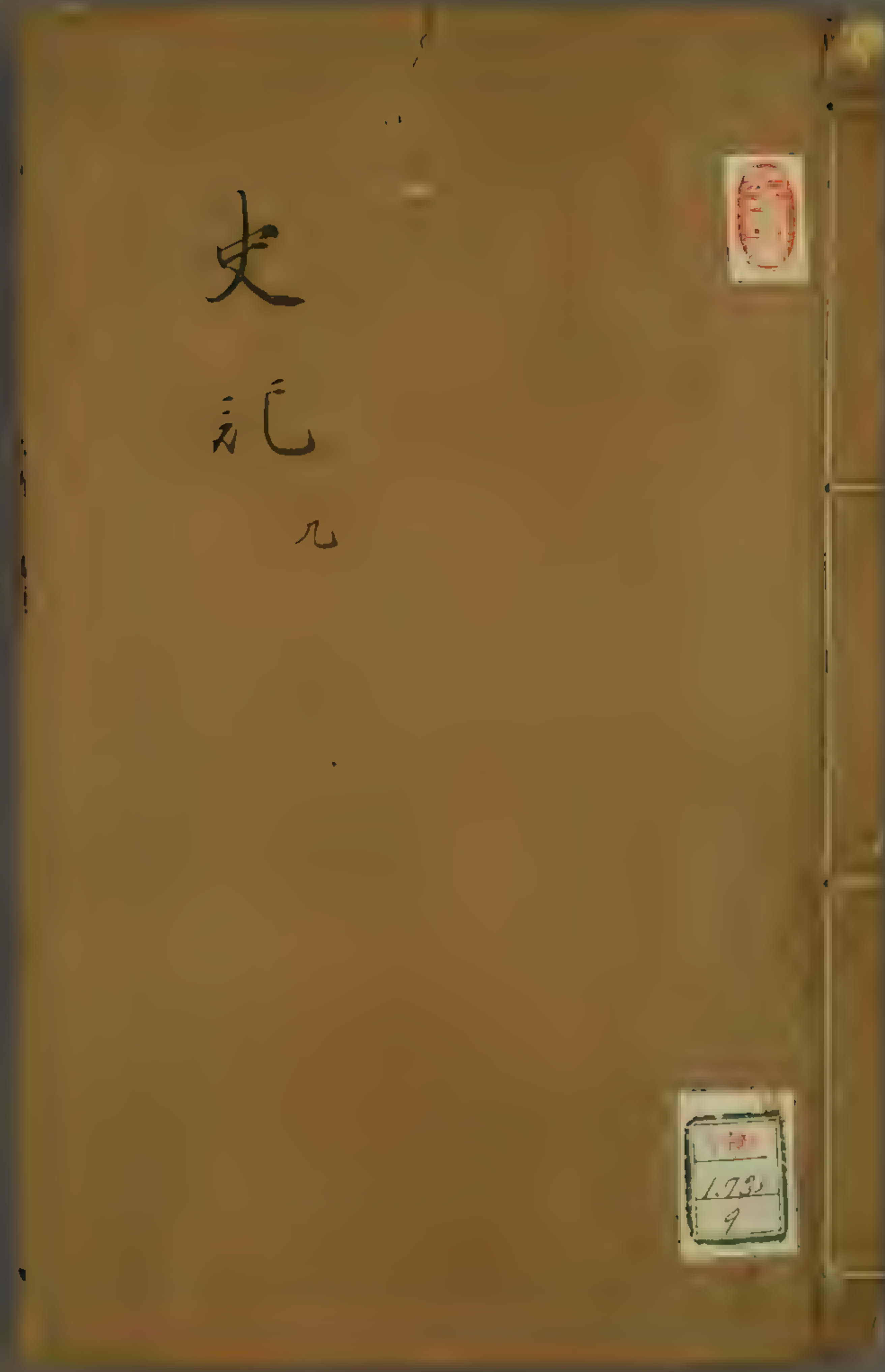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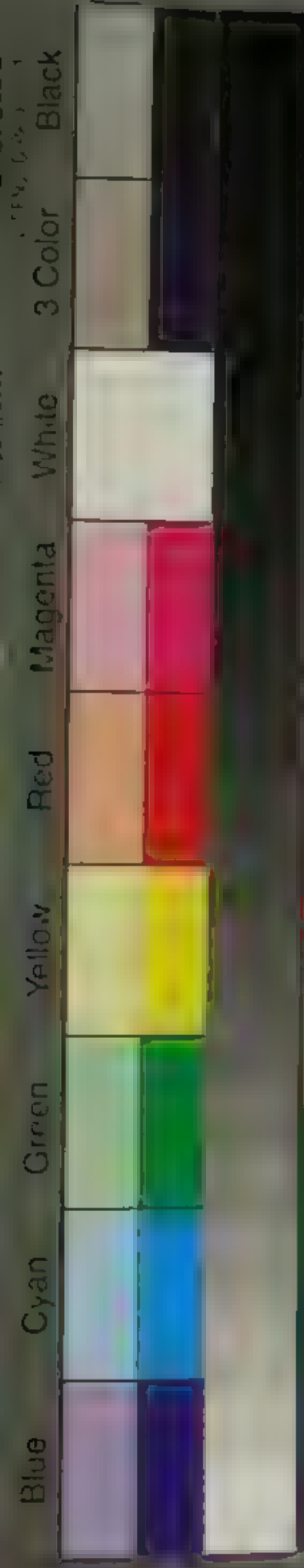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
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
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
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史記四十六

終

西漢書





史記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紇所治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

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

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

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父有五父之衢也陬人輓父

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

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

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服虔曰聖人謂商湯滅

於宋杜預曰弗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杜預曰弗

氏圖國開

皇極經世一公之長子也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

服虔曰止考父

三命茲

益恭故鼎銘云

杜預曰命上卿也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

三命而俯

服虔曰僂偃俯皆恭

敬也循牆而走

杜預曰言不敢安行

亦莫敢侮

杜預曰其恭如是

饘於是粥於是以

糊余口

杜預曰於是中為饘也

其恭如是

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

達者

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服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

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

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

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

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

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及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

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及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

周魯君子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

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

富貴竊仁人之號

王肅曰謙言

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

已

王肅曰身父母之有

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轅中國齊

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

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益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

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

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繼之中與

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

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邱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

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

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

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

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周氏曰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
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安國曰富此時陳恒制齊
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
粟吾豈得而食諸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
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
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衰破產厚葬不可以為
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
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
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
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
待之孔安國曰魯一卿季氏為正卿故曰季氏
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
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

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
井得土缶中若羊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羊也問仲尼云得狗韋昭曰獲羊而言狗仲尼曰
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聞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也人謂之山也或云獨足謂
山精好學人聲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獸也非常見也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也
雄木瓜吳伐越墮會稽韋昭曰會稽山名也得骨節專車韋昭曰骨節其吳使使問仲尼
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韋昭曰會稽山名也防風
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名也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
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韋昭曰山川之神
韋昭曰社稷為公侯韋昭曰社稷無山川皆屬於王者
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韋昭曰封禺山名也
韋昭曰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
韋昭曰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

僂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

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十謂以十之謂二也數極於此也

於是吳客

曰善哉聖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

不狃止之

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

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

與盟而驛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

何晏曰東周道於東左文曰東周也

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

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

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

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

魯在夾谷也

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

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

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

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

下謂以會遇之禮相見也

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

旄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

袂而言曰吾南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

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

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

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

司

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
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
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
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
龜陰之田以謝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具定公十三年夏
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自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使仲
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服虔曰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郕杜預曰東平無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
氏之宮服虔曰一子手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人
孔子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費人北國人追之敗之
姑蔑杜預曰魯國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城杜預曰泰山鉅野公斂處父
服虔曰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

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
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
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
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
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具皆予之以
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
孟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
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
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
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
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王肅曰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
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屯在

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
也南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工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蓋優哉游哉維
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
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
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
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
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
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
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
孔子相失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
故在後也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
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安國曰
在此此自謂其身也

故孔子自謂使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融
子何猶言奈我何也夫未喪此文則我當得去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
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
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誰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
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
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
天厭之徐廣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人之為也中世大儒之說也居衛月餘靈
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
也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後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
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
十四年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
天生德者謂授以聖德也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
大地古無不烈故曰其如予何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
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
亂世道不得其故纍纍然不得志之也韓詩外傳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
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
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
於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
長尺有咫韋昭曰年勢易今之鶚也楛木名弩鏃也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
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各以其方面
有九種也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面使無忘職業於是
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

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子分
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是於上物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
府果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
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
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
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
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
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
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
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
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
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吾所伐

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公叔同時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

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安國曰言誠

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

其身親爲不善若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

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涅黑也我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何晏曰言匏瓜得繫一處首不食故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

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黃帝器也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

得其爲人也有問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

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王肅曰幾然而長徐廣曰詩云眼如望羊王肅曰

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

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列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

犢舜華之死也何晏曰或生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

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

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

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

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

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嘽鄉作爲

嘽操以哀之上肅曰嘽操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

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曰萬二

孔子之志

孔子之志

孔子之志

曰人爲祭軍旅未事本
本立不可教以未也

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
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
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絕八人衰經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逐居焉
冬蔡遷於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
以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
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昭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而魯事止禮之廟
或孔子聞有大災知其如日信也已而果然秋季
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囙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
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
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
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
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
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以吾黨之
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安寧擊以成章不知所以

裁制當歸
以裁耳

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冉

求旣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

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
公四年也楚

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
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

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
諸葉楚大夫食采

於葉借稱公不對
未知所以對也孔子問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

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長

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郭玄曰桀溺五十二
郭爲揭津音度處也長

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

津矣易曰知微知幾知
其幾也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

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
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

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何晏曰士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上從辟人之士也糲而不輟鄭玄曰糲覆種也輟止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何晏曰爲其不達已意而非已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不人小故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包氏曰丈人老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包氏曰丈人曰復往則心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丈人出行不作孔子遷於蔡二虺共伐陳楚救陳徐廣曰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日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與起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

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也窮則濫爲非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孔安國曰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死事生會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與也故不待學以知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猶也言非兕虎而率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王肅曰言人不信吾意以未仁故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我未智乎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王肅曰種之爲稼穡之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巳下能順人之意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

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
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
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
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
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
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爲汝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使子貢至
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
子服虔曰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
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
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
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
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

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
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伴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此孔子於鳳鳥時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兮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
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言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益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中下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
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
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季康子使子貢往然後
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則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時衛君
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
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馬融曰名實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遠也言
孔子之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

不行則有淫刑監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

必可行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明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

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年也去吳會稽已四年矣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季康

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

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

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

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

問築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

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心木以喻所之也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

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

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而之則

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

從其所好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

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

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

徵也包氏曰微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言之杞宋之世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

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可謂事物相召勢數相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周禮也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

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孔安國曰翕和也繼之純如何晏曰

既發既廣也皦如孔安國曰皦清也繹如也孔安國曰繹廣也以成孔安國曰成終也吾自衛

父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安國曰樂正謂樂官也古者

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

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

采芣苢之亂以為風始蟋蟀之亂以為風始采芣苢之亂以為風始

蟋蟀之亂以為風始采芣苢之亂以為風始蟋蟀之亂以為風始

蟋蟀之亂以為風始采芣苢之亂以為風始蟋蟀之亂以為風始

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
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
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
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孔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何晏曰四者自絕四毋意何晏曰以道為毋必何晏曰用之則行舍毋固何晏曰
毋我何晏曰不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不憤不啓舉
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肯憤口非乃後啓
辯言唯謹爾鄭玄曰唯謹朝與士大夫言閭閻如也孔安國曰中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

上

召使儼鄭玄曰有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
魚餽肉敗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
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者雖童子必變包氏曰三人
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
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子不語怪力亂神上論曰怪異他力謂若鬼靈非鳥獲
章可得聞也何晏曰章明文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
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

然不可及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善誇猶不能及大子所也。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鄭玄曰：達巷者，當名九百，實為黨北童。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
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
吾執御者，欲而六藝之卑。牢曰：子云不試，故藝。
鄭玄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使藝也。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
服虔曰：大野，魯魯田也。常處益，今鉏野是也。叔孫氏車子鉏
商獲獸，
服虔曰：車子，鉏也。首也。鉏，商名也。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
服虔曰：麟，非時所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爲仲尼至也。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
孔安國曰：聖人不得見河圖八卦是也。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
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付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將沒之證也。故云。喟然嘆曰：莫
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
何晏曰：子貢怪夫子之何莫知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怨天，不知已，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也。上達，天理也。知我者其天乎！
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
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包氏曰：放，置也。置，行中清。

廢中權。
馬融曰：廢中權，以爲世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
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
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
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
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
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
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劉熙曰：知，知也。
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
鄭玄曰：太山，衆哲人萎乎？
王肅曰：萎，頹也。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

王肅曰

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

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鄭玄曰謂聖人知命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

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王肅曰

也王肅曰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斃余在疚王肅曰嗚呼哀哉尼父母

自律王肅曰父大夫之顯稱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

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

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

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

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

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

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

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

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家在孔子家伯魚生

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家在孔子思生

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

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

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

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

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

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

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

禮

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史記四十七

終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庸耕輟耕之壘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皆爲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新縣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

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

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贊曰假託鬼神以威眾也故勝廣曰此敎我威眾也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

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漢書音義曰罾音曾文穎曰罾魚網也卒買魚

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

夜篝火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最鬼所憑焉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

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

尉劍挺徐廣曰挺猶脫也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藉更士名籍也今失期當斬

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

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

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

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鄆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東餘皆在沛也行收兵比至涿

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

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

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

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

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

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

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

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

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

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漢書音義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贊曰房邑

君也為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文穎曰即周章嘗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占凶舉動之占也也司馬李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也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到軍遂不戰徐廣曰十月也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

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之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

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
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
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
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
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鉅人
伍徐一作徐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有陵縣也鉅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
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
武平君畔爲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爲大司馬
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
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
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也陳王之

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諡曰隱王陳王

故涓人將軍呂臣

應劭曰涓人知陽將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呂氏春秋荆柱國莊伯令陽者爲令涓人取也

爲蒼頭軍起新

陽徐廣曰在汝南也

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陳王至陳令鉅人宋

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

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

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爲楚王

徐廣曰王月嘉爲上將軍

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

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

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

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鄆盜

之青波起市歸番信吳商故謂之鄆蓋音也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

之青波

地名也

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

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
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數音朋不肯爲通陳王出
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
夥頭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助沈沈宮室深遠之貌楚人謂多爲夥故天
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
陳王曰客愚無知願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
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
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
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
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爲陳
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明按班固秦
以爲秦始自本紀陳涉世家下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爲治

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爲本而以固塞文法爲枝葉然哉
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韋昭曰殽謂二擁雍州之
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
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
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
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
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
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
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趙燕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
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邵滑樓緩翟
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玉廖田忌廉頗趙

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徐廣曰田民曰鋦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弓

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徐廣曰田民曰甕音亡更反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間俛仰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鎗也這戍之衆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

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史記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內惠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旣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漢興呂娥姁

徐廣曰姁音悅羽反呂后姊字長姁也

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

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后夷

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疎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為

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

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

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

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諸陵皆如

此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卒滅呂氏唯獨置

孝惠皇后居北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

非天命孰能當之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

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

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

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

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

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

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

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

成臯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

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

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

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

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

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

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

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爲軹侯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爲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呂后会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徐廣曰霸陵縣有軹道亭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爲帝

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爲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爲太子立竇姬爲皇后女嫫爲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爲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爲梁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徙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巧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

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毋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爲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爲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爲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

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曰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爲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子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譏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視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王者於栗姬曰百歲

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嫌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曰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冀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景帝崩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為南宮公主次為林慮公主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

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

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

余廣曰平陽侯曹肅尚平陽公主

子夫為平陽主謳

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

武帝祓

余廣曰二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祓也本紀云三月祓還過軹道蓋與游字相似故或定之也

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

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

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

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

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

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

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

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無

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

余廣曰即景帝姊嫫也

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

子夫大幸，悲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爲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爲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爲將軍，擊胡有功，封爲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爲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爲冠軍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爲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爲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爲齊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爲昌邑王。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旣夷李氏，後憐其

家，乃封爲海西侯。他姬子二人爲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士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俗。父爲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

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如淳曰：橫音北。黃同云：北道西門。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爲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嗟！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

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爲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爲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爲脩成子仲女爲諸侯王王后脩成子仲女爲諸侯王王后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衛子夫立爲皇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爲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爲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嘗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

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爲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爲皇后三子爲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爲龍不變其文家化爲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姪娥衆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爲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卽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

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不必

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鉤弋夫人

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

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余廣曰武帝崩年止七十六昭帝年八歲耳衛太子廢後未復立

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

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

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

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

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問

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棄其母乎帝

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
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爲武帝
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爲後
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諡爲武豈虛哉

史記四十九終

史記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一作父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

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

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

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

上皇以為言高祖曰其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

其子信為羹頡侯徐廣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上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

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戊

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春戊與吳王

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

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

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
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
子續吳今廣曰德侯名廣吳王
之弟也其父曰仲以元王子禮續楚實太后曰吳王老人也
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
立楚後是時禮爲漢宗正乃拜禮爲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爲楚文
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
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
謀反王自殺因除入漢爲彭城郡今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諡
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趙王劉遂
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諡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爲幽高后王呂祿
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爲趙王
孝文帝卽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趙之河間郡爲河間王以爲文
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

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鼂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
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
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
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
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藥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
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頑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
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趙竟傳曰趙
人防與公也豈
有篡殺之謀爲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
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史記五十

終

魏川中鳳華氏

史記五十一

魏川中鳳華氏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書賈高帝從父兄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爲將軍定塞地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皐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在陽夏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臨江爲南郡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爲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

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爲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爲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爲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爲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爲吳王王故荆地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曰澤高祖從祖兄弟高帝三年澤爲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陳豨得王黃爲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服虔曰以計謀也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卽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當與田生不得與及爲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宰大謁者張子房如淳曰閭人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上

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

如淳曰呂

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爲長者謂諸呂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幸雅正意也

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

秋長諸呂弱太呂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

文頴曰欲發之恐太后

臣不聽呂展曰重難發事

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

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爲大將軍獨此尚舛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畱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卽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

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

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欲王求詣京師齊王車送之不為本與齊合謀也

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

安

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

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

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子齊復故地

李奇曰本齊地今以王澤今復與齊也

澤王

燕二年薨諡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奸生

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奸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

令郢人

如淳曰定國曰欲有所殺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

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劫

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

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

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疎然以策

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

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

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敖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初車也

史記五十一

終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爲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卽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爲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一作廣口呂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

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
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
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
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
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
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非其
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劔斬
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
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
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
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
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

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旣聞此計乃與其舅父
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
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
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旣
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
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
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
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
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
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
與魏勃等因畱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
王劉澤旣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

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旣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

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諸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諸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旣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

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爲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爲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爲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爲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二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爲王齊孝王

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王子卬爲膠西王子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與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晁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齊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爲中大夫告於太子太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楚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大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樂

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爲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卽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旣至齊風以此事紀

太后太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反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濶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御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旣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旣囚

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
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母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
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爲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
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
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
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
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爲共王共王
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爲
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爲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
爲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爲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
立徐廣曰計是爲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
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

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大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
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爲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
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
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
故紂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
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人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
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
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柴安曰擊破虜濟北王
王自殺地入于漢爲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
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
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
年爲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爲郡地入

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爲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諡爲懿王子建代立是爲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爲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爲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爲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爲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爲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史記五十二終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蕭相國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

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杜害也律有無害都史如公

公平史一日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問語也

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

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李奇曰或言或五百也

御史監都者與從事常辭之

朱安曰何與從事終辭何素行方略也蘇林曰何與從事也亦時無刺史以御史略郡

何乃

給泗水卒史

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為泗水郡驕案入類以何為泗水郡卒史

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

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

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

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

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

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

韓信世家

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
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
立宗廟社稷宗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
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爲聞之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
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
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
王蒙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
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
說漢五年旣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
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鄧侯文穎曰音贊曰今關中言也項王有二縣音字
多亂其屬市郡者音字屬關中音字蕭何
國在關中呼贊今呼爲關中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音字
字作鄧今皆作鄧所山亂也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

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
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
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
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
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
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
燒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
應劭曰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
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
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
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
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

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以皆賜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

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當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貴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殖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

王衛尉侍

如淳曰百官公卿表
衛尉士民無名字

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鼻也上曰

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
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
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
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
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
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
之淺也韋昭曰
用竟淺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
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
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
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
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

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

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

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
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

諡爲文終侯

徐廣曰功臣表蕭
何以客初起從也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

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
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
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
生等爭烈矣

史記五十四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

張華曰曹參字敬伯

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

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

漢書音義曰沛公名有一郡置守南陽人

參以中涓從

漢書音義曰沛公名有一郡置守南陽人

將擊

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

漢書音義曰沛公名有一郡置守南陽人

大破之東下薛

擊泗水

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

漢書音義曰沛公名有一郡置守南陽人

方與反爲魏擊之

豐反爲

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

漢書音義曰沛公名有一郡置守南陽人

取碭狐父

漢書音義曰沛公名有一郡置守南陽人

騎攻爰戚

漢書音義曰沛公名有一郡置守南陽人

及亢父

漢書音義曰沛公名有一郡置守南陽人

先登遷爲五大夫

北救東阿擊章邯軍

陷陳追至濮陽

漢書音義曰沛公名有一郡置守南陽人

攻定陶

漢書音義曰沛公名有一郡置守南陽人

取臨濟南

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

虜秦候一人

漢書音義曰沛公名有一郡置守南陽人

秦將章邯

漢書音義曰沛公名有一郡置守南陽人

破殺項梁也

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

以沛公爲碭郡長

漢書音義曰沛公名有一郡置守南陽人

將碭郡兵

漢書音義曰沛公名有一郡置守南陽人

於是乃封參爲執帛

漢書音義曰沛公名有一郡置守南陽人

號曰

漢書音義曰沛公名有一郡置守南陽人

號曰

漢書音義曰沛公名有一郡置守南陽人

號曰

漢書音義曰沛公名有一郡置守南陽人

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
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
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平破之虜秦司馬
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
呂氏春秋得伍員者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下
轅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尸在偃師
孟康曰尸在郟北從南攻犇
與南陽守騎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諸陽陷陳取宛虜騎盡定南陽郡從西
攻武關峽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
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
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棧擊章平軍於好時南
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今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標破之復圍章平
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
參將兵守景陵漢書音義曰縣名也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

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定
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徐廣曰東郡
白馬有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
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
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
縣有黃澤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黃縣
漢書音義曰黃澤往擊盡破之
天柱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
疆續曰武疆
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
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
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徐廣曰張
者地名功
武垣徐廣曰河
東有垣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
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東鄆徐廣曰鄆
縣在大原
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

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鄢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和曰或以為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千三百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

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漢書曰莫敖楚之卿號郡守司馬楚之卿號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正參欲以治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

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故曰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案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宙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宙旣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笞宙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宙何

起于何字論又作

治平如淳曰猶言用宙爲治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宙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賴徐廣曰賴音古項反一音賴若畫一當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宙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

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史記五十四終

史記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開地名相韓昭侯宣惠王襄

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

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

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

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無倉海或曰東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

與客徂服虔曰徂何候也徂七預反也徐廣曰伺候也音于恕反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

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下邳之北音怡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徐廣曰一曰良如欲毆之為

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

笑而去良殊大驚隨口之父去里所復還

余廣曰曰為其老強忍下取履曰進之足以受笑而去良殊大驚

父去里所復還

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

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

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

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

徐廣曰編一作篇

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

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

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

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

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

殿將

美善音義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

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

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

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

王以良為韓司徒

徐廣曰即司徒也

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

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

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揚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畱守陽

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

余廣曰

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願沛公且畱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

徐廣曰

益為張旗幟諸

山上為疑兵令鄼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

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

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

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

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畱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

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即將欲為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寶物最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畱宮中沛公不聽

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

賊宜縞素為資音資以資藉也欲沛公反秦者皆賴此以為藉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

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

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

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

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

邪沛公曰鯁生音鯁口昌靜曰鯁魚也自北而南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

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

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

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

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

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

如淳曰本與巴蜀故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

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

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

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

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

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

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

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

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

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

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我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舉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爲大王籌之

承安曰亦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日昔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爲慶今時之不若也

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代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拘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去轂棄軒也偃式備樂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

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
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
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
無彊則六國弱從之陛下焉
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
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
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
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
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
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
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雷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
時中臣願封雷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雷侯與蕭何等
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

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

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
故謂之復道韋昭曰閣道

望見諸將往往相與

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雷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
屬安定何故反乎雷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
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
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
徐廣曰多
作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雷侯曰

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
起時有故怨
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雷侯曰今急先封雍齒
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
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
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
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

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吳山曰我服此藥而能行此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

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陞

下故等夷

徐廣曰夷猶儕也

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

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

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

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

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

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賢子固不足遣而公

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

起至曲郵

司馬彪曰長安東有曲郵

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

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強臥

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傳事漢十二年上從擊

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

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

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

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圉里先生綺里季夏黃

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

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

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

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如淳曰調護猶覺護也

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

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

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

繳繳音日以網射也

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嘯啼流涕上起去罷酒竟

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

邑下

音下

及立蕭何相國

蕭何相國

所與上從容言天

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

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

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
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
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
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曰又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
代子不疑與門大夫古謀殺故楚內史當死噴為城口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
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
黃石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
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
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
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
人計魁梧奇偉應山曰魁梧奇偉大之意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爲東縣屬陳留

少時家貧好讀書

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

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婢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

食糠覈耳

徐廣曰覈音核馴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絕京師爲甌屑爲絕頭

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

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

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

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

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

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

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女乎負曰

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曰咎與兄伯不睦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人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平曰卿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

而平身閒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曰涓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曰陳冠以王先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

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
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
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
定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
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
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
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
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婁之昆弟雖
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
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
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
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
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

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上之廉節好禮者
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
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
無廉隅嗜利無恥
者亦多過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
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
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
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
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
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
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
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
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

復持去更以惡草具

漢書曰義曰草粗也

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

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

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

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

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

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

王漢書曰義曰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

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

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

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

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

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

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

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

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

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

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預具武

士見信至卽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

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曰義曰反接之手遂會諸侯於陳盡

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

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

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

可謂不背本矣乃復嘗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

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闕氏名音如漢音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新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必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諱善故藏隱不傳焉子龍辯知斯事吾應之以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止說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奸惡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因急已地使單于取之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於邊徼不知及其未到今漢得脫云云亦不待女來矣闕氏疑云有奸惡之性必潛惡而害之此說前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怙故隱而不泄也高帝南過曲逆曲逆縣屬中山也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出六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

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頹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轡車傳詣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頹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淳曰傳教孝惠之傳也是後呂頹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王陵以客卿起豐以廢將別守豐封為安國侯十八年定安國二十一年卒說武公王陵坐酎金闕除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

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了康曰：不在治，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

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類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類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類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帝於沛又任在是，到二十五年文帝一年，帝於沛又任在是，到二十五年文帝一年。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

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
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
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
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主君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
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
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
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
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言其日頭數也君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
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
年丞相陳平卒諡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
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一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

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
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
不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婿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
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
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
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史記五十六終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魏州中書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徐廣曰卷縣在秦陽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

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楹

常為人吹簫給喪事

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也

材官引強

引強弓官如今挽強弓馬也

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

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

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

服虔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取不進也

曰殿孫檢曰一計上功曰最下功曰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多又云文德里好時最是也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凡擊事車中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多又云文德里好時最是也

定魏地攻爰戚東繚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

下破之追至滎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夜襲

取臨濟攻張

漢書曰張敖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

至城下為多

如淳曰張敖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

如淳曰張敖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

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

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虎賁余廣曰一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杜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軍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郡頻陽圍章邯廢丘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攻上邽東守峽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賜與潁陽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祿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

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徐廣曰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硤石應劭曰硤石在太原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勃遷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徐廣曰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因轉攻得雲中守邀丞相箕肆將勲徐廣曰箕一作箕一作轉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卞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徐廣曰在陘太尉勃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徐廣曰在上谷破綰軍上蘭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

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
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
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知淳曰勃自東向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
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項曰令其少椎少文也勃既定燕而歸高祖
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齊相表此官高后四年始置太尉
以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爲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
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
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
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
位以寵久之卽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
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

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
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
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
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
之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尚奉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
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目絮提徐廣曰
曰提文帝應劭曰陌顯也如太后心也曰絳侯縮皇帝應劭曰
尚不反也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
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
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諡爲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

不相中

如言曰猶言不相合當

坐殺人國除絕

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

三

內守亞夫封爲條侯

徐廣曰表皆作條續絳氏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爲

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貴

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

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

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

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

侯續絳氏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

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

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

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

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

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

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

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素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

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冑者不拜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

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

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

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

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

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

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

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曰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

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
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
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
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
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
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
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
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
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黃曰南皮章武侯
太后弟竇國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

后九子章武侯太后弟竇國

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
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
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
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
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
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
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
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音昭曰大胾也無切肉又不置
櫓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櫓應劭曰尚席上席者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
君所乎孟康曰設藏無筋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小嫌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
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
父買工官尚方徐廣曰一作甲甲楯五百被今廣曰百被謂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安曰被也五百具甲楯可以葬

者取庸苦之不子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
條侯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
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與其復用事不敢折奏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
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
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
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
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氏後十九年卒諡為共
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
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
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
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

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是
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史記五十七終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西川史局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
 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
 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都中以參為太原王都廣陽以勝為梁王
都睢陽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諡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
 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
 限而徙代王王清河都清陽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
 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諡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
 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
 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

年入朝畱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縣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平臺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北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起入

言警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鄒陽曰但得馬則車馬皆不爲用既朝上疏因畱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知義曰格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

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
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
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
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
蘭說王漢書言義曰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
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
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
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
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
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諡曰孝王孝王慈孝每
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
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

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
人皆食湯沐邑於是秦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壹食梁孝王三
子買爲梁王是爲共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
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
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
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
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
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疊樽即也口上蓋直
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疊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疊樽
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疊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
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疊樽賜任王
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

太后與爭門措指言以口詩措措以爲管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皇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爲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諡爲平王子無傷立爲梁王也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爲庶

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

六年爲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

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如淳曰以是爲好也所殺發覺者百

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

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河郡山陽哀王定者梁孝

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

陽郡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

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

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褚先

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

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

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唐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歲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月爲王

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畱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畱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

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制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

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殿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冷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史記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西漢書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閔于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

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閔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三年卒無後

國除爲郡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

太子爲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塼垣爲官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

門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與馬晚節嗇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不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

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爲所并卽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夜使人迎與姁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

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卽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 膠西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爲膠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請刑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爲無訾蘇林曰爲無所訾詳無所省錄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

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主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辭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

死小者刑以故二千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卽縣爲賈人擁會

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
推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

入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

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

姬者爲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襪祥

服虔曰求福也

好爲吏事上書願

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

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客江充有卻充告丹

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

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

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

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

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

右二國本主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

卒。子鮒鮒立。

服虔曰。鮒音拘。

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為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應劭曰。樓車所以窺之。虛實也。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寄

於上最親。

作其口其口。武帝母妹。

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

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

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

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諡為哀王。子慶為王。

外廣曰。他本亦作慶。寄一作本。作建。

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

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清

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

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

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

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

蘇林曰。稅音舞。

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

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

妒媚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

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塞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真定王封于商三萬戶爲泗水王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真

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史記五十九

終

史記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西華閣藏
氏書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
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
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
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
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
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
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
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

專邊塞之思慮。繫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貞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竝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憊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閼徐廣曰一作閼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君連城。卽

股肱何勸

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勸

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

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鄧襄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自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閼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

有白牡駢剛之牲

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用白牡駢剛之牲

羣公不毛

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此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異爵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明殷爵三等皆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

爵位二等皇子或在繼繼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

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

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

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

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輿輪馬被甲衝掩之小者有鈎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先啟行先啟敵家之行伍也毛傳曰夏后氏曰鈎中先正也漢書中武成也周書中武成也開禁

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

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

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

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

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

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

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

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敘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鄒侯壽成後爲太常也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宜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云元孫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閔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並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裨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董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師也降旗奔師張晏曰張敖其臣也董粥徙域張晏曰北州以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母肥德張晏曰肥德母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

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三十
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

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

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

曰一作壇駟案
李奇曰保恃也

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

母侗好佚母邇宵人

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
近小人張晏曰制音同

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

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六
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壇土建

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

也是以形勢強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

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

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傳中稱

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

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

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

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

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

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強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

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

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竝幸武帝而生子閔閔且立為王時

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

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放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物色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

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考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違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故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肥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追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伺好佚無適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

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一子爲平曲侯一子爲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爲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云立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祀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燒塋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

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肥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卽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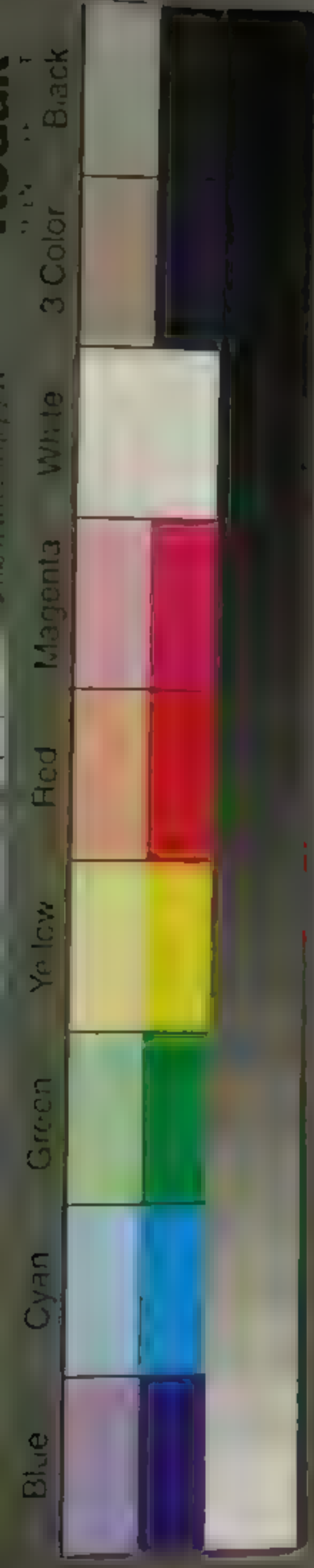
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卽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

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侯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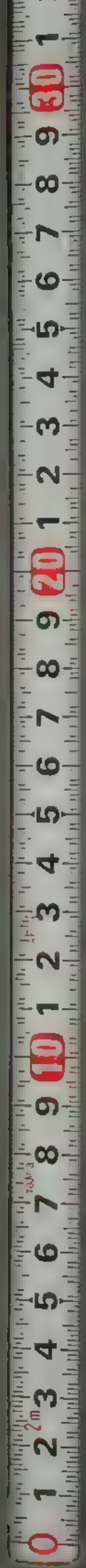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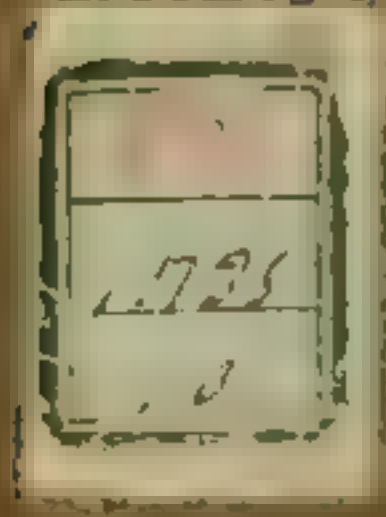
卷六十終







史記



史記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魏川生圖
氏圖南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
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
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
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
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
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
人若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
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
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
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家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關盜跖即何下惠弟也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

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
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
災者不可稱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
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
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公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傷于歲寒不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舉世泥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
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
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鳴而谷風興張蟠曰
猶言龍從雲也聖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
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於後世哉

史記六十一終

史記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

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
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
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日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
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
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
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
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
反玷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
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夷人東萊地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
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
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
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
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憫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
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
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已感寤而贖我
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
策駟馬意氣揚揚其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
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
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

以求去也

史記曰晏子家在臨淄城
南淄水南和八家西北

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

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劉向別錄曰九府書良及
問無有山高各形勢

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史記六十二

終

西川史圖

史記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西川史圖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

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

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在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知其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口勝實更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或曰老萊子亦楚

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

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

九年徐廣曰實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

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餘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

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

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木田完世家有段干木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

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

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

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

地理志曰蒙縣屬宋國

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

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

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

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

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

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

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

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

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

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

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

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

二篇已備過大史公所記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

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

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

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非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其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

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

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憚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
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
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
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
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舉異人
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
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辭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
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
作辭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
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
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
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
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

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
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
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
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
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
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
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季哉爲母之故而
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
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施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
又嘗食我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
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
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

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祇國策小秦王封姚賈千戶以功上卿韓非短之曰賈蒙監門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上召賈問之賈答云云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

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胡革及用法者急而礪深也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并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旣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

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令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

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衰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旣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史記六十四終

史記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藝川老鳳
氏國南浦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
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
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入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
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
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
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
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
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
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
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

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起也，其曰吳王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孫十里。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

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驂與彼上驂，取君上驂與彼中驂，取君中驂與彼下驂，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圜者，不搏撻。批亢搗虛，刑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

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

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晉曰今河南城爲直之皇蓋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揚子法言曰吳起早使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

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實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上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

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橫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史記六十五

藝文志
氏國南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藝文志
氏國南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

傳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負爲人剛戾忍詢大戾能成大事彼見求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

終爲天下笑耳謂負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

乞食張勃曰子常乞食處在丹陽津陽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按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

嚭亡奔吳孫伯嚭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郢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按郢遂禽故吳友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國卑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杜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囊左傳楚公子囊瓦字子囊其孫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已卯楚昭王

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郢音云郢公弟
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郢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
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
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
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
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
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
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
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
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
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
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音云可無存乎乃

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稷丘地名在郢東會吳王久留楚
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
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
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臨縣縣志汝南有吳房縣地諒以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縣也爲堂谿氏
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
取番音寒又音寒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楚都當是時吳以伍子胥
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
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
死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
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
越於夫湫音湫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
種厚幣遣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威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剿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

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謫臣嚭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

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大湖。息云：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余廣曰：鄢，楚邑名。號爲

白公

余廣曰：汝南白亭，信縣有白亭。

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

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求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余廣曰：屈固，楚人也。王從者屈固，從其家。事公子王使若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收亡走山中。白公殺而虐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

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史記六十六終

馬川氏

史記六十七

馬川氏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此謂曰子賦子也參也魯此謂曰魯也柴也愚此謂曰愚也由也喭此謂曰喭也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此謂曰億則屢中也於衛蘧伯玉此謂曰蘧伯玉也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此謂曰子產也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此謂曰柳下惠也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

太康...
不仕大夫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衛君曰非大賢

故以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回也如愚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

回也不愚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

是夫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

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

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

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

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

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

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

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

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

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子華

子華

子華

子華

子華

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仲由字子路卞人也余廣曰子路少孔子

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阢直冠雄雞佩玃豚可以維維佩玃豚物皆

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

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北安國曰先之勞之以爲使民信之然請益曰

無倦孔安國曰子路雖其以故曰益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

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李在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

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由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孔安國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然孔安國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衣敝緼袍孔安國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孔安國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蓀

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

臣矣孔安國曰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

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孔安國曰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

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賁

賁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

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

其父賁賁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惺之邑宰賁賁乃與孔

惺作亂謀入孔惺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賁賁入立

是爲莊公方孔惺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

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

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

賁賁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賁賁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賁賁懼乃下石乞壺廐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
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宰予字子我鄭玄曰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
史人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取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旨美也
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禮記云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敗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壞也二宰我

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
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氏曰瑚璉器名夏曰瑚殷曰璉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
曰連問曰蓋其宗廟之貴器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子貢曰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孔安國曰
有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孔安國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不如貧而樂道富

而好禮

鄭玄曰樂謂之於道不以爲憂苦也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

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上破國以尊臣上謂田常也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忿羣臣求以成大

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案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伐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

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

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

結

其志

王肅曰數討其志

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

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

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

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

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

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

辱音莫朗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

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

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

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彼堅執銳以先受

矢石因越賊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

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

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廢舉謂停時也時謂運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時自貴則運時謂運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時自貴則運時謂運時也喜揚

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言偃吳

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

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

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

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

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卜商字子夏家魯六鄉人鄭玄曰少孔

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日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馬融曰

倩笑貌盼動目貌詢文勉也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孔子曰商始可與

言詩已矣鄭玄曰詩言志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

小人儒鄭玄曰君子之儒有明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

小人儒鄭玄曰小人儒無明

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

張問于祿也祿位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

不疑過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言寡尤行寡

悔祿在其中矣包氏曰言如也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

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

衡夫然後行包氏曰衡輓也言思忠信立則常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

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

國必聞在家必聞鄭玄曰言十之所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

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言謙退之意察言語觀顏在國及

家必達馬融曰謙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

居其位而不疑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佞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

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滅明名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

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

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子去就名施乎

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

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

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

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

道穀孔安國曰穀正也國無道穀恥也其安國曰君無道而子思曰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包氏曰克伐怨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

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學也孔子曰是故惡

夫佞者孔安國曰佞其以給應漆雕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孔子使開仕對曰

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信進之道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也公伯僚字子周馬融

魯人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

子路也信謹志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言勢側能害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孔

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司馬耕

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安

也訥也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安

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已氏曰

無可憂懼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

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圃五穀曰樊遲出孔子

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

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樊遲問仁子曰愛

人問智曰知人鄭玄曰魯人有若魯人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

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後事從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復

非義也以其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何晏曰恭不令也非禮也因不失其親亦

可宗也孔安國曰宗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

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

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

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畢則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

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

子曰無憂懼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也五男也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十六斛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子與之太多巫馬施字子旗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禮告之也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

六歲鄭玄曰魯人也冉孺字子魯一作魯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於右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公祖句茲字子之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漆雕哆字子斂鄭玄曰魯人顏高字子驕漆雕徒父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魯人商澤家語曰字子秀石作蜀字子明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魯人奚容箴字子哲公肩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顏祖字襄鄭玄曰魯人字子家余黃曰一云鄭單中鹿句井疆鄭玄曰魯人罕父黑字子索鄭玄曰魯人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申黨字周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榮旌字子祺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燕伋字

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
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家語曰名 樂欬字
子聲 廉絜字庸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魯人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
狄黑字哲 邾異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 公西與如
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上鄭玄曰魯人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
釣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
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史記六十七終

史記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
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
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
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
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
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
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
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
不去惠王旣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
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旣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

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季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季公季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季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季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季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季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季公季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季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季公公與語不自知鄴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上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季公既用衛鞅鞅欲

變法恐天子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季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季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

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律受上爵爲私闢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旣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昔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

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自易今之斛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埶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

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旣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徐廣曰：農商縣也。十五邑，號爲商。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

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弼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

之欸欸即也關請見韋昭曰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聲言自勸也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也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闔所及戟者徐廣曰一作登闔也旁車而趨此一不具君固

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出擊鄭鄭縣也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池或作彭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者遂滅商君之家

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
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
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
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噶沱易水其川噶沱鄭玄曰噶沱出白城城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
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
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
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
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
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
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
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

噶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
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
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
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
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
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卽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
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
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
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
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
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
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

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
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
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
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
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
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
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
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
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蒧齊則齊必入朝秦
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齊
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
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

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
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
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
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
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
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
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
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
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
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
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
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

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音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閣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音惕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反斯林慮縣通質刻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伐齊到博陵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

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溢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問五兩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東有宛穰洧穰洧千軌水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廣云南方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其時力者謂作之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

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

今廣曰莊子曰南門外山而不可見

棠谿

徐廣曰汝南吳

墨陽

淮南子曰墨陽之吳邪也

合賻

音附徐廣曰一作伯

鄧師宛涓

徐廣曰宛有池

龍淵太阿

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

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莫邪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子作劍一曰龍淵一曰太阿

當敵則斬堅甲鐵幕

徐廣曰陽城出鐵

革挾

徐廣曰一作決

伐

芮無不畢具以韓卒

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

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

臂瞋目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

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

曰在陳汝南許鄆

徐廣曰在頓

昆陽

召陵舞陽新都新郢

地理志頓有昆陽舞陽汝南有新郢

縣南陽有

東有淮潁

徐廣曰

無胥

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

新郢縣

酸棗

徐廣曰酸棗縣有長城經陽武到

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

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輳殷殷若有三軍

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

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

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

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

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于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

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國武士二十

萬其十冠帶擊二十萬其十冠帶斯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絲不絕蔓蔓奈何蔓蔓奈何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

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博蹴切鞫鞫切者鞫者塗車穀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惴惴虛囑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徐廣曰今之武陵也巫郡徐廣曰巫郡皆南郡之西界東有夏州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釣水或言郢陽今之郢陽也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

已字
出字

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

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
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
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
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
以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
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切今主君
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
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
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
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皆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
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
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誰謂曰蘇秦字季子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

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
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
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
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
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
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
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
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
秦去趙公賈曰自口說至此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
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
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
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

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本並經曰鳥喙一名烏喙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

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季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季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

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
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
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
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
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
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
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
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
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
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
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大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
蘇秦不死誅而走風俗通曰蘇秦死也與誅同指齊王

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
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
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徐廣曰一作先
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
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
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
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
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
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
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秦仇讎以伐援國非
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
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

寡人舉國委子封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
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
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上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
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
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
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
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徐廣曰齊北臨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
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
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
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
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
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

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
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
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
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
是燕主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相王之元年
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
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
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
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
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
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
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

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批徐廣曰取敗素而賈十倍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實之秦挾實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

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切高陵縣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趙燕之所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稅驪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

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
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徐廣曰巴郡有枳縣而
國亡徐廣曰燕昭王三十九年秦拔楚郢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
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
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徐廣曰汶水乘夏水而下江五日
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
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郢都取郢都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
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
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
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
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
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霸陵有軹道秦東成氏有冀字也包兩周徐廣曰張儀曰下河東取成卑也乘夏水

浮輕舟彊弩在前鏃徐廣曰由冉切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
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徐廣曰紀年曰魏故山寒集胥口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故東
燕虛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
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
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
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
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
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
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
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鄢徐廣曰鄢陵今作鄢郢鄢陵今作鄢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
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鄢郢爲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南宛陵有林報重
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

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門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原皆以壽死名顯諸侯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

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史記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魏氏春秋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大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在？」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乎？」子不

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音渠能乎張儀旣相秦爲文傲一作尺

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徐廣曰淮川曰蜀天苴讀爲苴秦之苴音與巴相近以爲今之巴郡各來告急於秦秦

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今郿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

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旣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華一作華與張儀

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收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

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音權衍音延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

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搢臆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悅而許之

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
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
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
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
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
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
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
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
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
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
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
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

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
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
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
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
丹陽徐廣曰在枝江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
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
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
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
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
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
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
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

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
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
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
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
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
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
以爲固虎賁之上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旣明
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
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
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
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
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申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

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
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
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
夫從人飾辭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
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
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
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
而距扞關余竊曰巴蜀魚復等水行間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
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
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
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
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

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徐廣曰一作音戰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一作開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

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

中矣除守微亭郭寒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跼踰

上徒下俱跳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跼踰

科頭

謂不著兜鍪也貫頤奮戟

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

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方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作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上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

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切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

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會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

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幼奉祭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人之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

樂進熱吸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
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齊婦人之首飾如今東于姑代王之亡天下莫
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
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
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
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
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
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
雖大男子裁知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
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
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群臣多讒張儀曰無
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

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
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
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
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
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
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
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
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
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
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
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
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

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尊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

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主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於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間於

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當登于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

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更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

司馬彪曰犀首魏名若今虎牙將軍

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

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杆徐廣曰一孤切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

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其傾危之士哉

史記七十終

馬氏注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馬氏注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仇猶大仇之國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

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樛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樛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爲蒲謂樛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賴矣也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樛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樛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樛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

降又去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樛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樛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樛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樛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

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音魯。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樛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樛里子公

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般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般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樛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徐廣曰：一作禽。猶能

抵觸師
復人車

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
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且
躬率其私徒以闕音易於秦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
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
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
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
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
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
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貴也公不如與王謀
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
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讐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讐
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
元年韓武遂反

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
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得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
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徐過楚一作過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
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
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
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
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
昭王元年
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
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可餘子可分我餘
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便秦而當路矣茂之

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質，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徐廣曰：范蠡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

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召滑，越人。而內行章義之難。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厲門，越地。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宰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獲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

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

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強齊楚

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強齊誤脫一字

甘羅年少然

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史記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芊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芊八子及昭王即位芊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季君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刊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

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陶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爲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爲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爲相國將兵攻魏走芒

卯

上莫中反下陌飽反

入北宅

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

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

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梁伐趙趙不引戰於南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地故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爲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爲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徐廣曰晉將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

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上也天幸爲多矣
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
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
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國雅曰四尺謂之仞臣以爲湯武復生不易攻也
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
爲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
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
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
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
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
邑又爲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
爲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

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二縣穰
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
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音在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並趙
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
曰秦兵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
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
之相與也秦之深讐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
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
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干鈞
之弩決潰瘡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
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
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

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今廣濟北有剛縣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爲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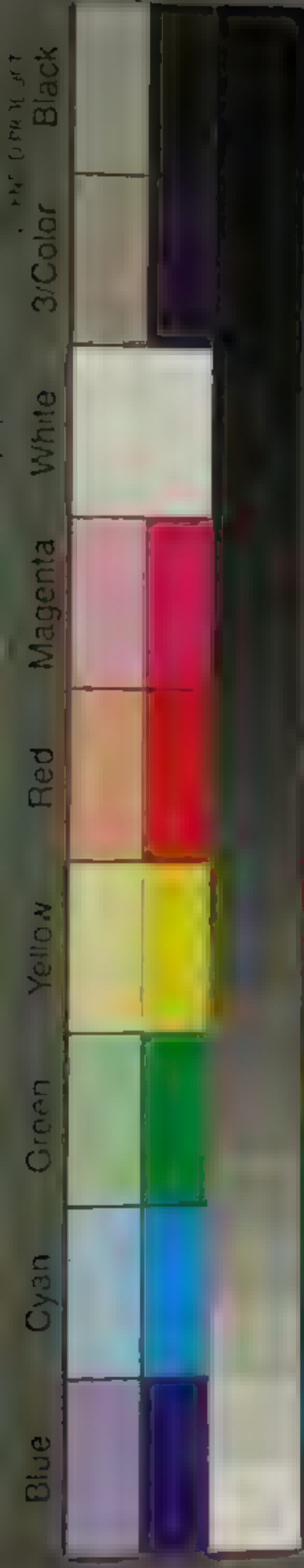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

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史記七十一

卷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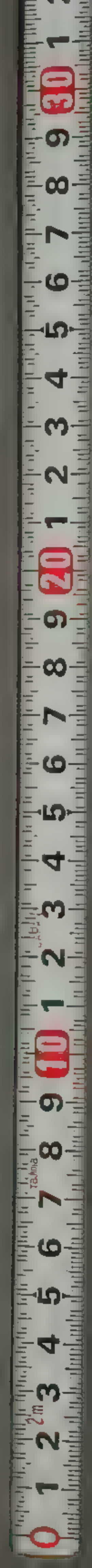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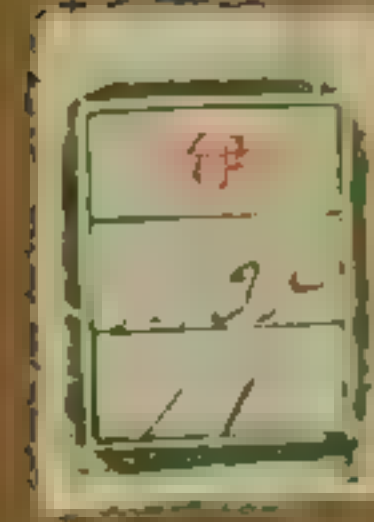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



史

記

十一



史記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王翦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音干河河東有乾河以因名乾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城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

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
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北南是也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
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也韓必
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
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
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
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
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徐廣曰緱氏屬潁川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
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法氏以按據上黨民四月
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
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
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

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
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旣怒廉
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
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
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
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
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
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
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
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
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
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

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作廣曰上黨有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徐廣曰亡無也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

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縣有垣雍城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武安君病未

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王聞之大怒自馳
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
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
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
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
兵六十萬人始皇送自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
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
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
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以其矣王
翦曰不然夫秦王怙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
我我作後又作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
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

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
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
乎對曰方投石超一傳云六廿近時投石投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
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
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郢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
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郢縣
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
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各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
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
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
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
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

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殤身

徐廣曰均音沒

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史記七十三

終

馬川忠鳳
氏忠國南

史記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馬川忠鳳
氏忠國南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下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

次騶衍後孟子騶衍賂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變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謂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

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王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不荅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儼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于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

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
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
不是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同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
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
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
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
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宣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
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
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
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以今慎到可
所定有四十二篇環
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駟與者齊諸駟子亦頗
采駟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

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衢謂四通達謂之衢五達謂之衢六達謂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
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駟衍之術迂大而閎辨與也文
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與

炙轂

徐廣曰

過髡

劉向別錄曰駟衍之所言五達終始天地廣人盡言天事故曰談人過與
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淳于髡之言智不盡如炙轂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且多智難盡如炙轂過之有潤澤也田駢之屬皆已死齊宣王

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
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
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
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
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
墓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晉大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
龍淵水可用淬刀劍持堅利故

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徐廣曰案應劭氏魏有李悝盡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姓注直云處子也劇子之言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非楚人也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廬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非楚人也不與侵規之也向君被刑殺恐并誅乃亡逃入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音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墨子曰公輸若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於郢見公輸若墨子解帶為城以服詭而曰吾知所以守子矣吾不計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守我者吾不計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若之意不過欲殺臣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二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史記七十四

終

西川史記卷七十四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西川史記卷七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

位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收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

文使士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

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爲靖郭君

皇覽曰靖郭君冢在薛國薛城中東南阪

而文果

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嘗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將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

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幸昭王以狐之白毛爲裘謂此狐腋之毛言大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

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餘皆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強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

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強而辭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徐廣曰湣王三十四年甲劫王薛文定魏子所與栗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

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

親弗人姓名

相呂禮者欲取

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遣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強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

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與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爲孟嘗君東門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南孟嘗邑于薛城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餘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音歡復作煥音許表反聞孟嘗君好客躡躅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基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

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亦作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曰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

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
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
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卽以多具牛酒而燒
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
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亡自
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
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
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
謝之齊王感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
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
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
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無不願入秦者無不欲強

秦而弱齊馮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
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
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
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
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
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
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
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
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
強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強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
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
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

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強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強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

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魏川宅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

諸子中勝最賢喜賓

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

徐廣曰平原君相

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

復位封於東武城

徐廣曰平原君家樓

臨民家民家有躡者槃散

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

徐廣曰臨見大笑之

明日躡者至平原君門請

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

徐廣曰臨見大笑之

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

不幸有罷癯之病

徐廣曰臨見大笑之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

頭平原君笑應曰諾

徐廣曰臨見大笑之

躡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

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

徐廣曰臨見大笑之

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

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

徐廣曰臨見大笑之

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

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

徐廣曰臨見大笑之

以君之不殺笑躡者以君爲愛色而賤

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躡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躡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一作保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軟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

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日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縣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

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音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

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呂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徐廣曰河內城阜有李城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憂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

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龍則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基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辨以問鄒衍鄒衍曰不可彼天下之辨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其意通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辯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曰子坐皆稱善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檐簞徐廣曰躡草履也遂長柄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趙國曰食邑於虞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

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反求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

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休廣曰作枚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

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詳其親之攻開關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

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强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

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脊徐廣曰脊猶背也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

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

過光附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旣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戰幾亡誰謂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虞卿料事揣摩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馬將之錄何怨平原受馮亭哉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

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黃川忠圖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頤曰作高上舉烽火作枯骨枯骨頭兜零以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

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與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羸之爲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爲一作處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往車騎自迎羸於衆人廣坐之中

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怜公子姊邪

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

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嘖嘖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

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錐錐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曰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

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

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

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

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

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

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

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

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

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

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

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

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

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

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
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
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
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
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
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
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
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
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
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通
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
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

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

魏公子兵法

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

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
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
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
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
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
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
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
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
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塚五家世世歲以四
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史記七十七終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馬川宅圖章
氏圖章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為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危一作至累綦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

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

蘇代曰決宿背之口魏無虛頸也

徐廣曰燕
縣有桃縣

入邪

廣曰平魏之丘雲

衍苜垣

徐廣曰薛奉云北有

以臨仁平

後唐書

黃濟陽嬰城

徐廣曰蘇代云
決白馬之口魏

無

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

角屋曰僕小北
於野人燕

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

威紂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

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

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

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

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此二國者

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旣

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

戰國策曰

智氏之信韓魏也從

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

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

口擊臺
在榆次

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王患而不

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邾國敵也詩云

趙趙免遇犬獲之

韓嬰子曰：「超室有公，獲斗也。」言超無公也。謂其數在來。

他

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歸魏之喜王也此王靈之

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舉師余患而竇次

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惠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

父子兄弟，妾重而死亡於秦者，將十世矣。夫秦者，將十世矣。夫秦者，將十世矣。

夏色易斤須習頁

交方

齊諸將下世矣本國死社稷宗廟與李

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
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
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
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
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
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
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
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
與鍾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
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
之強足以按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
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

左字論又作
王字

未能其於楚王之爲帝有公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
之強一舉事而樹怨於楚作趙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
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左施以
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
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
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
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
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病而服矣昭王曰善
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
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
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
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

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

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旣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璫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

徐廣曰始皇六年

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
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
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
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
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
以爲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
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
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
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
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
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
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

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
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
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
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
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卽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
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
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豈可得就與身臨不測之罪
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
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
李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
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
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禍又有毋望之

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

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施矣一作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史記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魏川江原
氏國常市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旣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損齒雎佯死卽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

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盡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

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潛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後廢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畱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賢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

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黎薛綜曰縣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推王充論衡曰一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徐廣曰一使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

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徐廣曰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

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
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
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
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一作孟賁孟賁一作孟賁王慶忌一作王慶忌夏
育一作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
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
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
腹吹篴一作乞食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
子胥加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
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
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
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

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
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
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
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
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一作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
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有
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
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
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闢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
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闕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
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
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開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

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軹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

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
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
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
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
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
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
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
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
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廣曰自伐國莫敢不聽戰勝
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
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
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

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
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
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
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
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
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
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
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
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
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
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
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

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畱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畱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卿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

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

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訪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頃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石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王稽曰此郡富而民進賢勸功決不後公當以春行所至謁謁民吏桑榆之祀秋冬也無害史公謂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高平拔之秦昭

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與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父者為貴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

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
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
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
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
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
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
之怒而自到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
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
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今廣口任任鄭
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
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

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
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
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
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
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劔利而倡優拙夫鐵劔利則
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
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旣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
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
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
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
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偃傷魋顏感

羈膝

羈曲也徐

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

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

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

持梁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齒又作齧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

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之韓魏遇奪釜鬲於塗

爾雅曰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脚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慚蔡

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

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

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

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

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

曰然應侯曰請問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

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

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

懷樂愛敬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

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

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廣

曰一本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

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

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或山復謬曰何

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

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咎怨欺舊友奪魏

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

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

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然爲霸主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不困此言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于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

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

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一作噉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

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劒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說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

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
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
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
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
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
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
投或欲分功理則宜均博縣於投不
必行明投投便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
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
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
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
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白公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
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

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
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
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卽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
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
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
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
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
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
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
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
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
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

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世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史記七十九終

史記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魏文侯封樂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

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此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

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

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
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
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徐廣曰囁進說之意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
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
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
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
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齊齊皆城守樂
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
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在齊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
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
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
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

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
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
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
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
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
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
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
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
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
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
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
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

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

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餘曠也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公廣曰竹田曰篁齊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

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伐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北齊城號曰華城君華城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

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史記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趙世家
廉頗藺相如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

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

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齎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九賓，謂九賓也。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赭，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

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
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
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
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
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
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
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
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
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
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池趙王畏秦欲毋
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
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

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渑池

徐廣曰二十年

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秦瑟趙王鼓瑟秦御

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

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

鼓之以節歌也

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

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慚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

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

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

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

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

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

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
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
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
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宜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
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
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
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
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
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內袒負荊因賓
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
驩爲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
幾拔之

徐廣曰：廉頗名也。秦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二年：「廉頗伐齊，拔之。」長無伐齊，幾拔之。事疑疑是邑名，而或謂廉頗伐齊，拔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疑是邑名，而或謂廉頗伐齊，拔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

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
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
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
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
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
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
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
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
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
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
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
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武安，邯鄲西。秦軍鼓譟勒

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
雷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
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
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
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
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
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
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
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
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
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
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

張華

曰趙奢在邯鄲界
西山之馬服山

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
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
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
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
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
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
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
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
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
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
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

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此
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
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
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
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
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
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
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
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徐廣曰邑名也
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
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
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

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今廣平府屬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

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

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魏

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

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

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

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

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

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陽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

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府也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

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

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
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
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
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
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
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
當一曰北破敵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
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
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檐都甘肅路談反余廣曰一作
名也在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代北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

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
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
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
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
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
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璧睨柱
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徐廣曰作提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
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史記八十一終

馬山老司有氏書

史記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馬山老司有氏書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記之。都邑安，故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今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徐廣曰：此中軸頭也。音微。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徐廣曰：淖齒也。音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

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而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敎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

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

善之者出奇無

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

徐廣曰音敵

人開戶後如脫

兔適不及距

魏武帝曰如女下弱脫兔佳疾也

其田單之謂邪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

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之家爲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

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

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

西南近邑畫有獲

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人以王蠋之故已而

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

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

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

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

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

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史記八十二終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馬氏補注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雖近而不敢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

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
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
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且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
爲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佐助者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
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
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
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
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
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
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以上見莊子
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諺曰以秦用衛
等以戰獲首級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
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

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
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
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
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
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
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也率天下
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
因齊後至則斮公羊傳曰斮一軍者具法斮何休曰斮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
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
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
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

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鄂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耶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簪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殖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

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轉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仲壽魯仲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

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

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

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劔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

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日也如淳曰白虹貫日為君臣相刺也後漢書曰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口台車下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昭王起為秦代趙破長平軍欲遂成趙遣衛先生說昭王請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

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
食昂昂十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
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
昔卞和獻寶楚王刑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不玉人曰石也刑右
上更於郊乃使士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張晏曰
世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
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
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譚
知與否不在新故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
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刎以却齊而存魏漢書曰義曰王
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刎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
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

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
主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
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漢書曰義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腹白圭顯
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
臣剖心拆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
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體脚於宋宰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朝中
也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
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
沈於河段嘉謨曰世徐衍負石入海劉向傳曰周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
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
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擊其牛角而歌曰南
牛滿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

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衆口哉故
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
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
蒙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徧之辭哉公聽竝觀
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
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
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徐廣曰燕
王謀同於其大臣其大臣也而能不說於用常之賢聖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封比干之
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則晉管仲也
何則慈仁愍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

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
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
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
欲以爲相而不許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
可使吠堯堯昭曰一國恩
享無不使也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之客爲其人使況因萬
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
燕利秦始皇不咸而電其族上之謂也夫士聞之欲殺王以報之豈足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
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應劭曰根柢一本也輪
離詭委曲累戾也而爲萬
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
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
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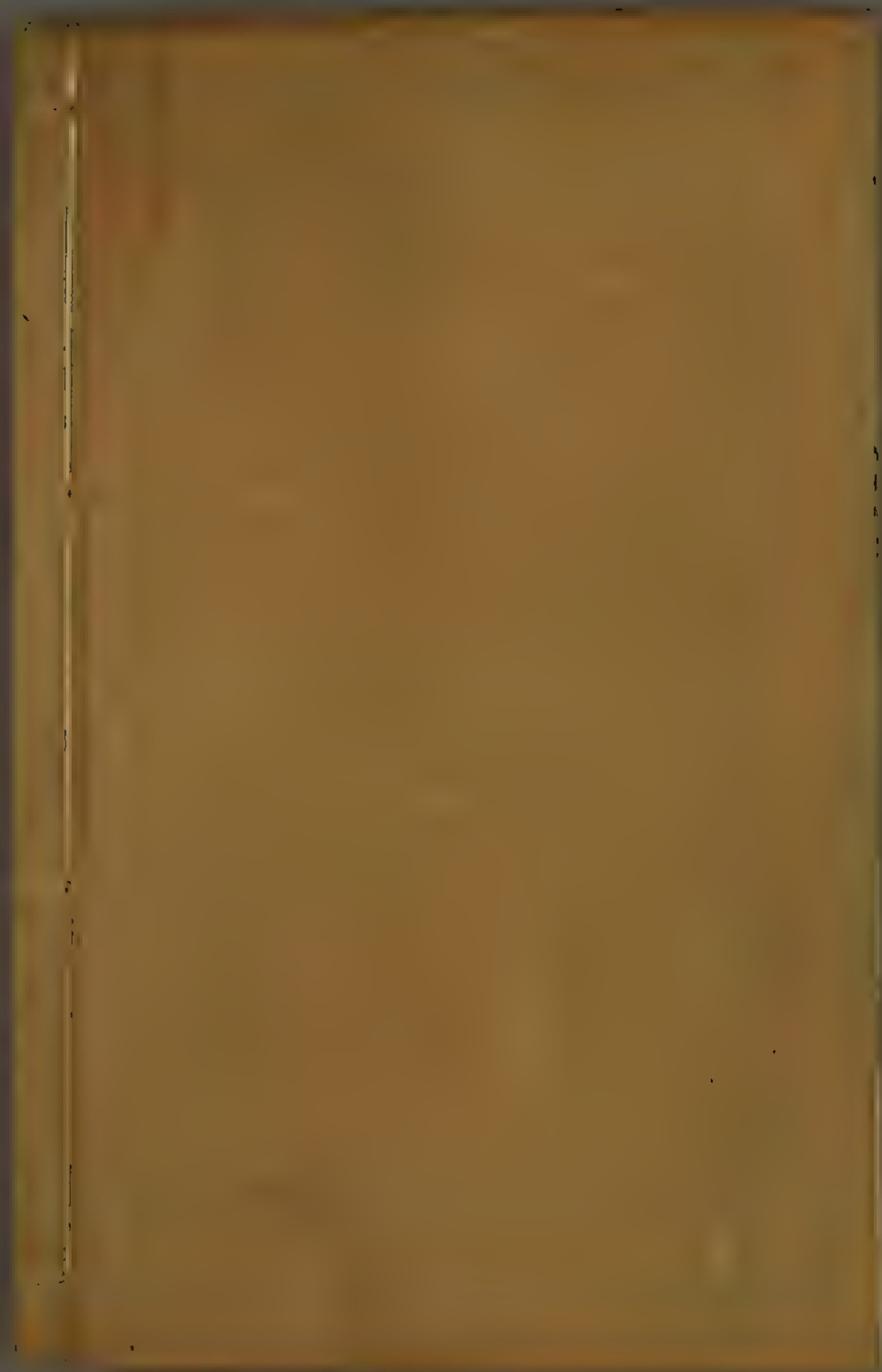
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
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
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漢書曰言其口陶家名模下而轉者為
改以其能制器大小比之於天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
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
漢書曰言其曰太公望今則幸遇
共成王攻若烏集之集也何則以其能越轡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
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曰言其曰
為左右便謂侍
惟裳臣妾
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曰言其曰食牛馬
器以木作如槽也此鮑焦所以忿於
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鮑焦曰世人不
行世法而徒臣聞盛節入朝者不以利汙
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屢漢書曰言其曰
多也而曾子不入邑
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晉灼曰朝歌
者不時也今欲使天下寒慙之士攝於威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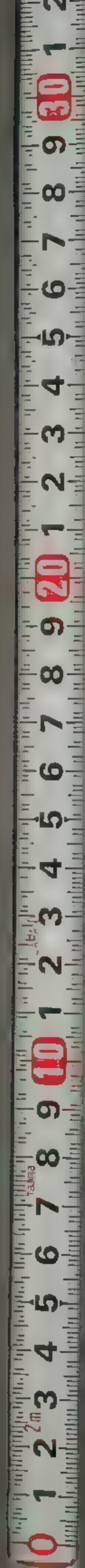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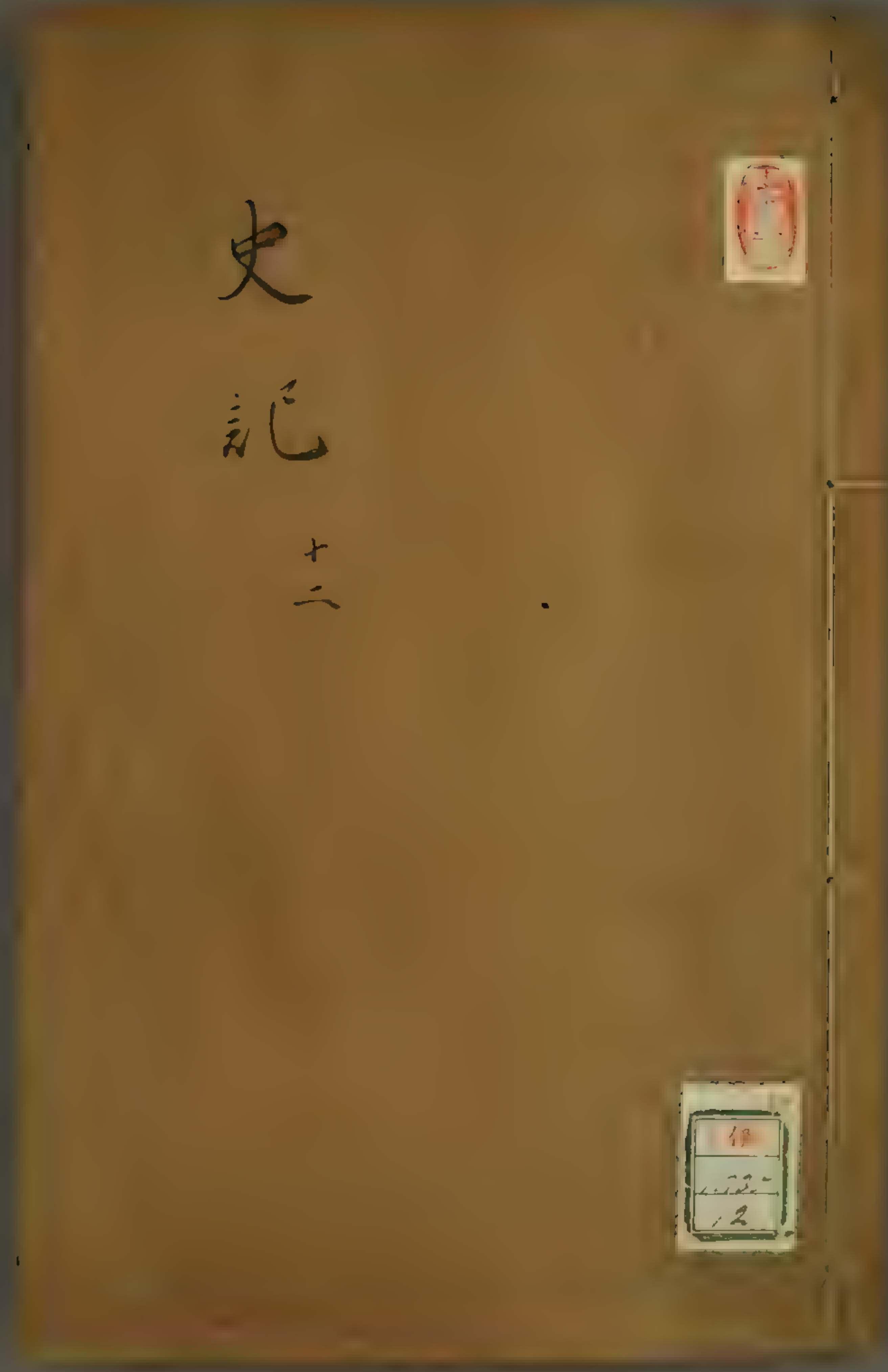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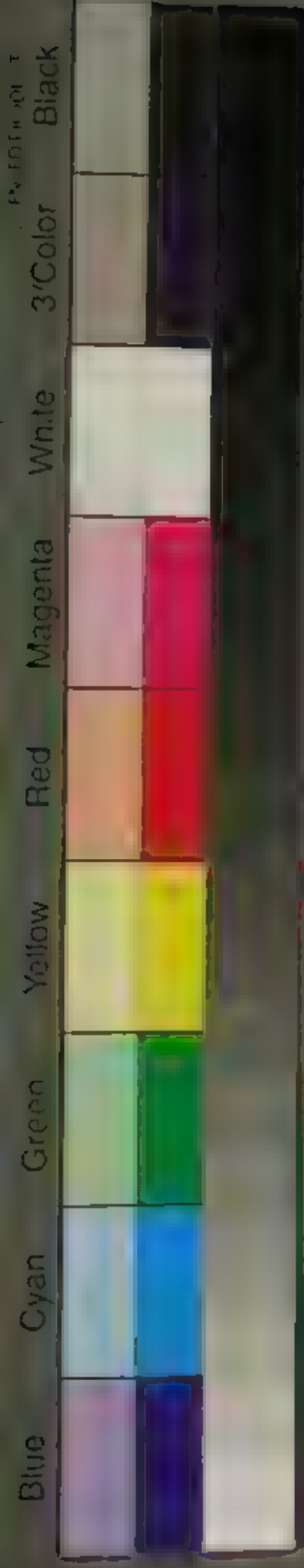
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
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詩云節彼南山
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
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
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
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史記八十三

終







史記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蘇小生曰
氏書同前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
史記音隱
 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
 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
 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
 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
 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
 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
 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
 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
 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

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學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吝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餘廣曰楚之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其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餘廣曰楚懷王十六

七年秦伐屈匄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餘廣曰二十八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畱懷王餘廣曰三十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

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
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
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
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
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
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
禍也易曰井泄不食同秀曰泄音淡爲我心測張蟠曰可爲測可以汲王明
並受其福明之福也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云不足福令尹子蘭聞之大
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屈
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
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外曰昭何故而至此屈原

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
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
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
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
身之察察王逸曰已靜潔受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汶汶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
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
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
行眴兮窈窕余廣曰孔靜幽墨王逸曰孔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王逸曰
日鞠窮紆屈也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王逸曰列方以爲圖兮常度未替王逸曰
日鞠窮紆屈也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王逸曰列方以爲圖兮常度未替王逸曰
前度未改王逸曰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章畫職墨兮
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王逸曰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朦
行無適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

謂之不章

王逸曰玄黑也。離者微睇也。替以爲無明。

離婁微睇兮替以爲無明

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替目也。

變白而爲黑兮

詩云瞻喪奏功章明也。

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笱兮

雞雉翔舞。徐廣曰笱一作邪。翽。

同糅玉石兮

一槩而相量。王逸曰忠。

夫黨人之鄙妬兮

羌不知吾所臧。

王逸曰莫昭我之善也。

任重載盛兮

陷滯而不濟。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

懷瑾握瑜兮

窮不得余所示。

王逸曰示諒也。

邑犬羣吠兮

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

固庸態也。

王逸曰千人才爲優一國。

文質疎內兮

衆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一作。

與明案王逸曰木文示也。

材樸委積兮

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

謹厚以爲豐。

王逸曰重累也。懷及也。

重華不可悟兮

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曰。

古固有不容今豈。

知其故也。

湯禹久遠兮

邈不可慕也。懲諍改忿兮。

抑心而自強。離。

溘而不遷兮

願志之有象。王逸曰。

進路北次兮

今日昧昧其將暮。含憂。

虞哀兮

限之以大故。王逸曰。

亂曰。浩浩沅湘兮

分流汨兮。王逸曰。

汨流也。

修路幽拂兮

道遠忽兮。曾吟恒悲兮。

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

心不可謂兮

王逸曰謂猶說也。

懷情抱質兮

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

程兮

王逸曰。

人生有命兮

各有所錯兮。

王逸曰。

曾量也。

曾傷爰哀

永歎咽兮。

王逸曰。

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

謂思也。

今願勿愛兮

明以告君子兮。

吾將以爲類兮。

王逸曰。

投汨羅以死

應劭曰汨水有。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

羅故曰汨羅也。

之徒者

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

終莫敢直。

諫其後

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

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

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

吳廷尉爲。

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之。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

公治平爲

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

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

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

尉乃言

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

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

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

尉乃言

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

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

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

尉乃言

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

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

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

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侯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

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騰駕罷牛兮騖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蠃與蚌蟪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瞻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

何之上兮覽惠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徐廣曰二云逝而
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應劭曰八尺曰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
鱣兮如淳曰大魚也固將制於螻蟻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鴟
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鴟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鳥體有文色上俗
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
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閼四月孟夏庚子日施
兮服集予舍徐廣曰施一作什止于坐隅貌其間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
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
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服乃歎
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
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也或曰沕穆無窮
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城彼

吳疆大兮夫差已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
刑韋昭曰斯李斯也傳說胥靡兮徐廣曰乃相武下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
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繩索相附會也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鈞者并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
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繫物兮
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
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
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如淳曰控引也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
殉名應劭曰殉也夸者死權兮應劭曰夸也品庶馮
生馮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馮也大人不曲兮億
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攔如囚拘徐廣曰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

眾人或或兮好惡積意

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倍也

真人淡漠兮獨

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

服虔曰絕聖棄知而亡其身也

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

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

徐廣曰坻一作坎明業

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

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

故自寶兮養空而游

漢書言養如月之空也

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憊萌兮

何足以疑

韋昭曰懸音土介反

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

徐廣曰祭祀軀肝也

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

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

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

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

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

徐廣曰以文

帝十

一年無後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

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

好學世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

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

君激諸侯使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

徐廣曰本作適然自失矣

史記八十四

終

魏川世鳳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卷第二十五

魏川世鳳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

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販賤賣貴也

家累千

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鄰之曰此奇貨可居

以是方時貨也

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

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

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早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

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合應小期二月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万，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

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
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
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爲孝文
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
后眞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
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
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
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
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蓋不
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
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
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

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
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
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
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
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
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
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
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
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
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
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
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

王即薨以子為後

說苑曰毒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行歸瞋目大叱曰吾於

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

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

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

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

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

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

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徐廣曰十二年四月客呂不韋

少壯也而大不韋也長傳呂不韋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徙

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為帝太后與莊襄王

會葬庶陽徐廣曰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

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

斬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

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

也

史記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華山宅鳳
氏唐周宋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厭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

晉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負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

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徐廣曰一作空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徐廣曰一作鉞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徐廣曰一作鮓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

伯六十二年豫讓一什

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音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

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劔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劔自殺死之日

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自三晉滅智伯

至春秋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一作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溢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北所反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

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讎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

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難徐廣曰一作難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徐廣曰韓烈侯三年三月盛殺韓相俠累俠累名他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一作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軾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工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

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從生而死妾其奈何畏殺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烈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荆軻百七十年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呂氏劍技曰持劍入長後忍從橫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

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畱使使往
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
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
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
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
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
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
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
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
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
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
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

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
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
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
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白結反
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
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
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
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
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廼
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
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
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

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鷺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進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微一作扶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俚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

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

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畱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爲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

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

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督亢縣在秦屬秦

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

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

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

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大息流涕

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

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

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

右手提其匈一作抗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

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搢挽一作抗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

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

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
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
濡縷人無不立死者古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乃裝爲遺荆卿燕國有勇
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
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
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
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解決矣遂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
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慨士皆
歔息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

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
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
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
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
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
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
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
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
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
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
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
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

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
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
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
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劒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
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被八
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
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漢書云論曰荆軻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提刀不意列斷負有八七尺之勇也
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
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
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
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
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

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
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
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
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
宋子作庸曰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
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
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
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
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為客
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
善擊筑重赦之乃矐矐海各反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
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

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史記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魏王李斯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六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忌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而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

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
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
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
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
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山竈上騷除徐廣曰足以滅諸侯
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
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
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
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
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
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
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

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
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
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
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
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
咸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陽一作華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
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
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
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
劍見蘇秦傳乘纖離之馬徐廣曰纖離馬名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鼉皮可以冒鼓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

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駟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克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綳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修飾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論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

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

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亭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謂李斯始逐始舉使人云云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侯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

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

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竝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徐廣曰李斯兄弟也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輦車中徐廣曰輜輦車如輜輦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輦車中可諸奏事

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窓闔之則溫閉之則涼故名之輜輳車也如淳曰輜輳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

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史記音隱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願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

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

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龍變而從時見本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

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

蘇與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陽上郡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畱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

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與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廢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鄴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

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
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
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
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
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
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徐廣曰不各傑一作茅茨不翦雖逆旅
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
通吸土銅刑雖監門之養不蔽於此矣徐廣曰蔽音學禹鑿龍門通
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一作放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
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塋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
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
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

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
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
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
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
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請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
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日
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
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
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
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
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
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

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已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導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

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

詩云樓季魏文侯之弟也

泰山之高百仞而跛

牂牧其上

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牂曰牂

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

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

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肆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

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

事

徐廣曰通或宜作照

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

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

以揆之

徐廣曰揆一作機

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

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

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公音私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其年遂刳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弑簡公於

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刳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妃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

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如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

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生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起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王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

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
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
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讞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
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
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
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
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謂惑乃召太卜令卦
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
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
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欲不知何人賊殺人
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
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

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
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
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
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
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
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
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
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收繫以輔始皇卒成
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輔明政以補主上
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
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乃與俗譏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邵列矣

史記八十七

終

魏山

史記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魏山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驩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驩為秦將伐韓取成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驩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驩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驩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驩卒驩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洮水出西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

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
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爲官者其母被刑
慘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卽私
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
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在後赦之復其官爵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漣山塹登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
上北走琅邪道經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群
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軍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
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
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

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
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卽欲
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
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
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
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襄至咸陽已葬太子
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
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
荊胡之謀而倍秦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
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
也而王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
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存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

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各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延情寔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藉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閉心使者知胡亥之意

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平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主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爲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蒙毅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

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大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為各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史記八十八

卷八十八

史記卷八十八

史記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亡其夫也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獄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外黃，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隆。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章帝改曰黃昌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家易曰：監門，里正也。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

咎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一作躡使受咎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
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
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斬至
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
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
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
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
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
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
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
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

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
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
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
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
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
鄒展曰至何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
有五嶺之戍秦以兵戍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箕歛
家人頭數出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
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
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
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
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

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蒙樂肯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蒯通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懸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弔刃。』公之腹中者，奇曰：東方人以物種地皆為傳。與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弔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意謂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

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馳驅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邯鄲也。又問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言助陳王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

立其兄弟不卽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騷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餘廣本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

其舍中曰

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也廝章昭曰斬薪爲廝炊食爲廝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

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

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若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的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曼曰其不用王筆驅策而已也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大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右提左挈而責殺王之罪餘廣曰平原君傳曰事秋執石琴以責也勢裂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

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在廣口山月也音乃趙反立為趙王居信都在廣口山月也音乃趙反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

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歷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歷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歷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在廣口山月也音乃趙反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

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歷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歷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厠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予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起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卻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十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問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

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卽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郡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田榮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順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漢王與我有舊故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是以前言項羽之不善也廿六曰是以前言項羽之不善也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叔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

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
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
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
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徐廣曰四年上斬陳餘
泝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上
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
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徐廣曰
曰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
等年六十餘徐廣曰趙午等數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
曰吾王廢王也徐廣曰趙午等數人說王曰夫天下豪桀竝起能
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
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

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
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吾王故欲
殺之何乃洿王為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
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徐廣曰要之置厠徐廣曰上過欲宿心動問
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
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
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
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
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
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
笞數千刺劓徐廣曰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
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

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徐廣曰便自魏嗣案某昭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驪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死年四十四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客以鉗奴從

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家在安東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也姬子二人為樂昌侯徐廣曰漢史云張敖之子後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漢書卷一百一十五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卷一百一十五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矣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史記八十九

卷八十九

史記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

魏豹彭越列傳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皆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丘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子虛曰九年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楚懷王子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

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
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
病至國卽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
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
一世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
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
河東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爲郡郡河本北口今在河本太厚上當漢王令豹守滎陽楚
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
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効之彭越曰兩龍方
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
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且日日出會後期者

斬且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
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
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從
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
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
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
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
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
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
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
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
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

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皐白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卽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相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卽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

越乃悉引兵至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稀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形已具其有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郾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闢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

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

日有聞矣

徐廣曰喋一作咬韓傳亦有喋血語也

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

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

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

辭云

史記九十

終

史記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

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徐廣曰或一作人豈謂其人也

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

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也布迺

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

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

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迺以兵屬項梁

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

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

君英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

氏印

氏印

係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
范曾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
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
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廼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
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
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
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
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
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
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
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

使使者誦讓漢書音義曰誦讀也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
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
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
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
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本件全隨何
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
十日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
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
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
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
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
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

項王伐齊身負板築

今字曰板築板築梓也

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

自將之爲楚軍前鋒

今廼發

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

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

項王

未出齊也大王宜騷

音淮南之

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

大王

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

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

固若是乎

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

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然而大王

不肯楚者以漢爲弱也夫

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

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

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

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漢

壁壘分卒守備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之外

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

楚兵不足恃也

楚兵不足恃也

使楚勝漢則諸侯口危懼而相救夫

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

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

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

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

留數月漢之

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

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

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收泄也楚使者在

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

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

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

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

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

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

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
過望於是遣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
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
兵至成皐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
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
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
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
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
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
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
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
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

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
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
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敖曰欲有所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
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廼厚餽
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與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
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衆傳
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
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
使人微一作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
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
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
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故當反滕

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

漢書音義曰疏分也

南面而立萬乘之

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擊韓信

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

言此三

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

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廼召見問薛公薛公

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

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

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

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

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

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

恒譚新論曰世有開基之義或言是兵

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早據敖倉此皆要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

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

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

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廼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

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

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

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

僮間如淳曰地名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

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

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

斬西會甄布兵精甚上廼壁庸城

鄧展曰地名也

望布軍置陳如項軍上

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

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

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呂南曰長沙哀王呂南之子也使人給布偽

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

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書漢

呂南曰長沙哀王呂南之子也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

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

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

妒媚音媚也生患竟以滅國

史記九十一終

楊氏

史記九十二

楊氏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

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妻患之乃晨炊糜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糜食

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

有以重報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豈

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

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於是

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

仗劍從之居戲下一無所知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以為郎中

數以策于項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律廣曰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上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選曰中酒業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

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暗噉叱咤千人皆廢不效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漢書音義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予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

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
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
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
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
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恩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
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
安項王誅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
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人武關
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
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
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
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

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
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
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
黥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
卽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
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
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銚渡軍石廣小說一作牛服度曰
曰以木爲器如罌甕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
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
說闕與音同夏代和也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
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
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

右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
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
士有飢色漢書曰我曰然取樵蘇後爨新也蘇以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
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
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
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
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
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
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聽來伐我不
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
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千里止舍夜傳發漢書音義曰傳
令軍中使發選

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革山而望趙軍如淳曰革音敵
依山自覆蔽誠曰

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

傳飡徐廣曰
音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飡食也如淳曰小
飯口食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

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

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

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

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

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

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

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

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泝水上

徐廣曰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

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李奇曰鄙音高邑是身死泝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褷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如淳下愚成言不爲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

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魏都賦小曰驛順北首燕路而

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

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人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

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

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

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人車中各一者掉三寸之舌下

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

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

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酈生曰遂至臨菑齊王田廣

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

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

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

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

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

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

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
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
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
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
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敗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
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
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
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敖所發書漢王大怒罵曰
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
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
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
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徐廣曰徵其兵擊楚楚已亡

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張華曰武涉縣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
秦久矣相與勑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
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
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
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
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
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
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
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
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
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

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對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還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關遂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

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張晏曰折北敗也北奔北

敗滎陽傷成臯

張晏曰於成臯傷也臣

項口謂軍折傷

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

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客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

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廩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

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言乃以揚雄方之海岱之間名雖小過三石耳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驎之踟躕徐廣曰踟一作躑也不

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
 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
 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
 聽已詳狂為巫徐廣曰一本至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若王之意說不聽而人計任也漢王之困
 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
 王軍徐廣曰以齊為王原王東至彭越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
 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家在泗水南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
 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
 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
 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郡縣有伊廬縣素與信善項
 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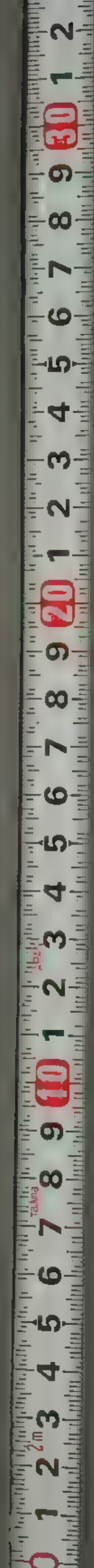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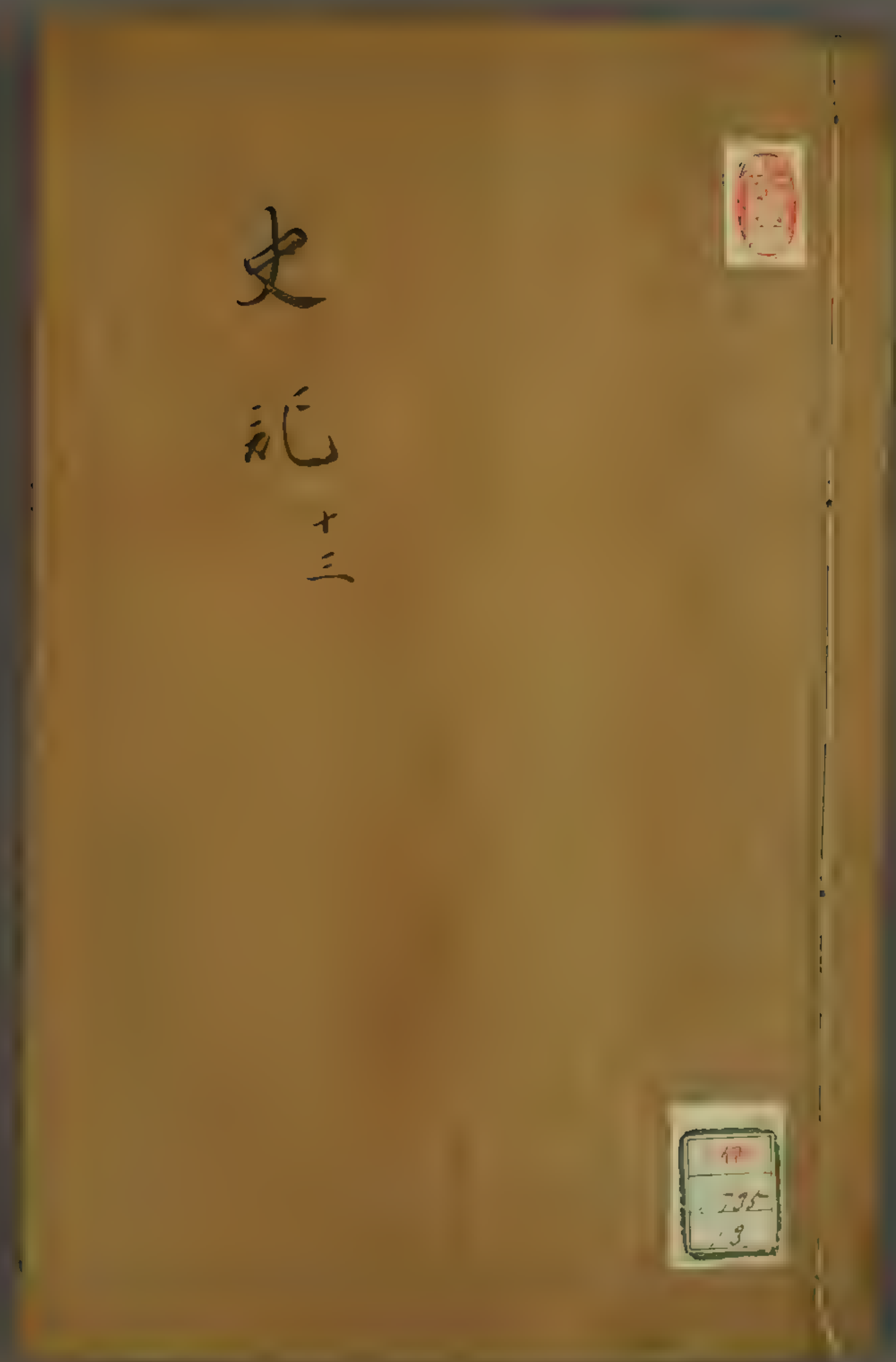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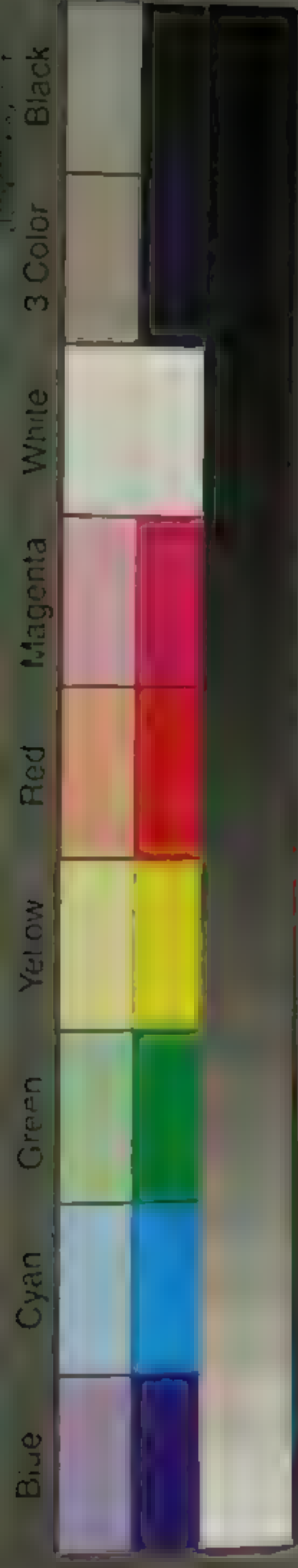
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
 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
 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
 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
 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
 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
 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張晏曰高鳥盡良弓藏
 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
 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
 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
 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
 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
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
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稀拜爲鉅鹿守
上表云爲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
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稀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
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
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
圖也陳稀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稀果反上自
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稀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
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稀
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
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稀

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
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
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稀軍來至見信死且喜
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
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
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
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
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施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集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漢書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
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
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
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塋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

徐廣曰云信都

故韓襄王孽孫也

張晏曰丁孫

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

立楚後懷王也

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

橫陽君成爲韓王

徐廣曰年六

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

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

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

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可

公立爲漢王

韓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

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嚮

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廼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

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

更以爲列侯

今廣曰元年十月誅成

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廼令故項籍

游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爲韓王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賴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廼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三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徐廣曰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

信賂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徐廣曰白登平城去平城七里如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徐廣曰胡者全兵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徐廣曰胡者全兵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稀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徐廣曰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徐廣曰柴將軍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

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
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
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
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
人曰上夫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憤於
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食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
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
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漢書言義曰地名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
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
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嬰為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
曰益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晉書曰表云嬰子澤之頽當
薛孫韓嫣漢書曰韓嫣字子真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

為案道侯子代徐廣曰長歲餘坐法元後歲餘說孫會徐廣曰長拜為龍
雒侯續說後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如淳曰初及
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以
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
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
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
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
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
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七月還
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
欲王盧綰為群臣觖望如淳曰觖音決別之決望猶也及虜臧荼迺下

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廼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其道所以爲者燕王寤廼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今久亡亡後陳豨又亡連兵勿決漢

十二年東擊黠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聞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

盧縮孫他之以東胡王降

如淳曰為東門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

封為亞谷侯

徐廣曰亞一作惡

陳稀者宛胸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

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稀為列侯

徐廣曰功臣去曰陳稀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

破城茶封稀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稀常告歸過趙趙

相周昌見稀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稀所以待賓客

如布衣交皆出客下稀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稀賓客

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稀客居代者財物諸

不法事多連引稀稀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

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稀稀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

代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稀所誣劫略者皆赦之

上自往至邯鄲喜曰稀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

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稀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

人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

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

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

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稀反邯鄲

以北皆稀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捕羽非羽

羽檄取兵急

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

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稀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

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稀

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稀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

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

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

賞之皆生得以故陳稀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

廼從山南有之遠廼立子恒爲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代鴈門皆屬
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稀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
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強大外倚蠻貊以爲援
是以日疏事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稀梁人其少時
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
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
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史記九十三終

史記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

徐廣曰狄人樂安臨濟縣也

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

皆豪宗彊能得人

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

狄城守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

奴而以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

服虔曰古殺奴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詳縛

謂也

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

徐廣曰九年九月也

發兵以擊周市周市

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

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

徐廣曰二年六月

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

楚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
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
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

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
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
趙因留不敢歸田榮廼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往廣門榮相之田橫為
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
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
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
齊齊曰螻蟻手則斬手螻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則其肉不
然則致死則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立手足戚也之始曰
手足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足則致死
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
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
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廼徙齊王田市更王膠

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
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
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
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
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
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
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田榮怒追
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自立為齊王
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廼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
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往廣門齊
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往廣門
假走楚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而歸擊漢於彭

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

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

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

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

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

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

責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密在博陽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

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

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

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

贏下晉灼曰泰山縣也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

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

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

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

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章昭曰海中山曰島高帝聞之以為田

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

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

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

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

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

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

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晚何曰尸鄉在偃師縣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

子當洗沐止畱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

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

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白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廼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漢書曰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蒯通者漢書曰蒯通者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

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史記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
 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
 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卬戰碭東張晏沛公司馬卬卻
 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相曰沛公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
 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相曰沛公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
 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馬康曰不在上爵中如
 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
 於杠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御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
 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

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

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

又有功則賜封侯侯家張晏曰食祿比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

南攻秦軍於鵠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

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

攻武關至

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

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而見項羽謝無有閉關

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徐廣曰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

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

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

漢書曰

立帳下

士賜之卮酒能肩噲能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

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

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

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

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

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請讓項

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

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

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關東如

也音灼曰白水今廣德縣也地理

攻雍釐

音

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

人首十一級虜二千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壞東卻敵遷為

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

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

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

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

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大將曼丘臣軍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大將曼丘臣軍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

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三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

將而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
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
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
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嫗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旣立
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
諡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
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
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畧人得數千沛
公畧地至陳畧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一十二年可證陳
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旣說高帝已乃
從沛公也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
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

縣別將攻旬陽中司馬遷曰漢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
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
烏氏音支周類軍拘邑蘇駟軍於泥陽徐廣曰一作泥賜食邑武成六千戶以
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
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
旣已死漢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一作龍
藏趙之界明荼漢書曰義士名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
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
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
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
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
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拒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

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
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
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
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
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
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
況實交也臣而父執其子以安社稷雖有死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
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樂布自平齊
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
人蘇林曰景帝上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
繆侯封邑各諸曰繆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
侯世宗立徐廣曰世宗卒世宗卒子侯終根立世宗卒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廢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
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
傷嬰人有告高祖章昭曰告白也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為
告故不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鞠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族餘掠笞
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
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
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下所止平以胡陵降賜嬰
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
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
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
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
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

也。綱案鄧展曰：今沛郡公山漢。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祖欲走也。四高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車，嬰恐小兒啼，各置一面雍樹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而南陽人又謂之小兒抱大人，頭似懸樹也。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所賜在漢書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

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謚為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賴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畧地至雍丘下章。

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陽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毫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報皮曰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齟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降降為公令反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山陰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轉也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上石方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所將卒斬樓煩將伍人李必駱甲擊破柘公王武射上為樓煩以人公殺項人也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

攻下麻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
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文項曰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
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
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
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漢書音義曰在廣陵以東項羽
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斬薛
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陀降留薛沛鄭
蕭相攻苦蕪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徐廣曰苦縣有頤鄉從擊項籍軍
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蒞食邑二千
五百戶項籍敗攻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追項籍
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
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

如淳曰雄是之太公

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

立為皇帝賜蒞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虎

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

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

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

破胡騎於滎石服虔曰滎音沙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

詔別攻稀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項曰特一之特也降

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

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

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徐廣門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

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蒞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

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爲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強代侯十三

年強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蜀山宅圖章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

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方版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

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

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

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

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

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

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

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

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

文相曰計相故號曰計相

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

歲

以列侯與校郡國通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國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卒立非久施也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

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
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黔布反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
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
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
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徐廣曰上旗幟之屬周苛爲客張晏曰爲帳下賓客下掌
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
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
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
怒亨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
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
封爲高景侯徐廣曰九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元國除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
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漢書音義曰以宴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

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
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
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畱侯策卽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
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
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
韋昭曰殿東室也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
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
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八柱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
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
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
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
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

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
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
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
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
公彊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
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
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
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
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徐廣曰上作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
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徐廣曰上作也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
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爲不遣趙王於
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

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微高后使使召趙王
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徐廣曰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
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任敖有故沛
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王
呂后吏及高祖初起赦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三歲高祖立爲漢王
東擊項籍赦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時赦堅守封爲廣阿侯食千八
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元年赦呂后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
等免以淮南相張敖爲御史大夫敖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
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敖爲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
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敖爲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正也或曰緒業也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以音律比也此以定十一月律之法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謂也百工為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也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漢書曰八音之屬張蒼德主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其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此謂中候也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

子類

徐廣曰二

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

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及

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

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顯張徐廣曰申屠材力而張如淳曰材官之多

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

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

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

夫張蒼免相八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因為丞相曰恐天

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

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

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

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
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
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
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
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嘉坐自如故不為
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
吏今行斬之如淳曰通之罪當斬通頓首首盡出上不解文帝度丞相已
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
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
二年罷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咸以誦罰侵削
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
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墼垣服虔曰宮中垣也如嘉聞之欲因此以

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
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
外墼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
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為節侯
子共侯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本無此去病二字
子侯更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
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功侯陶舍
也賜姓劉氏及今上時柏至侯許都徐廣曰許都功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薛澤功侯
薛澤功侯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姪姪徐廣曰姪音七所廉謹為丞相備員
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

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周昌木彊人也任放以舊德用史記周昌傳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平武時丞相多其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史記平傳卒而有韋丞相代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負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

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昂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獄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

姦賊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相，是何見之明也。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韋丞相玄成者，卽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也爲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

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然多至御史大夫，卽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

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卽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屢不得者衆甚也

史記九十六終

西川史記

史記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西川史記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

徐廣曰今在開縣

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

食業

酈劭曰落魄上亡衣惡之

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

謂之狂生

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

其將皆握齟

酈劭曰齟齬也

好奇體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

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

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

也

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兄謂之

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

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

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

冠漉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

以新制

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手二小使人召酈生

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

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

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

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

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作易合收散亂之兵

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

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

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

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

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

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通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

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卒計

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

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廩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

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

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白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

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

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

臯之險杜大行之道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守白馬之

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

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

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

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

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

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卽齊國未可得係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而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忌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刻而不能

授

於前實則情侯不能以討其人也

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

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之說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鼓將

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齊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魑結服虔曰魑音堆今兵士椎頭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是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信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

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舉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畱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橐音托也橐囊也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

尉他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
陸生則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
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
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廼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
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
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
不能爭之廼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
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
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

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
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
也韋昭曰恩汚辱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
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陸生音我曰直入
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
揣我何念陸生曰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
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
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務附陸生
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
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
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廼以奴

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
廷公卿間名聲籍甚漢書卷一百一十五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
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
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舉去後復事黥
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
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漢書卷一百一十五平原
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
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
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
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

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延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

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今其母死君誠厚

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稅稅當爲禮列侯貴人

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

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

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

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

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

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

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

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

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而卒不誅計盡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廼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亦上所服以賜酈生沛公曰為我謝之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

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沛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間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為足下役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眾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

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敎聞命矣於是酈生乃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者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廼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

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

陽陵侯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
 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
 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其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
 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益食邑屬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益食邑屬
 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
 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
 齊相嘗擊孫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
 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諡為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

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假立三十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斬欽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毫南開
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一作廣曰將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
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一作長騎長一人一作長首
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欽爵建武侯
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
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
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一作也首
苗南一作苗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
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
趙將賁郝一作郝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
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

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一作陽身斬
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一作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
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一作邯鄲郡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
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緡鄉下
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
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
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
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
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
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
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
以下至五百石一作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欽卒諡為肅侯子亭

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繆者

服虔曰蒯音官蒯之類

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

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

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

徐廣曰蒯成侯本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分界處以

蒯成侯信武侯

以繆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繆為

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

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

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繆以壽終諡為貞侯子昌代侯有

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繆子居代侯

徐廣曰去不孝景中元年封繆子居為

作卿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斬欽皆高爵

徐廣曰一無高字又未嘗從高祖

從高祖起

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

蒯成侯周繆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

傷心者

徐廣曰此作北

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史記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

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一人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

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

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

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

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

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周文王國人爭隨之及文

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

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

位周公之屬傳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

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
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
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
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
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
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
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
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
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
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
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
不搯其吭吭喉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

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
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
明言入關便卽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
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
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
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虜使耆十輩來皆言匈
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見所
長草師曰秦張冷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
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
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武遂
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
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

矣廼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
亾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強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數苦北邊上
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
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
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
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
夷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
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
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收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
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
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
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

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和親敬從匈奴來因言匈

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

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
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
六國之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
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各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
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廼使劉
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

齊人也

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

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

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

謂通也叔孫通前曰諸生

也公羊傳曰召也

無將將而必誅

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

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謾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廼去之辭辭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辭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廼更其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廼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

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廼謂曰漢王方蒙矢

石爭天下

漢書音義曰謂發白以殺人

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

張晏曰

續曰拔取口筆楚辭曰朝寧既之木蘭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授

嗣君

徐廣曰楚言其能足以爲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

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

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

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
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
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漢諸儀法
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
本秦之興樂宮也
漢太后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關道也如淳曰
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
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
備法駕名曰高廟衣冠如
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
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
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
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
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

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
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
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
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
固委蛇蓋謂是乎

史記一百

李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李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孟康曰信交道曰伍如淳曰相與信為伍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

有

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項籍也

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

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

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

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中衣也李布曰人斗中衣也布曰衣也

井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

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

迺乘輜車

公羊傳曰車也

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

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

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

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奴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

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畱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圖陛下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新唐書曰招來也以下錢事皆見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有趙主司與賓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賓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太史公曰欲使賓長君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卽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

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
季布迺大說引入畱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
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一作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
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
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一作中尉中尉鄧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
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
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人各謂爲楚將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
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
項王滅丁公謁兄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
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
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

爲酒人保漢書彭越世家作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
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
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
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
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
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
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越亭之方提越湯一作湯布
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
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
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
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
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

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

徐廣曰屢一作屢一日復顯也

五世下也寒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慨子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字曰非死也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燕川七回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爲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爲呂祿

舍人及孝文帝卽位盎兄贊任盎爲中郎如淳曰盎爲兄所任故得爲中郎絳侯爲丞

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自作下袁盎進曰陛下以

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

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人如淳曰不以亡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

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

大臣相與其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

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

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

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郵輜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

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

贊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

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

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

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

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余廣曰漢書作說字以數幸嘗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此作其君與闔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竝車攀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余廣曰一作行朝案張茂曰自

時身不騎衛如淳曰驍也衛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

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

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

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時淳中郎將入上幸罷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

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

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

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筵乎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

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

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

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

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曰

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

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

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問丞相曰

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

袁盎即詭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

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

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

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

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不久矣丞相乃

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

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

崩孝景帝卽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授吳王財物抵罪
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夫袁盎
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
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爲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
不宜有謀如淳曰鼂錯大臣不宜有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
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
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
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
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
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
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
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預曰盎

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亾歸袁
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
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淳醪會天寒士卒飢渴
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
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
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如淳曰盎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
亦且亾避吾親如淳曰盎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大將軍當從
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當杖步行七八
里明見梁騎騎馳去如淳曰不當杖步行七八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
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
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
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徒之徒將軍何自

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

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有父母為解而急行之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

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

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

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闔中問袁盎諸君

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

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倍

生所問占徐廣曰倍一作服馴宰文類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

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與雒陽宋

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石吏主故錯為人峭直刻深

韋昭曰街岸高曰峭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

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

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

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

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

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

太上廟墻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墻垣丞相嘉聞

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問具為上言之丞相

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墻中

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

兒所貴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今廣曰：一、以諸侯之罪，不當削其地，而當削其枝郡。二、以諸侯之罪，不當削其地，而當削其枝郡。三、以諸侯之罪，不當削其地，而當削其枝郡。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徐廣曰：一、以諸侯之罪，不當削其地，而當削其枝郡。二、以諸侯之罪，不當削其地，而當削其枝郡。三、以諸侯之罪，不當削其地，而當削其枝郡。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也。吳軍所來也。地理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

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袁盎曰：資，資也。世，世也。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史記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蘇林曰頃錢氏園園南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蘇林曰頃錢

淳曰漢儀注書五日萬母爲常侍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各釋之曰久宦減仲

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

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今今可

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

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

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

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

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了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

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

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膏夫謀謀音約曰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膏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膏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實言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宮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南門也出殿門入車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山也高祖嘗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下也

邊也卑路曰高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

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依倚倚息也書曰聲依永

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蔡漆

其間徐廣曰紵音計別安漢書音義曰紵音計別安漢書音義曰紵音計別安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

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卻北山曰錮音固也使其中無可欲

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

出中渭橋中渭橋在渭水之中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

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

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

如淳曰乙八金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

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

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是也且罪等知淳曰俱是罪也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徐廣曰一抔土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

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頤謂張廷尉爲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鞮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鞮故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

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官上將則案官將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

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而搏

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

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

公奈何衆辱我獨無問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

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

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韋昭曰此部門之闔也門中微曰闔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

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

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

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五萬也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澹

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其乏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

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頗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

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魏里人也其軍市租盡以饗士

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

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

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知符下漢軍法曰吏卒皆以尺籍五符為信

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

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傳楊子曰孝文帝親

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軍國車士服虔曰車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

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軍國車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長舉馮唐唐時年九十
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
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昔曰不偏
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作推張季馮公近之矣

史記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
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
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
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詔徙其
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
太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敖如爲太子太傅免
選可爲傅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卽位以爲九卿迫近
憚之其以爲難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
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
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帝季年

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中巾如也僮僕訢訢如也萬石君所居曰甘泉宮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子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令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身自浣滌文曰郎中令入子舍

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中巾如也僮僕訢訢如也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子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令萬石君家子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身自浣滌文曰郎中令入子舍

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庭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一作鄰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因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四而五上事書誤作四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猶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
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制詔御史萬石
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是時
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
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
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
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
九卿減宣罪服皮曰首不能服反受其過貶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
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
上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
下議爲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爲無
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

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
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
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百姓言後三歲餘太
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爲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
代侯後爲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爲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
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爲郎如帝曰左右起也事文

帝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

稱病不行張晏曰文帝訓綰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

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
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
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

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劔如淳曰果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縮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前漢書曰後漢書曰劔者人所好故多收移易買之也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議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也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賜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縮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縮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如淳曰栗氏屬也卿其名也上以為縮長者不忍乃賜縮告歸而使到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與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縮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長者直不疑至太中大夫無文高稱舉四字也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

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縮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裳衣敝補衣溺後張氏曰實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氏曰陰重不泄下澤故溺後是以

計此官者出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本得此期為不繫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
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
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
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
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

史記有傳曰

安丘侯說之庶子也

徐廣曰張說起於方

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

書也

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

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
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史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
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其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
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為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

大夫祿歸老子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

徐廣曰訥字多作訥

而敏於行其

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
而周文處譴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史記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
巨公所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
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爲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
陳豨反代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
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
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過王如是臣等請爲亂趙王齧指
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
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
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舉三族唯孟舒田叔等

十餘人赭衣白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宜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目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爭臨

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錢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母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

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
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
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詔拜爲京輔都尉
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爲丞相也
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
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唐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問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
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榮陽人也
少孤貧因爲人將車之長安畱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

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剡道近山安以爲
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畱代人爲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後爲亭長邑
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
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畧明日復合會會者數
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
除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辨
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
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馬兩人同牀臥
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
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
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
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劔

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
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
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
其所父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
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
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
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
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其也將軍
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修通施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
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
鬪仁不及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辭治官使百姓無怨

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
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
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
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懼宜先
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
子弟也是時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
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誅謂田少卿曰吾非
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
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
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
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
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爲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

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
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
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作邪
或作詐也不傳事何也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
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
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
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
積爲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
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一百四

趙世家
氏固同

史記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趙世家
氏固同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爲鄭鄭縣名今屬河間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
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
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問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
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
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
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
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
晉昭公時諸大夫強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
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
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

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鈎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

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槨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枕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揲荒揲謂灸也爪幕瀦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鉅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

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
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
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
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
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
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嘘唏服臆魂精泄橫
流涕長潛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唯喘不能自止也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
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經絡中經維
絡一作結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
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邑已廢徐廣曰脈亂故形靜
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

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
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問太子蘇乃使
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
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
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得言曰虎
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得百曉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
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
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
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
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
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

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
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傳云桓侯是時齊無桓侯之病也使聖人
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
多而醫之所治病道少徐廣曰所病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
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
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
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
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
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
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
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

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
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
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
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
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
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
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
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
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今唐曰案年去子意家居詔召問所為
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
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
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其悉而對臣意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十二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喘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瘻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

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一作也而靜徐廣曰一作也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責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瘻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瘻腫盡泄而死熱上則惠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也躁而經也此絡

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過心主心主者心之官也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蹙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病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急者口有沫也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水盡濡有間而身

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一作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脬難於大小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洩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滌滌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沛消痺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其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

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卽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
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
鼓形弊一作廣曰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
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竝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
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
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
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卽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
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
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卽當
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卽死矣齊中
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卽謂齊太僕
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

吐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
其卒然合徐廣曰一云
東然合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
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
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洩血如前止徐廣曰前
一作陽陽虛侯相趙章病
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徐廣曰
一作風迴風者飲
食下噎音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
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
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
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
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卽爲藥酒盡
三日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
氣也心脈濁徐廣曰
一作理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

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汁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蹇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蹇陰之絡結小腹也蹇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蹇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一作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蹇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登登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登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

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技能爲所是案法新

徐廣曰所一作取

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

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厠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什於厠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齟齬臣意灸其左陽明脈即爲苦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從飲以葭藶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

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卽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卽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卽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三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黃音黃也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炙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卽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二所

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卽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脅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侍徐廣曰黃氏侍者女侍也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石者石也卽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卽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卽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卽鼠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

脈也。膏而不屬膏，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眾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蜺瘕。音廣曰蜺瘕音曉蜺瘕爲病，腹大上膚黃，羸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卽出蜺，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蜺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廣曰蜺瘕音曉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羸而毛美奉髮。音廣曰奉髮音廣曰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徐廣曰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卽走去，驅疾至舍，卽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閭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迴風，可治。信卽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

日死，卽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卽爲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洩血死。卽後十一日，洩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因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則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肝，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養喜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卽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

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靡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
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
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
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古表裏有
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
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
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
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命徐廣曰命一作始愈發為疽
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
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
徐廣曰齊王惠王子也名將虛以文帝十六年為王即位十一年卒論孝王眾醫皆以為歷臣意診脈以為瘰癧根在
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

日下即令更服九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
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
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脊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瘠徐廣曰一作瘠
瘠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瘠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
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徐廣曰一作反
者死切之得腎反徐廣曰一作心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
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
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跣跣徐廣曰一作跣要歷寒
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
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
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眾多久頗忘之
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

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意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齊文王也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

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問醫灸之卽爲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賢徐廣曰作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間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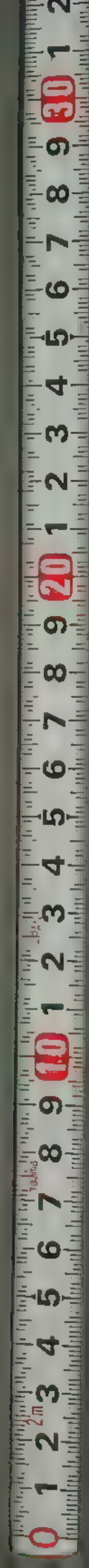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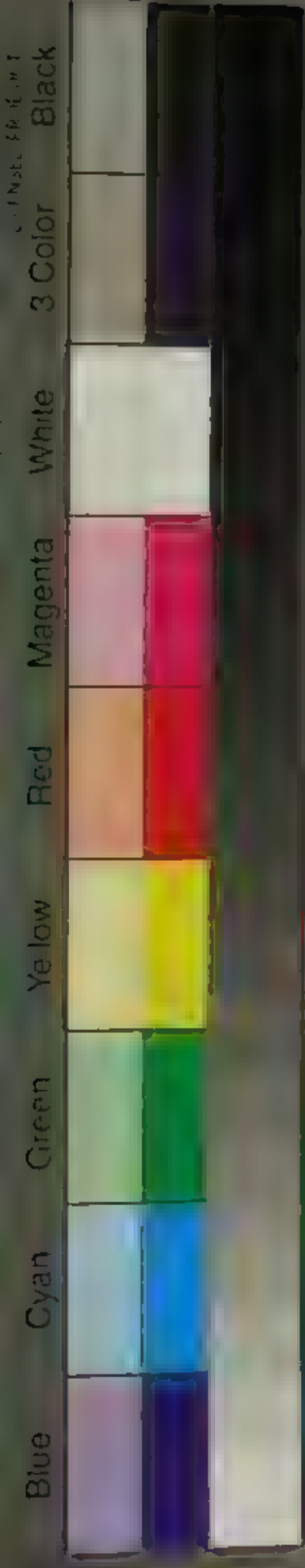
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卽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一作方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問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一作方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

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卽爲書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一作廣曰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一作廣曰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

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縱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徐廣曰仲名喜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

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維陽自歸天

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郅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

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

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甄布走荆

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

乃立濞於沛為吳王

徐廣曰十一年十月辛丑

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

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

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二年反五十年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

南冠當如此耳如亭曰度其時

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也不自服

東市司

吳王濞列傳

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

章郡銅山

韋昭曰今故鄆

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

無賦國用富饒

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九賦於民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

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

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

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

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

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謂秋

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祿安

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

見下之私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

之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

踐更輒與平賈

漢書音義曰以當為史卒出錢三百文謂之踐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上欲得民心為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制靈時有所與作以少

府費借

民此也

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

弗予

徐廣曰訟音公卿案如淳曰訟公也

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為太子

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

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

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

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

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劫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

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

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

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為年

薄太后服私姦服舍

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

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

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

以有罪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

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

諸齊皆憚畏

齊昭曰昭爲齊分爲國各服昭見之屬

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誅膠西王無文

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久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驍心王曰何

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奸小善惡義賊擅變更

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

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

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

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

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畱

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

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

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

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

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

王欲內以鼂錯爲計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

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

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

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

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

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

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

文穎曰王之太后也

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景王之兵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龜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吳王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廣陵在廣都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菑之玄孫

靖王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漢書音義以故事也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誅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開教敵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音直西走蜀漢中告越音直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博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

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一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問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鄼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

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袁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名爲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

人以謝天下。蓋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蓋為太常。吳

王弟子德侯為宗正。

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咽案漢書以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

蓋裝治行，後十餘日，

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蓋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蓋，而雷之軍中，欲劫使將。蓋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蓋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

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強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

「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

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

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

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

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田祿伯言兵難，吳王已困於吳，為生患也。徒自損

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

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

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

定矣。」即大王徐行，畱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

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椎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

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

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
薄之弗任周丘上諷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
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
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
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
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
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
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
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
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
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
王子卬等今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

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舉人亂天下幣

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滯亂天下錢也

稱病不

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
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
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
宗廟鹵御物如淳曰南宮烈宗廟在郡縣之內皆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
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
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上
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
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
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
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余廣曰楚相張向諱王而兄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

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

余廣曰

欲戰條侯壁不肯

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

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

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

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

華昭曰昭

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

軍即使人縱殺吳王

吳王曰方

盛其頭馳傳以聞

吳地記曰吳王

吳王

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

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案飲水謝太后

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

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

弓高侯顏當

徐廣曰

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

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

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蒞醢之罪弓高侯執

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

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

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罷兵歸

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

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

圖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

王皆死

余廣曰一

國除納于漢郡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

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

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漢之王吳由父代王彼能薄賦歛使其
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
宗竟以夷隕鼃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表盜權說初寵後辱故古
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
母爲權首反受其咎豈表盜邪

史記一百六

吳山史記卷一百六

史記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
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
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
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
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
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奉朝請孝
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入見因辭
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
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表盜樂布諸名將
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

口自今裁度金無入家者實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
取為用也為魏其侯諸游七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
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
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
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
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
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
而論徐廣曰提是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
又水各受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服皮口實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
其石也其魏其者沾沾徐廣曰一沾沾又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
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

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一諸郎時人相號長者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

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盤孟

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上六篇書盤庚中出此法戒諸王太后賢之徐

日即蚡同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

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

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

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

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

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

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

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

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栢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呂御史大夫青翟坐喪

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弱小也又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多長年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魏其言官有宅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菴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第諸第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如琴瑟之類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

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吳書曰孟官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嬰曰自奮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

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甫曰飲也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矧人廣聚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千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証之意批根賓客也夫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灌夫亦倚

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張晏曰相薦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其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二云以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收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魏其死後一年也其說在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時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如淳曰上酒爲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

卷一百一十五

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時武

安不肖行酒次至臨汝侯今廣曰程侯孫名賢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

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

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韋昭曰咕囁耳語小語也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

西宮衛尉漢中尉長史不設官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

如淳曰程李俱東宮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臂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

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

畱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

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

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有官未居官也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

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

武安人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大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

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

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

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如淳曰嬰灌夫人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

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辭之如淳曰東朝廷

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

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

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

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

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仰視天而俯畫地張安曰魏天光也畫地知分野所有也畫地論欲作反事

辟俛兩宮間如淳曰辟音芳細反俛音小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安曰

如淳曰為大官立功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

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

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

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
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
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脰大
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
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封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
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扼頭於車轅下隨
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
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
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
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辭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
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
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秃

老公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意魏其言是也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
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
目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買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
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薄責魏其所言灌夫
頗不讐欺諛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當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
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
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如淳曰
漢書音義曰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乃劾魏其矯先帝
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漢書音義曰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
聞聞卽志病靡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
定不死矣乃有詔語爲惡言問上漢書音義曰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

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

也使巫祝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

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在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

後云五年十一月帝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去時武安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

建元七年元光二年九月人臣去蚡以元光四年卒

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云侯在侯侯侯分明

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

褕入宮不敬徐廣曰衣六平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徐廣曰建武安

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

即宮中毋為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

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

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

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

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

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音被惡言嗚呼哀

哉禍所從來矣

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杜亞反，鄙縣徐廣曰：一作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遣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

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廢諸呂太子母栗姬，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

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卽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易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

不足以爲疆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魯縞曰魯之縞也衛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聶翁壹匈奴人也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在馬邑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落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

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
重於是時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
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
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問左右曰幾為漢所賣乃
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
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
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
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
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
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羸卒耳徐廣曰是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
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還一作武也抗言義曰還出行程
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

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
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
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
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
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
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
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
奉引墮車蹇如淳曰蹇天字蹇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
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
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出上谷破胡
龍城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
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

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卽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辟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䟽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䟽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卒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則君子也

史記一百八

魏川中鳳圖
氏圖南南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魏川中鳳圖
氏圖南南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銜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悉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

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陽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
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廣義曰內官之至貴者勒習兵擊匈奴
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
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易也故使善射者射也廣
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
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
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
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
走匈奴追射我盡令我歸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
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
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
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

馬與十餘騎解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
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
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
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李廣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
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
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
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後漢書程不識傳云程不識行無部伍
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
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
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
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
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杜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
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勿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
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
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
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
行十餘里廣詳死脫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
曰推墮兒余廣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
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
脫於是王浹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
庶人頃之家石數版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何屏野居藍田南
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
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

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
平蘇林曰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
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一作沒
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
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
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
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援臂如亭曰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
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
射闊狹以飲飲者飲也專以射爲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
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
以此愛樂爲用其射兒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

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居頃之石
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
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如淳曰中猶充
其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
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
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收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
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嚮
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
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匈奴裨將也
改漢教用大黃連弩年昭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
以胡虜色黃而體大也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
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

望侯畱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
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
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
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
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
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
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
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
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
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
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
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繫匈奴廣數自請行

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
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
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食其乃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
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少不可擊車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
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
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
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故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
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
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
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
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

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
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
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言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
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
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
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刎廣軍士大夫一軍
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
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韓嫣少不
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伐郡太守
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
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囿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
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

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旣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今廣曰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旣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旣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

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旣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匈奴列傳第五十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唐虞以上有山戎

獫狁葷粥

晉灼曰夏時曰葷粥周曰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

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驘騊駼

音都曰橐駝音都曰驢驘音都曰騊駼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

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

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

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鉞

音都曰鉞音都曰鉞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

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

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

匈奴列傳

日單

唐虞以上有山戎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在唐曰后稷之曾孫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徐廣曰公劉九世亶父亡走岐下而幽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邑復居于鄧鄩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卻申侯然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在驪山曰戎後居北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鄧鄩而東徙維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

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今廣曰一為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大原毛詩傳曰言出與彭彭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既明方北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固洛之間徐廣曰固在河西音銀洛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縣諸緄戎翟獯徐廣曰自人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徐廣曰後更名烏氏徐廣曰在安定胸衍徐廣曰在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

燕北有東胡山戎

漢書音義曰馬九或云鮮卑

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

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

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鴈門而破并代以

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

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

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

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報復下昭王母也亂有二子

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

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

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音廣口在胡方而置雲

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

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

築長城自造陽

音昭口地名在上谷

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

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

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

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

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

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北假北方同字王以田假田資人故云北假當是

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

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月氏象天單于然

曰頭曼音昭曰音瞞

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

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

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

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

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

騎冒頓乃作爲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鏑也音昭曰矢鏑飛則鳴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七年上長歲是時東胡疆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

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子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唐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音昭曰界上屯守處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音唐曰在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

疆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
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皮人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
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單匈奴謂賢曰屠耆音屠故常以太子為
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
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匈奴氏蘭氏其後有
須卜氏須卜氏匈奴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
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而
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
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
長什長裨小王相封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
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漢書
中書會外處郡音帶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刀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

有罪小者輒漢書曰匈奴小者輒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
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
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近幸臣妾
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侯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
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禽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
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日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
鳥之集其困敗則尾解雲散矢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
北服渾庾屈射丁靈昆是獫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
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
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
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
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

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徐廣曰步在鴈門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北方盡烏騾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信約侵盜代云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伐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

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諱聽後義宣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

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余廣曰一馬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雲音人淺音人奉書請獻橐他二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還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音人至漢邊擊與和親就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肉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雲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

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給綺衣繡給長襦音人錦給袍各一比余一作廣曰或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胄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緇綠緇各四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持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余廣曰二云稽粥第單以弟別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上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公主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

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韋昭曰言漢物什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湩乳汁也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益以自爲守備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

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漢書音義曰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喋音也而佔佔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難也音若廣監之監則候秋孰以

騎馳蹂而稼穡耳

徐廣曰蹂音而九反

日夜敎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

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

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爲驍侯

白丁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

徐廣曰杜安定

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

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召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

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遼

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

成侯董赤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

徐廣曰內史家亦爲將軍

單于留塞內月餘

乃去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已

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

甚多云中遼東最甚其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

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

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

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

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王相安

俱無暴逆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亡萬民之命

離兩王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王已和親兩王驩說寢兵

徐廣曰閼氏

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闐然更始

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

徐廣曰閼氏

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

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檎金

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

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

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

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

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

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韋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公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二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而也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能復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

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帝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空奸音蘭下蘭北也出物與匈奴交音私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微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乃尉史下其牛單于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

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收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韓太守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韓太守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白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放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

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音辟縣漢書卷九十八匈奴傳遼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

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作廣曰合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會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救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幕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去病在雲陽甘泉屠行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

里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和盡殺虜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屠休王恐謀降漢徐廣曰休屠王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並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

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日會幕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閼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城匈奴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其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姑衍匈奴之北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如淳曰匈奴之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

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大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

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東主客也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徙遠走亡匿於幕北苦寒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詐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

又北並廣田至胘雷為塞

漢書言長曰胘雷地言在烏北

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

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偏強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韋昭曰儒先也以為欲說折其辭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而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見漢天子而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與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

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
殺吾貴使者乃畱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
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
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起後漢書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畱匈奴三
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一作廬立爲單于年
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
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
弔右賢王欲以乖其間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
盡畱漢使漢使畱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畱相
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敖築受降
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
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卽

兵來迎我我卽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
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
山而還浞野侯旣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
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
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
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
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
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
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
于弟右賢王音呼犁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音呼犁湖單于
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
至盧朐音呼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强弩

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
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
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
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
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
且鞮侯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
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
世之讎春秋大之春秋傳曰九世猶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
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克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
白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
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
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

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
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數出西河與强弩都尉會
涿涂山涿涂山在匈奴界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
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
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
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强弩都尉
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
因杆將軍數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
余吾水北余吾水在匈奴界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
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
并衆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乃漢書征和二年巫蠱起得來還千人一兩人
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救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

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權徐廣曰匈奴者患其微一時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徐廣曰匈奴者患其微一時權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典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與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史記一百一十

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一

五十五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

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

天子徐廣曰曹參自平陽侯家得幸故曰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

長君母號爲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卽子夫後子夫男

弟步廣徐廣曰一作以皆曰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養

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

居室有一鉗徒服虔曰中使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

生得毋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

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侯陳嬰之孫也

侯年尚景帝姊長公主生子無子姪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姪之乃使

季元鼎年季須生新日殺

人捕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
郎公孫敖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
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猶為太僕公孫賀妻少
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掌
曾為將軍也上召貴掌公孫敖出此蓋貴子夫為夫
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
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
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
騎將軍放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
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
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
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
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

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
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
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天子曰匈奴
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
為邊害張晏曰從東夷
借兵以邊也故典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
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
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國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
按榆谿舊塞如淳曰城也
舊塞名或曰榆谿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
為北河作也封蒲泥破
符離晉灼曰
二王號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此
處聽軍中言執訊
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
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音大
守字也姓也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
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

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音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因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

青臣青子在繯綬中未有勩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今廣西之軍在朔方之南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領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窳侯今廣西之軍在朔方之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軻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

大僕賀爲左將軍翁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
令李廣爲後將軍右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
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
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
軍故胡人降爲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
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
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
將軍出未嘗靳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
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
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
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
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

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

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建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

爲宮在長安則曰長安宮在奉山則曰奉高宮當時山在入衆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少

兒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

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

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

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

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

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翁

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

爲庶人大將軍旣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

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

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
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
上乃拜霍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
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
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
將軍徐廣曰驃騎將軍一亦作驃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
盭音烏山名也討逐浞涉狐奴音烏山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懼者弗取
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執渾邪王子
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金人天馬也封去病二
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
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

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
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
行畱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
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
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苗涂王音苗涂王以眾降
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
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
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
驃騎將軍斬遯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
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
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封號校尉句王徐廣曰句音詢匈奴以為號高不識
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

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輝渠侯合
騎侯敖坐行畱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
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
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畱落不遇由此驃騎
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
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
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
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
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
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
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
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

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

文曰胡王名

爲下麾侯鷹庇

徐廣曰一作鷹庇

爲輝渠侯禽黎爲河綦侯

徐廣曰禽一作鳥大

當戶銅離

徐廣曰一作銅離

爲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

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

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獫狁

音坎進也

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

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

河塞庶幾無患幸旣永綏矣以千七百戶蒞封驃騎將軍減隴西

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頂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

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

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

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畱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

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

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收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軍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武剛車音反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蓋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熾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暮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

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不得單于頗獲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音音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旣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重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驃案應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渠一作獲以誅北車者音也轉擊左大將斬

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

晉灼曰

獲屯頭王

漢書曰王名胡王號也

韓王等三人

徐廣

曰王

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

翰海

張晏曰登海處山以望海也

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

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

平大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橐余山斬首捕

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

徐廣

曰一作

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

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陸

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

安稽

公與曰封王

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

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大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

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關官及私馬

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

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

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

定令今驃騎將軍秩祿與

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

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

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常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

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

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

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

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

徐廣曰穿地為鞠也

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

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

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

茂陵為冢像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

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張晏曰謚法布

義行剛曰景闕
土服遠曰恒子嬪代侯嬪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
元封元年嬪卒諡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
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
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
卒徐廣曰元
封五年諡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
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
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長公主故長
平侯伉伐侯六歲坐法失侯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將
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
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二千三百戶
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
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

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
為隴西
宋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
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
軍有功封為南筭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
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大
鼎六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
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大
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徐廣曰
為陽石
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徐廣曰
為陽石
邑為巫蠱族滅無後將軍李息郁郅人徐廣曰
為郅事景帝至武帝立
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從三歲為將軍從
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將軍公孫
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
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

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死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頭侯其後大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

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猶郡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翁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出單于戰敗降匈奴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後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冢在漢中將軍趙食其殺裨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頤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鹽太子宫衛太子殺之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

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將軍荀彘太原
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爲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
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
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討樓船也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
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
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將軍
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
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
彊弩都尉屯居延卒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
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從驃侯坐酎金失侯
後一歲爲匈奴將軍攻胡至匈奴河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三年擊虜樓
蘭王復封爲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爲浞野將軍將二萬騎擊匈

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爲虜所得遂沒
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大初二年八月匈奴天
子薨元平亡掃涉四年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
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
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
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
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
將如此

史記百一十二

馬山生編
氏書前中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菑川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爲辟獄吏有皐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廼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以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策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

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
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
中徐廣曰云一咸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常與主爵都尉汲
黯請問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
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
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
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
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敖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
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敞中國以奉
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
十策弘不得一韋昭曰弘以弘之才非不能言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
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

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
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
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
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
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
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
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弘
侯明案漢書高
成之下平侯也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
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
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
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
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

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
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
天下之通道也知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
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知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自治
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
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
厲賢子祿作唐曰厲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駕之賢無汗馬之勞陛下
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
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
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
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其爲
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

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

漢書音義曰何恙
喻小疾不以時愈

乃上書歸侯乞骸骨

是章朕之不得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

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

漢書

弘年
八十

子度嗣爲平津侯度爲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
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擠不容於齊家貧假
貸無所得乃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
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書
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
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
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
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

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

凱周禮還師振旅之義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

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崇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申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

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

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

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

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為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

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

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

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

澤徐廣曰澤一作斥鹹鹵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

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

一軍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睡

徐廣曰睡有東萊音縱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

耕不足於糧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

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

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

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

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

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聚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

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

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

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

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虞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安曰與外國交求則已若章邯之比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苛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

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聞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

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強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

常纂齊六卿分晉竝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蟻蟲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黃河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史各祿也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陀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

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渠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舉進通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羗焚略濊州如淳曰東夷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連糧木見休時此天下之所

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

數十形束壤制

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

旁脅諸侯非公室之

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
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
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
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
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它史記本皆不見最安此句所舉言皆取漢書耳然漢書亦不言公室人里或爲史記相承闕脫也於是上乃拜
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
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
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
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
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

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
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
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
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
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
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
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
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
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
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
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
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

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
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
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姁事動王王以爲終不能脫
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
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
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
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今自
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今自殺上欲勿誅是
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
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
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浚孔車
人也市有浚縣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徐廣曰孔車浚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二年八十年也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余廣曰此詔見上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無以補卷后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

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林初爲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遠迹羊豕之間韋昭曰遠跡謂耕牧在於遠方非遇其時焉

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
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
父而歎息羣臣慕嚮異人竝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
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矣漢之得
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
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
落下閤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
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
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
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
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尉陀列傳第五十三

馬山明
氏國圖

南越王尉陀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

張晏曰揚州之

南越

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

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

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也

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

且死

徐廣曰囂時未言都尉也

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

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
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
欲興兵絕新道自備侍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
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
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徐廣曰被之以書言光被之被行南海尉事囂
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湓谿關曰徐廣曰在村陽通四會也盜兵且至急絕道聚

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

韋昭以牛以武為號不稱於世也

高帝已定天下為

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變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

漢書曰百越曰駱越也

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及孝

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

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廼召賈以為大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已後去帝制黃屋左纁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

今廣南自南越王越王越佗以建元四年卒兩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

此時閩越

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

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
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
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
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
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
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
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
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
爲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
邯鄲穆氏女生子興一作典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爲后興爲嗣
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
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

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
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
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
缺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
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
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
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
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
皆畱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
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
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
自名爲秦玉連親婚也其居國中甚重
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

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韋昭曰時使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卽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韋昭曰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寵參也郊壯士徐廣曰縣屬賴川音古治反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

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徐廣曰爲校尉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繆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

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

徐廣曰淮一作匯也

樓船十萬師

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

樓故號曰

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

匯水

徐廣曰一作滙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

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

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

張晏曰故越人降為侯

為戈船下屬將軍

徐廣曰厲一作瀾案

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應劭曰瀾水流涉上也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

出零陵或下離水

徐廣曰在零陵

通廣

或抵蒼梧使馳義侯

徐廣曰越人也名遺

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

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

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波

徐廣曰呂靜曰犂結也音力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犂旦為遲日謂待明也

呂嘉建德

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

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

海常侯

徐廣曰在東萊

越郎

徐廣曰南越之郎官

都稽

徐廣曰未得嘉封為臨蔡侯曰蒼梧

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

越桂林監居翁

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姓居名翁也

諭甌駱屬漢皆得為侯戈船下屬將軍

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

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日南合浦交趾

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陀

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陀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

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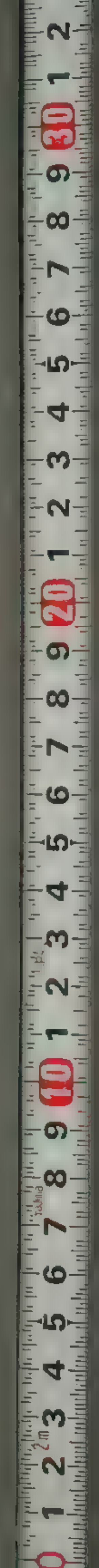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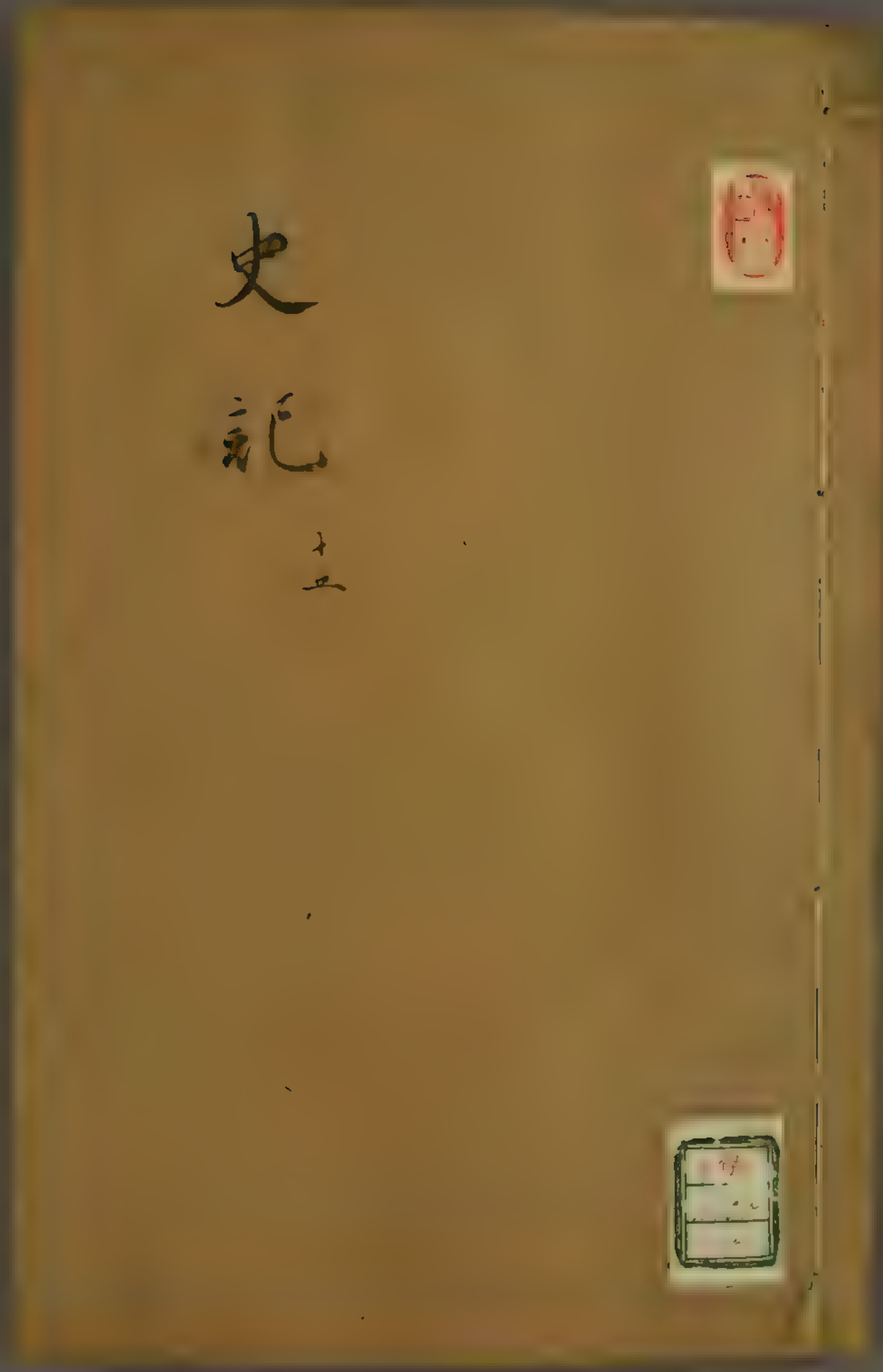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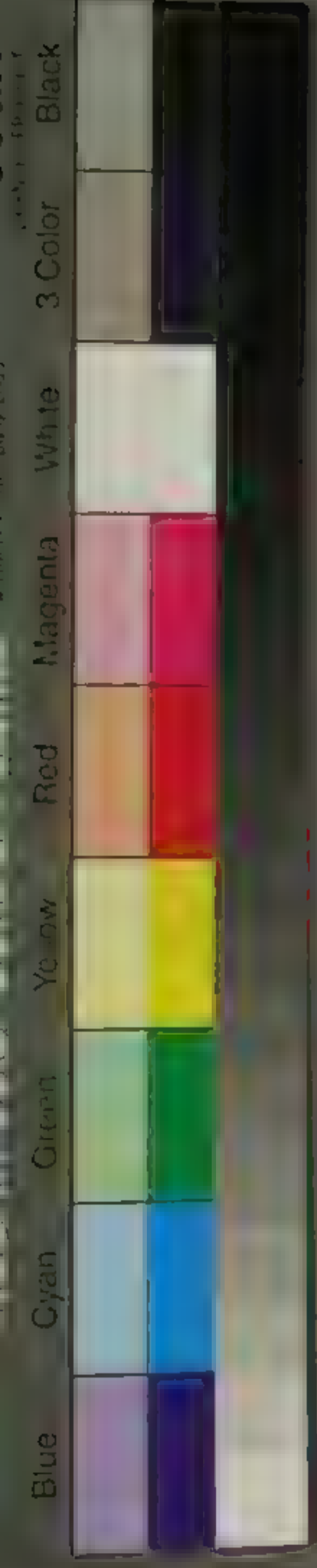
徵自繆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

慮愈殖因禍爲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史記一百二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11 62-10



史記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

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

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

後也姓騶氏

徐廣曰騶一作駱

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

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

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者侯不王無諸當等以故不附楚

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

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

附乃立搖為東海王

應劭曰在吳郡東海縣

都東甌徐廣曰今之小寧也

世俗號為東甌王

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

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

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

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
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
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
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
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懇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
尉未足與計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
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
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
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漢書作運松義當取松除或言松音子粉反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
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
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
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

今漢兵衆彊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
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
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謂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
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運松義當取松除或言松音子粉反利莫大焉乃以
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
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奉
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
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
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竝處至
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
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
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

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預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元鼎六

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

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梅嶺殺漢三校尉

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川侯齒徐廣曰成陽共王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

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

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

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

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

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為樂兒侯漢書言殺今吳南是也

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

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

成侯敖徐廣曰亦東越臣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

漢兵至眾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

眾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敖為開

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封橫海

校尉福為繚嫫侯漢書曰音義以音連縈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

侯奮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

各言其口多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

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

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繇

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

烈也

史記一百一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溟水洺水汕水三水合為洺水疑無浪朝鮮取名於此也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管略屬真番

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皆案反

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

遼東故塞至洺水為界

漢書音義曰洺音旁沛反

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

聚黨千餘人魑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洺水居秦故空地上下

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

徐廣曰曰險有險山險也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

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

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

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眾國欲上書

見天子又擁閼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

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度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

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住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因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剽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

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太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
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
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下天子誅逐左將軍已
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漢書曰
以凡五人也茂秋不知
管祀故皆稱相映音煩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
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
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
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長云長路音各
書表云長路音各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真番臨
屯樂浪
也封參為濫清侯韋昭曰屬濊陰為荻直侯韋昭曰屬濊啖為平州侯韋昭曰屬濊長為
幾侯韋昭曰屬河東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韋昭曰屬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
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

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徐廣曰
其將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
辱將率莫侯矣

史記一百一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

如淳曰滇

音領頓馬出其國也

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魑結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

韋昭曰

北至牂榆

韋昭曰在益州牂音葉

名為僬昆明

徐廣曰永昌有

僬唐縣

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僬以東北

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

徐廣曰徙在漢嘉行自牂在越嶲

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

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

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

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

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

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

西南夷列傳

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類音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
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
笮馬僂僂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
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
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苟音窠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
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
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
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
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
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
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
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
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

重萬餘人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
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
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僂道
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
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成轉相饒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溼死者甚
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
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
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
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
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犍為
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
可作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徐廣曰身毒一作竺漢書地理志曰一名大竺則浮屠

也。胡是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相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徐廣曰嘗一作賞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為凡明所閉道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入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

且蘭邛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應劭曰今蜀郡岷江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音蘇卒為七郡徐廣曰犍為日利楚皆屬益州武都沈犁汶山地也

史記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
 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
 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
 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相如
 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
 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
 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
 相如乃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
 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
 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

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
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
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
挑之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韋昭曰開讀曰開其得都邑之容也郭璞曰都猶姣也詩曰恂美且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
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
林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
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
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曰鑪酒肆也以上為醴是為醴也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布巾形如犢鼻矣此者言其無恥也今銅印言犢鼻此其類矣與保庸

雜作方音曰保庸謂之滌器於市中韋昭曰九器也每食必滌洗者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
門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諸公父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材
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郭璞曰厭游官也雖貧其人材
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子文君使
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及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
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郭璞曰主獵人也上讀子虛賦而善
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
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
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
言也為楚稱郭璞曰楚是楚之天烏有先生者郭璞曰烏有作惡烏有此事也為齊難郭璞曰詰難楚也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郭璞曰以為折中之談也故空藉此三人為辭
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

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瑁鼈其北則有陰
林巨樹郭璞曰林在梗枏豫章郭璞曰梗枏似桑桂椒木蘭檠離
朱楊徐廣曰檠音扶反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螭蛇羆豸郭璞曰螭蛇大獸長百
其上則有赤援蠓螭音勑桑鴛鴦孔鸞騰遠射干郭璞曰騰遠射干屬也孔鸞從鳳
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螭蛇羆豸郭璞曰螭蛇大獸長百
王乃駕馴駘之駟漢書音義曰馴也駘如馬曰身黑尾乘雕玉之輿靡魚須
之桃旃郭璞曰以海魚須為旃曳明月之珠旗漢書音義曰珠旗以建千將之雄
戰漢書音義曰千將韓王劍師左烏噪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徐廣曰夏服也矢室名曰
陵狡獸驕印印楚距虛郭璞曰印印馬而青距虛即印印變文左軼野馬而
陽子驂乘織阿為御漢書音義曰陽子魯人陽陵子載按節未舒印

馬郭璞曰轉音銳駟案郭璞曰野馬乘遺風而射游騏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馬爾
條紳淒淒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淒淒也雷動燦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
必決背韋昭曰在日所指洞胃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
是楚王乃弭節裴回郭璞曰或二節今翔翺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
怒與猛獸之恐懼微飢受訕徐廣曰訕音訕殫睹衆物
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郭璞曰曼姬鄭女也被阿錫漢書音義曰阿錫揄紵綺縠
更雜織羅疉霧縠郭璞曰疉霧縠紛紛徘徊揚袖卽削徐廣曰徘徊也嗚呶萃萃漢書音義曰
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徐廣曰錯音錯繞玉綬
綰乎忽忽若神僊之彷彿於是乃相與豫於蕙圃郭璞曰豫
嬖璫勃窣上金提揜翡翠射鵝鵒漢書音義曰鵝鵒微矰出纖繳施徐廣曰

弋白鵠連駕郭璞曰野鵠也雙鶴下玄鶴郭璞曰玄鶴加也怠而後發游於

清池浮文鵠漢書音義曰鵠水鳥也其羽象於鶴楊桂柵徐廣曰音或駟案張翠帷

建羽蓋罔瑇瑁鈞紫貝郭璞曰紫貝文也縱金鼓吹鳴籟漢書音義曰從榜人歌

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郭璞曰

也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淫淫班乎裔裔郭璞曰皆於是楚王乃

登陽雲之臺徐廣曰宋王云楚王游於陽雲之臺駟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

其而後御之郭璞曰勺藥五味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與將割輪漆白以

爲娛郭璞曰勺藥五味也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

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郭璞曰

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

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郭璞曰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

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

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

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

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南

有琅邪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觀乎成山徐廣曰在東射乎之罘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名浮渤

解漢書音義曰海別枝名也游孟諸郭璞曰宋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

青丘傍徨乎海外郭璞曰青丘山名在青丘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

不蒂芥乃倣儼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

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

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爲無用應哉無是

公听然而笑郭璞曰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

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言述所職見孟小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

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

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

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

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

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

也見
丹水更其南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寧嶺山紫淵徑其北郭璞曰紫淵所來諫終始霸漣出入

涇渭豐鄆潦涵南漢書曰涇水出南山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

相背而異態郭璞曰八川各有上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

於之浦郭璞曰浦上各言有也見楚辭於亦洲名蜀人云見左徑乎桂林之中郭璞曰桂林竹名也見左過乎泱

莽之野紅斤謂大荒之野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門大也赴隘陝之口觸窞石

激堆激堆曲岸頭音派沸乎暴怒洶洶音勇涌音勇滂反潰潰音并澤澤音并淖淖音并濇濇音并

江湍洑洑第一橫流逆折轉騰激洌澎湃沉湮穹隆雲撓蜿

灘膠扉踰波趨池介廣曰莅莅下瀨批巖衝壅犇揚滯沛臨砥注餐

澆
濇
雪
墜
湛
湛作雷曰
音沈
隱
隱
砰
磅
訇
磕
滴
瀝
漉
漉
淪
淪
湫
湫
鼎
沸郭璞曰淅
音軟立反

藥音 緝 馳波跳沫作廣曰云及咽 汨漚漂疾悠遠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

後灝漾潢漾安翔徐偁高乎瀉瀉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

龍赤螭魚鰐蜥余廣曰鰐白魚鰐蜥木同鰐鰐余廣曰鰐音鰐皮有文出

[illegible]

擢尾振鱗奮翼潛處于深巖魚鼈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率

江靡字璞巨 蜀石黃璽石黃色也 水玉石種也 砒磬石種也 磷磷石種也 米色石種也 濫肝

[illegible]

煇音輝
康音康
鳥音鳥
作
也
似
音
藏
鳴
鳩
盧
也
斯
鳩
火
交

群浮乎其上也。汎汎濫隨風。澹淡與波搖。

湧掩薄直渚暖唼青藻春秋曰太湖之藻也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龍從

崔巍寒我深林鉅木斬巖參差九奧截薛南山峩峩

薛山在巖陀巖崎崔峩屈崎

郭璞曰巖崎崔峩屈崎反崎音嶺崔音崔屈音屈振谿通谷蹇產溝

丘墟屈屈隱嶙鬱嶕登降施靡陂池睥睨

郭璞曰睥睨音睥睨沉溶淫鬻散

洪夷陸亭旱千里靡不被築

郭璞曰言為亭故於旱隱皆築地今平賈山所謂隱以全惟也掩以綠蕙被以

江離糅以蘼蕪雜以流夷

漢書音義曰流夷音夷也專紉縷

徐廣曰紉音縷揭車衡蘭橐本射干

徐廣曰揭音揭鮮枝黃礫

郭璞曰鮮音鮮蔣茅青蘋

徐廣曰蔣音蔣郁郁斐斐眾香發越

盼盼軋軋

徐廣曰軋音軋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

東浴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默則慵旄模聲

徐廣曰慵音慵

獸類也解音理窮奇象犀

漢書音義曰窮奇象如牛而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

河

郭璞曰言水漫凍不駝蛩蛩驪駃騠驢驘於是乎離宮別館

山跨谷高廊四注市

坐曲閣

郭璞曰重生市軒華棖壁璫輦道繼屬步欄周流

長途中宿

樓閣間道也夷矣築堂

郭璞曰夷音夷倂查眇而無見仰攀榛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

宛虹拖於楯

軒

徐廣曰楯音楯青蚪蚴蟉於東箱象輿宛蟬於西清

漢書音義曰青蚪音蚪欽嶺倚傾蹇峩磔磔

徐廣曰蹇音蹇醴泉

漢書音義曰醴音醴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

繁石板崖

徐廣曰繁音繁欽嶺倚傾蹇峩磔磔

徐廣曰蹇音蹇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琤玉旁唐璚編文鱗

徐廣曰璚音璚赤瑕駁犖雜而其間

徐廣曰駁音駁垂綬琬琰和氏出焉

徐廣曰和音和

羊千斤手足謂拍踰殺人蒙鵲蘇徐廣曰蘇尾也綉白虎徐廣曰綉音微謂索被幽文郭璞曰被與衣跨野馬

陵三畧之危漢書音義曰二下磧歷之坻郭璞曰坻歷阪名也徑陵赴險越壑厲水

推蜚廉郭璞曰蜚廉龍首也鳥身鹿頭者弄解豕漢書音義曰解豕似鹿而一角人若刑罰得格瑕蛤

鉞猛氏漢書音義曰鉞猛氏皆獸名胥驤裒射封豕郭璞曰驤驤神馬也封豕大猪也箭不苟害解

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來睨

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儵躡遠去郭璞曰儵反音謝盛反流

離輕禽蹙履狡獸轉白鹿捷狡兔徐廣曰轉音也軼赤電遺光耀徐廣曰軼安亦赤電

追怪物出宇宙變繁弱滿白羽射游泉櫟蜚虞郭璞曰蜚虞似人長臂反踵破

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騰天虛無與神俱轉玄鶴亂昆雞徐廣曰轉音也捷驚鵠掩焦

適孔鸞促駿驤拂鸞鳥捎鳳皇漢書音義曰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鸞也捷驚鵠掩焦

明佳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郭璞曰紘維也北

率乎直指闔乎反鄉麗石闕歷封巒過雉鵠望露寒徐廣曰雉音大謂

甘泉左右下棠梨漢書音義曰官名也在息安春西馳宣曲濯鵠牛首漢書音義曰宣曲宮

觀名也登龍臺漢書音義曰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釣獵

者之所得獲徐廣曰得也觀徒車之所憐轢乘騎之所蹂若徐廣曰蹂踐人民

之所蹈躡與其窮極倦飢徐廣曰飢也驚憚懼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

籍籍填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吳天之臺張

樂乎輶輶之宇徐廣曰輶輶也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鉦建翠華之旗樹靈

鼙之鼓漢書音義曰鼙鼓中加秦陶唐氏之舞聽萬天氏之歌漢書音義曰萬天氏古帝號也

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徐廣曰震動也川谷爲之蕩

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漢書音義曰巴俞宋淮南子名也金鼓迭起鏗鏘鏘磬洞心駭

耳郭璞曰耳文成顛歌郭璞曰文成顛歌也族舉逌奏徐廣曰逌舉金鼓迭起鏗鏘鏘磬洞心駭

耳郭璞曰耳荆吳鄭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淫繁衍之音鄢郢續

紛激楚結風

郭璞曰激楚是歌曲也列女傳曰激楚之遺風也

俳優侏儒狄鞮之倡

徐廣曰韋昭曰狄鞮地名也在河內出善

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

青琴宓妃之徒

漢書曰音義下皆古神女也

絕殊離俗妖冶嫺都覲莊刻飾便嬛倬約

郭璞曰麗莊粉曰黛黑也

柔橈嫋嫋

音娥

娥媚嫋嫋

徐廣曰嫋音乃

世獨繭之綸袍

徐廣曰世音也

眇閭易以戍削

徐廣曰閭易衣去兒

嫋嫋嫋嫋

郭璞曰嫋嫋嫋嫋

與世殊服芬香

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玄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綿藐色授魂

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

奉養侈朕以覽聽餘聞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

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

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墮將填塹使

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侈發倉廩以振貧

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

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

游乎六藝之囿騁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

郭璞曰春秋所以射獵觀成敗明善惡者

首兼騶虞

禮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

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揜

羣雅

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

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翔翔于書圃述易道放

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

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

德隆乎三皇功美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

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

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

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固居九百是

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

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

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爲郎
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
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
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楚中徐廣曰楚之別種也音扶通反發巴蜀吏卒
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漢書曰用軍興法也誅其渠帥巴蜀民
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
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
陛下卽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
駭交臂受事詔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
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楚之長常效貢職不
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遠遠山川阻
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
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却又擅爲轉粟
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箕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皆攝弓而馳
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
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
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
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上地於子
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
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
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
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喻曉百
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
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
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曰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無忽也相如
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
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
多言其不便於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
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
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
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
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四夷至蜀蜀太守

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
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
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
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開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犍
犍爲徼通零關道今犍爲縣有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
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
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
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
十有八載一書曰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
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
冉從驪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
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

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焚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且爲大夫旃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阨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沉贍苗徐廣曰漉一作瀦音唐理也敗音馳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安

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腠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修反敗踵也一作腠音唐理也敗音馳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躡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傳曰普天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濬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累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蓋夫爲之垂涕徐廣曰蓋音庚況乎上聖又惡能已

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
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爲關徼狎柯鏤零山
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
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
一體中外提福徐廣曰提作視音支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
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
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
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
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出劉案登即曰咸同於五帝登三五之上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
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葦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
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
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徒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

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
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
家之事嘗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
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詞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
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奮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
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
犯屬車之清塵蔡邕曰古者諸侯以車九乘天子以車十二乘輿不及還輶人不暇施巧
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吳志春秋曰月傳明于蓬萊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
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
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
銜橛之變而況涉乎逢高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大輶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

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池之長阪兮坐入曾宮之峩峩漢書音義曰登陂池之長阪也臨曲山之隱州兮漢書音義曰隱州山也通谷音義曰通谷山也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誼誼兮音義曰誼誼山也通谷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執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音義曰魂無歸而不食也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園園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

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音義曰臞瘦也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音義曰格澤澤名也垂旬始以爲幃兮挹彗星而爲髯音義曰彗星也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音義曰招搖也攬欂櫨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音義曰欂櫨也紅杏渺以眩潏兮焮風涌而雲浮音義曰焮風也駕應龍象輿之螭略透麗兮駿赤螭青蚪之蚺蜺蛇低卬蟠据以驕驚兮詘折隆窮蹇以連卷沛艾赴蜺伋以佻佻兮音義曰佻佻也放散畔岸驤以屏顏距跛輶轄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美以梁倚音義曰梁倚也

日林義也也糾蓼叶杲蹋以艘路兮徐廣曰音介至也蔑蒙踴躍騰而狂進漢書音義曰蔑也荏蕕并翕燦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漢書音義曰以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者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囿而選之兮部乘眾神於瑤光漢書音義曰瑤光北極星也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漢書音義曰陵陽子明也左玄冥而右含靈漢書音義曰含靈也而後漢門兮屬岐伯使尚方尚方也岐伯黃帝太醫令使主方藥祝融驚而蹕御兮清靈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使勾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還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蕤其相紛拏兮涉灕泱灕灕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靈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崩嶺鬼嶺漢書音義曰鬼谷在比辰下衆鬼之所居也

十北也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竭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漢書音義曰杭船也絕度也渚渚流沙中渚也奄息總極汜濫水嬉兮漢書音義曰總極極也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徐廣曰媧一作貽朝案漢書音義曰靈媧馮夷也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溺大川時若夢夢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沕兮直徑馳乎三危三危山名也排闥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閭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止漢書音義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矍然白首徐廣曰音矍然也載勝而穴處兮郭璞曰勝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今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食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噉瓊華徐廣曰噉音食也媿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徐廣曰厲音厲也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闕也倒景景下在馳游道而循降兮驚遺露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

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漢書曰大日闕北門下岬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愴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徐廣曰假音下反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吳寧兮分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吳寧也率邇者踵武徐廣曰武也逖聽者風聲徐廣曰逖遠也紛紜歲越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漢書音義曰也因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徐廣曰也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邳隆徐廣曰邳益字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故軌於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濛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緼祿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濊涌原泉徐廣曰濊音布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徐廣曰泝音布懷生之類需濡浸潤協

漢書音義曰園近原本也迴遠濶廣也
沐浴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

昆蟲凱澤回首面內

渠一莖六

音義曰：懣，懣也。餘角。

招翠黃

鬼神

奇物譎詭倣儼窮變

金鼓和瑞致茲猶以爲薄不敢進封禪蓋片蹟魚腹榜牒之以煩

司
白首為翁、登泰山封禪、不亦懋乎、
進
義曰、進也、讓也、
今是下司

漢可封爵而不封禪爲讓也。方是方也。

蠶執費、德牟主、初力匪與二木以夾合、寺端衆送、明應召至、下詩。

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益號以況榮

徐廣曰以衆瑞物初至付
禪處廟之上天告成功也
陛下謙讓

也謂祭韋昭曰泰山果父也 缺王道之儀羣臣

辭漢書音義曰口大逆實味以符陽見意不為辭也若然辭

亦各竝時而榮

者尚何稱於後

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辰符以行事不爲進越

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神也謂天之假設也勒功中嶽以彰

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

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

不官也。使南面記功。善業得觀。日

其義授飭厥文作春秋藝

也言發也。咽等字。舊曰春秋名止人時列人事。諸
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大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爲注。將襲舊六爲七。韋昭曰。今漢書增
仍舊六爲七也。

作臚臚教也

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

章昭曰今漢世增
仍舊六爲十也

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宐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

漢書音義曰亭故太史官屬王故事也

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

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犬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漢書音義曰由沛雲行魏孟
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徐廣

嘉穀六穗我穡易藿

徐廣曰何所
非

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

汜專渡之徐廣曰古命字作帶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齊臨曰各山大山也

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

嘉收收睦睦君子之能余曰收音是和况也此一作態駟案漢書音義又和則敦言和且敦有以言蓋聞其聲今

所來路非有迹

茲亦於舜虞氏以

行蓋以入陸瑞不行而至也王公入多力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田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靈田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盛

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

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

耀燿炳輝煌徐廣曰燿音
兒輝音黑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必諄諄

徐廣曰：「止純天告之。」言明家漢書：「正義曰：天之
所命，以符瑞章明其德不。」言明家漢書：「正義曰：天之
依類記寓。」

諭以封巒漢書音義以雷寄也言山也披蓁觀之言依事類託寄以喻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

之德兢兢翼翼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

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與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祓于太山至梁

父禪肅然人皆曰小山丘相如他人皆曰小山丘所著若遺平凌矣徐質曰與五公子

書篇不采其尤齊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見者易知隱者難知推已至公己者易知公者難知易本意以直直者易知緯略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無遺又王皇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佳幾

不牙言三公大人而德近於庶民之德也後及衆庶也

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達已之憂苦其志乃及上政之得失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史記一百一十七

終

蘇州府志卷之四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蘇州府志卷之四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蓋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志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監淮南山陰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

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卽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事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到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令人使閼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

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敖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如淳曰出已畔來者如賜其田二千石也大夫但張敖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士五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者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閼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塋之肥陵邑漢書音義曰肥陵在陳留漫吏曰不知安在又

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
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
之自捕不命者而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
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
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
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
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
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
以聞文穎曰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舂又請長願人見長
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
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
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

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
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徐廣曰嚴道在
不曉九折阪人有郵置閣遣其子毋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
朱張曼曰嚴道蜀郡縣鼓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
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
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
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
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
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曰封也淮南王乃謂
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
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

悲則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今廣口景上章之而追尊諡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

侯勃爲衡山王周陽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其父名達高祖功臣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諡爲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

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開
卽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
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爲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
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
星長竟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
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
爲方略者妄作妖言詭譎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
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詗長安徐廣曰詗伺候米察
之名也實定政反安
上侯鄂千秋云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
中過又遺淮南王書稱臣事故東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
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
外孫修成君女爲妃應劭曰王太后
先適全氏女也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
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爲怒太子閉太子

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
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
曰一
云歟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劔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
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
師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
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
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
有詔卽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雷太子逮不遣如淳曰水王
刑獄囚徒不
有王意不遣効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
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何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
遷謀曰漢使卽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
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幾是時上不許公

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誣即言漢廷治有男上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漢書曰伍被楚人也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等按輿地小蘇林曰輿猶部署之意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東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

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露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母為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遺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

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卽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安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能。別按：薛籍曰：振子，男也。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

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怨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應劭曰：劉氏祭酒，尊也。有先也。故祭酒尊也。復不朝，土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吳陽之界。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

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
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
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王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堪弟
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
子皆不以爲子兄數如王曰不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
不省其父張氏曰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
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
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卽
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
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
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
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

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構
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薛
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
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
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
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
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倫
謂南越之也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
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卽有兵漢必
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
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
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

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
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
卒盡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
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
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
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余讀曰一作吳王臣聞吳
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
言耳徐廣曰不無此言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
過成皐者四十餘人如今我令樓緩漢將一日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
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皐之口天下不通

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
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
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
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
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
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鑊鑿棘矜也下讀曰八孫謂
武是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
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平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
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
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
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
所懷威勅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

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卽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卽許太子。太子卽自縛，不殊。徐廣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徐廣曰：南都也。趙主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

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徐廣曰：比，吏而非真。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削爵爲士

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

蘇林曰：非吏故曰他。

以章臣安之罪

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

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

徐廣曰：卽位凡四十二年元

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被罪無赦，遂誅被國

除爲九江郡。

徐廣曰：又爲六安郡，以縣爲郡。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具亦心

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人曰壞人家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衡山王以此悲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作計殺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爲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奸又與客奸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卽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

假母者

漢書曰王后曰西門氏

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

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奸無采與奴奸王彊食請上書卽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輶車鏃矢

徐廣曰輶車戰車也音扶萌反

刻天子璽將相軍吏

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巴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輶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

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王后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郡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僇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史記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爲

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

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東冬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

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

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

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

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

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爲庫車不

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
臣請教閭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
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効之遠者
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
侮知非已之罪也

江陵後宮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孺為相國亂上下
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二年豎子不戲
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一作明
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
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以上事在河南新
鄭縣人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
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
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
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
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好布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
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
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
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
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
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
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史記一百十九終

西漢書卷一百十九終

史記一百二十

西漢書卷一百二十

汲黯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六國時衛侯稱君至黯七世

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

太子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

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

上遣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

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安持節發河南倉

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

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

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

如淳曰律太子都尉諸侯相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爲擇郡人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爲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

不苛小黷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狹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應劭曰傅相梁人爲孝主將素依直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損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慙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

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徐廣曰最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責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黯前奏事上不冠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爲武上家也而東曰今御武帳置兵蘭戶兵於東面以爲名也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折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如淳曰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

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獄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

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

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
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
闡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關要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
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黠曰無傳出入爲關陛下縱不
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
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
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
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余廣曰元符五
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
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
詔數強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
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
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
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旣辭行

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
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
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
文法如淳曰舞
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
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
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
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秩與二千石
律直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二千石七歲而卒後漢書
元卒後上以黯故
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
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
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余廣曰太
信兄弟王信信任
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高
以當時父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

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服虔曰梁楚相之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郊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使饋以諸郊謂長安四郊也夜以繼日至其明且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農令莊爲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器音器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

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

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

治行五日

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

上曰吾聞鄭莊

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

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

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客

官爲大農儻人

徐廣曰作入蓋與生

財利如今方安與劉案等灼曰當時爲大農而任

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

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

守長史

如淳曰丞

上以爲老以莊爲

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

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

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執則賓客十倍無執則否況衆人乎

下邳翟公有言

徐廣曰

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

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

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史記一百二十終

史記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魏川毛國華氏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一作廣曰錄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按仲尼弟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

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
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
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
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
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
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
而縉紳先生之往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
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
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
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
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

生弟子莫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
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
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
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
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
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培韋昭曰培申公名也自扶危以於齊則轅固生
於燕則韓太傅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
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
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
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齊惠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
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
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

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
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
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
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
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
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
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
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
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
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
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
高弟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

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
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其
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宜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云一云次治禮學掌故
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
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
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
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
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
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
其太子戊徐廣曰楚王劉戊以文帝九年薨子夷立郢立門後楚王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

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恭上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輅傳從徐廣曰車馬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寶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安國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

十餘人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

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
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
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使之官也明案漢書
音義曰道安以儒法爲急比之外律令
乃使固入圜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
圜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
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徐廣曰景帝
上書曰久之病免今上初
卽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
十餘矣固之徵也辭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弘
在漢以側目而視固固曰公
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
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
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徐廣曰
韓生者漢書曰
名嬰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

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
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
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

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
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
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
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者山東大師無不涉尚
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徐廣曰字和
句下衆歐陽生教千乘兒
寬兒寬旣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
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
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
採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

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微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繼陽賈逵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蓋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栢生單次皆嘗爲漢禮官大夫而段

丘蕭奮

山陽人也

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菑人衡胡一作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常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

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徐廣曰一作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漢書下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通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殷也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

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史記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免苟免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遘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漢書音良曰觚斷離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章帝曰自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趙錯以刻深頗用術

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

介廣曰屬河東

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

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

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

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

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閻氏

漢書書義曰音小兒爛病也

宗人三百餘家

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

氏首惡餘皆股栗

介廣曰屬河東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

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

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

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

而都禁吏不示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

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

節拜都爲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

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

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

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

都

寧成者

介廣曰字作寧

穰人也

介廣曰屬南陽

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

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

介廣曰無其字

案寧貽曰急也

滑賊任威稍遷至濟

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

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卽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千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

李父六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

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忤漢書音義曰堅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

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馬伏名軾由後為河東都

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釐人徐廣曰屬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

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

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大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作編作

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時未為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

蘇林曰傳因也及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拘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并取鼠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拘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

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曰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

書獄如書以決獄之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徐

曰田勝也武帝時太子太尉之弟也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

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太府調

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言茂陵方中茂陵上自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太子即茂陵侯

曰太府公府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按事治

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大中大夫與趙禹

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

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

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

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按求官屬陰罪湯為人

多詐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乾沒也乾沒也如言得利為乾沒與

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

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

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奏獄疑

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挈令韋昭曰

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徐廣曰應作懽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

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上坐不用非常釋聞

徐廣曰昭答問也如今制曰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

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

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

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於是往往

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

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閤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口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律廣曰李次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

臣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今廣曰以利交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

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志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按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繫導官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

如淳曰大官之別也

如淳曰大官之別也

湯亦治佗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

園當謝湯弗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按其事湯欲致其文丞

相見知

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

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

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

中爲大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

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

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

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

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

漢書曰義士長短時行大義

剛暴彊人也官再

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出體於湯湯數行丞相

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

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

捕按湯左田信等

漢書音義曰左田左也

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

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
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滅
宣亦奏謂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
薄之也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
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
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
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
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
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家誅三長
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
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

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
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
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徐廣曰剽
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
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漢書音義曰姁弟
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暴政而少蘊藉也縣無逋事舉爲第一遷爲長安
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
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橫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
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敗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
年與淮南王女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
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

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曰以隸關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三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係結鉗枷加罪一索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瞻視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鷹擊毛摯擊必張羽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

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並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邳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嫌之徐廣曰嫌音仙至冬楊可方受告緡韋昭曰人有告言不緡者謂之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杜式使楊可緡沒入其財物縱捕得可使者此為廢格謂書且已成之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少時惟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

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
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
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
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
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會春溫
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
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
猾吏俗謂曰有發諸之名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茂俗謂曰三麻茂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
爲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
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
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本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

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

酷爲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

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較爲之

河內守案舉

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中治放尹齊以爲敢犖行稍遷至

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

梁侯爲荀彘所縛

作曠曰受封四年任

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爲中尉爲

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

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鉅

俗謂曰音項器

購告言姦置伯格長

俗謂曰一作格伯格長也

以牧司姦盜賊

溫舒爲人調善事有執者卽無執者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

山弗犯無執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爲大豪其治

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

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執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
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
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末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
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
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宛發宛代大宛詔徵
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負騎錢他姦利事罪
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姪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
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
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
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今廣曰尹齊死不及歛恐仇家伐之屍亦飛去
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
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兔白政楚有

殷中

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

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

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
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
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
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
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
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
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命法誅命亡之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
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
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
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今廣曰小吏畏誅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辜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

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廩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按邊失亡亡之小者多亡大者少所論殺甚眾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李固曰其用刑也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

放張湯而善侯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

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曰三尺法以三尺竹簡

律也專以人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

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

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

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

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

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下從此令

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

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

夫漢書曰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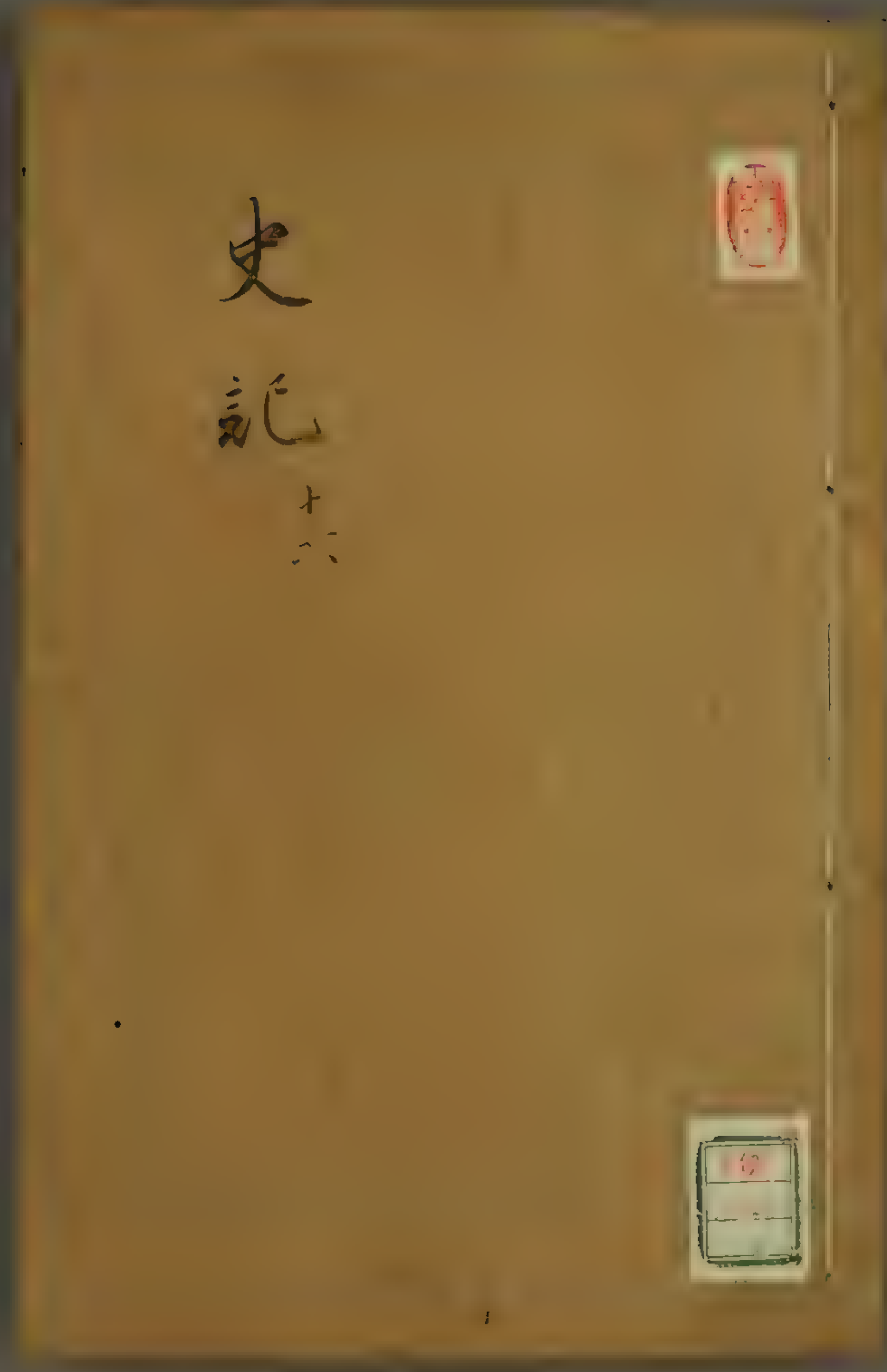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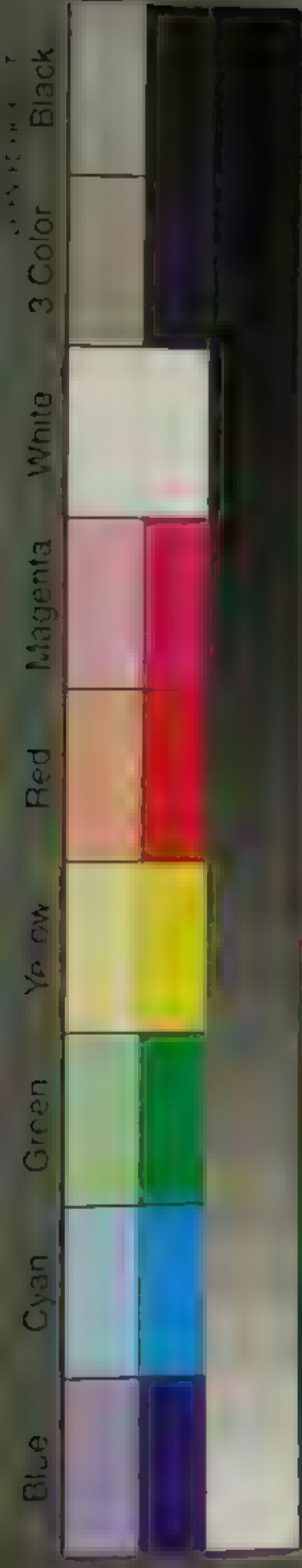
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些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寔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污者足以爲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錯項天水駱璧推減一作成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勢水衡閭奉抃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史記一百二十二

終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

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

并昭曰飲器櫛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

屬也或曰飲酒器也

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

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

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

漢書曰甘父堂邑氏故胡奴甘父字

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

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

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

騫因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

通不得見騫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

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

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為既臣大夏而居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曰義曰要領要契留歲餘還竝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今廣曰元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傍大國五六其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

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杆采于冥徐廣曰漢記曰拘彌國去于冥三百里于冥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南漢道焉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不十萬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驕屬不肯往朝會焉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

時疆種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草旁行以爲書記漢書言義曰橫行爲書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者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黿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漢書言義曰眩目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

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氏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今廣以爲說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徑或也或曰徑介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竝出出驍出冉出徙今廣曰屬漢嘉出邛僰皆各行一

二千里其北方閉氏使見聞於夷也南方閉舊昆明

服皮曰夷夷各漢

昆明之屬無

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四可千餘里有乘象

國名曰滇越

徐廣曰滇越

而蜀賈發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

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

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

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

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

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

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

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

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

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

里馬噉肉蜚其上

徐廣曰噉噉與街同噉噉義不

治道上忿忿之史記亦作噉字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

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于昆莫令

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

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

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故渾邪地空

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葢東居

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

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

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

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

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

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

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焉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強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太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子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焉焉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采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焉還焉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焉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

漢其後歲餘焉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其國人於

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以鑿同空通也其後使往者皆

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如淳以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喻外國李奇曰願信也外國由此信之

自博望侯焉死後匈奴聞漢通焉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余

曰漢書作及若意蓋亦及也出其用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焉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

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

女初天子發書易漢書書以卜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

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

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

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

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

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

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奇李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奇李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囚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其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言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任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

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今蒲昌海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恢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今漢中王恢徐廣曰為中郎將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漢書曰王門關在龍勒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

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驪潛大並宛東姑師扞采蘇雍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將時來不遠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轂抵奇戲歲增變甚盛並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

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誅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口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頤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金匱曰多作此或作鐵示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之微者也進無美言如成無省也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

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名水中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如淳曰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卽盡虜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蜀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則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二年而李哆

爲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上廣曰人初一年是歲漢將之反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音切曰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

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他
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
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
其城徐廣曰空一作完以水為厭其城必空者令城中渴之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
延休屠以衛酒泉其城必空者令城中渴之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
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
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
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
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
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
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
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

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
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
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
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
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
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
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
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
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
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
者名昧蔡以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
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

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
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
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
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
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
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
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劔擊之斬
郁成王齊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
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
衆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
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
李陵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

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
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
士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陵
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
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
進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
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有有功勞今行賞罰其罰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
勞也絀抑退也此不以適行故以勞不足事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
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
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
昧蔡立毋寡昆弟日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于漢漢因使使
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
以伐宛威德而燉煌置徐廣曰一
本無置字酒泉都尉徐廣曰二云置都尉又云燉煌
有胡泉縣或省酒字當爲胡字西
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

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河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爲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史記一百二十三

終

禹山生鳳圖
氏圖

史記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左氣齊作威福私交以立類於世者謂之游俠

禹山生鳳圖
氏圖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作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肩哀季次小人也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人人也猶然遭此菑

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
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
不以其故貶王跼蹐暴利其徒誦義無窮由北觀之竊鉤者誅竊
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
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乎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
諾千里誦義為死不傾世此亦有所長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
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
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
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余讀史以郡亦有
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
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
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

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
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
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
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
欺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
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
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常施
唯恐見之振人不矜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
乘不過軻牛今廣口音轎明家漢書音義曰小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李布將
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
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

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閭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曰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今黃小史疑當作鄭字穎川有鄭郭解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

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余廣以音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

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亡去子賊

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

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囁曰罪其婦子遺妻去

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並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

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

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

更時脫之毋至踐更數過吏弗求

也資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而之月一丁是成更也律載春
更錢吏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漢書伊恭更月休十一月也

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

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

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
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
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
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
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
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
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營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
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
公送者出于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
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
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
家上書人又殺之關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

徐廣曰
屬馮翊

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因求出關籍少公已
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
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
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
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
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
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逐族郭解翁伯自是之
後爲俠者極衆赦而無足數者徐廣曰
後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
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仲太原鹵公孫徐廣曰
有鹵城也臨淮兒長卿
東陽曰君孺雖爲俠而逡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
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
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二狀為貌者則色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一百二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魏公宅園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列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才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鵓鷄貝帶貝帶以毛羽飾冠以飾帶傳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患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徐廣曰後屬提為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黃頭郎也擢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泥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傾見其衣袈此字帶後窺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

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帝啗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啗癰，啗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爲帝啗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微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帝姊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寵最過庸，乃不甚焉。

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馮者，則李延年。馮者，弓高侯

孽孫也。

仲廣曰：韓王孫之子，預當也。

今上爲膠東王時，馮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

子，愈益親馮。馮善騎射，善佞，上卽位，欲事伐匈奴，而馮先習胡兵，

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馮常與上臥起，江都

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馮乘

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

道傍，如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

今廣曰：東漢書曰：「馮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

此韓馮太后由此嫌馮。

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馮死，上爲謝，終不能得。馮遂死，而案

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

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

今廣曰：上獵大也。

而平陽公主言延年

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

今廣曰：上獵大也。

而平陽公主言延年

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徐廣曰埒等也劉都賦曰車埒埒名又云埒者埒等之名久之寢與中人亂徐廣曰中人亂弟季與中人亂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施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史記一百二十五

馬氏注

史記一百二十六

西川史圖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妾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

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甌，籠也。汙邪滿車，司馬彪曰：汙，地中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

狹而

者有故笑

齊威王乃

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溢白璧十雙
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
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
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
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
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奉
鞞今廣以奉叔衣衣心裏餘也鞞臂捍也音博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
上壽數起飲二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

韞韞

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

上
二
十
數

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辭目眇不禁

徐廣曰貽叶
韻反且現貌

有憶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

餘廣以一本云
前疑坐起送客

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忘心最歡能飲一石故

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上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

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

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楓榆章為題湊

蘇林曰以木槨

棺外木頭皆內

發甲卒為穿墳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

後韓魏國

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

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

六畜葬之以壘竈為櫛銅歷為棺齋以苴菰薦以木蘭祭以粳稻

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

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

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

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

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

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

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

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

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

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

貧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賊枉法為姦觸大罪

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

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

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在固始

四百

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

優旃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

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

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漆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頭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

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脯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望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

者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飲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污數賜縑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其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宮署門

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卽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均平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

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苗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其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

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我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悞悞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余讀史至衛青傳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余讀史至東郭先生傳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

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青二音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此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放箭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

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于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武帝時徵北海北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

守來望見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舉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

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齊戒爲治齊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異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十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繪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

史記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齊以今日彼墨子不聽遂北至魯墨子不遂而久居

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

上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上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議論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上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卽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

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頗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

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做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無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

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徐廣曰式音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享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

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立公貴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

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上而有不審不見奪糈徐廣曰音所驅案與駟經曰懷椒糈而要之正逸云精精米所以享神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一作非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愷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

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劔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筮立

名榮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舍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是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與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
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史記一百二十七

終

泰山志

史記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龜策列傳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以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唐書曰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同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嘗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

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上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耆龜時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如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睚眦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捷策定數徐廣曰卜筮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

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

左傳小過黃帝戰于阪泉之兆

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

左傳曰靈卜以余尚得天下大吉其禍

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

左傳曰靈卜以余尚得天下大吉其禍

取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

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

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

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

之上徐廣曰蓮一作蓮葉與蓮葉同也耆百草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下族而又其所生

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

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

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

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

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
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
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下有蟄
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
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卽以籊燭此地余廣曰籊籊地也此火也
燭之火滅卽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卽掘取之入四尺
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著
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
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
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卽難得
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卽可用矣記曰
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

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
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
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
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
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余廣曰
氏記淮南以爲玉潤神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蚘
龍伏之余廣曰許氏記淮南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著
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
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
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
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爲神寶傳曰取前足
臠骨穿佩之余廣曰臠音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

不惑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
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
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正長也諸侯得我爲帝王求之於白蛇蟠
匹夫爲人徐廣曰有土正爲有土之官長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與南方
林徐廣曰中者齋戒以待凝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醯酒他髮
徐廣曰求之徐廣曰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與南方
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
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上官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
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
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
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
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

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
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
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
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
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
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
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
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仰天
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
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
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
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

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
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
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
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
半時舉網得龜許子曰得龜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
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卽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
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
雨竝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
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
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
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
謝也縮頸而卻欲望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

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
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
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
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
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
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
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求告寡人寡
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
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
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服
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
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

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他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嘆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強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強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強身死國亡今我聽子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強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實趣駕送歸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地音止和反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強暴強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

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辯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耨之徐廣曰耨一作耨也鉏之耨之徐廣曰耨一作耨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強不至故曰田者不强困倉不盈商賈不强不得其贏婦女不强布帛不精官御不强其勢不成大將不强卒不使令侯王不强沒世無名故云強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強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曰櫝音于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蚌徐廣曰鐫音于傳賣於

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大寶所在乃爲天子今王自以爲暴不知
拌蚌於海也自以爲強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无咎寶者無患
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愛焉
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
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
時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微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
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
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
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
狼繫湯夏臺殺閼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
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
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強誇

而目巧教爲象郎

神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
意作室不中法度許慎曰象牙郎

將至於天又有玉牀

犀王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脰

犀音衛
也

箕子恐死被

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呂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就活之

徐廣曰就
一作楚

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

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

徐廣曰天子之
居名曰宣室

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

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涓湯

徐廣曰官音
一作沸

身死不葬頭懸

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倣欲無厭特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

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

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

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

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

分爭是暴強也故云取以暴強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
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兵服民衆殷喜邦
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
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爲暴強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世本曰
昆吾作
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縣而射之與天帝爭強
逆亂四時先百鬼害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
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
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竝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
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同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尅紂其時使
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
而行見事而強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

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
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
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
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于壇中央以刀剝之身
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剝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
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賜
音同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草
被鄭之桐徐廣曰牛
桐爲故也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
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于元王而
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
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
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孿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
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

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于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逢

門

新序以是熊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應弦沒羽

禹名爲辨智而不

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無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

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

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鵠

神而始於卽且

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

亦有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

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

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

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

諫王留神龜以爲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

來久矣余述而爲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開 吟開 首俛大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上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上暮昏龜之微也

不可以上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日祓龜先以清水澡之

以卵祓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常以爲祖

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上

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煇黃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

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
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灼鑽鑽中已又
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
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
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刺徐廣曰音采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
貞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
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
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
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
足胗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
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胗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無呈無崇
有呈兆有中崇有內外崇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

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
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胗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
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
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
不勝足胗首仰身首徐廣曰一作簡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
不行足胗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
足胗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胗胗勝
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胗首仰不
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
胗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
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
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

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胗手仰有外 上歲中
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胗身節有強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上歲
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強情
上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
胗有外若無漁 上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
首仰足胗有外 上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胗內外相應不
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上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
不得足胗首仰若橫吉安 上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
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上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
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上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
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上曰瘳不死繫
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
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
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
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
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
不到 命曰柱徹上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
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胗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
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
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
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
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
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

足脢有肉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
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
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
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脢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
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
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
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
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
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
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脢以占病不死

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
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
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
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
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
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
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占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
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
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

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脰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

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

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
不過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盼外高內下上有憂無傷也
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上
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
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
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
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
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
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
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

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盼身折內外相應以占
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
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
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
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
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白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盼
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
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
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盼內外自隨上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
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上來者
來上曰卽不至未來上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

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
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
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
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
不出不占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
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
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脢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
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
自舉柱足以作以上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
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此挺詐有外以上有求不得病
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上
有求不得病有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

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來
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有上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
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愛不愛
此狐徹以上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
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脢身節折以上有求不得
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
外自垂以上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
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上有求難得病難起不
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
節折內外自舉以上病者上日不死其一曰乃死 此橫吉上柱
足脢內自舉外自垂以上病上日不死其一曰乃死爲人病首俯
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上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

足脢以上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

見

大論曰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脢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脢者不至行者足脢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脢者不得繫者足脢不出開出其上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史記一百二十八

藝文志

史記一百二十九

藝文志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諱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纊可以爲衣施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可以爲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草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

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微期會哉人各任其
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微貴貴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
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
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
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
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
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
潟鹵余廣曰潟鹵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
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
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
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

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
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
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
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
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昔者越王句踐困
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弟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則
上趙范蠡師事之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萬貨之情
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
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
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
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
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

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徐廣曰間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也戎王什倍其

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韋昭曰滿谷則其不侵數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

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徐廣曰帝陵出丹而擅其利數世

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

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

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

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

侯強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

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

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

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龍蜀之間要路故曰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

徐廣曰櫟邑在馬櫟邑北卻伐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

長安諸陵四方輻湊竝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

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邛都出

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楚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

千里無所不通唯衰斜綰轂其口徐廣曰在茂中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

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

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

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咸人部河東徐廣曰兗都魯也

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

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

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在廣山

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伎音概今以十名彈自爲中也好氣任俠爲姦

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羗

不均今音曰：疾音兒，一音因。凡大皆健手各。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慄悍而武靈王並厲之

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

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

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徐廣曰：踏音帖，張晏曰：踏一作愚。多美物徐廣曰：一作愚。

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徐廣曰：跕音帖，張晏曰：跕一作愚。游媚貴富入

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

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務。濮上之邑徙野

王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

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

代俗相類而民靡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隣烏桓夫餘東綰

穢貉朝鮮其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

其陰則齊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膏壤千里宜桑

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

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于持刺故多劫人

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上農，商工，賈也。如淳曰：五，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

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

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于周人

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今在彭澤。芒碭以北徐廣曰：今在彭澤。屬巨野此梁宋也徐廣曰：今在陶

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在定陶。昔堯作游成陽徐廣曰：今在定陶。舜漁於雷澤

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市

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

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今在雲夢。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

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河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都鄒九江江南徐廣曰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草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在豫章長沙出連錫然革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革少也更費也言其少九疑徐廣曰山在營道縣南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瑋玳瑁果布之湊卓昭曰果為龍眼離支之屬布為布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在潁川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

通武關鄖關徐廣曰按漢中一作鄖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乃也果隋徐廣曰地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執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徐廣曰音此皆贏蛤且隨之謂也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嘲案歸者取利而不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

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醵，醢醬千坭。徐廣曰：長河，縣名。漿千甌。徐廣曰：大甌也。屠牛羊，斲千皮，販穀糶千鍾。徐廣曰：出穀也。薪索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漢書曰：自義曰：洪洞方章，章材也。竹竿萬个。徐廣曰：古賀反。其輶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徐廣曰：髹，漆也。銅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為石。馬蹄躐千。徐廣曰：躐，苦事反。牛千足，羊斲千雙，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揭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揭，音吐合反。綱案：漢書音義曰：揭，音白疊也。漆千斗，蘖翅鹽豉千甌。徐廣曰：或作合器，各有說。綱案：云甌，瓦器，受斗六升，合為甌。白指：鮐鮓千斤。鮐鮓千斤。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鮐鮓，魚也。鮐鮓。

千石鮐千鈞。徐廣曰：鮐，音白。鮐，魚也。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千貫，節駟會。徐廣曰：駟，音祖。駟反。馬僮是會也。節，物貴賤也。謂估僮其餘利比于乘之家。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不當賣而賣，未可買也。而賈故得利少而十得一廉賈，賣而賣。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卓。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徐廣曰：古屬廣漢。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蹲。山，下有沃野，灌溉一曰大芋。」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治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車昭以優然其贏得過當愈于織畝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徐廣曰魯縣出鐵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則將止爲刁氏等奴乎無發聲語助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益其力周人既織漢書音義曰織猶尚也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秦

宣曲任氏之先

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

爲督道倉吏

漢書音義曰督道倉吏上道輪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邊縣名

秦

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

徐廣曰窖音稔宰地以藏也

楚漢相距

榮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

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

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

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

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

漢書音義曰邊塞土斥侯卒也唯此

人能致富至此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

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

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

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畝田蘭韋家粟氏安

陵杜杜氏

徐廣曰安陵及杜縣各有一杜姓也宜帝以杜爲杜陵

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

徐廣曰異一作淑又

較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

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拙也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八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徐廣曰酒或作細明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而郅氏鼎食冒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史記一百二十九

馬山宅同葛氏山同葛氏

史記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馬山宅同葛氏山同葛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頌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名善也在趙者以傳劒論顯服虔曰世善傳劒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謂均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義勇不能傳劒論兵書也蒯聃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靳一作靳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郿縣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

皇之時蒯瞶玄孫卬爲武信君將余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而徇朝歌諸侯之

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

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張林曰長安北門也喜

生談談爲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

習道論於黃子余廣曰儒林傳曰黃子好黃老之術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余廣曰

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張晏曰謂天下一

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

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談卿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

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

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

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其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

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

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

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

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

去健美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

形太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

位十二度二十四節二十四節二十四節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

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

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

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

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

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

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
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
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
土簋徐廣曰一作器土刑徐廣曰一作器糲梁之食張晏曰一斛粟七十米為糲藜藿之羹徐廣曰一作器夏曰葛衣冬曰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
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
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
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
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
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
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
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其若夫控名責實參伍

不失交互相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
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
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物為制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
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
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
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坎空也明窾言不聽姦乃不
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
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
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
聖人重之由是觀之人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
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
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在洛陽也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

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

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

射鄒嶧尼困鄆薛彭城

徐廣曰嶧音亦各山也鄆音皮鄆鄆薛一縣屬魯

過梁楚以歸於是遷

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

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周南今之合陽

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

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

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

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

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

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

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

梁丘氏春秋公十四年獲麟至

漢元封元年二百七十一年

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

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

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

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

徐廣曰紬音抽

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

元年

本傳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遷史記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

明堂諸神受紀

徐廣曰諸神以封禪則不禮也明堂章昭以告於青丘後天史始著祀於是

太史公曰先人有

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

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

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

聞董生曰

服虔曰仲舒也

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

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
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
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
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
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
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
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
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萬其指數千張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以二萬爲一萬而云成數者誤也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
如張氏但論經萬
八千字便爲之誤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
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

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徐廣曰二六
差以豪釐差以千里徐廣曰一三誤以千里明
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
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
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
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
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
言而不敢辭張氏曰趙盾不知司
賊而不殺趙盾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
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
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
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
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
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
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
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命於穆清也
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塞也言叩塞門求服從也如淳曰款塞也言叩塞門求服從也
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
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
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
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
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小傳曰天而太史公遭
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

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
西伯拘羑里在湯陰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臍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
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
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
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世麟應以爲記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以爲今古之別也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
天則地四聖遵序帝學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
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
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
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
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
亂既喪鄴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

佐禹穆公思義悼蒙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
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地鏡也維偃干草尊
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處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
道豪傑竝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下三為上將龍蛇之混車諸侯立
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
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帝本紀第
八惠之早賁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也學彊祿產諸侯謀之殺
隱幽友徐廣曰趙同王如意趙幽王女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
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
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
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
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

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
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
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
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
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
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
第四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
踵彊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作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
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
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
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
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彊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

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
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
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
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
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
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
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同化也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强
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
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工于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
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翫忽
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論一作論星氣之書多
雜祲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

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一用用則萬靈罔不
禮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
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
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
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
克齊子胥賜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
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痛府猶哀也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
于幽徐廣曰幽音不顯所問太公金也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
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闢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闢三作遷嘉父之謀
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
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
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

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
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
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強嘉仲悔
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
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
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
南子惡蒯瞶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強衛以小弱角獨後亡
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
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
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云假宋別成君生假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驅姬之愛亂者五世重
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也作晉世

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
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
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
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鱉與處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句踐
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
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使周禾王人是議祭仲
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
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
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
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十
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
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斷之嘉武佐晉文申霸

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
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
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
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宜能撥濁世而獨宗周
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
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
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
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
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
薄氏始基誦意適代厥崇諸寶栗姬傾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幸
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誦謀禽信於陳越
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疆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

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
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
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
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
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
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
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
不草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
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
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實從於漢呂氏
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

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尾
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
梁爲扞負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
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
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
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俄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
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
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
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劔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
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
父伍負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傳

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執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
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忠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
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
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作東雄諸侯樛
里甘茂之策作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一作施圍大梁使諸
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
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
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
作廣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
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作廣曰以作反人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楚
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

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
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返而信威於彊秦
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
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
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傳第
二十一潞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
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
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
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
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
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
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

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
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
第二十九收兩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
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
破子羽于垓下徐廣曰垓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
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
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
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
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
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
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
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

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斬蒯成
 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
 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
 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
 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
 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
 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
 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
 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
 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徐廣
 也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漚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
 四十六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榮陽

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順師徒鄉之
 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已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
 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神連
 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
 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
 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
 之叛逆甌人斬淠徐廣曰今示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為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
 四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徐廣曰一作莫藩音普寒反葆
 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畧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
 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
 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

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
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
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
薦人稱長者壯有慨徐廣曰一作慨作汲黯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
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
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
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親中國
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一作云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
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
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
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

徐廣曰一作觀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

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
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

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

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版以為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

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

工用程數其中言石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

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

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

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興之

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

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

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
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數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
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漢書音義曰象黃帝已下三十
世家老子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王上作三
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
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李奇
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
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
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
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音義曰十篇闕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曰
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斷刪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
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

